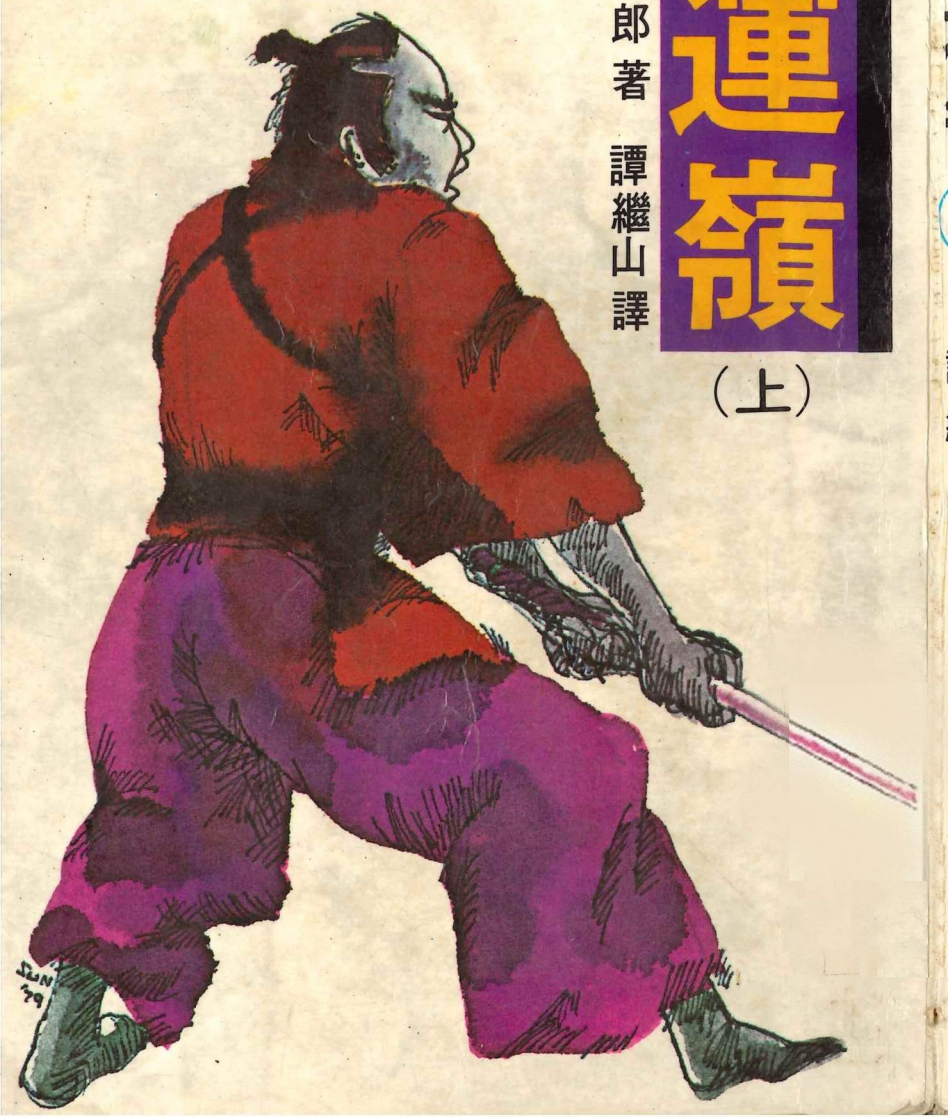
武俠名著

命運嶺

（上）

柴田錬三郎 著
譚繼山 譯



武俠名著

命運嶺

（上）

柴田錬三郎 著　譚繼山 譯

武俠名著

命運嶺

（上）

柴田錬三郎 著　譚繼山 譯

武俠名著

命運嶺

（上）

柴田錬三郎 著

譚繼山 譯

- 武俠名作家柴田錬三郎的不朽巨著原名「命運峠」。
- 原文暢銷九十萬册，在日本被譽爲「武俠小說之王」。
- 比「宮本武藏」更轟動，比「佐佐木小次郎」更暢銷。
- 有錯綜複雜的日本宮闈內幕，有深邃獨到的人性刻劃。有堅貞感人的愛情場景，有變化萬千、高深莫測的武功探討——高潮迭起，扣人心弦。

封面設計：凌明聲

命運嶺（上）

柴田錬三郎 著
譚繼山 譯

南京出版公司

目錄

島之南……一
夕陽劍……一一
無名火……一八
死亡舟……二五
朦朧月……三七
地獄峰……四七
慕情衣……六〇
母子淚……七二
茫茫路……八三
孤兒心……九三
生之謎……一〇四
相逢憾……一一七

花弄影……一三一
喜相逢……一四三
復仇者……一五〇
秀太郎……一六一
古宅行……一七〇
初生犢……一八二
盲者杖……一九五
流星刼……二〇八
無心劍……二一一
殘燈……二二一
血腥座……二三一
新敵……二四四

島之南

碧綠的海——

在耀眼的陽光照射之下。

在蕭瑟的寒風吹拂之中。

海岸邊上，一個傾斜的山坡，落了葉的樹木，枯枝被風吹得吱吱作響，和激盪的海浪應和著。

山腹上有一條蜿延曲折的羊腸小徑，靜悄悄的。

這是天草島的南端，從這裡遠眺，看到在陽光下泛白的天草灘。

這裡除了樹木砂石，很難看到人跡。

但山鷹會在天空自由的振翼翱翔。

海鷗也會在這裡展翅飛舞。

此刻，卻破天荒地出現了一個人影——這部小說的序幕也就從這個人的出現揭開了。

那人瘦削，一條灰巾把臉蒙住，身穿黑色的短衣。

她的圓而亮的一雙眼睛，機伶地在向四週巡弋，希望發現甚麼，但又害怕被人發現似的。

當她跑向疏林的斜坡，從她緊抓枯枝的雪白雙手來看，可以知道她是一個年輕的女孩子。

她的動作好敏捷，祇一眨眼功夫，已經跑到了海濱。

定神的察看了四週並沒有人，才把插在腰間三尺多長的竹茅拔出來。竹茅的一端尖銳得像一把刀。

她跳到一塊岩石上，舉起竹矛，眼睛注視著水面。

一會兒，她發現了水裡面從遠處游來的魚，就跪在岩石上，瞄準了，迅速地把竹矛射了出去。

「畜生！」這樣一句粗話，從她的嘴裡蹦出來，這跟她的身份實在很不相稱。

她也自覺有點失態而顯驚訝，趕緊把伸出來的舌頭收回去，再注視著水裡的獵物。

非常遺憾，連續把竹矛射出了四次，却一無所獲。

但顯而易見的，她並不在乎失敗，且越是失敗，信心越發堅強。

好像不捕捉到一條魚，誓不甘心。

又一次舉起了竹矛——這是第五次了。

剎那間，不知從何處飛來一枝小鏢，刺著了魚的腹部，那魚躍出了水面。

「啊！」

姑娘不由自主的發出一聲驚叫。

她並不是驚訝魚的死亡，而是從老遠的地方發鏢刺死魚的這種功力，讓她有些害怕。

回過頭，自己的背後，站著一個陌生的男人，事先竟一點也沒有察覺。

她的心按捺不住地跳動著。

「怎麼啦？不把它撈起來嗎？」

儘管這男人的聲音是善意的，也免不了使她驚惶。

二

他站在兩丈多遠的岩石上，大約二十四、五歲的模樣，雙目微蹙，嘴形稍寬，身材高大，穿一身淺黃色的便服，八成是個浪人。

姑娘本能地站了起來，想急速地逃走。

「等一等。」

語調仍然是很善意的：

「有必要拒絕一個陌生人的善意嗎？」

姑娘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本能地伏在岩石上，伸手想把那條魚撈起來。微風一吹，裙角露出了白嫩的大腿，好迷人。

她撈起魚，把鏢抽出來，走向那個浪人。

她跪了下來，雙手捧着鏢要還給那年輕人，從她彬彬有禮的舉止，可以看出來是成長在有教養的家庭。

年輕人呆滯地接過鏢，說：

「你好像不是這附近的人吧！」

姑娘仰起臉，眼角佈滿了恐懼。

「我有這樣可怕嗎？」

年輕人的眼睛好敏銳。

「……」她愈發不敢吭聲。

「我也是流浪人，如果妳因爲犯罪逃亡，放心好了，我不會多管閒事。」

「我沒有犯罪，不是逃犯。」

她終於開口了，聲音很凝重。

「那就更不必害怕，我決不是一個令人害怕的人。」

年輕人想走，姑娘却接着說：

「沒有犯罪，要躲避人的人還是很多的。」

年輕人這才領悟到不是怕他，也自然的停止了要走的念頭，突然想起了甚麼似的說：

「哦！我知道了，妳一定跟豐臣家有關，落難到這海角隱身的吧！」

大阪夏天之戰，繁華的大阪城，俄傾間變成了廢墟。距主人豐臣秀賴和他的生母淀君在蘆田曲輪的箭倉內自盡，還不到兩年。

統治天下的德川家，對於大阪方面的殘餘黨羽，正不遺餘力在繼續搜索着。

年輕人從姑娘臉上茫然的表情，自忖已經猜中了她的一切，忙着把話題岔開：

「不談也罷，化粧爲老百姓，確實是最好不過。但是妳要注意自己的舉止，剛剛跪着還鏢的動作，祇有殿上的女侍纔有這樣的素養，當心被人看出來。」

他冷笑着。

突然，冷不防地，竹矛直刺向他的背後。

他好像早就意味着會有這一手，把腰一閃，抓住竹矛，不慌不忙地說：

「姑娘，看清楚是甚麼人再發狠吧！我不是你想的那麼可怕。天下歸豐臣或是德川，與我毫無關係。再說，密告一個落難弱女子，企圖得到獎金的那種卑鄙念頭，我不會有的。」

年輕人順手把竹矛推回去。

姑娘無備，險些掉落到水裡面。

年輕人自顧自地走了。

「請等等……」

姑娘站穩脚跟，才發現他已離去。

「請等等嘛……」

這聲音有點渴求的激動。

但他頭也沒有轉回來。

姑娘不能自已的追了上去，但當她跳到另一塊岩石上時，唰地一聲滑倒了。

「哇…喔…」她忍不住哭號。

仍然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

「你等等嘛！人家有事情懇求你吶！」

年輕人終於再也忍不住，就斷然地停了下來。他們的眼睛第一次接觸在一起。

「甚麼事情？妳說吧！」

「你的武功高強，既然不爲豐臣或德川家做事。拜託你，救救我家的主人吧！」

「妳的主人？」

「是的，是我的主人！」

「該不會是從大阪逃出來的秀賴公吧？」年輕人諷刺地問。

「當然不是，秀賴公和淀君都早已經過世了。」

「那……誰是妳的主人？」

「他和秀賴公一樣受人尊重。不！說實在的，他比秀賴公更重要。」

「哦！比秀賴公更重要，那是甚麼意思？」

「……」

姑娘有些躊躇。

「如果妳不想回答，不必勉強。」

「不……我跟你說實話！」她忙不迭地接口：「我的主人，是前一代天子的弟弟——桂宮智仁親王的女兒，名叫蓮子公主。」

「……」

年輕人在沉思——

前代天子是後陽成帝，他的弟弟給豐臣秀吉做養子，秀吉把智仁親王收爲養子後，在京都建築桂御茶屋（現在的桂離宮），請桂宮來居住，這姑娘的主人，就是桂宮的女兒蓮子公主。

「桂宮雖是故太閤的養子，按說，以他皇族的身份是不會有危險的。現在，他的女兒究竟有甚麼事情，需要我去救她呢？」

年輕人忍不住要追問個究竟。

少女毫不猶豫地說：

「有一年，秀賴公到桂宮來，公主陪伴着他。」

「……」

「從此以後，秀賴公和公主每個月都會秘密相會，在大阪城被火燒的那年秋天，公主生下了一個孩子。不知道甚麼原因，原以爲很保密的事却洩露了出去。因此，德川家下令嚴密搜索，公主抱着襁褓中的世子從桂御茶屋逃出來，經歷千辛萬苦，才落難到這裡來。」

「……」

「由於公主生的是一個男孩，德川家不找到他決不肯善罷甘休。所以公主在這裡，每天都誠惶誠恐。她最近很想離開日本，如果能到長崎的話，那兒有一位曾到過桂宮家的傳教士，可以請求他帶他們到羅馬去。」

「……」

「拜託你送公主和世子到長崎好嗎？拜託你！」

姑娘忠誠而懇摯，差點沒有跪下去。

「我拒絕妳的懇求。」

像一把刀刺得姑娘的心好痛，眼睛裡流出了絕望的淚。

「豐臣秀賴的遺孤，我沒有理由非救他不可。」

年輕人不屑地昂頭走了。

姑娘楞楞地擦乾了眼淚。

「你是個鬼！」

等背影隱約地消失，在心裡狠狠地咒詛着。

這少女的名字叫阿香，是逢阪山一位窮苦樵夫的女兒。

有一天，桂宮出遊迷路，她把桂宮送回到宮裡。

由於這點緣份，十三歲那年春天，被送給桂宮當女侍，一直侍候蓮子公主。宮裡的生活禮儀，涵泳了她彬彬文雅的氣質；但永遠無法改變她內心潛伏着的偏激野性。

因此，聽到年輕人那句冷漠無情的回話，心裡的憤恨再也壓抑不住了。

「哼！你這個毫無同情心的畜生，你不肯護送我也不在乎，就我一個人也要把公主跟世子平平安安送到長崎去。」

對於阿香來說，這件事情確實是很困難的，但她却再想不到更可靠的法子。

她不禁想到從京都逃到這裡來的艱苦行程。幸虧由三位勇士，從大阪一直保護着他們，要不然，蓮子母子和阿香，早就性命難保了。

而那三個年輕武士，一個個都已經勇敢的犧牲了。

六

一個在兵庫海邊喪命的，一個的屍體還曝陳在周防灘，另一個是在熊本城，跟德川家的部下負嵎抵抗，寡不敵衆而命赴黃泉。

如今，祇剩下了阿香。下一回豈不要輪到自己。

阿香並不在乎死或活着，祇要能夠把他們母子安然送到長崎，交給那位外籍傳教士，能竭盡她對他們的忠誠，她就是死也心甘情願了。

「還有甚麼比這樣的死更有意義呢？」

阿香想得正高興，才猛然的記起，自己祇不過是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弱女子，那些藝高膽大的武士，尚且還付出三個生命的代價，才走過了這一段漫長的旅途，自己怎麼可能完成如此艱鉅的任務呢？

「去！再找剛才那個年輕的武士，用盡一切語言哀求他。」

她站了起來。

走上了一條荊棘的小路。

好一片綠草如茵的綠地。

她坐了下來，擦汗、休息。

再走一百丈遠的山頂小屋裡面，就是主人母子藏身的地方了。

「阿香！」

阿香剛坐下，灌木叢裡面鑽出一個白鬍子老人。

他七十多歲了，左手拄着拐杖，右手提着剛採擷到的松茸。

「爺爺！」

阿香走了過去。

「哦！這個是……」老人注視着阿香手裡提的那尾魚。

老人的名字叫伍平，是蓮子公主幼小時候在桂宮裡的老佣人，他們逃到這裡來，老人對他們的幫助很大。

但，髮蒼蒼，視茫茫，而且生活一直很窘困，想依靠他過日子已經不可能。

阿香把這些看得很清楚，也是她想急於離開這裡的原因。

「這尾魚好肥啊！」

「是啊！我們可以享受一頓豐盛的晚餐了！」

阿香口裡在回答老人的話，心裡却在想着別的事情，她接着說：

「爺爺，無論如何您要想法子弄到一條船！」

「船！」老人有些驚訝：「要到甚麼地方去？」

「到島原，再去長崎。」

「那……」

伍平驚慌地搖頭。接着不相信地說：

「那怎麼可能。你一個人陪着主人，決不可能到達長崎的。」

「不，非去不可！」阿香堅決地說。

這個地方叫做反對湖。

因爲，這個湖是被三座背向的山包圍着，好

像三個意見不容的人，彼此以背相靠而得名的。

湖裡的水是山澗的泉水匯集成的，碧翠透明，山色倒映，美得有些神秘。

湖的四週種了不少芋頭，耕作的人住在離此不遠的高地上，由於一棵千年以上的蘇鐵樹的掩蓋，隱隱約約祇能看到房子的屋脊。

這時候，桂宮的公主正站在陽光稀疏的院子裡面。

紅顏薄命，千古不移。

從她紅裡泛白，卻透着無邊寂寞和憂傷的臉蛋，又一次證明了這句話的眞實性。

她的兩隻眼睛呆呆的，眉宇間像蒙上了一層薄薄的霧，心裡面堆積了太多的愁苦。

「撲通！」

湖面上冒起了一個漩渦。

那是伸向湖面的椿樹的種子掉進了湖中。

她被喚醒似的猛然想起了剛纔還在自己面前的小孩。

「秀也！秀也！」

這會兒，這孩子不見了。

「咦！秀也到那裡去了？」

她自語着，有些焦灼。因爲，這孩子從來沒有離開過她的視線。

「秀也！秀也！」

她有些慌了，來到了湖邊。

大約三丈遠的茅草叢裡，那孩子手裡正舉着一根竹竿。

「秀也，你在做甚麼？」

蓮子快步地跑近了他。

叫秀也的孩子沒有回頭，也沒有吭聲，却屹立着像個武士般地注視着自己的面前。

「啊！」

蓮子倒是先叫起來了。因爲秀也的前面正蜷伏着一條蛇，不斷地伸出舌頭。

蓮子實在很爲這孩子臨危不懼的勇氣感動。她喜悅地把他抱了起來。

他在掙扎。

「媽，讓我來對付牠。」

蓮子裝做沒聽見似的，抱着他跑。

「我會打死牠的。」

秀也好像沒有讓他把這條蛇打死，心有不甘似地嚷着。

蓮子強吻了一下他的臉頰，把他放在自己的膝蓋上。

剛剛還嚷着要打死一條蛇的孩子，這會兒却鑽進了母親的前胸，叫着要喫奶。

蓮子把他抱得更緊了。

少頃。

「秀也！」

蓮子爲他穿上衣服，兩隻手托着他的臉說：

「你還記得媽教過你爸爸的名字嗎？」

「唔！」

秀也想了一會兒，却答不上來。

「你忘記了？」

這樣複雜的造句對於秀也好像太深奧了一點，但他也着實想不起來，爸爸究竟是怎麼樣的。

「噢！這怎麼可以，媽再告訴你一遍。」

秀也傾聽着。

「他叫豐臣秀賴，是最高貴的武士。」

「哦！我知道了，秀賴公，我叫秀也。」

「對！可是，你爸爸被德川家康滅亡了，現在，有豐臣血統的祇剩下你一個人了。」

「嗯！」

「你長大以後，要繼承父業，做個好武士爲父報仇，復興門庭。」

秀也顯然聽不懂蓮子話裡面的意思，但他却看得見母親眼角掛着的晶瑩眼淚。

「媽，妳哭了！」

是的，蓮子哭了。

蓮子想到大阪城的大火，就忍不住要熱淚盈眶的。

事實上，在大阪城燃燒的時候，蓮子雖怕但

一滴眼淚也沒有流過。因爲，在她心裡面惟一的意念是保護秀也，不能讓有太閤血統的這孩子遭到不測。要不然，以她的性子，她是會殉情而同樣葬身火窟的。

她終於逃出來了。

而秀也也眞如她所祈禱的安然無恙。

她正低下頭，撫摸着秀也的臉，秀也却睡着了。

這時候，阿香和伍平拎着松茸和魚回來了。

一頓很豐盛的晚餐，使蓮子的臉上綻出了喜悅的笑容。

多少日子了，沒有享受過這樣的晚餐。

也多少日子了，沒有眞正從心裡面笑過。

「公主！」

阿香實在不願這一聲叫喚，會把公主臉上的笑容趕走，她的聲音壓得很低。

蓮子却感覺到了並非尋常。

「有事嗎？」

「我們明天搬走！」

「搬走！」

公主有些不知所措。

就好像官方的衙役已經找到了他們的下落似的，她眼睛慌亂地盯住阿香。

「我會平平安安把您送到長崎去，交給宣教師。」

「阿香！」

她鬆了一口氣。

「船由伍平去準備，他要對公主表示他最後的效忠。」

「伍平會划船嗎？」

「也許他不會，但一個人要盡力而爲，會出現您想像不到的力量。」

「可是，從島原到長崎，那麼長的路途，能避開敵人的注意嗎？」

「公主，阿香相信吉人天相，必會得到上天保佑。」

蓮子的眼睛不由自主地望着窗外的藍天。

幾朵白雲飄過。

在白雲的頂端，就好像隱約看見一張慈祥的上天的臉。

「祇有到長崎，那是全日本唯一能夠保護自己繼續生存的地方。」

不管官方怎麼樣搜查，也不會找到的。

公主的心裡面燃起了希望的火花，眼角又一度展現了從心底泛起的微笑。

阿香好高興。

兩雙有着同樣希望的視線相遇在一起。

夕陽劍

黃昏——

落日的餘暉，灑滿了斜陡的山坡。

慢慢地，慢慢地，暮色向四面八方伸展，樹林邊的小路，有些朦朧的陰暗了。

秋月六郎太默默地坐在那兒。

他就是拒絕阿香懇切哀求的那個浪子。

走了兩個多小時，他才來到這裡，好累，好乏，眞想好好的休息一下。

但不知怎麼的，阿香那張誠摯而純眞的臉，像一幅鐫刻在心坎上的畫像一樣，永遠抹不掉。她的哀憐而懇切的聲音，像一首雋永悠然的歌，永遠響在耳朵裡。

「我眞的變了嗎？」

「太不像我自己了吧……」

他對自己在兩個多小時前拂袖而去的神情，不免有些自怨自艾了。

「唉！有什麼呢？豐臣秀賴的愛人和孩子，跟我有甚麼關係呢？……」

他似乎又在原諒自己。

「不是嗎？我還不是同樣被逼上了梁山。」

確實，他有高超的武藝，也有與生俱來的勇氣和魄力，他有肩膀承擔自己想做的一切……

可是，現在，他恍惚了，他躊躇了……甚至，他已找不到所以必須生活下去的目的。

暮色深了。

海浪拍擊着岸邊的岩石，一陣陣地，一波波地，發出冲擊的潮聲。

在海的那邊將是個甚麼樣的世界呢？是否也和國內一樣，爲了生存展開無休止的血鬥；還是笙簫處處，歌舞昇平？

他正在沈思，被一陣笛聲吸引住了。

好悠揚宛轉的旋律。

在這個南端的島之隅，會有如此技藝精湛的高手嗎？

他站起來了。

朝着笛聲傳來的方向，走上來—不！是爬上來一個人，手裡拿着的正是一隻七孔笛。

六郎太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怎麼會是這樣一個其貌不揚的傢伙，跟他吹奏出來的優美音律，太不相稱了?!

在朦朦的暮色中看得出來，他身高不足五尺，好大的頭，壓着矮小的身子，額頭寬大而突出，佔了臉的一大半。他穿一襲草綠短袖內衣，灰色上裝，腰間佩有一把小刀，背上馱着個大包袱。

他爬上一個石級，正好看到了六郎太，很想轉回身去。

「等一等！」六郎太叫住他。

「有什麼指教？」

「你不是要爬過這個山嗎？」

「是的。」

「爲什麼要回頭呢？」

「……」

「能告訴我，你是幹甚麼的？」

「……」

「是密探？」

「……」

仍然沒有回答，但被寬大前額蓋着的眼睛閃了一下。

「猜中了吧！」六郎太故意做了個詭異莫測的表情，接着哈哈大笑的說：

「既然身爲密探，連一點胆識都沒有，太叫人失望了。」

「你……」

「很害怕是不是？」

「不是怕你的人，是怕你的劍。」

「哦！」

「你的劍氣不平凡，不是隨處可見到的。」

「……」

「聽到優美的笛聲，而仍然能顯露凶烙劍氣的人，性子一定非常偏激。」

「是嗎？可是，我祇覺得在靜聽你的曲子。」

「眞是那樣，就更可怕了。在不知不覺中，能夠讓外人感受到劍氣的恐怖，不是前世做的壞事太多，就是現正遭人咒詛之輩。」

好銳利的口氣。

但他的表情却並不叫人覺得討厭。

六郎太沉思了半晌。在搜索一句能頂擋得住的語言。

「你身爲密探，用笛聲來刺探別人，不很可恥嗎？」

六郎太把話說完，有些失言的悔意。

因爲，密探隨時隨地都會注意自己的身份，就是說話，也不會把口張得太大，怕他們經過訓練的特殊聲音會洩露天機。他之所以在無人的山中大胆吹笛，必然是另有目的的。

「你剛才吹的曲子是不是邯鄲？」

「是的。」

「這是表現世人榮枯盛衰的曲子，若非親身經歷過人世的悲歡離合，是不會感受那種柔腸寸斷的淒涼的。」

「……」

「這是一個誘人入彀的陷阱。」

「……」

「你想引誘的人，我可以猜得到。」

畸形的密探，望着還在抖動的刀把踟躕良久。

他抑制不了心裡面湧上來的恐怖。

也掩飾不了發自內心敬佩的感激。

幾乎是手在顫抖着—那樣子滑稽而老實—他拔起了地面上的小刀。

看看寒光閃閃的刀鋒，看了冷冷望着他的六郎太，他跑過來了，把刀送到六郎太面前。

「我認輸了，要怎麼樣處置，悉聽尊便。」

「……」

六郎太凝視海面，沒有作答。

「天黑了，請快吧！」

密探誠意地催促着。

「眞的急着要死嗎？」

「早死和晚死對我說沒有分別。」

六郎太不禁放聲大笑，在收斂笑容的那一瞬間，嘴角留下了一些憐憫。

「對於一個密探，還用得着慈悲嗎？」

「嘿……」六郎太又笑了，但却是嚴肅地

「……」

「你是德川家的手下，甲賀者或者是伊賀者，想要逮捕豐臣秀賴的遺孤和桂宮公主，而追到天草島來的。」

「……」

「是吧？」

樣子長得畸形的密探，緊閉着嘴巴，沒有回答。

驀地，他轉身跑了。

跑了大約兩丈遠，好像被釘子釘住了似的，一動也不動地站在那裡。

原來六郎太使了一招絕技，一把小刀，飛過了他的頭頂豎立在他前進的小徑上，阻住了他的去路。

以六郎太出神入化的武技，這把刀刺向他的背部，以結束他的生命，易如反掌。但這樣並不傷害別人，却能讓人噤若寒蟬地驚恐，更能顯示他的功夫已達爐火純青。

告訴他：「殺了你於事無益，不過，不要想抓豐臣秀賴的遺孤。」

這句話儼然就是命令，意欲遏阻密探必然的抵抗。

畸形的密探果然改變了臉色說：

「我敗在你手下，和我的職務無關。」

「也許。但，我不取你的命，也不表示我要和你的職務交換甚麼，不要想抓豐臣秀賴的遺孤是我的命令！」

「你有殺死我的權利，但我不一定聽從你的命令。」

「不必多言。」

六郎太惱了。

他幾乎跳了起來，一股殺氣跟着在空中飛騰。

「要我殺你，跟我來好了。」

「遵命！」

他們保持約六尺的距離前進着。

四下寂然，祇有海風的簌簌聲。

約莫過了一個小時，兩人踏上了海邊的大道上。

「請給我一點時間，讓我欣賞海邊的美景。」

「時間操之在我，由不得你的選擇。」

「要死的人，你不能忽視他最後的希望。」

六郎太苦笑了一聲。

「你叫甚麼名字？」

「運天，千里運天。」

「啊！」六郎太笑得好輕：「命運聽由天意安排，嗯！怪不得你這樣鎭定。」

「不！誰都愛自己的生命，把命運交給上天安排，太可笑。」

「有啥可笑？」

「因爲你不是上天。」

「啊！這話怎麼講？」

「我的命却要聽你的安排，不是嗎？」

「……」

「第一次碰到你，我就有一種預感，會再遇

番說：

「噢！聽說幹密探這個行業的，都是無情無義，可是你跟常人沒有甚麼兩樣啊？」

「這樣不好嗎？」

「當然，而且，你選擇這職業，本身就是錯誤。」

「那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哦，到現在究竟有多少次死裡逃生的紀錄？」

「沒有細算過，大概有十二、三次了吧！」

「這麼說，對喜、怒、哀、樂的經驗也夠豐富了！」

「喜、怒、哀、樂？」

運天有些疑惑，好像沒有領悟個中意義。

「是呀！一點經驗都沒有嗎？」

運天摸了摸他大得出奇的腦袋，一面想一面說：

「我每次脫離重重危機，保住生命，感到無到你。」

「哼！你如果爲了保命，想追隨我，大可不必。我這個人是沒有慈悲心的。」

「不！這是我的本意。有人相處二十年，却說不上三句話；有人一見面，就覺得如逢知己。也許這就是緣份。如果你要取我的頭，我絕不覺得遺憾。」

說完，運天打了個哈欠。

「哦！大概是德川家在發怒，罵你了。」

「甚麼？」

「不知是甚麼？」

六郎太一句調侃的話，倒叫他眞想到了德川家，調轉了話題。

「說眞的，我不喜歡德川家康，像他那樣大氣量的將軍，古今也祇有這麼一個。可是，一個人高高在上，就覺得沒啥魅力了。你說呢？」

「……」

運天沒有表示意見。六郎太再度打量了他一

比的快樂，這樣的經驗是有的。又像在這個陌生的地方，能夠瀏覽如畫美景，自然也有人生多彩多姿的喜悅。而遇到了危險的時刻，同樣會很自然地盡最大努力抵抗。」

六郎太對他口若懸河的講話，自知無法迎戰，再也不追問。

「好了，運天！」

「有甚麼吩咐？」

「我不知道甚麼時候要你的頭。」

「隨時遵命。」

「也許三年，也許五年，甚至於十年……」

「你放心，我會一直追隨你，到砍掉我的頭爲止。」

「用不着。」

「爲甚麼？」

「我不需要部屬。」

「這是我自己心甘情願。」

六郎太沒有言語。

他正把眼睛投向無邊的大海。

在遠遠的、遠遠的地平線上，一輪明月冉冉地升起來了，原來黝黑一片的茫茫大海，閃爍着魚鱗般的波紋。

太美了！太美了！

就在這一瞬間，六郎太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氣，拔出腰間的刀，向着月亮照射的水面射了出去。

「哇！」

運天驚訝地叫了起來。

月亮似乎在水面靜止了。那是眼睛的錯覺。

他的這一刀，足以把升上來的月亮止於一點。

飛刀的招法繁多，而以靜裡發出來的最爲上乘。速度很快却空而無力，是沒有用的。

而他的這一刀，正是從靜的內力所凝聚的神威，沒有人能阻擋得了，除了有人眞能阻止月亮上升。

運天的眼睛都有些模糊，那不祇是驚訝，而且有太多的感動。

他從來沒有看到過這樣千鈞萬鼎的刀法。

「漂亮，確實漂亮，超出我想像之外的漂亮。」

「少講話。」

六郎太很不悅地走了。

運天急着站起來追了上去。

「如果那把刀能落在我的頭上，是我的福氣。」

運天由衷地說出了這句話。

「我們在此分手吧！」

一路的沈默，等走到這個村落，六郎太停住脚，淡淡地說。

「你說甚麼？」運天禁不住叫起來：「我不是要跟隨你，直到我的腦袋砍下爲止嗎？」

「這麼說，你不要去抓豐臣秀賴的遺孤了？」

「這個……」

「沒有這種打算吧！」

運天不得不點點頭。

「好，那麼咱們就此分手。」

「我的頭呢？」

「暫時擺在你身子上吧！等下次碰面再說。」

「豈有此理，如今一別，再見何時？」

「沒關係。無論如何，不要再跟着我。」

運天啞然了。

無名火

「眞想不出個道理來！」

運天坐在海岸松林邊的白沙上。

這兒是天草島的西北角，志岐岬的小島上。

背後小丘陵上就是富岡城，統治天草島的三宅藤兵衞重利就住在這裡。

運天遠遠的跟隨着仰慕的六郎太，沒有目的地來到了這片沙灘。

到那裡去呢？

他望着茫茫的一片大海，再也找不到六郎太乘着出海小船的影子了。

他想起了他的那種斬釘截鐵的豪氣。

他也想起了他天衣無縫登峰造極的劍術。

爲了保住自己的腦袋，實在不願跟着他，但又好像有一股強烈的吸力，在吸引他非跟着他不行。

「我莫非眞有幾分傻氣？」

他問着自己。

小時候，他是被多數人認爲的傻里傻氣，別人不願意做的苦差事，他從來沒有拒絕過。

可是，他爲甚麼不讓我跟着呢？

是天生的孤獨性格，還是因爲別的？

「實在想不透。」

運天從沒有像現在這樣困惑過。

也沒有像現在這樣，心裡面積壓着寂寞和虛空的感受。

「唉！」他不由自主地嘆了一口氣。

爲甚麼要碰到這樣一個人，爲甚麼這個人對自己有那麼大的影響。

他的手下意識的抓住了那枝七孔笛。

吹笛也許是排遣寂寞最好的方法吧！

可是，自己是個密探，後面住着的是天草島的城主……

「管他呢？」

他還是吹響了七孔笛。

「運天！」

沒多久，有人在背後直呼他的名字。

他嚇了一跳，收起七孔笛，却連頭也不敢回。

「是我，運天。」

這是短少兩根指頭的七兵衞的聲音。

他怎麼會到天草島上來呢？

在故鄉的時候，他倆是氷炭不相容的打架對手，性情上也格格不入。

自從運天知道七兵衞爲求功名早他四年離開家鄉，一直沒有聽到過他的消息。

他鄉遇故知，這倒眞想不到。

但等他轉過身子，不由得大喫一驚。

明明是七兵衞的聲音，但他的臉爲甚麼會變成這樣？

八年前，七兵衞是個英俊灑脫的翩翩美男子，除了天生少了兩根指頭，再也不能從他的身上找到任何顯眼的缺點。

而現在呢？

魁梧依舊，健壯依舊，手指殘缺依舊。

但，一張俊美的臉，滿佈着火燒後殘存的重重疤痕，灰黯黯的，陰森森的。

「呵……呵……」這陣笑像臉一樣的恐怖：

「運天！沒有想到第一眼就讓你看到了我的臉。」

七兵衞自嘲地跨大脚步走向運天。

「久違了，你怎麼會到天草島來的？」

「你呢？」

同樣的問題，同樣的沒有回答，同樣的諱莫如深地充滿着殺氣。

「運天！」還是七兵衞先開口：「你到這裡做甚麼？與我無關，不過，你要是蓄意探尋落難人的話，我們就變成了敵人。」

「敵人！我們二人青梅竹馬，有這個必要嗎？」

運天語氣刁狠，瞬間就想離去。

正轉身，一道白色的光芒亮在他的背脊上，他像一隻伶巧的地鼠似的蹲了下來。

「嗯！」

七兵衞的第一招失敗了。

他迅速把手裡緊抓着的兇器移向了倒在沙地上的運天。

這兇器非刀，亦非劍，而是一根巨大的針。

七兵衞深知自己祇有三個指頭，練刀用劍都很難靈活自如，才選擇了這一悍利無比的巨針，他管它叫「針劍」。

運天早就知道針劍的厲害。

在沙灘上，他逼得像陀螺般地滾來滾去，好不容易躲過了一擊，躍到了海裡面，站起身子。

「爲甚麼要殺我？」

七兵衞久聞運天的水功精鍊，站在岸邊對他說：

「你剛剛吹的笛聲，可是邯鄲？」

「不錯。」

「在這天草島，吹過這支曲子吧？」

「……」

「你以爲我會不知道？」

「……」

「你是想用笛聲，引誘豐臣秀賴的遺孤？」

「……」

「其實我也在找他！」

「哦！你是說，你也已經投效德川家？」

「我不是受他的驅使。」

「那你爲甚麼要找他們？」

「我要擁護秀賴公的遺孤，幫助他再度恢復豐臣家的名聲。」

這段話有如銅鐵落地，鏗鏘有力。

「你說甚麼？」運天咆哮似地嚎着：「你這蠢物，這不是比登天還難嗎？」

「也許，像你這種小人看這樣大的局勢，是有點希望渺茫，不過，你要知道，世局變化萬千，頗難逆料。」

「你倒是說說看？」

「織田信長名存實亡，因此天下歸羽柴秀吉，當時的武將誰會料到。」

「……」

「驕傲的平家，倔起得多麼風光，誰會想到倖免於難，流放到伊豆的源氏子孫，會一舉而起，把他們逼上滅亡之路呢？」

「……」

「由於大阪城被焚，德川家統治天下，眼前看好像穩如泰山。可是，秀賴公究竟留下了一個後代，雖然祇三歲年紀，等到若干歲月，誰能保證受過豐臣家恩惠的諸侯和流浪者，不會簇擁而出，打跨德川幕府……」

七兵衛愈說愈興奮，那張灰黯陰森的臉，映現了一片通紅。

一直站在水裡的運天，似乎是很不服氣地：

「七兵衛，撒泡尿照照看，你是擔大任的料子嗎？」

「你以爲我是甲賀山的一隻猿猴？告訴你，你大錯而特錯，大阪城的人才了解，我有左右天下的大權。」

——哼，吹牛眞的不打草稿。

——讓他去夢想吧！這個夢想要能實現，天都要塌下來的。

但他還是很謙和的：

「你有這種抱負，我由衷佩服。不過，希望你不要殺青梅竹馬的朋友。」

「我不能讓秀賴公的後代落在你手裡。」

「我早就放棄了這個任務。」

「撒謊。」

「是眞的。我已不幹密探這個職業了。」

「你說甚麼？」

「我沒有你那樣雄心萬丈，祇求平平凡凡的生活下去。」

突然有人講話。

那是松林後邊路上的幾個由城裡出來的士兵，高聲地在邊走邊談。

七兵衛很快收起了他的針劍。

「運天，從此以後，你就是我的死敵，下次碰面，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放心，我不會白白地被你殺掉。」

「除非你改變主意，幫我的忙。」

「阿彌陀佛，小時候你騙我太多了。」

「那是過去的事了。」

七兵衛倉促地走了。

運天望着他旋風般的走遠，打從心裡面驚服他精進的武藝。他的那種獨特的身法，快速得幾乎連肉眼都無法察覺。等他像閃電樣的鑽進樹林，跟他擦身而過的士兵才知道有人。

——該不是豐臣家的逃難人吧！

「嗯！今天天氣眞不錯啊！」

這時候，運天有意的拉高了嗓門跟他們打招呼。

「你是甚麼人？」士兵中的一人指着他問。

「旅遊者。」

「到這裡幹甚麼？」

「想來討老婆。」

「你是存心愚弄我們？」

「不！我說的眞心話，你們沒有聽說嗎！天草島的女人又能幹又賢慧。」

他說話的樣子，逗得士兵們大笑。

「看樣子你不是商人，究竟幹甚麼的？」

「畫畫的，我是個畫師。」

「哦！畫師，嗯！」

在人們的印象裡面，畫師總有些古裡古怪的，運天那個模樣兒，倒眞是跟常人不太一樣。

「既然是畫師，去畫你的畫吧！不要在這兒多逗留。」

「爲甚麼？」

「別人會以爲你是豐臣家的殘餘黨羽。」

運天心裡不知道是甚麼滋味。

不管怎麼樣，他鞠了一個躬表示謝意。

他走着，也在想着。

❀　❀　❀

——既然被七兵衛挑戰，說甚麼也不能讓他把秀賴公家人帶走。

但，他承認，七兵衛使他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變化。

他也知道，自己將來應該走那條路。

——對了，我再繞天草島一圈，一定可以找到他，且——

——可不是要抓他們，而是保護他們。

人的變化眞是很難想像，祇短短的一天功夫，運天好像從半空中翻了一個跟斗。

——何必要一個三歲稚齡兒童的命呢？德川

——是故意縱火燒東西嗎？燒的是甚麼呢？

——也許是一種連絡的信號吧！在那個時候，歷史上的烽火台對通信還是很好的方法呢？

身爲密探，如果找不到起火的原因，那算甚麼？

於是，他從山頂溜進了灌木林。

於是，他到達了三座山交滙的焦點：御池。

黑暗中，他清楚地看到對面台地上的小房子還在燃燒，他直覺地認爲：這就是他們藏身的地方，一個落難人能隱匿在這裡，再好也沒有了。

他繞過了御池。

他爬上了台地。

一棵巨大蘇鐵樹的根正在燃燒，在樹的週遭還堆了不少雜物。

他把火熄滅了。

他撥弄着還沒燒盡的東西。

果然，發現了一本字跡清秀而工整的女人日記。

海是漆黑的，黑得沒有邊際，黑得擠滿了死亡。

浪不停地叫囂着，像巨獸的嘶喊，像雷雨的咆哮。

眞夠恐怖。

但因爲能經歷這恐怖，她看到了希望；也因爲有了希望，才忍受了這恐怖。

——島原——長崎——傳教士……

一連串的希望在等着她。

——爲了這孩子，我一定要生存下去。

希望激起了她的勇氣。

希望也激起了她的鬥志。

終於，沙地出現了脚步聲。

阿香連跑帶叫的走近了洞口。

「找到船了！」

「眞的？」

「伍平找太閣殿下幫的忙。」

「哦！太好了，馬上會開過來嗎？」

他抱着它走進了屋子。

點亮了灯。

「哇！來慢了一步。」

他叫了起來。

他看了剛打掃過的屋子，很顯然，他們走了沒有多久，也許一天，也許兩天……

他很失望，也很不安。

死亡舟

——人的命運，果眞是天生註定了嗎？

在海浪冲擊而成的洞穴裡面，蓮子緊抱着熟睡中的秀也，聽着陣陣海濤，沉思着自己的命運爲何如此坎坷。

阿香和伍平爲了找渡海的小船，已經出去一個小時了。

——誰會料到，我竟然在這個洞穴裡渡過最可怕而又充滿希望的晚上呢？

既然掌握了天下，再趕盡殺絕，實在太過份了。

他的寂寞沒有了。

他的空虛也雲散了。

他由企圖殺人轉變爲要保護人的這一念頭，使他的心緒變得好開朗、好自在，也更像他年輕時候的自己。

陡地，他感到有人注視他——對於七兵衞，實在不能失之大意。

一個蹤步，他閃身於一叢密原的茅草。

過了一句鐘，他穿過了茅草叢，出現在距此三哩之遙的山脚。

在太陽將下山的時候，他正好來到了和秋月六郎太碰面的地方。

「……那是甚麼？」

他的脚剛站定，北方的山上出現一片濃濃的煙霧。

煙像從平地升起的柱子，裊裊地冉冉而上。

——是炊煙？還是野火？

「嗯，馬上要划到海濱的岩石旁邊。」

阿香把睡着了的秀也抱過來，禁不住吻着他：

「乖乖地睡，未來的天子，你會成大器的。」

等在外面的伍平，看到他們走出洞穴，很高興的說：

「今天風浪是大一點，好處是看不到漁火，這也許正是幸運。」

「謝謝你，伍平，我不會忘記您的恩惠。」

「那裡，這是我最後對豐臣家的盡忠……我恨自己爲甚麼這麼大把年紀，要不我會護送您到長崎的。」

「叨擾您已經夠多了，祝福您長命百歲。」

他們登上了上船。

伍平揮着手送他們划向了黑漆漆的海。

他擦着眼淚，心裡默禱着。

然後，拔出懷中的一把短劍：

「四方神明，庇佑他們到達彼岸吧！我這條老命，算是對你們的忠誠獻禮。」

他毫不畏縮地把短劍插入了喉管。

血，汩汩地濺在身上。

血，汩汩地濺在沙灘上。

但他仍然像有神助般地端坐着。

經過了四個小時追索的運天，這個時候出現在靜寂的海灘。

「哇！」他望見了端坐地上的老人，心裡驚叫着。

但當他走近，一手拔出深入喉管的刀，那份含有幾分喜悅的驚奇，立刻變成了由衷的敬慕。

——他就是伍平。

——是他爲蓮子母子安排在這裡藏匿。

——是他替他們找到了一條渡海的船。

——船是從這裡駛向大海的，他看到他們平安地走了，覺得自己已經盡了對主子的忠誠，而引頸自殉，希望用生命來祈禱他們的安全。

這不是一個生命的死亡，而是一首悲壯的詩。

天性原極善良的運天，深深地受了感動，也深深地感受了譴責。

——一個忠誠的僕人，表現得如此壯烈，是何等的高貴啊！

「伍平先生！」他忍不住喊着老者的名字：

「你做得太好了！」

一大顆亮晶的淚珠掉落了下來。

「上天有眼，看在你的忠誠份上，也會呵護豐臣家的遺孤到達他們希望到達的地方。你放心吧！秀賴公的遺孤會長大成人的。」

❖　❖　❖

也許眞是天佑，那夜，海上沒有一盞灯。

但這却並不表示沒有漁船出海。

就有一條船，從富岡城後的岩石岸邊划出來，沒有點灯。而坐在漁船上面的，不是靠海爲生的漁民，而是蒙面武士。

一個坐在船頭上的是唐津城主志摩守的次子新十郎正成。

慶長五年的時候，志摩守立了功，加封天草島。

而當志摩守在富岡築城的時候，三宅藤兵衞被留此代理統轄。

他代理的時間相當長，名氣也大。但最後仍免不了要把城歸還給志摩守，新十郎就是由唐津派來接替他的。

非常使藤兵衞失望，新十郎不是他想像中的青年。

也許他成長在任性的環境裡，胡作非爲，知法犯法，實在不適合做一名城主。

最糟糕的是他倔強、剛愎，毫無內省的傾向。

到位第三天，就仗勢捉了在袋灣撿貝殼的女孩子，到松林裡面強行非禮。

別人規勸他，他依然我行我素。

依法，武士是不准捕魚的，他却倚仗城主的身份，知法犯法。

其實，他根本沒有釣魚的雅興。

祇是他蓄意向法令挑戰，再嘛就是到海濱看

撿貝殼的女孩子，他喜歡把船划近她們，瞅着她們褐色的皮膚，和隆起來的乳房，以娛樂自己。

現在，替他划船的是貼身侍衞左上源吾，學的是自源流的武功，是唐津藩的第一高手。

「源吾！」

「嗨！」

「我要睡了！」

「天亮前我會叫醒你。」

新十郎喝了兩杯酒，果然呼呼地睡了。

——眞難侍候的花花大少。

源吾沒有一天不抱怨，那必須是主人聽不見的時候。

此刻，他聽不見了。

此刻，船遠離了富岡城上的天守閣。

此刻，在茫茫的大海上，祇有海浪衝着船的聲音。

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天邊開始泛白。

「少主！」

新十郎哈欠連聲的伸了個懶腰。

「天亮了嗎？」

他睜開惺忪的眼睛，海面上已隱現曙光。海的顏色也跟着慢慢地藍起來了。

海浪雖大，但流速緩慢。

這樣的季節，在這樣的時候，運氣好會釣到非常珍貴的鱸魚、鰭魚……源吾聽漁民說起過。

「給你吧！」

源吾把裝着小蝦的魚餌箱，交給新十郎。

新十郎伸過手去接魚餌箱，一波好幾尺的大浪襲了過來，船被衝得傾斜，魚餌箱也落入了大海。

「糟糕！」

源吾忙着把船調頭，但魚餌箱載浮載沉，一恍眼沉入了大海。

「魚餌就這些了嗎？」

「再也沒有了。」

新十郎老大不高興的向海面吐着痰。

「少主，那邊有條小船，一定也是漁家的，我們划過去跟他要一點魚餌就是。」

源吾祇怕新十郎發火。

其實，他釣翁之意不在魚，來到海上，不過想消磨一天時間而已。

源吾究竟學過武，划起船來駕輕就熟。沒一會兒，兩條船已經很接近了。

「奇怪！」

源吾幾乎不太相信似的：

「船上好像是女人喔！」

「甚麼？」新十郎眼睛陡地亮了起來。

「眞是女人吶！」

「而且是兩個。」源吾看得很清楚了。

「唔！」新十郎精神抖擻地：「也許是去島原的。不過，這個時候把船划出來，行跡可疑。可是……」

「少主，可是什麼呀！」

「嘿…兩個裡面如果有個年輕的…嘿…」

新十郎曖昧地笑了。

——這傢伙祇要想着能有機會發洩原始精力，男子氣概才會表露出來的。

源吾看到少主的表情，一半有些輕視，一半却幸災樂禍地希望看到一個結果。

於是，船速加快了。

兩條船的距離愈來愈近了。

那條船眼看來者不善，拼命的搖着槳。

「哼！想逃嗎？」

新十郎殘忍的笑了。

「快！再快一點。」

源吾使勁地划着船。

另一條船上，划船的人顯然是位老手，他明知躲逃不及，故意把船搖向了海浪蜂湧的峰顛，希望藉海浪拉遠距離。

「源吾，快一點嘛！」新十郎催促着。

「少主，快樂的時光來得越慢越好。」

「傻瓜，要把時間拉長是抓到他們以後的事

新十郎的嗓門更大了。

「源吾，衝過去。」

他實在有點不耐了。

這時，那船上的一個女人站起來了，握着竹矛，在冷笑着。

源吾用力把船划到了前面，阻止它前進。

瞬間，竹矛刺向了新十郎。

新十郎自非等閒之輩，他練過武，熟習刀槍，他一手抓住矛頭順勢推了回去。

女人倒退了好幾步。

一陣風，掀起了她的裙子，雪白的大腿，新十郎益添遐想。

他跳上了這隻船。

「安靜一點，這是海上。」

說話的是搖船的老人，他拿起槳，氣呼呼的要打新十郎。

新十郎拔刀迎戰，老人不堪一擊，跌落在海裡。

新十郎以一個勝利者的姿態，坐在船上，有意地玩弄着刀鞘，斜睨着女人憤怒的臉說：

「要你們告訴身世姓名，可能不會回答。如果你們肯用女人的觀點，對待我這個陌生的男人，也許皆大歡喜，怎麼樣？」

蓮子緊抱着手裡的孩子，她警悟到：這個時候來抵抗，徒勞無功。

阿香反而鎮靜了，把主人掩護在身後，咬着嘴瞪住新十郎。

「怎麼？不回答我的話？」

新十郎拾起船邊的槳，調侃地刺着阿香的膝部。

阿香好惱。

「少主！」

在另一隻船上的源吾叫喚着說：

「他們的身份，我倒是猜着了！」

「啊！是何方人，幹甚麼的？」

「你知道嗎？桂宮公主帶着豐臣秀賴的遺孤，到現在還沒有下落呢？」

「甚麼？」

新十郎注視着蓮子和懷抱裡的小孩。

「人都說他們在天草。」源吾似乎確認他的猜測沒有錯：「如今給我們逮住了，送到京城去，這個功勞可是不小啊！」

「嗯！」

新十郎豁然站起。

他定神地打量着蓮子和孩子。

——嗯，如果眞是這對母子，那是全日本第一大的一條魚哪！

阿香再也沉不着氣了，驚慌中抽出短劍，向新十郎攻擊。

「你這蠢東西！」

新十郎不屑地一腳，阿香不支倒下去了。

「阿香！阿香！」

蓮子驚叫着。但阿香已掉落海裡。

此刻，新十郎看到了蓮子美麗的臉。

雖然不是全貌，就那一點點，新十郎已經呆住了。

同時，源吾跳到了這條船上，搶走了蓮子手裡抱着的孩子。

「啊！你要幹甚麼？」

桂宮拼命掙扎，想把孩子奪回來。

「鎭定一點，你再搶，我會把孩子丟到海裡。」

桂宮淒然。

兩隻眼睛，熱淚盈眶。

「唔，這小鬼正是豐太國的血統，少主。」

源吾究竟是人，他也很喜歡這孩子。

但新十郎的心沒有在孩子身上。

他一味地渴望着能看到這女人美的全部。

「少主！」

源吾大聲叫着。

「我第一次看到了，源吾！」

像從夢中醒來有了新發現似的，指着蓮子對源吾說：

「嘿！這樣美的女人，百年也難得一見的，你看呢？」

「……」

源吾不語，而且他的臉上有濃濃的不屑。

在他心裡面，見了女人就會激起強烈慾望的男人，是不值得尊重的。

——女人再漂亮，不過是一朵盛開的花，時間會使她褪色、凋萎……

——而一個武士的生命是永恒的。

見色忘形，成何體統。

「少主，太陽快上升了，趕快處置他們吧！」

他催促着新十郎，也暗示着把他們殺掉。

「等一等。」

新十郎走到了蓮子面前。

「如果妳要保全這個孩子，必須放棄一切，做個平凡的女人，我可以收妳爲妾。」

蓮子無動於衷。

——他這種話都能講得出口。

源吾眞想朝他臉上吐口痰。

❀ ❀ ❀

太陽眞要升起來了。

但祇露了一個弦，就被密密層層的白雲掩蓋了。

今天可能是個多雲的天氣。

在雲層下，島原半島的影子看得很清晰。

而在另一面，一條船正破浪前進。

那是在志岐川口出發的密探千里運天。在船的木樁上，還綁着裝滿了錢的布袋。

「呀！」

運天突然在海上發現了一撮黑色的頭髮。

一個女人抓住一塊木板，正在逐波而流。

——也許神明有意安排做件善事吧！

運天這兩天的思想已完全改變，他直想着有甚麼事情能證明他的改變。

他把船划近了木板。

抓住頭髮，想把她抱起來。

好重！好重！

顯然，她已昏迷得意識全失。

但終於把她撈起來了。

——哇！好一個五官端正，面目姣好的女子。

即算已察覺昨非今是的運天，也不免有些憐香惜玉的感情。

他把她匍匐在船椽，使勁地推拍她的背後。

像流泉似地，嘴裡吐出來大量的水。

身體微微地顫動着，也聽到她痛苦的呻吟。

不久——

她大幅度地蠕動了。

運天用力在她的胸膛一壓。

「嗯！」女孩張開了眼睛。

「哇！妳終於醒來了！」

運天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這口氣表示着他由衷的關切着她的生命。

她眉頭緊鎖，坐了起來。

「唉！多麼不智啊！這麼年輕就——」

運天無限地同情，也無限地憐憫。

她的眼睛仍然緊閉着，睫毛上汩汩地冒出了眼淚。

「姑娘！」

運天搖撼着她，因爲，他心裡想到了一件事情，而且幾乎是十分渴望地希望他想的沒有錯。

「姑娘，妳老實告訴我，是不是侍候桂宮公主的女孩子？」

她仍然不語，心裡微微地在顫動。

「沒有關係，你不必害怕，我不是你的敵人。」

女孩有些開朗了。

「而且，請你相信，我們是同志，同志！妳知道嗎？」

姑娘睜開了眼睛。

像積壓在天上的雲，眼神好沉重。

「……我眞想死……。」

「爲了甚麼？」

「唉！」

「是乘坐的船翻了？還是女主人母子兩人被抓？」

運天的話刺痛了姑娘的心，絕望的眼淚不住地從面頰上落下來。

「不要哭，悲傷無濟於事，妳要拿出勇氣來。」

這話說得好誠懇。

阿香這才抬起頭來，有所求地望着運天。

「你是甚麼人？」

「我是密探，叫千里運天，受德川家的命，抓桂宮公主母子。」

運天毫不掩飾地坦陳了自己。

阿香說不出心裡有多憎恨，聽到這些話，她眞想掙扎着給他一個耳光，但實在一點力氣也沒有了。

運天看得很清楚，接着說：

「……好讓我暫時留下好追隨他，我寧願改行不再做密探，但他卻不需要有個部下……。

「在富岡城上的袋彎，我遇到了童年的夥伴七兵衞，他野心勃勃，一心要恢復豐臣家的聲勢，講了很多道理，我心有所悟。可是，這傢伙決不是當軍師的材料，我也不服氣妳們讓他找到。所以，我就找到了妳們藏身的地方，那時候，蘇鐵樹正在燃燒，我找到了這個。」

運天拿出了那本日記。

「啊！」

阿香驚叫着。

因爲那是蓮子和豐臣秀賴來往的愛情記錄。

她睹物思人，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那些逝去的宮中的綺麗日子。

但她的思潮立刻被運天的話打斷了。

「我到了富岡城，打聽出來伍平老人爲你們弄到了一條船。喏！我也找到了證據。」

「甚麼證據？」

「不過，姑娘，那是昨天的事，今天就不同了！」

「那一點不同？」

「本來我是要抓他們，現在改變了主意，要全心全力保護他們。」

「爲甚麼？」

「一個人思想的改變，妳是猜不透的。」

「我不相信，你在撒謊。」

「如果是昨天，我自己也不會相信。但我決沒有撒謊，而且事出有因。」

「甚麼原因？」

「這……說起來話太長。」

「我必需知道。」

「那麼，從頭說起吧！我在妳們藏身不遠的反對湖，遇到過一位叫秋月六郎太的浪人。他猜出了我的任務。他的那一身武功，和豪放而深沉的性格，叫我佩服得不得了，我承認敵不過他，情願把頭給他砍……。

「是的。」

「被誰抓的？」

阿香流着淚說出了他們的遭遇。

運天啞然了半晌，若有所悟地問她：

「妳聽清楚了，搖船的武士稱呼他少主。」

「聽得很清楚。」

「少主。少主。那應是來自富岡城的寺沢志摩守的次子。……他的名字大概是新十郎。」

運天在天草島，他已把這裡的情況調查清楚。

「唐津城主的孩子裡面，新十郎據說武藝高強。但是很喜歡女色。」

「他們已經猜出蓮子母女的身份。」

「她眞是傳說的絕世美人嗎？」

「是的，確是很美。」

「這麼說，可能不會丟命。」

「可能嗎？」

「對於絕世的美女，就像一塵莫染的高貴神祇，有身份的武士，不會玩弄她的。」

運天掏出一把短刀。

「刀！」

阿香莫明其妙地楞住了。

「是伍平老人喉管裡拔出來的。」

「唉！伍平爺爺他……」

「就在送走你們的海灘上，如神像般地跪着自盡了。」

「哇！他……他爲甚麼要這樣？」

阿香放聲哀慟地號哭了起來。

「一個平凡的人，做了最偉大的事。」

運天的神態肅穆而莊重的：

「他在用他的生命，祈求上蒼保佑桂宮母子的平安。」

「可是？」

「姑娘！我知道妳要說甚麼？可是，上蒼並沒有眞的保佑他們，對不對？」

阿香哀傷而痛苦地點着頭。

「公主和小孩都被抓了。」

「哦！是那樣嗎？」

阿香多麼希望會眞像運天說的啊！

「放心，今天一定沒事，明天就難逆料了。」

「明天！不！爲甚麼不在今天救他們呢？」

阿香的樣子好急，然後很誠懇地表示：

「拜託你，去救他們，如果你有興趣，我願委身與你，報償你的大恩大德。」

「你以爲我是好色之徒嗎？」

阿香聽出了這話的莊嚴，連頭也不敢抬起來。

「姑娘，不要輕率出賣自己的貞潔。」

運天不再言語，拿起槳就往前划去。

朦朧月

「喂！到雲仙山從那裡去？」

「哦…是…是……」

一個帶農具的農夫回頭一看，松樹底下站着一位剛睡醒的武士。

大阪城被焚，很多流浪人湧到了南方的乾淨土地。

他們的聲譽都不太好，地方上的人暗暗地存着一種戒心。

儘管如此，還是很希望知道他們的身份。

因爲，德川幕府的公告，祇要能抓到桂宮公主母子，或是向官方告密，都能領到大筆賞金。

財富是誰都喜歡的。

誰也渴望着能挨點邊而分一杯羹的。

那個農夫打量了半天，說：

「如果要到雲仙山的話，得往回走一里路。」

「那麼這條路是——」

「往島原市上。」

「還有多遠？」

「大概五里路的樣子。」

「從雲仙山有沒有路到島原市？」

「有。」

秋月六郎太看出了農夫心存戒愼，這才問他：

——爲什麼拒絕他們？不過是自己的孤僻罷了。

想着、想着，六郎太的心上像擱下一塊沉甸甸的鉛，愈來愈重。

瞬間，他又自我地鬆懈了自己。

「這與我有甚麼關係呢？」

他快速地走到了一條叉路，前面又是一個關卡。

圍牆裡面有三、四個下級武士，伸出頭來看他。

另外兩個從屋子裡面走了出來。

「你叫甚麼名字？在那裡出生？」

「秋月六郎太，家在關東。」

「曾在那一藩做過事？」

「生下來就是浪人！」

「這話是甚麼意思？」

「我的祖先世代都是浪人。」

「到這裡來有甚麼目的？」

「此地出現過像我這樣的浪人嗎？」

「還沒有碰到過。」

「啊！那對於大阪方面逃難的人，是否抓得很緊？」

「……」

老農夫避而不答，欠身就走了。

六郎太不由得暗自好笑。

他是從早崎瀨戶乘小船來到瀨詰崎的口之津港登陸的，一路上經過兩個關卡，被詰問過，却沒有遭到刁難。

現在，他走向了左邊的一條路。

他心裡直想着桂宮母子要到長崎的事。

——如果他們來到此地，怎麼樣也不能逃過戒備森嚴的檢查。

——爲什麼當初要無情無義拒絕他們的懇求呢？

——憑藉我的一切，賭一條性命也能保護他們安全的。

「沒有任何目的。」

「這話我就不懂了，從關東迢迢千里而來，會沒有目的嗎？」

「確實沒有，至少我自己不能確定。」

「你是有意捉弄我們。」

武士的臉好不高興。

「你們怎麼問，我就怎麼答。」

「甚麼？」

「讓我過去吧！」六郎太走近木門。

「慢着。」

「……」

「不允許你過去。」

「我祇不過到雲仙山泡泡溫泉罷了，何必爲難？」

「你騙不過我們的，你明明是從大阪城逃難來的。」

幾個下級武士，先後走了出來，把他包圍住。

六郎太看看情勢不太對，但却很鎮靜地說：

「我今天心情不太好。」

「不要多說，束手就擒吧！」

前面的一個武士拿起長矛瞄準他。

六郎太不在乎地跨出一步。

「想反抗嗎？」

下級武士向他的腿部刺出長矛，六郎太連身子都沒有動一下，就抓住了。

「我已經聲明在先，今天心情不太好。」

六郎太說完，順勢一腳，把那個武士踢倒在地上。

「你眞要反抗？」

另一個下級武士，紅着臉跳到他前面。

「我再說一遍，今天心情不太好。」

六郎太把長矛對準了他。

這原是一根平常的長矛，在六郎太手裡，好像有魔力似的，充滿了邪氣。

那武士一步步地往後退。

他感覺到了寒氣上襲，渾身氷冷。

這時——

「動氣是違反道德的，眞正的武士，不會叫人傾服。浪子，你的背後正潛伏着死亡的陰影。」

有人在大聲說話。

六郎太收回長矛，定神一瞧。

叉路上正站着一個六呎高，眉毛高聳，眼睛特大，鼻準似錘的和尚。

他嚴肅的、冷峻的臉，一眼就知道功力高深而宅心仁厚。

「啊！是天下上人。」

在此地，他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哦！」六郎太聽到別人回聲招呼他，反而有些反抗意味的說：「是你說我的背後潛伏死亡的陰影？」

「正是。」和尚點了點頭接着說：「我深知你是個武藝高強的人，爲甚麼這樣漫無目的，不去追求人生的眞諦，生活得如履薄氷一樣呢？」

「謝謝你的好意，這些教訓對我毫無用處，我也無緣眞正領悟人生。」

「領悟！你知道領悟是甚麼？」

「好像把塩放在口裡，知道那是鹹的。」

「哈……這樣的領悟太沒有意義。」

「要甚麼樣的領悟？」

「眞正的領悟，是無法嚐到鹹味的。那是冥冥中的覺悟，是夢幻中的感受……」天下上人欲語還休，朝着武士們說：「這個人交給我。」

「由你處置吧！」

「那麼，年輕人，跟我走吧！我請你喝碗藥湯。」

天下上人沒有等待地走了。

六郎太沒有猶豫地尾隨着。

在途中。

六郎太趨前了一步：

「出家人，如果要我聽你說教，我可不會接受啊！」

「你好像不喜歡人家救你。」

天下上人語帶諷刺，眼睛望着老遠。

「我習慣了一個人的孤獨生活。」

「哦！一個人生活，幾歲開始的？」

「六歲。」

和尚用能穿透心竅的眼睛看着他。

六郎太同樣地還以顏色。

「六歲到現在，是一段不算短的路，可是，以後的更長。」

「是的。」

「那麼長的一條路，不樹立自己的指標是不行的。」

「不錯，一個人能生活下去，一定有自己的人生觀。」

「嗯！貧僧就是以宇宙萬物皆是我的觀點，結結實實地活着。」

和尚語意深長地說。

走在這條路上，幾乎沒有一個人不認識他，也沒有人不熱情地跟他打招呼。

「病好了嗎？」

「不再打太太了吧！」

對於每一個人，和尚都注入了熟悉的善意的關切，連那些笑鬧着追隨他的小孩子也不例外。

「書唸好了沒有？」

「要把字寫好啊！快回去寫字吧！」

六郎太從心裡面感到：他在這裡的影響力非同小可，但是甚麼力量使他如此受大家歡迎呢？

少頃，他倆來到了一座寺院前面。

古木參天，林木掩映。

這是一座不知有幾百年歷史的古寺。

大門歪斜着，屋頂部份下榻，用幾根木柱在支撐着。

進入寺內，一種肅穆莊嚴的氣氛迎面而來。

——無心寺。

寺的佛堂掛着一塊匾額，有些斑剝，字跡却仍然看得很清楚。

跟隨着和尚，他們駐脚於方丈的書院。

「貧僧唸經已經廿年了，確實參悟了不少禪機。說實在，我也很不樂意說教。不過，一個人能依照他的人生觀活下去而不後悔，我覺得就算沒有白活了。」

說完這些話，方丈逕自走了。

過了一個小時，六郎太才感覺到自己一個人待在這個屋子裡。

而門忽然打開了。

一位美麗清純的姑娘，端着茶水走了進來。他很喫驚地注視着她，如此高貴大方的女孩，落脚在南方古寺，不會沒有原因！

而且，更令他驚奇的是：那張面孔好熟，一定在甚麼地方見到過。

「請用茶。」

但六郎太一直在記憶裡捕捉這個影子。

他喝下了一口茶，姑娘正注視着。

「聽說閣下是從關東來的？」

「我也是關東人。」

「……」

「我是在江戶鎌倉地方出生的，名叫千早。」

「哦，想必是武士的家庭出生的？」

「是的！」

「我是被遺棄在武藏原野上的人。」六郎太很少向人表白過自己，這會兒不知道從那兒來的一分罕有的興緻。接着說：「養育我的老人說我的父祖都是浪人，但我總覺得那不是實話，後來我才知道眞的不是那麼一回事。」

六郎太第一次在一個陌生女孩子面前，想到了自己的過去。

——那是一件很悽慘的事，悽慘得有點醜惡。

——至少有一千個無辜的生命，捲入了那件事的漩渦，而其結果，不過是爲了一個新生命的誕生。

六郎太之所以厭惡自己的生命，這是最主要的原因。

「如果中意的話，就在這裡住下吧！」

千早姑娘走了。

其實，當他在沉思的時候，再多的人也不能攪和他的思緒。

因此，千早的走他毫無感覺。

他在想自己的過去，想自己的童年——

從他懂事的時候，他就是孤零零的。

但孤獨並不表示寂寞。

那些森森鬱鬱的林木……

那些五彩繽紛的花草……

那些啁啾悅耳的蟲鳴鳥叫……

還有，那皎潔清徹的月亮。

武藏原野廣漠的一切，都是他的最親切的朋友。他渡過了太多的美好早晨，也打發過了更多舒暢的黃昏。

「六郎太……」

他永遠不會忘記這個屬於武藏野的聲音：「你是武藏野的武士，你應該以此自豪。」

養育他的老人經常地會這樣提醒他。

「在古時候，武藏野的七黨武士，英勇蓋世，武藝絕倫，人祇要聽到武藏野三個字都會伸舌頭的。」

確實，別的武士是從道場琢磨出來的，而武藏野的却是從原野薰陶的。

廣袤的牧場，武藏野到處都是。

武藏野的武士們，每天都馳騁在牧場，放馬、打獵，在山林奔跑，在峻嶺騎射……

在這裡，涵養了他們剛勇慓悍的特性，也錘鍊了他們視死如歸的氣質。

幾乎每個人都把生死置諸度外，父親戰死，兒子決不後退，兒子死了，父親也不會悲傷。

而且，他們重視榮譽廉恥，遠超過了重視自己的生命。父親受辱，兒子必挺身誓復父仇；兒子死了，同樣爲父的必然雪恥洩憤。

更值得人尊敬的是他們高貴的同情。

有一個叫熊谷直實的，打退了一個頭帶紅圈

——人活在世上究竟是爲了甚麼？

他實在還沒有領悟到它的眞正意義。

——也許，天下上人能給我甚麼吧！

他躺在床上靜思，覺得再沒有一個人像天下上人這樣的，能給自己一種期待的渴望。

已經是黃昏了。

書院慢慢的被黑暗籠罩着。

突然，他感到門外湧現一股殺氣，但祇一剎那又消失得無影無踪。

——怎麼辦？好像渾身凝聚的力量急需發洩。

過了很久，千早送來了晚餐，這回她一句話也沒有講就走了。

六郎太捧起湯碗，剛喝了一口，就吐出來了。

——有人在湯裡下毒。

他微微笑着，空手走進院子。

這時是十六日，月亮很圓，週遭却有些紅暈。庭院中靜悄悄的，假山上是千篇一律的蘇鐵樹，他坐在假山旁邊，注視着在雲端走動的月。

子的年輕人，刀已經架在他的頸子上。因爲他想起了自己的孩子而熱淚滿面，熊谷直實果眞放了他一馬。

另外一個市源河太郎高直，和他的兄弟郎盛高，覺得自己是個下級武士，難以立大功。哥哥想一人做先鋒戰死，弟弟不肯讓哥哥捨命，結果兩個人都壯烈成仁，這種互敬互愛的精神，祇有武藏野的大自然開闊的氣勢才能培育出來的。

他們所用的武器也跟別的武士不同，有三人弓，有五人弓，連發連射，往往一箭可以射死兩個人，且銳可穿甲，無人敢當。

六郎太就在這樣的環境裡長大。

他身上流着的是武藏野的血液，他每個細胞所感受的是武藏野的質素。

如果他渴望成爲一個武將，輕而易舉，但他捨棄了這條壯濶的路。

他同樣有一手銳利的劍法，却不用做壯大自己的工具，而甘心浪跡天涯。

忽然，一枝箭直朝他頭頂飛來。

它眞好像是從月亮裡射出來的。六郎太毫不費力地把箭抓在手上。

誰看到他這樣乾淨俐落的手法，都會驚訝萬狀。要打落一枝箭已經很不容易，何況把它接住。

這時，蘇鐵樹搖曳着發出了聲音，一個黑影跳了下來，拔出腰間的利刃。

「讓我們較量較量吧！」

聲音好稚嫩，原來是個十二、三歲的少年。

「哦！怎麼回事？」六郎太問他：「爲甚麼要較量？」

「爲求武藝的精進。」小個子的語氣很老練，而發出的劍氣，跟他的身份極不相配。

「你以爲我是個武士嗎？」

「是的！」小孩不慌不忙地說：「和尚說你是第一流的武士，如果我能把你打敗，漢家小太郎豈不是天下無敵了嗎？」

「哦！我先問你，爲甚麼要學武功？」

「問這個沒有用。」自稱漢家小太郎的少年，狂妄得叫人冒火。

六郎太眞想不理會他，又覺得這孩子蠻可愛的。

「好！爲了滿足你的勇氣，我答應你。」六郎太跨出一大步。

「好，來吧！」

六郎太這才想起湯裡下毒的事，不是可愛，而百分之百的可恨了。

他很想奪取他的劍，把他斬殺。

至少沉默了十分鐘，兩人都沒有動靜。

月光下，少年的肩膀抖動得好厲害，六郎太看在眼裡，笑在心裡。

——看樣子，這少年不祇有勇，也算有謀，不然的話，以他初生之犢的胆識，早殺過來了。

「不來了嗎？」

六郎太是激他，也是考驗他。

小太郎反覆着把劍提高又放下，他似乎已經

意識到這樣的比劃，結果將會多麼悽慘。

他面對着空手而立的六郎太，緊咬着牙，嘴唇不住的顫抖，內心的衝動愈來愈強烈，躍躍欲試的激盪再也壓抑不住了。

「唰！」正當他拔劍出鞘。

「到此爲止。」天下上人出現了：「小太郎把刀收回去！」

把刀入鞘，小太郎有氣無力的坐在地上。

「哈……小太郎經過了一次很好的考驗。」和尚笑不迭地逕自走回書房。

六郎太一轉身，背後站着的是千早。

「請原諒我弟弟的魯莽行爲。」

「哼……」六郎太輕笑着，但那笑好像有千斤重似地叫人覺得可怕，在笑聲結束的時候，他接着說：

「用劍、用刀，都是光明正大。不過，你應該教導他趁人不備下毒，是卑鄙可恥的。」

「那是我做的。」

千早毫無畏懼地承認。

「是你，爲甚麼要這樣做？」

「如果你睡了，弟弟就不會向你挑戰了。」

「你放的是安眠藥？」

「我這個做姐姐的祇想到這樣，也許是最愚笨的。」

「……」

六郎太臉上的表情瞬間緩和了。

他帶着幾分愛才的善意看着小太郎。

千早正走向他，要取走緊緊抱着的刀。

那也並非易事，他抱得太牢，不肯放手的走向了六郎太。

「祇不過想試驗一下自己功夫有沒有進步，請原諒我的無禮。」

小太郎的態度很誠懇，誠懇到使六郎太要以一種長者的立場對待他。

「看你的劍法，必得名師指點，你的師父是誰？」

「是老和尚。」

「哦！就是天下上人？」

「是的。」

六郎太大大的喫了一驚。

——可以肯定，這老和尚的過去決不尋常。

六郎太想着，踏上走廊進入屋內。

「請等一等！」千早叫着。

六郎太沒有理會。

「姐姐，對不起！」

「我早跟你說過，向他挑戰是自不量力，以後絕不可如此荒唐。」

「我知道了，可是……姐姐……」

「……」

「我眞沒有看過這樣可怕的人，他站在那裡整個身子就像一把銳利的劍。」

千早沒有注意小太郎的話，她心裡想着的是另一件事情。

——他是被遺棄在武藏原野上的……

「姐姐！」

好像這一叫喚使她醒過來似的。

「如果他跟師父比武，誰會獲勝？」

「我也不知道。」

千早走了。

地獄峯

這是一個人跡罕至的地方。

街旁的一座小屋前面，却掛着一個惹眼的大招牌：「賣酒！賣飯。」

有一個駝背的老年人蹲在裡面。

生意很清淡，他好像在假寐似的閉着眼睛。

少頃，進來一個面蒙灰布穿無袖衣裳的男子。

「老板，拿酒來。」

老人應聲把酒和魚干遞過去。

望着他伸出來的三隻手指頭，聯想到蒙着灰布的臉。

怕不能克制自己，而做出狂暴的事情來。

——來日方長啊！

雖然千里運天不相信他有本事重振豐臣秀賴家的聲威，他自己却無日不以此爲目標。

喝完了最後一滴酒，他站了起來。

剛想出門，外面來了一頂轎子，前後各有一個身着華服的武士。

後面的一個進入了屋內。

「喂，主人不在家嗎？」武士問。

駝背老人費力地走近武士。

剛剛已經想出門的七兵衞很注意這個人。

同時，他聽到了一聲嘴巴被搗塞住的嗚咽。

——哦！奇怪，有什麼事情發生嗎？

「你就是這屋子的主人！」武士也看到了七兵衞。

「是的。」老人回答。

「到雲仙有幾個關卡？」

「祇有一個，離這兒兩里路的地方。」

——莫不是被火燒焦了。

「請先付錢？」

老人對這身打扮，實在沒有信賴的心。

蒙面人早已熟悉這種生意人，他一點也不怪他，把錢交到了老人手裡。

「請問雲仙山有沒有旅舘？」

老人接過錢，發現遠超過了酒和魚干總值很多，不由的自我鄙夷地笑了起來，說：

「今年松倉豐後守統治島原，在雲仙蓋了一座行舘，同時還築了一座監牢，囚禁基督教徒。」

「我是問你有沒有旅舘？」

「爲了方便遊客洗溫泉澡，地方人士搭建的木屋有五、六處。」

七兵衞到雲仙，就是想着洗個溫泉澡。

因爲大阪城起火燃燒，他的身上傷痕累累。

前一陣子倒是平靜無事，這幾天又痛起來了，他聽說溫泉的礦質能使身體復原。

很奇怪，傷口疼痛，也會影響心情，他很害

武士就爲了打聽這件事來的，說完就到路上向另一個武士傳話。

——莫非是富岡城的侍者，沢宇志摩守的次子新十郎。

七兵衞不是揣測，而是從衣着上的紋路判斷出來的。

他相信自己的判斷是不會錯的，那人確實不是一個普通的武士。奇怪的是爲甚麼他在做轎子的護衞呢？

——說不定又抓到了一個女人，要帶到雲仙溫泉去飲酒取樂。

七兵衞來到天草是一年以前的事，對於新十郎的緋聞早已耳熟能詳。

——代理城主山澤藤兵衞是個人格高潔的將士。

——新十郎祇怕自己的淫亂行爲讓城主知道，常利用小船把女人帶到島原。

七兵衞對自己的推論很是自豪，也覺得這檔子事情怪有趣的。

——何不跟去看個究竟？

轎子走了。

七兵衞落後了老遠老遠地跟隨着。

——哈……也許把這個女人搶到手，不是很好玩嗎？

七兵衞禁不住一個人放聲大笑起來。

新十郎和近衞武士左上源吾，怎麼樣也想不到會有人設計這樣的惡作劇。

他們前後護擁着轎子。

此刻，來到了老人所說的關卡——也就是六郎太跟和尙相遇的地方。

源吾走到木門口說：

「唐津寺沢志摩守的次子新十郎正成，要到雲仙去洗溫泉，請讓我們通行吧！」

「轎子裡面是甚麼人？」

「是夫人！」

源吾的回答有些支吾。

可是轎子裡面的夫人似乎在嗚咽抽泣。

源吾看出了問話的武士有些疑惑，就先發制人：

「夫人從上個月開始，身體就不舒服，醫生囑咐她，洗個溫泉澡可能會好些。」

——很奇怪，夫人不舒服也不該暗泣呀！

——再說，夫人出門怎會不帶幾個婢女？

武士們既不敢仔細追察，却又不敢放行。

新十郎可等得很不耐煩了：

「怎麼，還不相信嗎？」

幾個下級武士聽到這聲大吼，畏怯地退了幾步。

「如果認爲我這個新十郎是冒牌貨色，那麼你們趕快到島原城要隊兵馬來，我非把雲仙山的大小溫泉染成一片血海不可。」

有個下級武士站了出來。

「我們不是不相信，只覺得隨行人員太少！」

「這就是我新十郎的作風，爲了老婆治病，帶上大隊人丁招搖過市，我是不願意的，你們不知道這是謙虛嗎？眞是的。」

木門打開了。

源吾塞給了武士一些金錢：

「你們拿去喝酒吧！」

轎子通過了關卡，直向雲仙而行。

爬在一棵大樹上隱藏的七兵衞，把他們的一舉一動看得清清楚楚。

——好，眞夠精彩的，新十郎眞是個高手。

——不過，告訴你吧！重要的敵人在這裡吶。

七兵衞把身體蜷縮成圓圓的一團，像長了翅膀似地，飛離了大樹。

一團黑影閃過。

他飛過了檢查的關卡，從另一棵大樹上滑了下來。

轎子就要爬向一個小山坡，山坡的週圍是一片濃密的樹林。

——要在那裡下手呢？

七兵衞巧妙地飛躥在樹林裡面，像一隻敏捷的猴子，不露一點痕跡的緊緊跟在轎子後面。

正前面，高聳的雲仙嶽白煙繚繞。

◇　◇　◇

快將溺斃的阿香，被千里運天搭救，此刻正坐在袋彎的松林裡。

「你在這裡等我。」

運天丟下這句話就逕自走了，到現在已經兩個多少時了。

阿香好急。

她兩眼無神地注視着朦朧的島原半島。

——如果不是發生意外，早就登上了那個半島，甚至於開始向長崎進發了。

——但如果不是自己獨斷獨行的策劃，照樣可以跟蓮子母子在反對湖平靜而安然的生活。

她把一切責任都歸咎於自己的盲動、無知。

但後悔是無濟於事的。

——公主！

——少爺！

阿香雙手合十，跪在地上，心裡面渴求着現在尚不知生死的公主和少爺的原諒。

她的心一陣陣地抽痛。

她的淚一滴滴的直流。

「好，趕快，趕快。」

運天這個時候氣喘吁吁的回來了。

他手裡拿着餅干，也給了阿香一半。

阿香雖然沒有喫過東西，但却不覺餓。

她心裡關心的是公主和少爺。

「我們要到那裡去呢？」

「我去打聽過，他們母子倆並沒有帶進富岡城。」

「啊！」

阿香好失望，她想到也許已經被殺死。

「你不要難過。」運天很有信心似的說：「希望是不能隨便丟棄的……依我判斷，新十郎是秘密渡海到島原去的。這個時候還沒有看到回程

的船影，一定在島原登岸，所以，我們要很快地到島原去。」

阿香早就沒有了自己的主意。

運天讓阿香坐上了船，自己坐在旁邊。

船划出了海，直向島原前進。

落日嫣紅，彩霞滿天。

海風拂面，水波不興。

運天好多感慨。

好一幅綺麗耀眼的景色。

但阿香却心情沉鬱。

——可眞是冥冥中的安排啊！像我這樣的人竟然非行善不可。

——那天，不是一樣坐着這樣的船！

——那天，不是一樣乘着這樣的風！

雖然這會兒滿懷着希望，可是結果又將如何呢？

運天眞想看到她臉上能透出一絲微笑，幾次伸手撫摸那桿七孔笛。

——啊！不行。

不能再讓七兵衞發現自己，也不能讓其他人知道。

——今天的我，已非昨天的我啊！

「阿香，聽說妳小時候就到了御殿？」

他終於找到了話題，也終於看到了阿香臉上綻開淡淡的笑。

「十三歲那年的春天就去了。」

「那以前呢？」

「以前？」

「我是說十一歲，或是七、八歲的時候。」

「住在逢坂山，我爸是個貧苦的樵夫。」

「哦……我也是在山野裡面長大的，山裡面眞好啊！」

遠遠地，島原的山影在望。

運天突然想到——

——島原有座雲仙山，終年噴出的熱泉水，名聞遐邇。

——說不定新十郎把公主和少爺帶到那兒去了。

「划船的！」運天回過頭來對船夫說：

「這富岡城的長官是不是常去雲仙？」

「這城的代理城主祇巡視天草，但那些年輕的武士時常去爬雲仙山，近來因爲逃難的人很多，良莠不齊，官方在那裡設了關卡。」

運天在阿香的耳邊小聲說：

「我們找到了目標。」

「哦！」阿香嚇了一跳。

「這是我的推測，不很準。但不會沒有邊兒。妳想開一些兒，快活點。」

運天再由草袋裡面拿出餅干。

「叔叔！」

「甚麼事？」

「叔叔眞是德川家的密探？」

「跟妳說過了，昨天是的。」

「你背叛了德川家，他們會放過你嗎？」

「我的腦袋已經給了六郎太，這條命看起來是我的，其實不是。」

「六郎太，是不是一個浪人？」

「妳認識他嗎？」

「如果我想得沒有錯，是見過他的。」

「在甚麼地方？」

「就是在海邊，我上回跟你說的捕魚時候見到的那個。」

「啊！是他！」

「我懇求他救蓮子和世子，他拒絕了。」

「被拒絕了！也沒有抓妳們？」

「沒有。」

「那就不錯，一定是他。他的性子很孤獨，不依靠別人，也不希望別人依靠他，我行我素。但他有滿腔熱血，性情溫厚，最早勸我不要爲德川家跑腿抓秀賴公後代的就是他。」

「……」

「那時候我說：你有權利要我的命，可是沒

有資格命令我反抗德川。」

「……」

「聽妳剛剛講話，就知道他的心腸、他的性格。他拒絕妳的請求，而又命令我不要抓妳們，他就是這樣一個人，這跟他生長在不幸的環境有關。因爲，到現在，他還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誰？」

「是這樣的嗎？」

「難道有甚麼不對？」

「我覺得他毫無同情心，你沒有看到他拒絕我時冷酷無情的樣子。」

「這就是我說的跟他成長環境有關的道理。人是很微妙的。在寂寞痛苦中長大的人，他會聯想到世子跟他同樣的遭際，才故意排拒的。」

「啊！」

阿香似懂非懂的看看運天。

她又一次想起六郎太那天的神態。

——如果眞像運天所說的，我下次再求他，他一定無法抗拒。

「把船靠在隱蔽一點的地方。」

運天囑咐船夫，顯然已經近岸了。

雲霧在山峰間輕輕飄動。

乳白的，一片片，一片片，遮斷了人的視線。

山也就顯得虛無飄渺了。

不久，陽光籠罩着。

從深谷中可以看到對面山頂的稜線。

山的輪廓也在雲霧慢慢消散後的晴明中，看得清晰而明顯了。

三個武士護着的那頂轎子，也看得很清楚了。

他們在陽光照不到的一棵樹下停住。

「源吾，很冷啊！」

「少主，你去關心那個女人吧！」

「嗯！」

新十郎點了點頭。

源吾早就對轎子裡的嗚咽聲感到同情，甚至他想到，眞正冷的不是自己。

「把她解開吧！」

這時，母子二人被綁在一起，嘴裡塞着布條。

母親的眼睛緊閉着，她宿命地認定了反抗也是徒勞。

抱在母親懷裡的秀也，先被解開了身上的束縛。

「你這個壞東西！」

他衝着源吾就沒有好顏色地大罵。

對於一個小孩，源吾越覺得有些歉疚。

——如果把他帶到江戶，最少有一千石獎金。

源吾最關心的就是少主如何處置這個孩子。

他曾經跟新十郎談過，等他在雲仙山把蓮子玩弄以後，他們母子一起送去江戶，他好希望接納這個護送的任務。

因爲，他一直盼望着有個機會到江戶去，跟一流的武藝高手，比劍成名。

新十郎這會兒沒有想到這些。

望着蓮子美豔而嬌媚的神情，心裡湧起的邪念把整個臉都燙熱了。

「在那個小廟裡休息吧！」

那眞是一個很小的廟宇，爲了洗溫泉浴的人憩脚才建築的。

打開木門，乾乾淨淨。

榻榻米上，還放了兩床棉被。

新十郎貪婪地笑了。

「源吾，你帶着孩子在外面等吧！」

源吾要抱蓮子懷裡的秀也，秀也拼命的反抗。

新十郎抓住蓮子的手腕，強硬地把她拉進了廟門。

「你殺了我好了，我決不會讓你汚辱。」

蓮子終於挺直了腰幹。

兩隻眼睛噴出來憤怒的火燄，新十郎却無動於衷。

「妳不相信這也是姻緣嗎？」

新十郎的態度輭輭的。

新十郎冷冷地發出一陣笑聲。

好峻厲，也好恐怖。

很像一隻凶巴巴的野獸，露出了猙獰的面孔。

他就是那樣一個喜歡挑戰性的男人，眞能讓他隨心所欲的女性，反而提不起他的興趣。

祇有用暴力征服對方的反抗，才能得到自己是個強壯男性的滿足。

他坐了下來。

兩隻眼睛從她的額角慢慢地移動——他就喜歡這樣解剖似地享受一個女人的美和色。

——哦！原來是新十郎逮住了桂宮公主和秀賴公的遺孤。

七兵衛在自言自語。

這時，他正在離這小廟有五丈遠的樹林裡。

而他之所以來到這裡，就是要找到他們母子的下落。

他憧憬着：隱藏個幾年，把他撫養長大，再號召諸侯，合力打倒德川幕府。

「呸！」

新十郎抹了臉上的吐沫，雅不欲再激怒她的低聲說：

「我知道妳的心情，不過，誰叫妳長得這樣漂亮呢？」

新十郎再也不能期待地把她推倒了。

「妳難道連武士應有的良知都忘了！」

蓮子喫力地掙扎起來。

「我明明知道妳就是桂宮蓮子，不惜違抗宮裡的命令，要娶妳爲妻，這不正是武士的良知嗎？」

「無法無天的東西。」

「無法我是知道的，無天我並不承認。祇要妳答應我，我會眞心的保護妳，這不就……」

「我死也不會答應你的。」沒有等他把話說完，她就憤懣地咆哮着：「我是有孩子的母親，見不得天日的事情，我絕不會做……你不要靠近來。靠近來，我就會咬斷舌頭，自己超生。」

——莫非這眞是天佑。

——還是神明有意考驗我的勇氣？

他笑了，雖然臉上的疤痕叫人看不透那笑代表了甚麼？但從他站起身來那一瞬間的輕快，知道他的笑是很陰森的，而不表示快樂。

——寺沢新十郎，我不會讓桂宮公主任你戲弄的。

他飛也似的躍出了樹林。

廟外，源吾一無事事的站在轎子旁邊。

可憐的秀也，被他點了穴道，在轎子裡面，動彈不得。

七兵衛不願打草驚蛇，來到了廟後。

蓮子似乎看透了一切，祇等待着新十郎挨近她。

一個已經願意付出生命，以換取自己節操的人，是無懼於一切的。

但她却躭心在外面的秀也。

——奇怪，爲什麼聽不到哭聲？

——難道被殺了不成。

此刻，新十郎像是醉了，被美色薰醉了——他兩手交叉在胸前，眼睛閉起來，靠在木牆上。

——這是個可乘的機會。

蓮子心裡在想着。

她實在需要知道秀也究竟是怎麼回事？她撲通撲通跳動的心再也無法忍受了。

於是，她偷偷地站了起來，躡手躡脚的走到了格窗旁邊……

新十郎怎會放過這個機會，一個箭步，把蓮子緊緊地抱在自己的懷裡，隨手在她嘴裡塞了一塊布。

「嗯！」蓮子在掙扎喘息。

一個女人，一個強悍的武士……

那祇是徒勞無功的浪費力量而已。

但，這會兒連咬斷舌頭自盡都不可能了，蓮子無法除掉嘴裡的這塊布。

「好了，忍耐這幾個小時吧！等事後妳就會

「在大阪城倖免一死的人。」

「啊！」

蓮子一怔，正要接話，七兵衞行了個禮說：

「去救秀賴公的遺子要緊。」

「謝謝……」

七兵衞人一下子就竄上天花板消失了。

蓮子抹去了臉上的驚慌，站了起來。

一直守護着轎子的源吾，並不知道小廟裡面發生的事情。

——要這麼久？半個小時早過了。

他祇是有些煩躁和不耐而已。

抬頭，山頂的路上出現一個人影。

那身打扮，看得出不是島原的武士，而是遠行的遊者。

源吾放下轎子上的門簾，祇怕天機外洩。

他也擔心廟裡面發出異樣的聲音，而驚動了遊者，那就麻煩了。

因此，當這位武士擦身而過，他沒有覺察。

知道我對妳的重要。」

新十郎把她放在地上。

解開了她的衣服，撫摸着她滑潤潤的皮膚…

陡地，一個人影從天花板上戛然落地。

飛起來的一脚，踢在新十郎的頸子上。

剛才強悍的新十郎，連哼都沒有哼一聲，斷了氣似地倒了下去。

蓮子本能地理好了衣服，站了起來。

七兵衞笑着，這回是發自內心的勝利之笑。

他看了看驚喜交集的蓮子。

「喝，怎麼世界上有這樣美的女人？」

他禁不住在心裡嘀咕。

——難怪，新十郎寧可放棄巨額的獎金，而要千方百計的據爲己有。

「哈……」

他是存心向新十郎發出的嘲笑。

「你是？」

蓮子這才完全清醒。

突然——

武士轉身向源吾攻擊。

「噢……」

等源吾想拔出刀來迎戰，已經來不及了。

祇聽到一聲嘆息，就倒臥在血泊裡。

那個武士跑了過來，從他的背脊上，用三支指頭的右手，把針般的利劍拔起來，望着殷紅的血跡微笑。

脫去斗笠的七兵衞，把針劍放入了劍鞘。

掀起轎子的簾幔。

「哦——」他又笑了。

「這就是秀賴公的遺孤。」

望着點了穴道，沉睡着的秀也。他有一份難言的喜悅，和格外的興奮。

——辛勤跋涉，總算有了代價。

他小心翼翼把孩子抱起的同時，蓮子躍出格窗。

「啊！秀也。」

彷彿隔世的高興，蓮子想把秀也抱過去。

七兵衞毫不考慮地制止她。

「說不定還會遇上同樣的困難，世子還是交給我吧！」

蓮子很不以爲然，而且，壓根兒有些討厭他這種越俎代庖的做法。

瞬間，她的這一意念打消了。

「謝謝你！我終生不會忘記你在我危險萬分時候，給我的幫助。」

「我是甲賀七兵衞，從現在開始我會寸步不離保護你們。」

「眞謝謝你！」蓮子衷心感激。

「德川幕府的天下，祇能維持到世子成人。那時，將會再有一次大戰，天下大權會歸於世子。我甲賀七兵衞發誓要把世子養大成爲征夷大將軍。」

「不……那……那……」

蓮子搖頭，對七兵衞的大言不慚深感不安。

——送給秋月六郎太合適不過。

事實上，這件衣服在一年前就縫好了。

她也不知道爲什麼要縫這樣一件衣服。

——也許，穿這件衣服的人將會是自己的丈夫。

像她這樣年齡的女孩子，腦子裡有太多的幻想。正因爲那幻想的延伸，她就縫了那件衣服，放在衣篋裡面快要長霉了。

她也眞幻想過能早日有個自己的家庭。

「誰能討到這樣美貌而有好心腸的女孩子做太太，不樂死才怪呢？」

這是周圍的人一致稱讚的。

但，她可從沒有幻想過自己的美貌，會帶來永恒的快樂。

而且，她也沒有渴望着嫁給勇壯的武士，住在宏偉堅固的城池裡。

她希望這一輩子過得很平凡。平凡得最好待在遠離市囂，幽靜偏僻的山坳裡面。

「我不敢奢望秀也復興豐臣家的聲望，但願官方能從輕發落，讓他平平安安過日子就心滿意足。」

「妳說甚麼？」

七兵衞大吼了出來。

接着是一陣裂帛似的笑聲：

「笑話！六十餘州，都是太閣殿下平定的，怎麼能讓德川家康奪去，這裡有太閣殿下的直系血統，總有一天要把天下的權柄奪回來的……。」

七兵衞沉醉在他自己規劃的藍圖裡。

慕情衣

這是無心寺內千早住的房間。

晌午時分。

蟲聲唧唧，鳥鳴啾啾。

千早一個人在，她從衣篋裡取出來一件全新的男人衣服。

在那裡，有一幢高聳雲霄的房子，憑窗遠眺，能看到茫茫的湛藍大海……

在那裡，是山上的清風，林間的飛鳥，和自己長相伴隨。

在那裡，晨讀午獵，夜晚倚偎在充滿着愛情的丈夫的懷裡，聽他細數不盡的情愛……

至於她的丈夫，即使眞是個武士，也必定是有武士的修養，卻沒有武士的血腥，而且學識豐富，腦子裡裝滿了經史文章。

千早一直懷抱着這樣的理想，也相信自己終有一天會找到這樣的丈夫。

前天，天下上人帶六郎太來到寺裡，她不過把他當成過境的客人而已。

但是，等聽到他說：

「我是自小就被遺棄在武藏野的。」那句話的時候，她的心裡感到不安，這句話也永鐫在心底。

弟弟不知天高地厚，斗胆和他挑戰，看到失敗的樣子，心底愈發地惶惑了。

那不正是自己夢寐以求的丈夫的形像嗎？

——這件衣服祇有送給六郎太。

「姐姐！」

他正出神，小太郎來了。

「甚麼事？」

「姐！」

千早已無心面對小太郎的欲語還休。

「有事就說嘛。」

「父親在二條城被德川家康氣死的事。」

千早有些不耐煩了。搖了搖頭說：

「我跟你說過多少遍，爸爸有他的生活方式，你有你的事業前途。不論爸爸怎樣死的，你不要想到借這個理由做甚麼別的事，祇關心你自己的未來就行了。」

「難道妳不恨透家康嗎？」

「那是一回事，但，爸爸的遺言是要我們爲自己生活下去。」

這對姐弟的父親，是織田信長的么弟——織田左衞門佐信次。

信次在關原一戰時，接受石田三成的要求，參加大阪之役，發揮了他武將的勇猛，贏得了普遍的讚譽。戰後隱居在鎌倉，連德川家康的重金禮聘，都委婉地拒絕了。在信長的兄弟中，他是最傑出的一位。

信次的哥哥長益（有樂齋）是個有名的茶博士，在大阪城內侍奉秀賴公。

慶長十九年，德川家和豐臣家交惡，大阪城預料將有一場火拼，所以通令諸侯，對於有功於秀賴公的人士，都邀來大阪共商大事。

左衞門佐信次也是被邀請中的一個。

起先，信次以自己已經息隱山野，決心不問世事，堅決拒絕邀請。經不住其兄有樂齋專程前來，低頭懇求，才勉強並轡前往大阪。

當時，他就已經看透時不我予，豐臣家將會遭到滅亡的厄運，因而暗地裡給兩姐弟留下了遺書，以表示自己的決心。

到了大阪的信次，從來不親自出面議事，有意見就交給他哥哥有樂齋提出。

信次是竭力反對這場勢將付之一炬的戰爭。

但等他知道事迫眉睫，無法避免，就主張充份利用堅固的大阪城做據點。

大阪城是秀吉絞盡了腦汁，費盡了心力，所設計建築的堅固城池。

連德川方面都認爲這座城池固若金湯。

「要攻下大阪城，豈是易事？」

「別說是城池堅固難破，還有眞田左衞門佐幸村和織田左衞門佐信次，這兩位勇猛善戰的大將指揮坐鎭，即使十年，也不見得會攻得下來。」

可是，言猶在耳，大阪城冬季戰爭終於爆發了。

信次無可奈何地第一次出席了軍事會議。

他和眞田左衞門佐幸村、後藤兵衞都主張趁遠途行軍來的德川軍隊，還沒有到達前，給予迎頭痛擊。

大野治長却有不同的看法：

「德川家康耳朵最輭，極易聽信於人，他必定不會即時出馬。」

信次的判斷顯然是極端的：

「天下已經統一，幕府聲威大振，家康不會猶豫，他會很早就出動人馬的。」

接着他提出了詳細的作戰計劃：

「制敵機先，趁敵人還沒有進入京都地區，請秀賴公親自出馬，將兵馬佈置在山崎。然後由眞田、長增我部、後藤等任先鋒，攻入大和路把伏見城打下來，這樣德川軍就被阻在河東，那時候，再向畿內中國，西國發號施令，他們看到大勢對我有利，必會歸附我軍。」

眞田幸村很贊同他的主張說：

「趁德川軍隊長途跋涉的疲勞，在渡河時，迅雷不及掩耳的攻擊，叫他們迎戰無力，這確是以寡擊衆的最好謀略。」

可是，參與會議的多數將領，卻都主張以守爲攻。

信次的戰志全失。

因爲，他早已探知德川家康料定豐臣家必定固守大阪城，依此判斷而策定了他們的作戰計劃。

會議結束後，信次對有樂齋說：

「事到如今，我也無能爲力，祇有在不喫虧的情形下，跟德川家康講和了。」

德川家康進攻大阪城是慶長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開始的，到十二月二十日結束，一個月零五天當中，沒有經過大場面的決鬥。

家康老謀深算，他知道冬季之戰要攻下大阪城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大軍進駐城外，就採取了包圍的形勢，再進行媾和。

織田有樂齋祇能堅持不喫虧的原則，和德川和談。

由於條件相距頗遠，談和會議曾經數度停頓。

最後秀賴同意拆除大阪城的護城河，才算雙

方達成了協議；信次對這個承諾，極其反對，却已來不及了。因爲，秀賴公已經在協議書上蓋上了御印。

信次認爲拆除護城河，是家康的最大陰謀，提出強烈的反對。

可是，坐在秀賴公旁邊的淀君說：

「像家康那樣說一不二的人，既然在協議書上蓋過印，保證不向大阪城進攻，我想，他不會毀約背信的吧！」

信次無話可說。

協議書交換完成，家康就派人拆除了外城圍。總指揮官是本多上野介正純，趕緊趁隙把護城河完全填平，大阪方面曾派使多次交涉抗議，但却沒有效果。

信次實在忍無可忍。

有一天，他單騎跑到了二條城，要見德川家康。

他懷着滿腔的悲憤，原想刺殺德川家康，非把他置於死地不肯甘休。

但，德川家康早已蓄銳待敵，信次無異自投羅網。

信次的屍體從二條城運回大阪，臉孔烏黑，一看就知道是中毒死亡。

信次的遺書送到鎌倉，和大阪城被焚是同一天的事。

千早讓小太郎席地而坐，灑淚如雨的展讀父親的遺書。

文字是出奇的溫和。

情緒也是出奇的鎮靜。

那遺書的內容是這樣的：

孩子們：

權利對於人不一定是幸福的。

你們千萬不能認爲是織田家的後代，而自恃有功，那都是已經過去的事了。父親是父親，你們是你們，這中間並沒有絕對的聯貫。

你們要爲自己的前途着想：追求屬於自己的幸福日子；沒有比自己的溫暖家庭，更能滿足人類對幸福的渴求。

父親確實有過煊赫一時的歲月。

可是，昨天攻擊西方的敵人，今天進攻東方的叛軍，而凱旋回來了又被南北方的同志夾攻，險些沒有喪命——這種人生有何幸福可言。

你們是織田家的胄裔，我才這樣教訓你們，希望你們把父親的一生忘了，平平安安過日子…

千早抹乾臉上的眼淚，有說不上來的感動。

但小太郎却緊閉着嘴巴，一副很不服氣的神態。

過了兩年，他們終於來到了南方。

很平靜，也很幸福。

小太郎爲什麼今天突然想到了這些？

千早茫然地望着弟弟凝重的臉，正想再度拿出遺書，讓小太郎重溫父親遺訓的誠摯，由方丈的屋內傳來了天下上人的歌聲：

——世界渺如滄海，
人生短如蜉蝣。
爲何汲汲營營，
秋月瞬將西沉。

他推開了紙門。

「怎麼樣？小太郎！往國外的船集中在平港，你想不想去遨遊四海，實踐男子漢的雄心壯志呀！」

「我不想坐船！」

小太郎心不在焉地回答他。

「爲什麼呢？天下已經太平，再不會有戰爭了。想做一劍定江山那種夢，不是時候了。我看哪！今而後，武士再也沒有什麼前途了，能好好賺點錢過舒適生活倒是眞的。」

「上人，請你不要說這些傻話。」

「難道你以爲天下永遠是武士統治？」

「那當然，不是武士統治有誰統治？」

「嘿……以後是由金錢統治。」

「上人！」小太郎氣得臉色發青。

「不要生氣，小太郎。用武力統治天下是短暫的。出了家門就不想妻子，拿起刀來就不顧性命——這就是武士的精神，你說對不對？」

小太郎沒有答腔，天下上人就又接了下去：

「用這種精神去統治百姓，那是歷史的陳跡了。現在，嘿……現在呀！百姓所希望的是沒有戰爭的和平世界，安安靜靜的過豐衣足食的日子，祇有錢財物質豐盈，百姓才能心安自足……」

「可是，一打起仗來，物質就會缺乏，糧食也不充足，受苦的是百姓，挨餓的也是百姓，誰願意過那種貧窮的日子……如今天下已歸德川家，全國上下都在重整家園，恢復生產，誰都樂意用自己的勞力，換取自己的幸福。告訴你吧！武力統治的時代過去了，金錢才是最有力的統治者。」

「不是的……」

小太郎幾乎有些反抗的辯駁着：

「決不是的。城主有土地，有部下，有百姓，永遠不會向有錢的商人低頭。」

「小太郎！」

和尚嘆了一口氣。

「你是祇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如今幕府的政策，正由武變文，不久會有很多措施逐步推行，百姓的生活會慢慢改善。那些過去收入有限的諸侯，如果無所事事，祇有坐喫山空，不借錢日子都很難過得下去了。」

「上人，你說這些話是什麼用意？是不是要我學買賣人呢？」

「哈……不必那麼認眞，不重視金錢是武士們特有的情操。可是，打仗也需要龐大的軍資，自古以來，從沒有軍資不足就能打勝仗的例子。小太郎，要用武力消滅德川家，不如用財力來困擾他會更有效。」

「上人，這種事你去跟商人子弟談吧！我一點也沒有興趣。」

小太郎眞沒有興趣的轉身走了。

天下上人望着他走遠，才想到千早一直在旁邊。

「這件衣服是不是要送給六郎太？」

「是的，他的那身衣服實在太髒了……」

「哈……女孩子的心究竟比較細膩。」

千早的臉飛過一朵紅暈。

和尚看得很清楚，也禁不住有幾分喜悅。

「妳喜歡他？」

這句話太直率，千早弄得手足無措，把紅着的臉壓得很低。

「像妳這樣慧質蘭心的女孩子，是有資格喜歡他的。」

「啊！」

千早想叫而沒有叫出來。

對於一個情竇初開的女孩，心裡的秘密被人窺透，是有些壓抑不住的喜悅的。

「唉！」

天下上人的這聲嘆息，連他自己都不了解是那種情緒，接着像是自言自語的說：

「可惜是太自負，也許是悲慘的命運加諸心靈的負荷，我眞不敢想，他怎樣走完這條既艱難又遙遠的路。」

「……」

「如果妳想斷了這個念頭，就趁早……」

「上人……」

千早不以爲然地：

「我若維持現狀呢？」

「啊！」和尚若有所思地。

「上人，我很感謝你把他帶到這裡來，我要擴展自己的生活領域，也以能認識他爲榮，從見到他開始，就感覺到要命定跟隨他似的。」

「這是我可以了解的。」

「……」

「不過，貧僧祇願告訴一句話，跟隨他是不會有幸福日子過的。」

「無所謂，我心已定。」

千早心裡這樣想，並沒有把話說出來。

那天夜裡。

六郎太躺在床上。

很像睡着了，意識上却是清醒的。

迷濛中睜開眼睛，好像有人匿伏在四週。

——是不是小太郎？

顯然不是，因爲藏身的人並沒有讓自己感到殺氣。

沒有帶殺氣的敵人，事實上是最可怕的。

——是丑時了！

——這麼深的夜裡，該會是誰？

——會不會採取攻擊？

那把刀距自己有六呎遠。

——讓他來吧！

儘管這是個不尋常的敵手，但六郎太很鎮靜。

他對這樣的危機覺得很有趣而全身血液沸騰。

少頃。

——要進攻了。

六郎太感覺有了動靜。

果然，走廊和房間的門相繼推開。

六郎太飛鳥般地躍起，把利刃抓在手上。

驀地，一件像蝙蝠般的物體飛進了房間。

「咔嚓！」像閃電般的刀鋒，把它斬成了兩段掉落在床上。

當他看清楚是一襲衣服的時候，投進衣服的天下上人同時出現在房間。

他走近灯籠，點着了，向六郎太微微一笑。

「好功夫！好功夫！」

「上人見笑了。」

「我說的是眞話，不是開玩笑。」

「是您故意試我的？」

「是嗎？」

「當然，可是，您爲什麼要試我呢？」

「這……慢慢再說吧！」

六郎太坐了下來。

「我先問你，六郎太，你活下去的目的，就是爲了劍法嗎？」

「因爲沒有其他事可做。」

「那你是經過了相當的苦練？」

「……」

「如果有二心的話，武藝是不可能臻於爐火純青的境地的。」

六郎太稍稍遲疑了一下。

但不知怎麼的，面對着天下上人，他就有一份不能不表白自己的衝動。

「我是在秩父山裡面苦苦地練過七年。」

「以後呢？」

「七年以後，心神反而覺得渺渺茫茫，大不如前。」

六郎太情不由己的想起了三年前的一天。

那是個陽光普照的好晴天。

瀑布像銀色的白鍊落在湖裡，而岸邊的岩石被細碎的浪花濺得濕漉漉。

陽光直射在瀑布的峰谷，輻射出萬丈彩虹，幾隻燕子就在虹的隙縫裡穿梭。

太美了。

他佇立了好幾天，捨不得走。

——如果我能緊閉雙目射到飛燕……

這是多麼不容易的事情，睜開眼睛能夠成功，別人也會認爲是神蹟的。

但，六郎太果然鎮定地閉上了自己的眼睛。

瀑布的聲音像千軍萬馬。

燕子的翱翔却祇是萬馬奔騰中的一絲塵灰。

而他，屏住了呼息，却分辨得清清楚楚。

——瀑布的聲音陡地一如蟬鳴。

——而燕子的往來却像呼呼風浪。

驀地，手中的劍飛向了晴空。

「嗖！」

岩石上有東西掉落了下來。

睜開眼睛。

是的，是一隻黑背白腹的燕子。

六郎太爲他七年磨鍊的功力欣喜，同時也爲那一隻枉死的燕子感到悲傷、空虛。

——在山中七年，就爲了這樣斬殺一隻鳥？

從此就遠離了秩父山的六郎太，開始了流浪生涯，爲了那隻燕子，從來就沒有眞正愉快過。

「你曾和有名的高手比過劍嗎？」

「沒有。」

「鍛鍊了七年，不想顯顯身手？」

「沒有這個打算。」

「到底爲了什麼？」

「我不想用劍揚名天下。」

「那我請問你，到目前爲止，眞正愛慕過人嗎？」

「……」

六郎太愕然不知所措。

「怎麼，是沒有發現合適的，還是——」

「像我這種男人，不會有女人喜歡的。」

「啊！眞沒有傾心你的女子？」

「是！」

「哈……你這回可是要走桃花運了。」

「你說什麼？」

六郎太從沒有想到這些。

他的樣子好認眞，也好嚴肅。

上人指着被斬成兩段的衣服說：

「這就是示愛之物。」

「……」

六郎太意外地看着和尚。

「這件衣服，是那個女孩子心目中的丈夫才有資格雀屏中選的。」

「……」

「貧僧就是代她送這件衣服來的。」

「你不覺得魯莽得過份嗎？」

「爲甚麼？」

「這麼深夜——」

「我沒有考慮過時間因素。」

和尚尷尬地笑着，拿起那件斬得不留痕跡的兩片衣服說：

「確實是一招快速刀法，能夠在空中把衣服劈斷，非常人所能做到的。」

「……」

「不過，重要的關鍵是在眼力。」

「眼力？」

「對，黑暗中也能分辨東西，這不是凡人的功夫。」

「……」

「你知道這是衣服嗎？」

「……」

「如果能看清楚是衣服，爲什麼不用手接住？」

「……」

「把這樣嶄新的衣服，劈成兩半，有這個必要嗎？」

「……」

「如果不能看清楚是衣服，而把它劈成兩截，那就是你的武力還沒有達到上乘之境。」

「……」

「我曾經勸告她，你是一個不能給她幸福生活的男人，喏！現在你把衣服斬成了兩段……」

第二天早上。

千早在擦拭着琴上的灰塵。

自小，她每天就有撥琴弄弦的習慣。

十五、六歲的時候，鎌倉一帶的人物，莫不驚訝她琴藝的造詣。

但來到島原三個月了，自覺琴聲會給人帶來太多的落寞和孤寂，再也沒有彈琴了。

此刻，她心中有幾分喜悅。

此刻，她心中有幾分希望。

此刻，她心中有好多語言，要藉琴聲吐露。

她熟習地撥弄它——

琴聲在空中飛揚。

琴聲在心中激盪。

瞬間，唰的一聲，一根絃突然斷了。

千早大喫一驚。

抬頭，陽光在紙門上映着一個人影。

是六郎太。

「呀！」

她想站起身來。

「坐着就好，不要起來。」六郎太以手示意。

他把那件衣服放在走廊上。

「謝謝妳誠摯的禮物，但被我的魯莽切成了兩段，特來向妳致歉。」

「……？」

千早原就掉落在琴絃斷裂的哀傷中，這會兒才悟着了個中的道理。

「能否讓我爲你再縫一件？」

「我今天就要離開這裡。」

「啊？！」

六郎太微笑着。

千早有些黯然，甚至恨他爲何在要走的時候，留下這抹笑容。

「上人說我的命運不吉……」

「……」

「的確如此，我本身也從來沒有建立家庭的打算。」

「不！不！」千早拼命地搖頭。

「我並非過一天算一天的那種人，祇是自己的前途既不可卜，更不願讓別人爲我擔負什麼。」

六郎太退後了一步，微微地欠了身子。

「我這就走。」

沒有一絲留戀，轉身就走了。

「秋月先生！」

千早站起來，但他已經走遠。

而且，連頭也沒有回顧一下。

母子淚

鬱鬱蒼蒼，密林一片。

儘管陽光很耀眼，被林蔭掩蓋了的祇有樵夫才走的小徑，却是陰暗而潮濕的。落葉沒徑，一不小心，就會被滑倒。

背着秀也的七兵衞走在前面，蓮子很吃力地在後面跟隨。

七兵衞對於島原是很陌生的，但他知道朝南方走是錯不了的。

——也不知道要走多久，才能發現人烟。

蓮子心裡好像放着一塊沉甸甸的石頭，巴不得能拐一個彎就展現一片開濶的田野。

她跟着這樣一個面目醜陋的男人走了兩天，不祇是累，也覺得很煩，甚至有一點恐怖。

因爲，一個歷盡滄桑的人，對善惡的判斷力是很敏感的。

她直覺地認定，七兵衞是個不可靠的危險人物，如果眞的要存心恢復豐臣家的聲威，對於他們母子一定是忠心耿耿的。

但他不是，而且態度傲慢。

蓮子根本不相信，七兵衞臉上留下的層層疤痕，是在大阪爲救豐臣秀賴留下來的。

她心裡面不但不感激他的搭救，反而覺得他背着秀也，是有意握着一個有力的把柄。

但她祇是一個手無寸鐵，不跟着他走，別無去路的女人。何況在這樣一個無邊的森林裡，小徑濕滑，一不小心摔倒了，說不定會變成野獸的佳肴。

忍耐，忍耐，祇有忍耐。

「……喂！請稍等一下。」

當她猛地抬起頭來，秀也已一動也不動地，垂着頭扒在七兵衞的肩上，而那樣子不像是睡着了。

「秀也！」

蓮子趕上來，叫了他一聲。

沒有回答。

陡地，蓮子臉色大變，她伸手去摸了他的頭，熱騰騰的像火般炙燙。

「啊！秀也，你怎麼哪？」

蓮子驚慌地把秀也抱在自己的懷裡，這孩子眼睛緊閉，滿臉泛紅。

——這就麻煩了。

七兵衛緊皺着眉頭。

「怎麼辦？秀也生病了，燒得很高。」

她不敢抬起頭來看七兵衛那張恐怖的臉。

「不要緊的，祇是發燒比較簡單，我去找些草藥來。」

說完就鑽進了森林。

蓮子惟恐失却似地緊抱着秀也。

這一下，秀也醒過來了，伸手撫摸着母親的乳房。

「嗯……」他也許餓了。

「喫奶吧！」

蓮子順手解開了衣服。

但秀也連喫奶的力氣也沒有了，沒有張嘴，只是緊貼住母親的奶。

蓮子很傷心，也很驚悸。

——老天爺，請不要折磨這孩子吧！我不期望他成爲一國之主，祇求您能讓他平安的長大，做個平凡而快樂的百姓就夠了。

這時候，七兵衛已站在蓮子的背後，貪婪地注視着蓮子凸出的胸部。

蓮子看到他的神態，不禁戰慄不已，那雙眼睛，跟新十郎毫無異樣。

她連忙把衣服扣好。

「找到草藥了！」

七兵衛似乎有意掩飾自己內心的醜惡。他蹲下來，把採來的黑色草藥榨成了汁，但灌進秀也口裡，他咳了咳，却吐出了黃色泡沫。

蓮子的驚恐是可想而知的。

她甚至想到這個醜惡的男人，有意毒死秀也。

「不對勁！我要找更有效的藥草。」

他再度進入了叢林。

蓮子望着他的影子在林蔭裡消失，忽然，像

產生了決心似地咬緊了牙。

她想起了新十郎，重悟到一個野獸般男人的可怕。

——剛才餵奶時的情形，跟新十郎同是一丘之貉。

——心懷邪念的男人是不能信任的。

他不知道那裡來的一股力量，激使着她把秀也抱着站了起來。

「秀也，我們快逃吧！」

飛也似的，他們跑了。

——神明啊！賜給我力量，給我們母子一條生路吧！

但，人在困境中，神似乎隔得很遙遠。

她幾次跌倒又爬起來。

幾次聽到野獸的吼叫，使她原先想到樹林裡隱蔽起來的意念受到遏阻。

而此刻更糟了，她已經跑出了森林，迎面是一片開濶的平地。

——糟了，七兵衛趕來了，連個隱蔽的地方都沒有。

幸而，平地前面就是一處斷崖。

——對，祇有從這處斷崖滑下去，暫時找個隱身之地，否則……

她不敢再想下去。大胆地朝着狀似屏風的陡峭斷崖，抓住了從岩石邊伸出來的一株小松樹，一步步地往下爬去。

那是一個令人喪胆的懸崖，如果失足，就會像滾球樣的跌落在很深的谷底。

她屏息住了呼吸，如履薄氷，如臨深淵，小心翼翼地往下爬着。

不知什麼時候，七兵衛也來到了斷崖上。

他冷冷地凝視着蓮子每一步落脚的坡坎。

——怎麼辦呢？

七兵衛在沉思着。

他很怕發出聲音，那會迫使蓮子母子葬身崖底。

他也不能在這個時候，沿着松枝滑落下去，同樣會敗事有餘。

少頃。

他拿出了身邊的棕櫚繩。

「唰！」地一聲，繩子拋出去了，繩端的一隻鈎子，恰巧鈎住了秀也的衣袋。

七兵衞拉着繩子。

母親感到了秀也離開了自己的控制，抬頭一看，眼花撩亂，驀地，掉落在茫茫的樹海中。

而秀也却已到了七兵衞的手裡。

把他平放在地上，七兵衞把找來的草藥汁，灌進了秀也的嘴裡。

「看樣子夠了！」

當秀也睜開眼睛的時候，他暗忖着這服藥是有效力的。收拾起了地上的東西，抱着秀也，走出森林。

可惜的是，他再也無法見到蔥子。

山上一直被濃霧籠罩着。

人在霧中，像走在茫茫的黑夜。

「我還以爲祇有霧，運天先生，你看，下起雨來了呢？」

這是阿香的聲音，這兩天來，她心上的創痛似乎減少了許多。

「我是無所謂的，妳在宮裡面待慣了，恐怕很難適應，能找個地方避避雨就好了！」

「不！你忘了！我也是樵夫之女，這種氣候早就習慣了。」

「哦！那就好。」

「其實，甚麼樣的痛苦我都能忍受，我心裡惦着的還是我的主人……」

「你不要再提好不好？」

「爲甚麼？」

「在我們沒有見到他們以前，最好是在心裡默禱他們的平安。」

「好吧！」阿香無可奈何地：「我不再說就是了。」

運天趕快把話岔開：

「阿香，你有沒有洗過溫泉澡呀？」

「沒有呀！我們京都附近沒有那種東西。」

「哈……我在受傷的時候，倒常常去泡，可是，現在想不起來了。」

「啊！運天先生，你經歷的事眞不少呀！」

「嗯！有痛苦，也有過悲傷，不過，我這個人呀！不喜歡把它記在心裡，一下子就忘了。」

「能那麼簡單忘得了嗎？」

「嘿……想開一點嘛！何必浪費時光呢？像我這樣沒有甚麼學問的人，也不會有甚麼大不了的事業。」

「這麼說，你活得很豁達？」

「人本就應該這樣子的，你說對不對？」

運天大笑着，笑得眞開朗。

突然地，他的笑聲戛然而止。

一陣血腥味襲上了鼻子，而且似乎有個影子在濛濛的霧和雨中。

「咦！」

運天正懷疑，那眞是個人，而且講話了：

「你們是不是從有馬登上山的？」

「不錯。」

「你們有沒有看到一個女的帶着一個小孩？」

「……」

運天沒有回答。

「我問你話聽見沒有？」

那人有些不高興，聲音裡含有火藥味。

阿香一直感到這聲音好熟悉。

她有些孤疑，也有些驚異。

這時，霧散了。

「哇！」

阿香失聲叫了出來。

「哦！」

運天也立刻會意地知道這人就是新十郎。

「……」

「……」

頃刻間，叫人感到一種敵對的氣氛，在四目相對的眼神裡閃耀着。

阿香餘悸猶存地楞住了。

「往後退！」

運天抄在阿香的前面，擺出了呵護她的姿態，然後不屑地對着新十郎說：

「想不到你的行跡如此惡劣。」

「你是何方人物？」

距離運天大概有一丈遠的新十郎，拔出了刀向運天殺過來。

「哎喲！新十郎，我不過是個無名小卒，像你這樣有頭有臉的人物，犯得着跟我動刀子嗎？」

新十郎聽得出來這話裡面帶刺的意味：

「閉上你的嘴！」

新十郎冒火了。

運天佯裝着沒有聽見，而且來了個火上添油：

「阿香，這傢伙敢情就是搶奪蓮子跟世子的壞東西？」

阿香點點頭。

「我們不要理這種喪心病狂的東西。」

「混蛋！」

新十郎手握着刀跳了過來。

「啊呀！」

運天拉着阿香，從刀下面像鳥一般地飛了過去。

新十郎撲了個空，刀不偏不倚地插在灌木上。也許他用力過猛。身子挺立不住地搖幌着。

運天同時還他一聲「混蛋」，飛出一腿踢向了新十郎的腰部。

新十郎倒了下來。

「嘿……」運天笑裡面好像藏着一把刀：「根本不像個武士，怎麼能打仗。」

「好小子，我就來。」

新十郎像野獸般的，從地上爬起來，揮刀亂砍。

運天忍不住大笑，向阿香做了個暗示，兩人疾速地走遠了。

新十郎連連落空，這才發現人已不在。

「等我！」新十郎一個蹤步要追過去，却被路上的石頭絆倒了。

「按道理，是應該置他於死地的。」

走了半里路，運天才停了下來，對阿香說：

「可不是？連我都想殺他一刀。」

「這一點妳要諒解。我是個從不殺人的人，再怎麼樣的壞人，都不願意殺死他，上帝自然會懲罰他的，如果要我斷他一根手指頭什麼的，倒是輕而易舉。」

「不過，運天先生，新十郎是被甚麼人制服了，救走了公主呢？」

「但願是六郎太，那就萬幸萬幸。」

運天眞擔心七兵衞碰上了這件事，想起他醜惡的嘴臉，就覺得好噁心。

「阿香，也許他們母子安然無恙，我們快走，不會離這裡太遠的。」

「走！」

他們相偕向城中走去。

但是——

這時候秀也却被七兵衞背負着，走到了和他們方向完全相反的島原城下。

——二十年後，這天下就是我的了。

他正在幻想着綺麗的未來。

❀ ❀ ❀

島原城下。

這是個簡陋的城。

沒有天守閣，也沒有城牆。

松倉豐後守重政，從大和國五條寺封於有馬日野江城，是七年前的事了。

野江城又名原城。

重政是爲了政治上的理由，才移來這個東北的島原城的。

建築野江城所用的石頭，無論海陸運輸，都

是相當困難的，但重政仍然不顧一切的執行，而且爲時已經一年有半，弄得島上的百姓疲憊不堪，怨聲載道。

現在——

像牛馬樣的百姓們，個個赤着上身，用好粗的麻繩，掛在滑車上，把千斤重的大石頭，喫力地運到城上。

每個人都面無人色。

每個人都精神萎頓。

——爲了築城，如此苛待百姓，眞是暴政猛於虎。

這時候，戴着斗笠的秋月六郎太來到這裡，看見這一活生生的地獄勞動圖，心裡有說不出的納悶。

百姓們沒有反抗的餘地，而在這裡，也沒有怠惰的勇氣。他們祇有默默地在唸着天主經，渴望天神的翼護。

——這個半島有外國人在傳天主教？

天正時代，因爲領主有馬代的讚揚，所以天主教空前盛行。政府對這個教的流行，曾大力遏阻，並殺了不少島民。

但，信仰是深埋在心底的力量，受着貧苦和壓榨的島民，這就是他們唯一賴以活下去的力量。

「請問，你是不是信天主教的？」

六郎太問一位正唸天主經的粗老農夫。

「是的。我們祇有祈求天主保佑我們了，也許這樣才能有一日升入天堂。」

「你眞相信有天堂嗎？」

「難道你以爲沒有天堂的存在？」

六郎太忍着了怕刺傷他的回話，走開了。

——天堂，那兒來的天堂？

——信佛的又何嘗能走到西方極樂世界。

愚昧、無知，眞是人性最大的弱點。

怎樣使他們克服這些弱點呢？

六郎太意識到自己是沒有這股力量的，至少此刻是沒有的。

他滿懷傷痛地離開了這裡，離開了這些可憐復可悲的百姓。

他走進了城裡。

街上很熱鬧。

六郎太問了到海邊的路，通過一層層矮小侷促的漁民住屋，來到海邊。

——找條船到熊本去。

但海面平靜如昔，却看不到任何帆影。

在這海島的南端，究應何去何從呢？

他失望地想回武藏原野。

那又豈是永久駐脚之地？

終於，他無目的地在海濱彳亍而行。

天很藍，海也很藍。

浪很靜，心也很靜。

不一會兒，他轉過了一個山丘。

這是另一片同樣寧靜的天地，不同的是海濱停泊了幾隻無主的小船，剛剛因爲山丘擋住了視線，沒有看見。

人呢？

——對了，那些船主人都去修城了吧！

他找了一條乾淨點的躺了下來。

望着碧藍的天，幾朵白雲正在飛過。

「我眞像這些雲塊嗎？究竟是活着，還是…」

他在想，一無雜念地想着自己。

但，突然附近傳來了聲音。

「不要，不要……」

那是個小孩子的聲音。

「不要就不要，我不想坐船。」

很顯然，他在掙扎着。

「世子，你怎麼可以這樣不聽話。母親已經死了，我已經告訴過你多少次了！」

男人的語氣很冷酷。

「不！你撒謊，我母親還活着，我要去找她。」

「小鬼！討厭！」

這孩子挨打了，但他却沒有哭。

男的接着說：

「乖一點，聽話，以後我就是你的父親了。」

「呸！你亂來，我父親是豐臣秀賴。」

——哦！

六郎太心中一陣激動。

——原來是他？那姑娘要我去救而沒有救的。

——他母親死了，這小孩怎麼辦呢？

——如果眞有神意，我怎能袖手旁觀？

他悄悄地在船緣伸露出來半個頭。

在那三隻緊靠着的船邊，一個面蒙着破布，喬裝着農夫的男人，手裡抱着個小孩子。

——絕不是一個種田的莊稼漢。

六郎太的眼睛是何等銳利！

這時候，他們已經爬上了一條船，孩子却怎麼也不依。

七兵衞深知此人身手非凡，且熟習兵法，好漢不喫眼前虧，再也不敢輕舉妄動，祇氣急敗壞地說：

「你不是也要把世子拐走嗎？」

「哼，到熊本再說吧！」

「是豐臣秀賴公交代我，要把世子養大的，你要把世子還給我。」

「你，靠不住，你沒有資格撫養他。他的母親是不是你害死的，快說！」

「胡說，報上名來，你是什麼傢伙。」

「我不是傢伙，我是浪人秋月六郎太，不服氣，你來，我隨時候教。」

「說甚麼？」

「你那點雕蟲小技我不會放在眼裡！」

「好！你這個混蛋！」

七兵衞掏出短劍，拋向六郎太。

六郎太出現了。

說時遲，那時快，七兵衞先發制人，把竹茅快速投向了六郎太，同時發出凶器朝六郎太腹部擊來。

六郎太一手將凶器拋向空中。

「好傢伙！」

七兵衞不能不驚訝六郎太的手法。

七兵衞接住空中的針劍，再度射出。

六郎太再度跳向船頭，輕易地閃過了這最狠的一招。

這是七兵衞所想不到的。

再也沒有絕招可使了，兩個人僵持着。

「……討厭！」

七兵衞盯着插在沙地上的針劍，心裡有說不出的嘔？

——此人究是何方神聖？

而六郎太微笑着說：

「你把他帶走，是想賣給人嗎？」

六郎太一邊搖槳，一邊詰問他。

船走了。

七兵衞深知此人身手非凡，且熟習兵法，好漢不喫眼前虧，再也不敢輕舉妄動，祇氣急敗壞地說：

「你不是也要把世子拐走嗎？」

「哼，到熊本再說吧！」

「是豐臣秀賴公交代我，要把世子養大的，你要把世子還給我。」

「你，靠不住，你沒有資格撫養他。他的母親是不是你害死的，快說！」

「胡說，報上名來，你是什麼傢伙。」

「我不是傢伙，我是浪人秋月六郎太，不服氣，你來，我隨時候教。」

「說甚麼？」

「你那點雕蟲小技我不會放在眼裡！」

「好！你這個混蛋！」

七兵衞掏出短劍，拋向六郎太。

但却落了空。

六郎太悠哉遊哉地划着船走了。

茫茫路

海上正飄著薄薄的暮靄。

朦朦朧朧地看不見陸地上的景物。

祇有船槳的聲音，和波浪前進的激盪聲。

一個孤寂的武士，一個同樣伶仃的小孩。

他們同坐在一條小船上。

這是多麼不調和的畫面，又是多麼奇妙的相逢？

更奇怪的是——

秀也再也不提她母親的事情，從沒有這樣安靜地注視着搖槳的武士。

——我要撫養這個小孩？

——他竟是豐臣秀賴的遺孤！

這是多麼不可思議的事情。

自己還是一片飄蕩的雲，却要撫育一個牙牙學語的小孩。而且，說得誇大一點，他是全日本注意的珍貴生命。

——划得來嗎？

——我能撫養得了嗎？

要掩護這樣一個身份地位的孩子長成，是多麼不容易啊！

六郎太沒有理由與天下爲敵。

——把他送給喜歡小孩的人家吧！

他這樣想過，但最重要的是要看小孩自己的意志。

——可是，這孩子的命運跟自己太相似了。也許正是這樣，宿命地安排了如此巧妙的相逢。

「小男孩，你是不是想到你母親那裡去？」

秀也點了點頭。

「如果你跟着這條船走，不一定能見到她啊？」

「……」

「秀也就是你的名字對不對？」

「嗯！我是叫秀也，豐臣秀賴是我的父親。」

「你的母親有沒有教過你，希望你將來成爲很勇敢的人？」

「有，母親要我成爲出衆的武士。」

「出衆的武士，膽子要很大啊！」

「我不會害怕。」

「既然這樣，你就不能吵着找母親。」

「嗯！」秀也用力地回答。

「等你眞正成爲一個好武士，一定會見到你的母親。」

「……」

秀也連眼睛都沒有眨一下地注視着六郎太。

「叔叔，你的武藝很高嗎？」

六郎太苦笑。

秀也想起剛剛六郎太打跨七兵衞的那一幕。

在小小的心靈裡，勝利者就是英雄，本能的英雄崇拜，使秀也坐上這條船，就覺得很安全，無懼於一切。如果不是六郎太問起，他連母親都覺得已經不是很重要。

六郎太却害怕這小孩子不斷地再問下去。

——我能不理這個小孩，把他送給陌生人嗎？

「叔叔！」

「嗯！」

「我能練得一身好功夫嗎？」

「當然可以。」

秀也黑溜溜的眼睛若有所思地在團團轉。

他似乎忘記了母親，也忘記自己的一切。

——這個孩子很可能步我的後塵。

可是，誰有這麼大的勇氣收養這個孩子呢？

❖　❖　❖

三天後——

背着秀也的六郎太，出現在熊本城。

這裡是一座寺廟。

五十二萬石太守的居城，加上這座氣勢非凡廟宇吸引來的人潮，使熊本城顯得非凡的熱鬧。

三十年了。

從天正十六年，一代勇將加藤清正册封爲熊本太守，這個偉大的城市，不停的建設，成爲今天這樣雄壯、豪獷的規模。

秋高氣爽，萬里無雲。

熊本城越顯得鶴立鷄群的巍峨無比。

當年爲了建築這座城，多少生命被葬身城土之下，如果地下有知，他們是應該有幾分慰藉的。

人的生命不正是爲延續歷史的嗎？

但今天的城主却是年僅十三歲的孩子。

他的名字叫加藤虎之介忠廣。

——他將會在歷史的軌跡上留下什麼呢？

在鬧市且走且思的六郎太，心裡無限的感慨。

——加藤清正原不也是豐臣家的部屬嗎？他的後代却能承襲城主的地位，過着安泰舒適的生活。而眞正豐太閤的嫡孫，此刻却由一個無籍籍名的浪人背負着，在漂泊流浪。

雖說歷史本是殘酷的，但榮枯盛衰，這一強烈的對比，豈止是殘酷而已。

「叔叔，你看那邊。」

不懂世事，當然更不懂六郎太此時心裡感觸的秀也，正指着熊本城的天守閣。

那是一幢矗立雲霄的堂皇建築。

「你喜歡城嗎？」六郎太看看天守閣，問秀也。

「嗯，我喜歡……」

「長大以後要不要當城主？」

秀也不懂城主究竟是甚麼？但從六郎太的眼神裡，那似乎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我很想，而且，要建一個比這更大的城。」

六郎太斜瞪了他一眼。

因爲，他告誡過秀也，不許他說是貴族的後裔，也不許他說是豐臣秀賴的遺子。

秀也看到他的眼神，再也不敢說話了。

「秀也！」六郎太洞徹小孩在想什麼，說：

「當城主不一定會幸福，你看那邊踢石子的小孩子，要多快活就有多快活。」

秀也很難理會這句話的眞正意義，但他直覺地想到一件事情：「小孩是不是要受城主管呢？」

「當然。」

「那我還是願意當城主。」

六郎太搖搖頭，看着天守閣。

「十三歲的少年，能維持他五十二萬石太守職位到幾時呢？」

六郎太自言自語着。

是的，六郎太憂慮不是沒有根據的。

因爲，德川幕府是不會放過豐臣家部屬的。

他們一定會在鷄蛋裡挑石頭，找出一個有力的理由，把加藤一家人剷除。

這件事醞釀已經很久，而目前已經開始了行動。

德川從江戶派來的一名監察使正等在熊本城，伺機行動。

這位叫朝比奈源右衞門的監察使，在戰場上是個毫無名聲的小卒，一旦在執政顯赫的德川幕府，派任了這個差事。那種小人得志的氣燄，不免要作威作福。

豐臣家有牽連的諸侯，自然免不了首當其衝，成爲他撻伐捭闔的對象。就算是德川家的部屬，如果行止有碍於德川幕府的權勢，也會毫不留情的貶抑甚至殺戮。

朝比奈源右衞門就是掌有如此生殺大權的官吏。

祇要他搖搖頭，向幕府送一份告密書，大小諸侯就會惶惶終日。目前爲止，至少有三十多家已經被更易。

這次來熊本，目的就在找個藉口，廢止加藤家五十二萬石的俸祿。

隨在他身邊的兩個保鏢，外表看起來身份很低，事實上，都是出自名師的高手——柳生但馬守宗矩武館的四大高手—相馬只四郎和佐久間兵部。

那時候，官方的秘探不到柳生武館修習武功，是不能任命的。

此刻，六郎太坐在茶坊裡面一個人喝着茶。

而朝比奈源右衞門也在這個茶坊。

從窗戶裡射進的秋陽照耀下，那副慈祥悅人的樣子；誰也不會想到他貶抑過三十多家大小諸侯，而且使十幾萬武士無依無附。

兩隻眼睛瞇成一條縫的源右衞門，呷了一口茶，轉臉看到背負着小孩的年輕浪人。

他不禁楞住了。

仔細地打量一番之後。

——好奇怪。

六郎太的輪廓使源右衞門滿腹疑竇。

——怎麼會那麼相似呢？簡直像雙胞胎嗎？

源右衞門腦子裡浮現了另一個影子，那個影子一直沉在源右衞門的心裡，畢生也不會淡忘。

這是去年年底的事情，可是，源右衞門記憶

「叔叔！」秀也一進來眼睛就到處搜巡，這會兒找到了他所要的東西而叫六郎太：「我要喫那個東西。」

茶坊的櫥櫃中擺了很多蒸餅。

「好的。」

六郎太萬萬沒有想到，在這個陌生的地方，有人在對他起疑。

這時，如果源右衞門張開眼睛，六郎太一定會發現那隻銳利的眼睛在朝自己打量。

但源右衞門是不會這樣故意引人注意的，他在任何環境都不致讓人揣測他的身份。

六郎太對這樣面善心惡的人，以爲他是個老好先生，兩旁跟着的自然是侍候他的佣人。

「老板，買兩個蒸餅。」他把秀也放在椅子上。

「你這年輕人——」源右衞門抓住了機會，跟他搭訕起來：「帶着一個小孩，很不方便吧！」

「習慣了，很好。」

猶新。

那個人是高田五十五萬石的太守，被他一紙密告，貶謫到勢州朝熊獄，他受不了那種突如其來的刺激，終至落髮爲僧，如今還被輭禁着。

他就是家康的第五個兒子，名叫忠輝。

忠輝性情狂暴。

大阪之戰，他不按時出兵，其父家康憤怒萬分，也不顧父子之情，把他軟禁在上州藤岡。

那是他最黯淡的日子，胸中壓積的憤念無處宣洩，性情愈變愈暴戾，愈狂妄。

源右衞門把他的這一段經過查得一清二楚，才迫使他入獄的。

這個年輕浪人的形貌，和忠輝酷似已極。源右衞門乍看之下，直以爲他已僞裝潛逃。無怪乎他要大喫一驚，險些叫了出來了。

但他立刻想到那是不可能的事，何況忠輝已經落髮爲僧，決心不問俗事。

這樣說來，這人必定是另外一個人了。

「沒有做事嗎？」

「生下來就四處流浪，從沒領過糧俸。」

「哦，看你的樣子，武藝似乎很不錯嘛！」

一個人的武藝涵養，有經驗的人從他走路的姿勢，就會察知深淺。

「不！登不得大雅之堂。」

六郎太覺得這人很嚕嗦，想不理他。

秀也拼命啃着兩個蒸餅。

六郎太眞想抱他走，怕時間久了，叫人看出破綻，甚至秀也會親口說出自己。

但他又擔心眞抱他走，反而更令人起疑。

源右衞門來此任務既不在追索豐臣秀賴遺孤的下落，自己也不是料事如神的神仙，根本就沒有想到這回事。

六郎太卻難免做賊心虛。

——顯然，這人對我起了疑心。

「眞的你生下來就是浪人？」

「我沒有理由要撒謊，而且這並不是光彩事。」

「那你是那裡出生的。」

「關東！」

「關東！關東的地方那麼大？究竟是什麼地方？」

六郎太提高了警覺，不悅地看着源右衞門說：

「你對我有什麼懷疑嗎？」

「不！」

源右衞門搖着頭說：

「老年人總喜歡多話，我祇是覺得你的身份決不尋常，而且又帶個小孩……」

他順手摸着秀也的頭。

六郎太眞害怕他問秀也話，雖然叮嚀再三，小孩究竟是小孩，誰能保住他不會洩露自己的心事呢？

「對不起，我要走了。」

他把蒸餅和茶錢丟在櫃台上，抱起秀也頭也不回就跨出了茶坊的大門。

源右衛門疑心更重了。

「相馬！」他招呼保鑣。

「要跟踪嗎？」

「對！設法秘密調查他的身份。」

「遵命！」

他戴上了斗笠，拉低了笠簷，跑了出去。

「佐久間——」

「有！」

另一個保鑣走過來了。

「你再跟踪相馬吧！」

「……？」

「那個浪人身手不凡，如果他發現相馬跟踪，可能會下手把他殺了，你千萬不要出面幫助，看清他的行踪和招數就行了。」

「是！」佐久間兵部緊跟着相馬去了。

源右衛門仍在沉思。

——有這等怪事？

——會不會眞是忠輝公的雙胞兄弟呢？

那就從忠輝的出生去找答案了。

六郎太已離開了城市，來到郊外。

天下上人在他臨走時曾告訴過，如果到了熊本，在城東北方之田山山麓，住了一位叫加藤宗十郎的隱士，可以去拜訪。

上人雖然沒有跟六郎太提到加藤甚麼身份，既然冠的這個姓，可能跟太守有血緣關係。

六郎太快速地在微傾的斜坡上前進。

走過一片松林，林間參襍着不少櫻樹。如果是明媚的春日，櫻花怒放，眞不失爲吟遊唱賞的勝地。

而此刻，就算眞是春天，六郎太也不會有這樣心情。

他疾速地跑上斜坡，把秀也放在一棵櫻樹的樹根。

「你靜靜地坐在這裡。」

秀也莫明其妙地點點頭。

六郎太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慢慢順着來路走下坡。

他早就察覺到那個在茶坊的人在跟踪他。

他們一直保持三丈遠，只四郎並沒有看到六郎太把小孩放下了。

現在，他卻看到了他一個人往回走。

——顯然，我已經被他發現。

他眞想逃走，因爲一個密探被人發覺，是莫大的羞辱。

——但，走又算甚麼呢？

何況，他很擅長柳生流猿燕飛功，必要的時候可以展露身手。

「我是秋月六郎太。」

現在是非面面相對不可了。

六郎太說完了姓名，脫却了脚上的草鞋。

這時只四郎首先拔出了刀。

他虎視耽耽地緊盯着六郎太，步步爲營的向他逼近。瘦脊的身體，發出來的劍氣已按捺不住。

他往後退了一步。

「來吧！」

他提起了刀。

六郎太從他灼灼逼人的氣勢，已悟出了他的底子說：

「如果我算計得沒有錯的話，你是幕府裡的密探，這身武藝是在柳生道場學來的。」

柳生流拳刀的招勢，是馬守宗矩的父親從石舟齊宗山嚴相傳下來的「無刀術」爲藍本，而鑽研創造的新招式。分爲上段、中段、下段，不論那一招，都有它獨到的特色。

馬守曾經這樣記載：無刀在派系中是專一的秘招，擧刀的姿勢、位置、遠近、動作、出招法，正反兩面完全一致，這是要訣。

但，手中雖然擧刀，心中却無殺意，它的神奧，非至爐火純青，是很難表現出來的。

六郎太正感覺了這樣的氣勢。

——不錯，是個高手。

他目睹出神入化的精氣變化，攻擊前的架式是是如此的虎虎襲人。

——柳生流果眞名不虛傳。

六郎太心裡似乎有相見恨晚的出奇興奮。

因爲，六郎太從沒有正式跟人比過武，也沒有跟一流的兵法家習過藝，自然無法得到甚麼宗師的秘傳了。

他每次面對敵人，能夠倖而致勝，祇不過是浪跡生涯中耳濡目染所獲而已。

而現在，他遇到了勁敵。

——先上吧！

六郎太沒有退縮的餘地。

只四郎更逼近了一步。

六郎太文風不動。

「拔刀吧！」只四郎低沉地叫喚着。

他的眼睛從六郎太的臉部，投視到他的腰。

六郎太左脚在後，側身向着只四郎。

他將要使出的招數是石火之拔。

「……」

「……」

沉默。

兩人同時一言不發。

霎時。

「嘿！」

一聲尖銳的嘶叫，只四郎循聲躍向半空，像飛鼠般快速地在六郎太頭上移轉。

這時，電光石火，只見兩支兵器在空中交錯縱橫，兩個人的位置立刻來了個交換。

只四郎使出的招術是柳生流的秘法——「猿跳法。」

六郎太以「飛燕」的快速刀法迎戰。

「……」

「……」

又一度兩人僵持。

又一度兩人同時陷入緘默。

一個駭人的景象却在這無聲勝有聲的瞬間出現了——

六郎太放下刀，刀尖隨着滴血不斷。

而只四郎的口裡面同時血流不止。

他手裡的刀，像一枝枴杖拄在地上，身子不住地幌動着，隻膝跪倒了地上。

胸口，殷紅一片。

——贏了。

六郎太自忖打了一場勝仗。

可是，他並沒有想到，正當他獲得勝利的時候，松林裡的櫻樹上面跳下一個人影，在秀也的嘴巴裡塞了一塊布，使他無法叫喚。

孤兒心

六郎太回到櫻樹下，嚇了一大跳。

——不在了？

「小少爺！」

六郎太在松林裡大聲叫著。

——也許他迷路了，或者……

但就在前面兩丈多遠，秀也的一隻拖鞋丟在松樹的根節上。

——糟糕，被人擄走了。

他全身的血液一陣氷冷，臉色蒼白。

——一定是另一個柳生的同黨。

「這怎麼辦呢？」

他顯然對剛才這一仗的勝利，有些鄙夷而後悔。像一頭麋鹿般地到處亂撞着，頭髮直豎，滿眼血絲，如果這時候搶走秀也的人被他碰到，必然又將是一條生命的死亡。

但，漫山漫野，就是沒有秀也的踪影。

拐走秀也的人，一定是熟悉山間情形的，而自己却是如此陌生，即算夜以繼日，搜索不止，也必徒勞無功。

「原諒我！」

六郎太這一生從沒有像現在的悲痛過，他緊抓住脹痛的胸口，眞不知如何對自己交代。

雖然他並沒有打算養育這個孩子，如果是好心人抱走了，何嘗不是秀也的福氣。

可是，那實在太不可能。

相反的，他說不定知道孩子就是秀也，是豐臣秀賴公的遺孤，他曾親眼目睹自己背負着走向山路，早就在松林中埋伏。

——這還得了！秀也不是平常人。

——非設法去救他不可。

「我一定要去救他。」

六郎太迫不及待地奔出松林。

不久，他出現在溪谷旁邊一座風雅而簡樸的草庵，站在爐前的古稀老翁，就是天下上人說的加藤宗十郎。

六郎太自己介紹了自己。

當他被帶到一邊的時候，他說：

「閣下，恕我冒昧，如果我的判斷沒有錯，您八成是清正公的親戚。」

「啊！也許，不過，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現在我祇是個不食人間煙火的隱者罷了。」

「不管怎麼樣？我有要事要懇求您幫忙。」

加藤宗十郎看了他一眼：「但不知是甚麼事情？」

由於六郎太的語氣眞摯誠懇，加藤不便拒絕。而且，從他的容貌，他已暗忖六郎太非等閒之輩，而心地也是正直的。

「幕府派出來的人，可能到過您這裡，不知是否能告訴我？」

「……」

宗十郎在沉思。

「我是在城裡的茶坊碰到這些人的，我想您不會沒有聽到？」

「……」

宗十郎仍然默不作聲。

「我很相信自己的眼睛，那裡的兩個人是柳生但馬守武舘出身的，再見到他們，我會認得出來。」

宗十郎還是緊閉着嘴巴，沒有啟齒。

正如六郎太的揣測，宗十郎是清正家的人，傾向寧靜的一方。

雖然他不是武士，戰場未曾大顯身手，但文思敏捷，運籌帷幄，尤有獨到，不祇對熊本城的開城貢獻良多，應該也是繼清正掌理熊本城的最佳人選。

那時候，加藤家的江戶大屋正是宗十郎運思籌謀的指揮場所，那房子是經過匠心設計的。

一般來說，多數建築的玄關都是木板造成的，那房子用的却是平石。在萬一的時候，走出玄關，就可以躍馬飛馳而去。

玄關的上方和佣人的房間四週，有很高的障子門，門是由一根根鐵柱圍成的。

外圍還有鐵框，如果有事到房間，說：「請你等一會！」之後，往後退一步，障子門會很自然的關閉，門框和門框之間，交合得天衣無縫，再也打不開，普通的人是無法進去的。

宗十郎設計這樣的結構，不祇是表現他雖不嫻武，却深體武士的奧秘，同時也證明了他對新事物的創意。

清正從家康得着了城池，宗十郎奉命建築新城，苦心孤詣，慘淡經營，經過了七年漫長的日子，才大抵告成。

清正死了，宗十郎自然是理所當然的繼承者，連清正的兒子忠廣也應該讓賢才是；但宗十郎淡泊名利，無意仕途，以年老力衰爲由，退隱在深山中，與松林清風爲伍。

但是藩中重臣如有要事，沒有不踵門求教的。幕府的監視朝比奈源右衞門來到熊本，當天就有人向他稟報。

宗十郎聽了六郎太一連串的問題，沉思了很久，這會兒回到了草庵才問他：

「你打算怎麼樣對付那些人？」

「也許要殺他？」

「爲甚麼？」

「他奪走了我所帶的一個小孩。」

「憑甚麼理由？」

六郎太頓了一下，還是直說了：

「因爲他是豐臣秀賴公的根子。」

「……」

宗十郎眉宇間，毫無驚訝的神色，祇自行吞下了一口氣。

「我非把那小孩奪回來不可。」

宗十郎看他語氣如此堅決而強硬，很想知道究竟。

「莫非你是豐臣的遺臣？」

「不！而且連一點關係都搭不上。」

「那又爲何要衛護這個小孩？」

「事情很偶然，迫使我不能不挺身相護。」

六郎太喘息了一下，把事情的經過毫無保留的和盤托出。

「你決心養那個孩子？」

「我正在考慮，可是，沒想到在我沒有決定以前就被搶走了。」

「你這樣做，是不是有點好高騖遠？」

「怎麼會呢？」

「你對他有了感情嗎？」

「不敢這麼說，不過……」

「不過甚麼？」

「在沒有碰到他以前，我一直覺得人生乏味，漫無目的；但見了他以後……」

「怎麼樣？」

「我覺得好像有一種責任似的，對於生活，我也感到有了意義。」

宗十郎很聽得進這些話。

最主要的，他覺得六郎太有一種叫人說不出的眞實氣質，是個穩靠的有心人。

他慢條斯理地說：

「現在的監視使是江戶差遣來的，他叫做朝比奈源右衞門。」

——朝比奈源右衞門！

六郎太在思索着那張看似和善，却心懷叵測的臉孔。

「這個人你可能是第一次聽到。不過，在幕府裡面却是炙手可熱，兇悍無比，如果他對你看不順眼，是非設法剷除不可的。到目前，至少有三十餘位大小諸侯，栽在他的手裡。」

宗十郎的神情黯然。

「難道你在爲加藤家捲入漩渦而煩惱？」

「怎麼能不！加藤是豐臣家第一號忠臣，那麼龐大的基業，德川是不會讓他兒子繼承的，何況清正本身就是被毒殺的。」

「哦！是被毒殺的？」，

六郎太好不喫驚。

清正在慶長十六年五月底，回國途中在船上患了熱病，到了熊本城，沒有兩三天，舌頭捲縮，不能言語，脈搏也不正常，從此一病不起，六月底終於與世長辭。

其實，熱病祇是個幌子，在船上早就埋伏了秘密的監視，在飲食裡面下了毒。

如果不是清正的體力強壯，他的生命是不可能拖延到六月底的。

宗十郎想到當時的情況，滿臉憂憤地嘆了一口氣。

清正年紀輕輕的嗣子，那時候是被抓來江戶當人質。

一個強有力的諸侯猝然而逝，繼承者如果不及他的話，勢必引起變亂。

如今的加藤政權又何能倖免。

在大阪戰爭的時候，加藤政府早已意見分歧，忠於豐臣的一些諸侯，認爲加藤是豐臣忠貞不貳的臣民，自應援助秀賴公和關東之役。但另一派則持相反意見，覺得天下既已歸於德川家康，又何必愚忠於豐臣呢？

兩派的明爭暗鬥，慢慢地演變成了水火不容。

宗十郎實在很厭惡這種爭權奪利的情形，才決心不問政事，隱避山野。

德川幕府自然樂得隔山觀虎鬥，趁機廢除加藤諸侯，就比較容易了。

朝比奈源右衞門來此正是爲了這件事。宗十郎的心裡自然瞭若指掌。

源右衞門仍然等待在茶坊裡面，一面飲茶，一面想着他此行的任務。

家康公除了兩位妻子築山殿和朝日姬，還有好多位寵妾。

頭一個是阿方，本來是家康元配築山殿的女侍，出身寒微。

她生下了秀康，在「以貴小傳」裡面，把這件事敍述得很詳細：

阿方自小，就在德川家給築山殿當女侍，眉目清秀甚具姿色，不知什麼時候，德川家康看中了她，沒多久就懷有身孕。築山殿知道這件事，曾大發雌威，興師問罪。一天晚上，剝光了阿方的衣服，用繩子綑綁着，送到松濱城的樹林裡面，却恰好被本多作左衞門重次發現，把她帶回家中，將情形報告了家康，從此就留在作左衞門家裡，天正二年二月生下皇子秀康。

秀康天資穎悟，智慧超人，爲不可多得的上駟之材，不幸送給秀吉做養子，秀吉又把他轉送給結城晴朝，而成爲越前七十五萬石的諸侯。更不幸的是英年早逝，三十四歲時死於諸侯任上。

依常理來說：秀康的長兄信康去世，權位應該由他來繼承才是，想不到卻給了弟弟秀忠；秀康從此對父親極端不滿，一直到蓋棺遠去，再也沒有跟父親往來過。

秀康的反叛性格，是他致死的主要原因，那又是家康的傑作，他很擔心將來秀康成爲叛亂之源，才暗中派人把他毒殺的。

不過，這件事衆說紛紜，並無證據。

生下秀忠和其弟忠吉的是另一位美妾西卿局，她同樣是個貧家子女。

還有，於竹生下了振姬，下山殿生下了竹田萬千代（又名信吉），生下忠輝的是茶阿方。

「是的，茶阿方是忠輝公的生母。」

源右衞門自顧自地點着頭。

他想起了茶阿方是遠州金谷一個叫八郎太的窮苦農夫的寡婦——

金谷有位地方官，看上了茶阿方的美色，而把她的丈夫八郎太以莫須有的罪名處死。然後強行把茶阿方奪走，茶阿方不從，就伺機到松濱城告了地方官一狀。

這件事傳到了家康的耳朵裡面，毫不留情地判了這個地方官死罪。

從此，茶阿方就留在城裡當女侍，負責管理浴室的清潔，家康是饑不擇食，又把她納爲寵妾，在群妾中間，她是身份最低的一個。

——是不是茶阿方生下過雙胞胎呢？

源右衞門非探個水落石出，勢不罷休。

「佐久間。」

「在。」

「你有沒有注意，那浪人跟忠輝公一模一樣。」

「哦！」兵部好生奇怪。

「錯不了的，我第一眼看到他，還以爲是忠輝公化了粧，秘密逃到熊本來的呢？」

「……」

兵部啞然不知所言。

「非解開這個謎不可，兵部，你說是嗎？」

「是，大人，好在他帶的小孩被我搶過來了。」

兵部沉默了好久，才說出這句話。

「嗯……這個……」

源右衞門一直在思量，這小孩的相貌非凡，也必然有着不凡的身世。

「你把他安頓在甚麼地方？」

「暫時寄存在田崎主馬家裡。」

田崎主馬也是出身柳生道場的密探。半年前到熊本城，開了一家刀店做掩護。

「那個小孩跟田崎主馬家附近的小孩有沒有不一樣？」

「一點不錯。而且，在我抱他回來的途中，醒來就罵我是無禮之徒，可見他是有教養。」

「哦！」

源右衞門陡地口張得很大。

「大人！」

佐久間心知有異，禁不住叫出聲來。

「嗯！」源右衞門桌上「叭」地一掌說：「說不定這孩子就是豐臣秀賴的遺子。」

「會嗎？」

兩個人同時緊張起來。

——很難說？

——萬一是他？

天下的事情常常是從萬一出現奇蹟。

桂宮蓮子帶着小孩到西國來是千眞萬確的事。

他們母子兩個路過熊本城，曾被幕府密探發覺追踪多時，結果由於護送的大阪城武士，拼命抵抗才讓他們順利脫逃的。

源右衞門這才想起，他到熊本來也許有新的斬獲，那是他一直沒有料到的事情。

「佐久間，那小孩甚麼話都能說了嗎？」

「大致上都能說。」

「他自己的身份，是不是會說一點？」

「這個——？」兵部不敢肯定。

「哈……也許我們是白高興一場。不過，萬一，萬一是的，而我們把他放了，我們在幕府的工作就不用幹了。」

忽然，兵部想到了加藤。

「大人，加藤宗十郎是不是隱居在立田山麓？」

「不錯。」

「我看到那個浪人是往立田山那邊走的，該不會去找他吧！」

「嗯！」

——如果是眞的，這事情就越來越有趣了。

源右衞門得意地笑出了聲來。

❀　❀　❀

密探田崎主馬開的刀店，是在一個城門前的廣場。

那裡，人來人往，熙熙攘攘，在熊本算是個很熱鬧的地方。

刀店樓頂有個狹小的房間，那是供佣人住的。只有一個巴掌大的窗戶，能透一點陽光進來，連白天也要用手摸索。

秀也就被藏在這個房間裡。

反正他跟母親流亡生活過慣了。而且，自己生下來就命運舛蹇，對那短暫如流光飛逝的舒適日子，腦子裡沒有太深的印象。雖然一個幾歲的孩子，被這樣關着，太過份了一點，但他除了掉眼淚，也沒有甚麼辦法。

他儘量不讓哭聲給別人聽見。

「男孩子無論遇到任何困難和悲傷都不應該哭的。」

這是母親和六郎太告訴他的話。

祇是每每臨睡時，實在無法排除黑暗中的寂寞和恐懼。

「……媽。」

那也祇有輕呼着媽。

對於一個小孩子，在世界上媽就是一切。

而現在，媽到那裡去了呢？媽爲什麼丟下我一個人呢？

自然，他是不會想到「死」這個字的，他對死的概念實在很模糊。

「媽……。」情不自禁地，他又叫了起來。

那是沒有回響的。

可是，另外一個人，應該會來的吧！

——就是那個武藝高強的叔叔。

——他應該會來救我的，他曾經救過我的。

第二天清早，他就用嘴巴對着那唯一透進光的小洞口，細聲地叫着：

「叔叔！我在這兒！」

這個時候，樓梯上有脚步聲音。

推開木門進來的，是刀匠田崎主馬。

「很乖，小孩子！」

他送來了食物。

肚子正餓得慌的秀也，雖然明知食物是壞人送來的，還是很快拿了來。

「孩子！你告訴我，叫甚麼名字呀？」

主馬貼近他的臉，問他。

「不知道！」

「怎麼會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呢？」

「也許忘了！」

「哈……你眞是一個很聰明的孩子，連名字都會忘了，那能騙得了人嗎？乖！告訴我，是甚麼人叫你不要把名字說出來的？」

「你是壞人吧？」

秀也嘴裡還含着東西，瞪着眼睛問他。

「我是壞人，就不會把你留下來，也不會送東西給你喫。」

「哼！才不呢！抓我來的是壞人，你也是壞人。」

「不是的，因爲我喜歡，他才肯把你送給我的。」

「那麼你爲甚麼不讓我出去，不讓我出去的就是壞人，我叔叔會來殺你們的。」

「哦！有人要殺我，那多划不來。」

「……」

「你在甚麼地方給那個叔叔撿到的？」

「才不是撿到的吶！」

「那你爲甚麼跟着他？」

「是他把我從壞人手裡救出來的。」

「哦！那個壞人是怎麼抓到你的呢？」

「不知道。」

「孩子！」

主馬知道這孩子的方寸快亂了，臉上的表情嚴肅起來。

「那個壞人是從你母親手裡把你搶走的，對不對？」

「……」

秀也知道，這句話是不能回答的。

六郎太告訴過他，那是他生命的一個重要關鍵。

但要一個原本誠實的小孩子撒謊，臉上不會不留下破綻的。

主馬心裡更有數了。

「哦！原來眞是這樣的。我明白，我來猜猜你的名字好不好？」

「……」

「嗯！你叫豐臣秀也，對不對？」

秀也豁地站了起來。

「胡說！你這個壞人。」

秀也用小小的拳頭在他的臉上擊了一下。

主馬手摀着臉，對這個小孩給的這一巴掌，雖然有點被辱的感覺，但他毫不在乎。

他想到了昨天晚上佐久間偸偸告訴他的：

——說不定這小孩是秀賴的遺孤。

而且，從這小孩送到此地，三天來，他內心就有一份歉疚似地自責過。

——不能以對付那些諸侯的方法，苛待這個孩子的。

而且從聽了佐久間的話，他的這種心理越發地沉重起來。

——如果是的，豈不要斷送性命。

——孩子何辜！爲什麼小小年紀就要遭到這種命運呢？

「孩子！原諒我！」主馬的歉疚立刻從他的嘴裡說出來了：

「我眞是個壞人，壞到想幫助你都很難。」

「我不要！」

秀也搖頭，這會兒，他異想天開，眞想掙脫主馬的雙手，跑下樓梯。

「這是不行的。」

主馬把秀也拉回來。

「你這無禮的人，放開我！我要去找叔叔！」

「不要急，你在這裡等，叔叔會來接你的。」

「不！我要走，我不要等。」

秀也咬了一口主馬的手腕。

主馬認爲這是他應該忍受的懲罰。

他容忍着，且帶着笑意。

秀也似乎知道那一口太魯莽，帶着微微恐懼的善意說：

「你不生氣嗎？」

主馬看他那份天眞但却誠懇的表情，深受感動。

——決不能讓這樣一個可愛的生命被殺。

他心裡斷然地做了決定。

生之謎

「哈啾！」

運天大聲打了一個哈啾，自己也忍不住笑起來了。

阿香看到他鼻子下面滿是鼻涕，也應和着大笑不止。

「阿香，不要笑，這個哈啾對我來說，可眞是價值連城吶！」

「從來沒聽說過，哈啾還有那麼值錢的。」

「這你就不懂了。」

「我倒是願意聽聽。」

「這個哈啾打過了，我就變成另一個人了！」

「變成另一個人？」阿香莫明其妙，仔細端詳了一番他的臉：「沒有嘛？」

「看表面當然看不出來，我的心變了。」

「怎麼個變法？」

「不瞞你說，昨天爲止，我不能算是一個人！」

「算甚麼？」

「不過是祇有軀壳，沒有靈魂的密探。」

「我並沒有覺得呀！」

「那是我沒有使出來罷了！」

「這我又不懂了。什麼使出來？」

「我這個人好像一種兇器，要使出來了，沒有人能逃得掉。」

「是嗎？」

「錯不了的。你看看，這不是西國最雄偉的一座名城嗎？築城的人如今何在？」

「這……」

「就是因爲密探而喪命的。」

「哦……」

「加藤清正老爺，並不是病死的。」千里運天用好大的聲音把這句話說出來，又後悔了似的：「哇，這裡是鬧市，我們不該這麼大聲說話的。」

事實上，他的大嗓門，早被一群年青的武士聽得清清楚楚。

「你剛剛說甚麼？」有人過來問他。

「你聽到了嗎？」

「當然聽到了。」

「你說先君不是病死的？」另一個人擁了上來。

「正是！」

「該不是毒殺的吧！」

「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如果是事實，過得再久，我們還是要追根究底。」

「你打算怎麼樣？」

「決不會原諒那些屈服於德川家的先臣。」

「啊！」

運天知道他們要中計了。

——這些年青武士，無疑是屬於大阪之戰時，幫助豐臣秀賴公這一派的。

「唉！過去的事情，讓它過去算了，還談幹嗎？」

運天催促着阿香趕緊走。

「等一等。」

年青武士抓住了他的衣領說：

「跟我到城裡辦事處去一趟，我要把這件事情弄清楚。」

運天故意做了個爲難的表情。

「這就叫我覺得迷惑了。」

「少廢話，敢在熊本城公然批評先君的死，絕非空穴來風。」

「走吧！」

武士們推着運天。

運天故意踉蹌地站不穩脚。

「哇！禍從口出，這句話可眞一點不錯。」

「你是在愚弄我們不成？」

武士們脾氣暴躁的瞪着眼睛。

阿香很不自在，而且眞怕事情鬧僵了。

「運天先生，向他們道個歉吧！」

阿香並不知道運天的葫蘆裡究竟賣的甚麼藥，他反而拉開了嗓子，理直氣壯的說：

「阿香，我爲甚麼要道歉，我又沒有說謊，清正公確實是被毒殺的。」

「啊！」

圍在四週的人，都回過頭來，看這個人信口雌黃，他們那種驚訝的樣子，阿香有些胆怯。

而運天是另有圖謀的。

——在城裡引起一番騷亂，自己和阿香的名字，就會很快傳開。

——如果蓮子和秀也確實落脚在此，不管怎麼樣他們一定會聽到。

運天早就這樣盤算好的。

自從他們在經過的一個村子上，知道有一個面部燒焦的武士背負一個小孩經過的事；他就肯定地認爲，那武士是缺兩個手指的七兵衞，孩子自然是秀也。

一路跟踪下來，在島原城就沒有了七兵衞的消息。

——八成七兵衞是渡過了有明海。

如果是從陸地到長崎去，一路上必定會留下些蛛絲馬跡的。雖然七兵衞行動詭秘，變幻莫測，運天又何嚐不是？

況且，他背負着一個很惹眼的小孩，憑運天的機警，還能查不出來嗎？

尤其，當運天走過海邊的時候，聽到有一個漁夫的船被偷走的事情。

他對這個行程的佈署，更充滿了信心。

因此，來到熊本城，他的第六感就有些不太一樣。

也因此，他才敢於在光天化日，人丁喧嚷的鬧市，故意引起武士們的注意。

「鬼傢伙，我絕不饒你？」

年輕氣盛的武士們，是受不了挑釁的。

運天笑了笑。

祇輕輕的比劃了一下，六呎高的武士，應聲倒在地上，表情呆滯。

「好小子！甚麼話？」

另一個更年輕的武士，從人群中跑了出來：

「這傢伙非比尋常，我要給點顏色看。」

兩把利刃，電光石火。

群衆紛紛倒退。

運天樂了。

而且樂得哼起歌來了：

我的歌聲抑揚頓挫，神韻清暢，

那是爲誰唱的？你可知道？

你若以爲好的話；

就把它留在心田上。

好像高聳的立田山，

永恒矗立在大地上。

嘿呀！嘿呀！

拔刀的武士楞住了。

簡直有點丈二金鋼摸不着頭腦。

——這傢伙一定不是泛泛之輩。

手裡面拿着刀，反而無從下手。

「我們走吧！」

阿香會意地拔腿欲跑。

靈機一動，旁邊正好有幾隻裝刀的空箱子，把它們一個個墊高起來，秀也站在上面，正可以把外面的情形盡收眼底。

「哇！他們要殺人啦！」

發亮的刀在搖來晃去。

秀也的眼睛同樣的晃來晃去。

但他的上顎抵在牆坎上，看得好喫力。

於是，他喘着氣踩上了窗戶的一根橫木。

不可思議的，就在秀也踩上橫木的時候，他的頭頂住了屋頂。

那屋頂是用活動的木板舖砌的，有一塊木板搖動了，秀也再一用力，木板掀開露出了一個大洞。

秀也好興奮。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他兩隻手拉住木板下面的橫樑，再一使勁，做夢般地爬上了屋頂。

他高高地站在屋頂上。

「沒有那麼便宜！」

「慢着。」

「你這個惡鬼，把我們看扁了嗎？」

一窩蜂似地，武士們拿着刀追了過來。

運天騰空翻了一個筋斗，就在地上連連翻滾。

許多的人。

許多的刀。

就是找不到下手的空隙，也沒有那個機會。

運天趁勢滾到了城門邊上，張開了兩隻手說：

「來吧！熊本城的高手，要在你們先君築的名城，動武比劍了。」

運天諷刺地說。

武士們每個人都氣得七竅冒烟。

❀ ❀ ❀

這時。

一隻小老鼠出現在秀也面前，他正想去捕捉那隻玲瓏可愛的小動物，忽然聽到外面的吵雜聲。抬頭，窗戶太高，無法看到。

這時候，下面的打殺已呈白熱。

有個武士的刀向那個矮男人刺過來，被他一腳踢飛好遠。

「啊！眞了不起。」秀也在屋頂上拍手叫好。

當那個矮男人走近一個女孩的時候，他怔住了。

「哇！那不是阿香嗎？」

「阿香！阿香！」

他聲嘶力竭的叫着。

但在那麼多人的吵雜聲中，他的細小的聲音被掩沒了。

同時，人潮也掩沒了阿香的影子。

運天故意瘋狂地從這邊跳到那邊，又從那邊跑到這邊。

「阿香！阿香！我在這兒吶，你知道嗎？」

阿香似乎感到有人在叫他，隨即認定不過是自己的幻覺罷了。

——在這個陌生的城市裡面，不會有人認識我的。

秀也好急，眼看阿香的頭轉過來，可又轉過去了。

而且，現在再也看不見阿香的影子了。

秀也再也沉不住氣，抓住屋簷上的木樑，想趁勢滑落下去。

「啊！你們看，那邊有個小男孩。」

「哦！這可不得了，摔下來怎麼辦？」有一個人跑到了屋子下面。

「拿個梯子來吧！」

「越快越好。」

「孩子，忍耐一點，要抓緊啊，千萬不能鬆手。」

七嘴八舌的嚷着。

秀也一點不慌張，他知道有很多人關心他。

梯子搬來了，但短得派不上用場。

這時，田崎主馬從外面歸來，遠遠地他就看到了秀也懸在半空吊着。

梯子。

但已經用不着了。

主馬向他們紛紛致謝，抱着秀也就回到自己的屋子裡去了。

主馬沒有食言，像對待自己孩子般的親着秀也的臉。

❀　❀　❀

這個時候。

在招待所書房裡面看書的朝比奈源右衞門，察覺背後好像有人。

正想回頭，已經遲了。

頸子上抵住了一把冷氷氷的刀尖。

「……」

源右衞門動也不敢動，佯裝鎭定地把眼睛盯在書本上，心裡揣摸着。

——這刺客是誰？武藝非比等閒。

他在想着如何解脫這個危機？

這樣的際遇，像他這種工作的人，這不是第一次。

但，他都能冷靜而敏捷的化險爲夷。

在他的經驗裡面，每個刺客都是殺氣騰騰。

而此刻站在背後的人，却沒有這種感受，心裡面爲甚麼會那樣不安呢？

他不能理解。

「有何貴事？」

源右衞門終於開口了。

「把小孩還給我。」

聲音沉重而有力。

——終於來了。

源右衞門早就預料到，被搶走孩子的這個人，終歸要找上門來的。

那天。

佐久間兵部的報告是這樣的：

他走向立田山，一定是去拜託加藤宗十郎，如果他想到搶走小孩的是幕府的密探，想必會提起在路邊茶坊遇到的人，而打聽到他們的來龍去脈，找上門來是意料中的事。

——該不會是受宗十郎的收買來行刺的吧！

源右衞門不能不有這樣的疑慮。

但他立刻趕走了心裡剛浮起來的一絲恐怖。

「把刀放下吧！」

「孩子沒有還給我，我永遠不會放下刀。」

六郎太的聲音冷氷氷的。

「抱走孩子，祇是引誘你出面的手段，你既然來了，孩子不會不還你的。」

源右衞門慢條斯理地，而且胸有成竹。

——奇怪。

六郎太迷惑了。

——這麼說，他並不知道秀也的眞正身份？

——源右衞門如果祇是利用秀也引誘自己出面，我這樣兵刃相見地對付，沒有必要。

他把刀收回刀鞘。

源右衞門定神轉過頭來。

「我有話問你。」

六郎太退了一步，却沒有鬆懈自己的警戒。

「糟了！」

他沒有思考的餘地，從房子裡面，跑上了小閣樓。「孩子，你不要動。」

秀也敵意地望着他：

「你這個壞人，不要過來。」

「不要這麼說，不要動，摔下去會沒有命的。」

主馬匍在閣樓屋頂上，緩緩地把手伸出來。

「你這個壞蛋，我決不讓你抓到。」秀也大聲叫。

廣場上的人個個束手無策，個個提心吊胆。

「孩子，相信我，我會照你希望做的。」

「你撒謊！」

「我說的是眞心話。」

「是眞的？」

「武士從不說假話，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主馬抓住了秀也的手，把他抱起來了。

原先搬來短梯子的人，現在扛來了好幾把長

——這個人眞的對自己的身世瞭若指掌？

「你不回答，我不會勉強。因爲，我是德川家派出的監察使，查訪詢問就是我的工作。」

從六郎太的表情，面善心狠的源右衞門知道已經擊中了他心理的弱點，態度也就放鬆了。

而六郎太同樣經過了瞬間的衝激，恢復了必須的平靜。但他的語氣却有些來者不善的意味。他說：

「你爲甚麼懷疑我？」

「因爲你的長相不凡。」

「我的容貌平庸無奇。」

「旁觀者比你清楚。」

「我們很想知道你清楚到甚麼程度？」

「把你撫養長大的人，沒有告訴你？」

「從來沒有人跟我說起過。」

「是嗎？」

源右衞門故意疑惑地問。

「多言無用。」

「甚麼事情？」

「請教你是？」

「秋月六郎太。」

「不是假名字吧！」

「君子行不改姓，坐不改名。」

「好，我相信你。」

「我的名字對於我，決不是重要的事情，老實告訴你，我不過是武藏野山上出身的無名小卒罷了！」

「哼！你錯了！」

「甚麼？」

六郎太覺得豈有此理。

「你不是在武藏野出生的。」

「爲甚麼？」

「你是被人遺棄，被武藏野的人撿到了罷了！」

「……」

六郎太緊閉着嘴唇，說不出話來。

源右衞門調整了一下自己的坐位，旁敲側擊的說：

「我眞以爲你是松平忠輝公，化粧潛逃到西國來的。」

「……」

「忠輝公在去年冬天，放棄高田五十五萬石諸侯的地位，在勢州朝熊監獄被輭禁。沒想到，我在熊本城的茶坊，竟然看到他帶着一個小孩，我當然要懷疑。」

「你是說我跟忠輝公很相像？」

「一點不錯。」

「……」

六郎太一時有些迷糊。

「那個小孩呢？」

這時候，走廊上有了脚步聲。

六郎太飛快地拔出刀，頂近源右衞門的喉管。

「有甚麼事就在外面講吧！」

源右衞門高聲對門外的來人說。

隔着一層紙門，那人道：

「根據兵部的緊急報告，田崎主馬帶着小孩失踪了，兵部已經去追踪。」

——大勢不妙。

源右衞門臉色陡地變了。

「好了，這裡沒有你的事，退下吧！」

——眞是禍不單行。

自己正被利刃所挾，而部下又猝然叛變。

「田崎主馬是何許人士？」

六郎太又何嘗不是急如星火？

「柳生道場的一份子。」

——因爲主馬喜愛小孩，兵部才蓄意把孩子託付給他，這着棋完全失敗了。

源右衞門懊悔不已。

「既是密探，怎麼會有人敢不服從你的命令？」

「……」

「你對這件事，要做何解釋？」

因爲對這裡的地理環境並不熟悉，唯一的想法是愈往東邊，離開熊本城就愈遠。

秀也已經累得睡着了。

主馬眞有些後悔做了這樣的決定。

——源右衞門冷酷無情，他是不會放過我的。

——這個孩子還如此小，我又怎麼能養活他呢？

可是，現在沒有選擇的餘地。

——祇有這樣幹下去了。

主馬鼓起了勇氣。

——我要撫養這個小孩。

在一棵大樹的隱蔽處，他坐了下來。

他確實需要喘息一下，情不自禁地回想起了十年前的往事——

心愛的妻子在生下第一個孩子，就不幸去世了。

那個心臟流着自己鮮血的骨肉，眼看着要在土地上奔馳的時候，却被一匹疾駛的馬踐踏死了。

「大概是他太喜愛這個小孩。」

「這樣含糊的答覆，我是不會滿意的。」六郎太狠狠地把刀入鞘，冷酷地說：「下一次咱們再碰面的時候，兩虎之爭，必有一亡。」

源右衞門心裡好懊惱。

但他却見風轉舵，微笑着說：

「先搞清你自己的身世，再來比武還不算晚。」

夕陽西下。

田崎主馬背着小孩從凌晨到現在，沒有片刻休息。

前面是一片茂密的森林。

這裡離開熊本城已經很遙遠。

爲了避免人的追踪，也爲了躲開不相干人的注意，他選擇人烟稀少的草原，或是坎坷崎嶇的小路。

他一直朝着日出的東方行走。

好可憐，才三歲多一點點。

他抱起渾身是血的小孩時，心像刀割似地抽痛，眼淚像泉水似的湧在臉上。

秀也被帶來的時候，他就想到了那時的情景。

而他也就在同時，似乎下了決心，要把這個孩子看成自己的骨肉。

此刻，主馬注視着橫在前面的密密叢林。

在叢林前面的青葱草原上，露出來欄柵的一角。

——顯然，那是個牧場。

——如果能夠找到一匹馬，就不虞一切了。

他沒有搖醒秀也，就跑了過去。

秋陽下，就在欄柵旁邊，幾匹駿馬正在啃草。

——祇有偸了。

主馬叫醒了秀也。

「我去帶一匹馬來，你在這裡等我一下。」

秀也茫茫然地揉揉眼睛，他想起了一天沒有喫東西。

「我肚子好餓。」

「再忍耐一下，我們騎馬到山上去，在那裡我會煮東西喫。」

他身邊備的口糧，必須煮熟吃。

主馬走向了牧場。

秀也抬頭一看，滿天彩霞，好不艷麗。

逃亡的生活，使他對自然的一切，充滿了幻想，也有無限的依戀。

一朵雲飄過。

一隻鳥飛翔。

都會激起他心裡面說不出的激動。

「下來吧！下來吧！」

恰好一塊白得像棉絮般的雲，停滯在他的頭頂，他張開了手臂，要擁抱它似的大叫着。

他的聲音盪漾在曠野。

而躲匿在芒草裡的佐久間兵部驚喜交集的聽到了這孩子的聲音。

——奇怪。

他站了起來，朝着聲音的方向追過去。

兵部從跨出熊本城，就算準了主馬會朝這邊走的。

主馬當然沒有想到會有這麼快，他正騎上一匹偷來的馬，跑到了秀也的身邊。

「快上來，小少爺！」

他把秀也抱上了馬鞍。

「走吧！我們到山上去煮東西喫。」

二人正要躍馬而去，兵部阻住了去路。

「兵部！」

主馬的聲音已經變了。

「主馬，是甚麼鬼把你弄昏了頭？」

兵部的聲音冷冷的。

「我清醒得很。」

主馬鎮定了，再沒有剛見面的驚恐。

「你既然清醒，爲甚麼把豐臣的遺孤帶來這裡？」

「不必多說，空言無用。」

「我不清楚你的意思？」

「最簡單的意思，是把刀拔出來。」

「這是你自己說的啊！」

「當然。」

「那就不能怪我了。」

主馬把秀也安置在馬背上，拔出了刀。

兵部的刀也出了鞘。

「出招吧！」

主馬似乎有恃無恐。

「哦！」兵部沒有猶豫。

頃刻間，兩人從好友變成了敵人。

主馬的刀趁兵部不備，朝着馬臀刺了過去。

受驚的駿馬飛快地向前衝出。

兵部這時刺向了主馬。

「哇！」地一聲，主馬的眼睛模糊了。

朦朧中他看到那遠颺而去越來越小的影子。

相逢憾

被天下上人逼着要從商的小太郎，很不以爲然的離開了那座讓他留戀的古刹。

此刻，他跟姐姐千早一塊兒走在斜陽落照的大道上。

昨天晚上他們住在熊本，今天一大早就從旅舘裡出發了。

現在，天快黃昏了。

「走快一點吧！太陽都要下山了。」

小太郎臉上有些急迫不耐。

但，女孩子究竟是女孩子。

千早打從坐船渡過有明海，身子就感到不太舒服，能夠支撐着走到這裡，已經很不錯了。

「小太郎，你去找匹馬吧！」

千早的兩隻脚很吃力，就像要癱下去似的。

「不要這樣過份要求我好不好？」

「我實在走不動了呢？」

「那還是讓我一個人回鎌倉好了。」

「小太郎！」

「我回鎌倉是要練武，妳回去幹嘛！住在古刹不是很好嗎？」

小太郎好像愈來愈有精神，神彩飛揚地說：

「我根本不喜歡那個老和尚，他要我做生意，太沒有道理，織田左衞門佐信次的兒子，去沾一身銅臭味道，不讓人笑掉大牙。」

「小太郎！」

千早很想阻止弟弟的狂傲氣勢，但她的話還沒有開口，小太郎繼續滔滔不絕。

「哼！那個老和尚，他明明知道我有使劍的天賦，祇要加以琢磨，一定會成爲武林高手的。可是，偏偏要我從商。姐姐！妳也好像跟他一個鼻孔出氣。」

「小太郎！那是……」千早不知道怎麼樣回答他這句話才好。

「你不是也佩服他武功過人，心智高超嗎？」

「五年以後，我會勝過他的。」

小太郎從不知天高地厚，也從不掩飾他的壯志雄心。

千早再也不能讓他放肆了。

「小太郎，你如果存心練武，這樣狂妄囂張的態度，非改不可。」

「是嗎？」

「我跟你說過多少遍了。」

「哼！我知道，妳怕我勝過他。」

「誰？」

「秋月六郎太，在妳心裡，他才是天下第一等劍手，頂天立地的英雄。」

「小太郎！」

「妳去找他吧！我不管妳哪！」

「小太郎……」

小太郎眞的氣嘟嘟地走了。

千早心裡很氣，但也無可奈何。

「不說也就算了，再怎麼樣，叫我做生意，我是不會幹的。」

「姐姐不是陪你出來了嗎？」

「才不吶，妳另有目的。」

「……」

「妳祇是藉個理由，心裡面却希望能夠找到那個浪人——秋月六郎太。」

千早臉上飛過一片紅暈。

「這……」

「別這呀！那呀！就是因爲妳要跟他見面，才拖累了我的。」

小太郎看到千早慢吞吞，欲行又止的樣子，心裡就有一肚子火似的。

「小太郎，別忘了，我是姐姐。」

「……」

「姐姐想把終身託付給心愛的人，也是正經的。」

「那不關我的事。」

姐弟兩人，相依爲命，還有誰會比自己更喜歡，更疼愛他呢？

——但願他急躁，不羈的性格，不會影響他的前途。

過了半個小時……千早就又孤獨地拿起拐杖，朝着小太郎的方向緩緩前行。

天向晚了。

突然，草原的一端，出現了一匹馬。

奇怪的是：那匹馬上沒有武士，也沒有儒者。

——如果能騎上馬，一定可以趕上小太郎。

千早以爲這是牧人的馬，祇要付給一些銀子，就可以騎上牠疾馳而去的。

但當她走近的時候，不由的一怔。

沒有牧人，沒有馬僮，而在馬脚下，却躺着一個小男孩。

他眼睛微瞌，渾身氷冷。

——無疑是從馬背上摔下來的。

「好可憐，這樣一張可愛的面孔，竟然沒有人聞問，到底是怎麼回事？」

她把他抱了起來，週身檢查了一遍。

——還好，並沒有別的嚴重傷痕。

「孩子，你醒醒吧！」

勞累的千早，這下子忘記了自己的精疲力竭，也忘記了小太郎已經走得老遠。

秀也迷迷糊糊地睜開眼睛，還以爲自己是躺在母親的懷裡。

從和母親分開，第一次聽到女人在呼喚他。

「……媽……」

他好興奮，好激動。

但當他認定那不是自己夢寐渴望的母親，立刻反抗着要掙脫下來。

「哦！我好痛。」他叫了起來。

「那裡痛？」

「這……」

秀也閃過一個新的意念，咬着牙說：

「不痛了！不痛了！」

——對於一個武士，怎麼可以喊痛呢？那是多麼不光彩的事。

於是，他推開了千早，站在地上。

千早看他那輪廓分明的臉，心裡又泛起一陣母性的潛在喜愛。

「你是從馬背上摔下來的吧？」

「嗯。」

「從那裡來的呢？」

「那邊！」

秀也先用手指着西邊，想了一想，又改變主意指向北邊。

「怎麼沒有人管你，一個人騎在馬上呢？」

「本來是有人跟我一塊的。」

「甚麼人？」

「一個不是壞人的叔叔。」

「後來爲甚麼把你丟下？」

「因爲另一個壞人叔叔趕來，要抓我回去，他才把我放在馬上，讓我逃走。」

「逃走？那你的家呢？爲甚麼不回家？」

「我沒有家。」

「爸爸和媽媽呢？」

秀也停頓了一下，決心地：

「我不要告訴妳。」

「這，你以後怎麼辦？」

「不知道。」

——不知道。

這對於千早是個難題。

——我總不能扔下他不管呀！

——要管，該怎麼辦？帶回古刹嗎？

「你想，我能幫你的忙嗎？」

「你願意嗎？」

「當然願意。」

「祇要你願意，我想請把我帶到那個有城堡的城，我可以找到阿香。」

——有城堡的城？

每一個城幾乎都有城堡，究竟指的是那一個？

「阿香是誰？」

「女佣人。」

——女佣人。

這又奇怪了，沒有家，沒有爸爸媽媽，怎麼會有個女佣人呢？

「你是武士家的子弟？」

「是的。」

「阿香在那裡，你知道嗎？」

「我看到過她，就是那個有城堡的城。」

「有城堡的城太多了，孩子……」

千早莫可奈何，不知所措。

這時候，小太郎遠遠地叫了一聲姐姐。

究竟手足情深，而天色近晚，把姐姐丟落在這樣廣濶的原野上，總是放心不下。

於是，他跑回來了。

一眼就看到了秀也。

千早告訴了他關於這孩子的一切。

「不要管他，我們沒有時間管這些漠不相關的閒事。」

「可是……小太郎！」

「女人的心腸總是慈悲的，妳想帶他走，是不是？」

「這麼小的孩子，你能忍心丟下他在這裡摸黑？」

「那妳自己帶他好了，我決不管妳了。」

小太郎頭也不回地上路了。

千早想叫住他，但對他的個性瞭若指掌的姐姐，深知很難改變他對任何事情的成見，只好作罷。

他把秀也抱上馬背。

「孩子，我們走吧！」

「去找阿香。」

「我祇能盡力而爲。」

「謝謝妳。」

第一次看到秀也臉上的笑容。

馬蹄聲在暮靄四合的草原上響起來了。

了。祇要一動，前後左右都是銳利的白刃。

——一切祇有任命運來決定了。

他閉目調神，聚氣凝精。

約莫有五分鐘，空氣一如窒息。

六郎太的眼睛注視着自己正前方敵人的上空。

一個密探像喊口令似地叫了起來：

「虎亂！」

刹時，四名武士立刻把左手放下，右手將刀尖齊腰。

動作整齊劃一，井然有序。

那是柳生派獨特的虎亂單手斬招式。

圍住六郎太的方式也跟着變了，他們不再是刀尖向着他，而各自轉着圓圈。

身子移動的聲音，打破了剛才停滯的寧靜。

六郎太仍然屹立不動。

他在盱衡這個隨時有人出招的局面。

暮靄沉沉，微弱得祇剩了灰白的光，在轉動的刀子上一幌一幌地成了一個光環。

即將沉落的太陽發招，渴望能阻擋紅輪的墜下。

但，他的刀法太過精湛。兩個武士做了無謂的犧牲者。

——這人是誰？

天下竟然會有這樣神乎其技的人，他的武功簡直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

武士的讚嘆，從心底湧起。

另外兩個包圍着六郎太的殺手，看到他的同伴們猝然而亡，自己早已手脚發輭，六郎太不廢吹灰之力，叫他們一一躺在地上。

他有些疲倦的感覺。

擦拭乾淨了刀上的血跡，把刀入鞘，雙手合十，面向着四具屍體行了鞠躬禮，準備離去。

「大俠！」

那武士，就是那個讚嘆不迭的武士走過來了。

「……」

「大俠，請多多指教。」

他脫下了斗笠。

也就在同一個時刻。

在距離不到一哩遠的草原上。

六郎太被四個不知名的武士，層層包圍住了。

六郎太是啞巴喫湯糰，心裡有數。別說他們的那身打扮，和一舉一動都看得出是柳生道場出身的密探；就算不然，也知道是源右衞門的埋伏。

四個殺手的刀尖接近了六郎太的身體。

但他靜如止水，穩若泰山，連眼睛都不曾眨動一下。

前幾天他才跟相馬只四郎決鬥過，柳生派的猿飛術，確實不同凡響。如果不是自己武功超人，那天是很難輕易過關的。

因此，六郎太頗有點自信。

他深深地運了一口氣，摒除心裡的一切雜念，嚴陣以待。

任何人看到這樣的情勢，都會膽顫心寒的。

他簡直就像置身死地，連轉環的空間都沒有

在二十步遠的一個角落，有人探身窺視這一夕陽下的奇景。

他一身旅行裝束，頭在壓得很低的斗笠下，使人無法瞧見他的臉孔。可是，他體格魁梧，頸子頗長，而站在地上的兩條腿，有一股巨大的力量，顯然是一位勤練武藝的高手。

他的眼睛從斗笠的孔洞，一直注視着六郎太，對於他的凝神注視夕陽的那份氣勢，興趣盎然。

漸漸地，六郎太的眼睛瞇成了一條縫。

這時，有個殺手叫出聲來。

「咻！」

另一個殺手使出了「虎亂單手掌」。

六郎太騰空躍起。

「咔嚓！」

兩個殺手的首級幾乎同時掉落地上。

「哇！」

站在遠遠的那個武士暗中叫絕。

六郎太原不想置人於死地的，他是向着西方

樣也是一劍把傳七郎擊倒，而還手無力。

這樣一來，在京師素來叱咤風雲的吉岡門派，豈能忍此大辱，他們一致擁護清十郎的嗣子又七郎，在京師郊區的下坡松附近決鬥。

吉岡派居心險惡，這一仗勢在必勝；而在下坡松附近埋伏了火鎗、礮、弓箭等各式武器，非把武藏的首級取下決不罷休。

但，武藏却毫不留情的奪取了又七郎的性命，且一瞬之間就如旋風般的消失；等到火鎗、弓箭齊發，已經看不到他的影子了。

由此，宮本武藏的英名，如日中天。

——現在，他竟然站在自己的面前。

——而且，那麼謙虛地向自己請教。

無籍籍名的六郎太，說不出心裡有多興奮。

「我是秋月六郎太。」

六郎太同樣彬彬有禮。

武藏迎前了兩步說：

「你把握太陽西沉的剎那，飛刀一閃的招術

這名武士束着髮髻，膚色黝黑。

一隻鑲崁在突出顴骨下的深沉眼睛，使人感到不寒而慄。

「在下是播州赤松的晚輩——宮本武藏。」

「哦！久仰大名。」

六郎太做夢也想不到會是宮本武藏。

去年—慶長十九年的四月。

在關門海峽的船島，武藏和富田流的佐佐木小次郎比劍，他祇用一把四尺長的木刀，把對方打得一敗塗地，因而聲名遠播。

六郎太對宮本武藏心儀已久。

在沒有跟佐佐木小次郎比武以前，武藏的劍術早已震撼京師，無人能敵。他曾經像秋風掃落葉般地，打敗了吉岡道場派的各大高手，一夜之間，名聞遐邇。

武藏先是跟吉岡清十郎在京師近郊的蓮台野決鬥，他祇使出第一招，就把對手打敗了。接着又和吉岡清的弟弟傳七郎在三十三間堂境內，同

，是自創的？還是經過了名師指點。」

「如此陋技，那值一提？」

「客氣。」

「三十四年來，我經過了四十七次比武的場面，還沒有看到過像你這樣的神奇劍法，不但天賦特異，也必經過不凡的磨鍊，非常佩服……我們兩個較量一招，如何？」

在武藏的經驗裡，凡是一個武功高超的人，很容易激起他比武的鬥志。這種意識，正好像是劍的化身，那是無法遏止的。

但六郎太却完全出人意料之外。

「很抱歉，我從來就沒有打算以劍術成名，我也不想和閣下比武。」

「你說甚麼？」

武藏很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訝異地看着他：

「會有這樣的事情？你有那麼了不起的劍術，竟然不想以此成名？」

武藏全身滿佈殺氣。

六郎太有所感地退了一步，但沉默着沒有回答他的問話。武藏接着說：

「那麼，請問你生活下去還有甚麼目的？」

「這個？」

「你說，有甚麼意義？」

「確實，這個問題我自己也不明白，也許，沒有目的的生活，就是我練武的最後目的。」

「傻話，既然學劍，就一定有它的目的。」

「在別人也許是如此。」

「你不會有絕對的不同。」

「那是你並不了解我的性格。」

「是這樣的，你是很難叫人揣摩的人。既然不想以武功聞名，而能練到這種境地，我更不懂。」

武藏眞想和六郎太一較勝負。

但沒想到竟完全落空。

「老實說，」六郎太接着表白自己：「我習劍不過是爲了忘記空虛和寂寞，可是，又往往不

卻出乎他的意外，六郎太鑽進了草叢。

武藏躍空着地的時候，早就拔出了雙刀在虎視耽耽地佇候。

六郎太鑽進草叢就在躲避這兩刀夾擊的銳勁，當然，這是很聰明的。

「怎麼樣？」武藏大叫着。

「怎麼樣？是怎麼個說法。」

六郎太冷冷地，但並不表示他的畏怯，壓根兒在他心裡就沒有想到比武。

「你要知道啊！在我的背後再不可能有西沉的太陽啊！」武藏的話好得意，似乎在暗示六郎太，沒有落日的幫助，你是沒有轍的。

「落日既去，黑暗自然會來。」

六郎太好像自語似地回答。

「黑暗！」

「黑暗立刻就會籠罩大地的。」

黑暗眞的從四面八方湧上來了。

慢慢地，看到對方的臉孔已是很喫力的事。

能如願以償，我自己有時候也會捫心自問：爲甚麼要忍受這些痛苦？」

武藏很不以爲然地說：

「一個堂堂男子漢，還有甚麼忍不住的寂寞？」

「唉！每個人的生活環境不一樣啊！」

六郎太感慨良深地用這句話涵蓋了一切，他想要就這樣結束對話走了。

但，武藏不放過。

他發出裂帛似地一聲，同時，身體騰空，從頭頂給了六郎太猛不防的一招。

來得太突然，六郎太招架不住。

他失敗了。

這樣的失敗，並不證明武藏的劍術比他高。

武藏也不過是想主動的挑釁，激起六郎太的反擊衝動罷了。

而且武藏暗忖着六郎太會以同樣的招式，還以顏色。

趁機，武藏又向前了一步。

六郎太紋風不動在等候着。

一分、二分、三分……

時間不停地滑溜過去。

兩人僵持着的肅穆氣氛，跟近晚時刻灰黯的原野是很好的對照。

武藏有些懷疑了。

——這個年輕武士心裡究竟在想些甚麼？

——爲甚麼他面對着如此強悍的勁敵而面無恐懼之色。

——爲甚麼……

他有些不耐了。

「哼！」這吼聲，摻雜了太多的厭惡。

緊接着，他再度如旋風般的凌空躍起，雙刀同時射出了可怖的殺氣。

但武藏這一招形同虛發，他沒有斬倒六郎太，相反的，由於過份用力，使自己的身體旋轉起來。

等武藏安然着地，竭力吐出胸中怒氣的時候，六郎太的影子已遠站在兩丈外的黑暗中。

「來日再來一較高下。」

「等一等，你究竟那裡出生的？」

「武藏曠野。」

「請問你究竟是甚麼身份？」

「我是個無名小卒。」

「不是！你決不是一般平民百姓，你自然而高貴的情操有別於其他武士，請留下你的大名！」

「我已經說過一次。」

「請再說一遍。」

但六郎太沒有理會他。

六郎太的影子瞬間就消失在黑暗中。

——他會是誰呢？

舉止高雅，言詞不俗，品貌出衆。

——究竟是何方神聖？

尤其是他深湛的涵養，儘管是不戰而退，却表現了那樣令人尊敬的品德。

——如果有機會再見，必做生死決鬥。

武藏沉沉地，踏着夜的冷清，走進了熊本城。天空萬里無雲，一輪皓月高掛穹蒼。

一個和尚在踽踽獨行。頭戴斗笠，遮住了面孔。

武藏根本沒有注意，也不屑看他一眼，當他擦身而過，和尚却脫下了斗笠說：

「哦！是武藏先生！」

武藏自己也是戴着斗笠的，看樣子這和尚的視力明察秋毫。

「啊！是……」

「一個居無定所的乞丐和尚。」

「哦！」武藏頗爲驚訝：「是上人吧！」

天下上人曾經解救過一個滿身是血的武士，那是在下坡松，和吉岡道場四百門生做生死決鬥的時候。

武藏進入草庵，天下上人並沒有特別照料他。他自己在大爐邊睡了三天三夜，祇吃些和尚給的稀飯。

武藏內心却非常感激他。

因爲，他悟出來天下上人的道行很高，故意不關心自己，祇是讓自己養精蓄銳，恢復元氣。

武藏誠懇而鄭重向和尚道別的時候，和尚曾經語重心長地告訴他：

「不去殺人，就無法知道自己的力量。但，殺人會給人生添很多麻煩。」

這句話武藏記得很清楚。

「哦！上人也到西國來了。」

武藏親切地打着招呼，自然地想到了草庵的過去。

「在這樣人跡稀少的地方，幹嘛仍然殺氣騰騰。」

和尚的話很不客氣。

武藏細說了剛才的一場經過。

「那是秋月六郎太嗎？」

和尚原是思索的自語，武藏接口道：

「不錯，就是他，見面的時候，他說過這個名字，我記不太清楚，臨走請他再說一遍，他就置之不理地跨步走了。」

「可是，他爲甚麼會殺死四個像密探的人物呢？」

「我不太清楚，怎麼，您認識他？」

「認識，只是不很深刻，他也跟你一樣，隨時都會露出騰騰的殺氣。」

武藏既知道天下上人也認識他，而自己對天下上人又有一段緣份，就把心裡對六郎太的感受說了出來：

「我走了這許多地方，看了太多的高手，還沒有見過像他一樣一身神技的人物，所以，按捺不住的向他挑戰。」

「被他閃開了是不是？」

「可不是！」

「哈……」天下上人豪情萬丈，而又洞燭機先地放聲笑了起來：「太好了！」

「爲甚麼？」

「比下去，準是兩敗俱傷。」

「我不會後悔。」

「還是儘可能珍惜自己的生命吧！」

天下上人拍拍武藏的肩膀，正要離去。

「上人要回寺裡嗎？」

武藏似乎言猶未盡。

「我是雲遊慣了，處處無家處處家。你到熊本城有甚麼事？」

「到加藤家當武師。」

「哦，你擊敗佐佐木小次郎就是爲了當武師……？」

「您老有何高見？」

「不去爲妙。」

「爲甚麼？」

「當今城主，年幼愚昧，跟他父親的勇猛過人，是不能相提並論的，要不了多少時間，德川幕府會把他消滅的。」

「哈……言不由衷。」

「上人！」

「不必緊張，我也是說着玩的。不過，雲在天邊，水在地下，命該如此罷了！」

老和尚走了。

「……」

遠遠地他回過頭來大聲說：

「嚴以責己，寬以待人，這就是仁義的所在了。」

武藏陷入了沉思……

花弄影

運天走遍了城郊的每個角落，腿也有些酸痛了。

凡是有一絲毫的影子，他都會不厭其煩地追踪。

最後得到的結論是：「秀也的確已經不在城內。」

但是，阿香却猶豫不決，一直不肯輕易離開熊本。

「既然聽到有聲音叫我，這事情絕非偶然。」

「這是當然的。」

「就算不是秀也，一定也跟秀也有關。因爲，我除了侍候他們母子二人，沒有人認識我。」

「嗯！有道理。」

「所以……」

「妳不要擔心，眞在城裡，我走過了那許多偏巷小街，不會沒有踪跡的。」

「這……」

阿香一眼看到了路旁邊的胡枝子，一顆顆晶瑩透亮的露珠正從上面滾落，想到秀也的茫茫無踪，心裡面一陣說不出的感情，兩隻眼睛裡面瞬間含滿了淚水。

「阿香！」

她想起了「萬葉集」裡面的一首詩：

胡枝子葉上的露珠
禁不住風吹而滑落
那情景使我想起一個影子
眼淚像雨水般飄着，飄着……

「運天先生！」她哽咽着說：

「你走好了，讓我一個人留在城裡吧！」

「爲甚麼要白白浪費時間？」

「不！在我沒有證實秀也眞的不在城裡以前，我的心不會安定的。」

「好吧！妳打算怎樣就怎樣吧！我也祇好再找一遍，有消息我會隨時通知妳。」

「那就麻煩你了。」

運天在白紙上寫下他可能的去處和住宿的地方，交給了阿香。

月光照着平坦的馬路。

運天健步如飛地踏着月色走了。

密探的生活，磨鍊了他獵犬般敏銳的觸覺。當他判定獵物的所在，十拿九穩地都能找到答案。

——這孩子一定是在這條街上。

他下這個斷語並非沒有根據。

因爲，自己在城門前廣場引起騷動的時候，聽說廣場前的刀劍店發生了一件怪事。

這個刀劍店的老板是從關東來的，到這裡來開業不過一年光景。

那天，從他屋頂上的小閣樓裡面爬出來一個孩子——老板是沒有孩子的，連太太都聽說留在關東——商人從外面歸來，嚇了一大跳，趕緊跑上屋頂。

那孩子却拼命掙扎，甚至要跳下樓來。

在馬路上看熱鬧的衆人，都看到了這個孩子，眉目清秀，品貌出衆，斷然不是刀店老板的骨肉。

——檢來的。

——搶來的。

——買來的。

街上傳說紛紜。

「是他！就是他。」

運天早就下過斷語，而且阿香聽到有人叫他，如果不是幻覺，更證實了這個判斷不會錯誤。

運天爲甚麼不把這些蛛絲馬跡告訴阿香呢？那是因爲他探聽到了刀劍店的主人，不是純粹的生意人，而是官方的密探。

要從密探手裡將這孩子搶奪回來，說不定要經過一場生死的搏鬥。

這樣，阿香跟着一定碍手碍脚。

他必須先技巧地把阿香擺脫。

本來，前一天，運天就到刀劍店來過。他知道已經人去樓空，根據他的揣測，一定會被送到江戶去。

他想追踪，苦無法子放下阿香。

現在，阿香自己留在城內。

「太好了，太好了。」

運天飛也似地踏上了征途。

但沒有多久，他的脚陡地停了下來。

一個頭戴斗笠的武士站在兩丈遠的曠地。

彎月如鈎，高掛天空，照着他佈滿殺氣的影子。

運天欲行又止，停住了脚步。

「嗨！」

想不到對方竟先打起招呼來了。

「……」

運天定神看着他。

宮本武藏看清楚了他的面貌說：

「你好像是個密探？」

「是的，到剛剛爲止，我是不折不扣的密探。」

運天故意俏皮地回答他。

「而且，是第一流的。」

武藏又補充了一句。

「做密探是從來不爭名氣，我究竟是第一流還是第二流，連自己也不知道。」

「第一流和第二流，在我心裡有很多區別。」

「爲甚麼？」

「因爲，我是一個苦練武藝走遍全國的武士，說實話，如果你是第二流的貨色，我不會在這兒等你這麼久。」

「是第一流的呢？」

「我看出來了你是第一流的。」

「啊！那該怎麼辦？」

「想要跟你較量較量。」

武藏的心裡面，祇要是第一流的，決不放過找他比武的機會，也認定唯有第一流的，纔夠資格跟自己過招。

自信、自負，而又倔強的性格，使他經常徘徊在生死的邊緣。

「你說話簡直是無理取鬧。」運天用手抹了抹臉說：「既然身爲密探，如果沒有正當的理由，是決不會與人打鬥的，我從來不跟人比劍。如果眞的遇上了危害，我祇好用遁走術脫逃。」

「哦！我倒是要看看你的遁走術？」

「你這明明是強人所難嗎？就讓我走吧！」

「我不會讓你走的。宮本武藏這一輩子，命裡註定了是要學武的。爲了考驗我自己，就是我的父親，我也會下手的。」

運天不禁大喫一驚。

——一個多麼不講理的武士。

但他不再說話。

武藏同樣緘默着等待。

他覺得很奇怪，爲甚麼他能抗禦自己身上散發的銳氣而不反抗。

如果是個農人，或是商人，他們必定會渾身發抖的，而眼前這個人却沒有半點不安。

運天究竟也是經過風浪的。他說：

「你是眞的不肯讓路囉？」

武藏沒有回答。反而向前走了一步。

運天甘拜下風地磕着頭，說：

「請原諒我，想躲避武藏的劍，我還從來沒有這個胆量。」

「你知不知道羞恥？」

武藏很不客氣地奚落他。

「密探的腦子裡很少有羞恥這兩個字，爲了保全性命，有時候連尿水也可以喝下去。」

「蠢物！」

武藏從來沒有看到過這樣沒有出息的傢伙，狠狠地踢了他一脚。

劍可以對付一個強者，但不能欺負一個懦夫。面對着一個祇知道磕頭的人，是很難下手的。也許沒有能讓自己的自負和自信得到滿足，武藏終於生氣了。

「站起來？」

「我要斬下你的腦袋。」

「我祇有向你求饒。」

「沒有用的東西！」

武藏洩氣地從運天身邊走過去。

「多謝……」運天站了起來。

但，突然地，武藏殺氣騰騰的轉過身子。

也就在同時，運天輕如乳燕地跳開一丈多遠，然後說：

「宮本武藏先生！」

「有何指教？」

「你以爲我趴在地上，眞的是愛惜生命嗎？」

「你說甚麼？」

「告訴你吧！那就是密探遁走術的一招。」

「你……。」武藏全身燥熱起來。

運天果眞遁逃得無影無踪。

武藏想追上去，但已相距甚遠。

❀　❀　❀

同一時刻。

騎在馬上，帶着秀也欲走進熊本城的千早，遇到了危險。

他們祇走了約莫兩哩路，就遇到了一批浪人。

那些在慘淡月光下照耀的流浪人灰白的臉，每一個人都像餓了的狼。

好可怕。

千早心裡戰慄着。

她也實在太大意，帶着這樣一個孩子在夜間奔馳，原就是一件危險的事。

雖然德川幕府一再申令，從大阪城逃難出來的人，不得進入其他的領土。但，人總歸是人，同情之心是甩不掉的，大家能睜隻眼閉隻眼過去也就算了。

甚至有很多地方，設了關卡，明知是逃難的人，也就網開一面，沒有人去逮捕。

而在忠於豐臣家諸侯的勢力範圍，尤其對他們格外的通容。

這些亡命於外的人士，都認爲精忠武將加藤清正管轄的領土最安全，大夥兒都不約而同的擠到了這個城市，截至目前已超過了一千多人。

他們既沒有可投靠的親朋好友，城裡的人自然不會貿然給予施捨；因此，情況好一點的，進入了山區開墾，或是到海邊捕魚。但是大多數都成了趁火打劫的盜賊。

千早看到他們面有飢色的臉孔，才意識到自

千早幾乎是懇求地說：

「要錢，給你們，不要再抓我們吧！」

「不行！」首領先拒絕了她的要求，然後接着說：

「如果妳眞是織田左衞門的千金，那是最好不過。因爲，我們這些原來豐衣足食，威風凜凜的武士，現在連討生活都有了困難，而且對前途也沒有信心。像妳這樣年輕貌美的姑娘，對我們正是求之不得。你們大家說，對不對？」

又是一陣轟然的笑聲。

而在這笑聲裡面，有着輕薄的恐懼。

「二十多個大男人對付一個女人，實在是……」

「你給我閉上嘴巴，權佐！」

「一個人有啥關係，我可以慢慢等。」

「對，等你們都不要了，我來……」

不同的聲音，出自不同的嘴巴，都是同樣的下落。

己的處境非常危險。

「下來！」

盜賊中的一個首領模樣的命令着。

情急智生，千早心想大不了把這條命送掉，反而大着胆子說：

「我是織田左衞門信次的女孩千早。如果你們還有點俠義之心，就請放我一馬。」

跟饑寒交迫的人講仁義道德，無異緣木求魚。

「管妳是誰的女兒，妳乖乖下來吧！」

有一個人已經抓住了千早的脚。

千早緊張得汗毛直豎，渾身起了鷄皮疙瘩。

「荒唐！你們太荒唐！」

浪人一起大笑了起來。

「妳不下來是吧！那麼連馬一起帶走。」

這句話一來是對千早，一來是對浪人下達命令。

於是，有人抓住了馬鬃。

有人拉着斷了的韁繩。

千早氣得滿臉通紅。

——但不能延宕，延宕就不可收拾。

她用力踢了一下馬腹。

「等着，沒有那麼便宜。」

三人拖住了正躍起前蹄的馬。

「放手！」千早再不是一個弱者，放聲大叫，並用脚踢到一個浪人的肩膀。

那人不但沒叫痛，反而嬉皮笑臉的說：

「這小腿子，踢得眞舒服。」

「左門，你眞沒有出息，沒有喫過肉，也看過猪走路啊！」

一直呆呆地坐着的秀也，似乎感覺到了千早在受辱，也插進了一嘴：

「壞蛋，給我走開！」

「啊，人小，口氣倒是不小啊！」

「我是豐臣秀賴的孩子，你們後退。」

頓時，這群餓狼般的武士安靜下來。

千早的眼睛盯住了相貌委實不凡的秀也。

六郎太爲了避開宮本武藏，選擇了一條偏僻的小路。

也不知走了多遠，來到了一處險坡。

——咦！是不是迷路了？

他停下來，抬頭仰望，才知道已經過了菊池。

——那這座山是不是彥嶽呢？

六郎太對這裡的地形，連一點概念也沒有，感到陌生而困擾。

是否應該回頭呢？

他沈思了一下，選擇了一條小路往南行。

有一個小時的光景，他來到了一片深林。

——就在這兒宿營吧！

一個武士，餐風宿露是習慣的生活方式之一。

祇一會兒工夫，深林裡有馬蹄聲傳來。

——莫非下面有路？

於是，他站了起來，順着蹄聲走去，希望能把四週的環境了解清楚，以防萬一。

「不要做白日夢了。二十幾個窮武士，擁戴一個不知世事的小孩，會有甚麼作爲。」

六郎太一句不漏地把這段對話聽得清清楚楚。

——很奇怪，秀也會落在這干人手裡，而且千早姑娘也在一塊，怎麼會有這樣巧合的事情發生呢？

——也許眞是冥冥中有神明保佑啊！

他抑制不住內心的興奮。

斜倚着樹幹，仰視着朦朦的新月。

月光下的那些人馬，一看就知道是打家劫舍的盜匪，現在正馱着豐富的戰利品回歸山巢。

霧越來越大。

六郎太站在山岡，等着這一片濃霧早早散去。

很久——

霧慢慢地稀薄以至於消失。

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片樹海。

樹海的下面是個大峽谷，三面環山，形勢極其險要。

纔祇走了幾步，他聽到了馬伕們的高聲談話：

「你看那個小鬼眞會是嗎？」

「我看不出來。」

「會不會是那個姑娘特意教他這麼說的？」

「那也很難說，這小鬼長得是眞不錯，說不定確實來歷不凡。」

「那個姑娘呢？」

「姑娘怎麼樣？」

「她自稱是織田左衞門佐信次的女兒。」

「也許假不了。」

「這麼說，我們會得到一筆意外之財。」

「不一定。」

「爲甚麼？」

「反而會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那太簡單了。我們可以通告天下，豐臣秀賴的遺孤，和忠臣的千金在此，以之招兵買馬，一定一呼千諾，我們就可以舉事了。或者攻入熊本城，讓豐臣的繼承人來領導。」

——對，匪巢最好的藏身之處。

二十幾個武士打扮的盜匪走進了峽谷。

那些茅屋，顯然就是他們的巢穴了。

——要和這許人打鬥，是件很喫力的事。

——但我不能見死不救，尤其是那樣兩個人——秀也和千早。

他想起被腰斬兩半的衣服。

撥開沾着霧水的茅草，他直撲山坡而去。

——是攻其不備呢？還是佯裝迷路？

在山谷的松林裡面，六郎太仔細地思考着。

——決不能操之過急。

——唯有鎭定和忍耐才是上策。

天亮了。

太陽上升了。

陽光從樹隙間直射到地上。

次日上午，六郎太壓抑着自己在等待。

果然，有十多個武士，這時候走出了茅屋，從馬廐裡牽出馬匹，排成一路縱隊走出峽谷。

——一定是又要去擄掠了。

——顯然，巢穴裡祇剩下了十多個人。

六郎太走出了松林。

在梅樹和柿樹相間的平地，他找到了一條必要的退路，而後鎭靜地走到茅屋門口。

「有事拜託。」

裡面沒有回音。

「有事要求教，有人嗎？」

右邊茅屋走出來一個人，年紀不輕。

「我因爲迷了路，在這山頂上過了一夜，你能賞給一碗稀飯，讓我塡塡肚子嗎？」

那人打量着六郎太一身便裝，心中起了疑竇。

「看你好像無所事事，是本地人嗎？」

「不！我是他鄉人，因爲生活放浪，所以居無定所，行無目標。」

「你是習武的嗎？」

「不！我祇靠乞食施捨過日子。」

六郎太被引進了茅屋。

外面的一間屋子空無一物。

「宗佐，有客人來，準備粥吧！」

「哦！」有人應話，並推開了木門。

這時候，一個留着八字鬍子，身材高大的男人出現：

「客人，眞難得，還是頭一個呢？」

他一邊說着話，一邊用眼睛瞪着六郎太。

六郎太向他行了一個禮。

「打擾你了。」

「稍等，我就去準備。」

人走進去了，木門再度關起來。

引他進來的男子再仔細端詳了一下六郎太說：

「你對我們的看法怎麼樣？」

六郎太開始沒有想到這句話的意義，捉摸了一下，輕描淡寫的說：

「沒有甚麼特別的感覺。」

「啊……」

「……」

「可是，你鎭定的態度非比尋常？」

「你把我估計太高，其實，我祇是個浪人，一點也假不了。」

「大名是？」

「秋月六郎太。」

這時，六郎太覺得屋子前面的平地有脚步聲音。

一位穿着同樣衣服的老年人站在那裡，他的鬍鬚斑白，但凹下去的眼睛却炯炯有神，從他白淨的皮膚，和善良的笑容，可知他不是一個草莽漢子。

他曾示意坐在六郎太對面的年輕人不能大意。

「這個年輕人的身上發出不平常的劍氣。」

六郎太不管他用眼睛，或是用手，都了解他在喚起年輕人對自己要提高警覺。

等六郎太故意把眼神移過去，跟老人的目光接觸在一起，兩個人的身體都禁不住顫動。

這時候，右邊茅屋裡面傳出小孩子的叫聲：

「我不要，不要嘛！」

六郎太心裡有數。

把頭輕輕轉過去，茅屋的窗戶正對着的百日紅樹上，一個小孩正抱着樹枝在拼命反抗。

六郎太發現了老人在注意他，忙着說：

「我喫完稀飯就走。」

「不客氣，歡迎你久留。我們這兒能接待你這樣的客人，是很光榮的事。」

老人笑了笑，返身要走。

但，六郎太輕身一躍，已跳到院子裡面。

和他相對而坐的佐馬嚇了一跳，等他拔出刀時，六郎太已經勒住了老人的頸子。

「太大意了。」

老年人想掙扎。以他的年紀，那是不可能的。

六郎太右手拔出刀，放開了左手。

「冷靜點。」

六郎太命令着。

「你要幹甚麼？」

六郎太還來不及答話，屋內走出來了很多武士。

他們有的持茅，有的持劍。

因爲六郎太已經用刀尖抵住老人的喉管，誰也不敢急急靠近他。

「你說吧！要幹甚麼？」

「把小孩和女人交給我。」

「哦，你是德川家的密探？」

「不是，豐臣、德川與我都沒有關係。」

「那你爲甚麼要帶走秀賴公的孩子。」

「我要養育他，我跟他有緣份。」

「甚麼緣份？」

「我也是一個浪跡天涯的孤兒，對於有着相同命運的人，有一份本能的同情。」

「這個……」

「是不肯給嗎？」

這句話說得很硬實，也很強橫。

同時，六郎太全身飛出了騰騰的殺氣。

而在百日紅樹上的秀也，趁武士走開了，發現了六郎太，大喊着他的名字。

千早走出來，大驚失色，以爲自己是在做夢。

大家都沉默着。

老人在考慮片刻後，直接了當地說：

「好吧！照你的意思辦就是。」

「多謝！」

六郎太遵行武士之禮，鞠躬，退了一步，同時把刀入鞘。

衆武士們蠢蠢欲動。

「住手！」

老人大聲吆喝着，炯炯有神的眼睛，放射着銳利而智慧的光芒。

六郎太暗忖着：

——說不定是指揮大阪城作戰的一位指揮官。

武士們遵從老人的指示把秀也放了。

秀也餘悸猶存地投入了六郎太的懷裡，像呼喚着久別重逢母親樣的喊着：

「叔叔！叔叔！」

六郎太那份情感眞不知道如何解釋。

他從小孤獨成性，連千早的深情都能置之度外，而對這個孩子却如此親切，如此接近。

「秀也！」

他緊緊地抱住他，吻着他的臉。

千早幾乎是嫉妒地跑過來，看到六郎太，眼睛紅潤着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六郎太領悟這些，但却面向着老人說：

「請你答應我們在離開一小時後不追踪。」

「是不是過了一個小時就可以追呢？」

「不！那是我不敢奢求你們給一天的時間。」

「我答應。」同時對佐馬說：

「選兩匹壯馬給他們。」

「長老！」佐馬念念不平地說：「爲甚麼要對他們這樣客氣？」

老人笑了笑。

「佐馬，咱們曾經都是擁護大阪城的。如果戰勝了德川家，誰也會是十萬石、二十萬石的諸侯。如今我們落魄了，可是，我們不能因爲落魄就卑鄙呀！」

六郎太聽了這幾句話，心裡十分感動。

喜相逢

奇峰突兀，古樹參天。

一條銀白色的瀑布，斜掛在峰之巔、樹之蔭。

晨曦初上，煙波迷濛。

瀑布直瀉而下，濺出銀珠般的水花，恰似大珠小珠落玉盤。

喝！大自然的景色實在太美了。

一夜馬不停蹄的運天，就坐在對面絕壁上。

他需要片刻寧靜休憩。

他就喜歡淙淙如銀珠激盪的聲音。

也喜歡大自然壯麗的景觀。

太神奇、太偉大。

個人與自然相比，祇是滄海之一粟罷了。

在年輕氣盛的時候，他曾有過決心征服自然的信念。

有時候從山頂跳下瀑布，險些被漩渦淹沒喪掉性命；有時爬上滿是菁苔，潤滑無法立足的岩石，跌得頭破血流；有時面對浩渺的水流，狂嘶大號，精疲力竭。

運天再度沉入了年輕時的幻夢。

少頃。

從腰間掏出了他好久沒有使用過的七孔笛。

嫋嫋的笛聲隨着晨間清謐的空氣飄忽着。

「嗯！吹得太好了。」

這聲音與其說來自運天的背後，不如說發自頭上的杉木林中。

有一個人默默坐在小茅屋裡面，那神態無疑是修練心性的隱士。

會是誰呢？

天下上人緩緩地站了起來，走出陽光稀疏的

樹林，看到在斷崖上靜坐的運天。

「哦！」上人笑出了聲音。

——怎麼會是這樣一位其貌不揚的矮小子。

和尚實在很失望。

他的樣子和那出神入化的笛聲，簡直很不相稱。

這時，運天放下了七孔笛，站了起來。

「喔！敢情是位高僧。」運天高興地打着招呼說：

「今天的天氣眞不錯啊！」

「啊！我倒是沒有注意，聽到你的笛聲，就再也沒有心得想到別的吶。」

「太客氣。」

「是眞的，我敢說，你是當今第一位吹笛高手。」

「那裡，雕蟲小技，不足爲奇。」

和尚示意運天，歡迎他跳上山頂。

運天像猴子般地一個縱身，就疾速地緣絕壁而上。

「啊！你這身功夫也是不錯的啊！」和尚笑着說。

「我這人從來就老老實實，不瞞您說，不久以前，我的行業是名密探。」

運天善觀氣色，雖然跟和尚初次見面，却能一眼洞悉他是位長者，宛如知音相逢般地分外親切。

「你的武藝並不適合從事密探的工作。」

「也許是吧！」

運天應諾着。眼睛却直注視着和尚豎起來的眉毛，那常常是一個智者的標誌。

「先生您既是位有道行的高僧，我有個無理的要求，不知是否冒犯？」

「是關於那方面的？」

「看看我的運氣如何？」

「貧僧未曾研究過陰陽八卦。」

「不會吧！」運天不太相信地說：

「如果眞是一個陰陽師，或者以占卜爲業的人，我是不會懇求的。我很不相信他們那一套陰陽理論，我倒是認爲社會變遷是會影響一個人命運的。」

「這是有道理的。」

「所以，我才懇求你。」

「好吧！貧僧願意順你的意思。」

「其實，不是算我的命運，我這樣無足輕重的人物，沒有算的必要。」

「那麼是誰？」

「比如說……」

他有些嗑嘴。

「沒有關係，你祇管說好了。」

「如果這裡有個曾經權覇一時的風雲人物的直系……」

「嗯！是否說太閤秀吉的孫子。」

「對，就是豐臣家的裔嗣。啊！不！我不過是比方比方。假使他那個孩子，逃到西國來了，流落在這裡，該如何是好？」

「嗯！」

和尚托着下巴沉思了一下說：

「問題是這個孩子，是不是有高貴的氣概，和很好的教養。」

「那他的命運呢？」

「命運祇是天數，命運好的人，也祇能有小的成就。重要的是他成長的環境，和自己選擇的道路。」

「這是怎麼說法？」

「簡單一點，就要看是甚麼人養育他？」

「啊！這麼說，養育他的人一定要是君子。」

「那倒不一定，要緊的是愛心和誠意。」

「我明白你的意思，而且，這個人太適當了，太適當了。」

運天高興的拍起手掌。

「是甚麼人？」

「秋月六郎太。」

他的口裡不停地咀嚼着這兩句話。

的確，一個人祇憑藉天資，是不能成大器的；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沒有好的教養，最後祇是庸庸碌碌、平平凡凡過了這一輩子。

運天很信服和尚的高瞻遠矚，那是他的閱歷磨鍊的經驗。

他想着，想着，連快馬加鞭的噠噠聲，都沒有察覺。

「閃開！」有人怒喝着。

他快速地跳到路旁的草堆裡面。

一隊人馬疾速而過。

——哦，是一群野盜。

「請問：你有沒有看到一個年輕武士，騎着馬，帶了一個小孩和一個女人？」

「這……」運天歪着腦袋在想。

他的心底立刻浮起了一個幻象。

——莫不是我的主人帶着桂宮母子。

桂宮蓮子在雲仙嶽被七兵衛摔到人跡罕至的

「……」

天下上人想不到會是他—那個孤獨的年輕浪人。

他的心裡一直在思念着這個人，也關心着他的一切。

但，他却佯裝着毫無所知地問運天：

「秋月六郎太是怎樣一個人？」

「是我的主人。」

「你的主人？」

「那是我自己決定的。大概廿五、六歲的樣子，武功高超，連宮本武藏都比不上他。更難得的是：他的身份不凡、品德好、有愛心，就是高僧所說的那種人。」

「命運是天數，重要的是他成長的環境，和他所選擇的道路。」

一個小時以後。

運天奔馳在一條小路上。

樹海，運天根本不知道。

他是多麼渴望着神明能夠保佑他們母子，而讓六郎太載着呢？

果眞如此，對這個人的問話，不能不小心應付了。

「喂！你聽到沒有呀！」馬上的人忿怒地叫着。

「你有沒有看到一個穿便服的浪子？」

——對，就是他，穿便服的，六郎太。

「哦，你看到。」

「你這個笨蛋。」

盜匪大喝了一聲，就躍馬直追前去。

也不知道是甚麼時候，運天偷來一匹駿馬。

他跨在馬背上，望着一望無際，稻穗飄飛的廣大平原，心裡點燃起了希望之火。

這時候，秀也同樣在馬上，他用手放在前額，遮住刺眼的光線，看前方的景物。

「啊！就是他，找到了。」

運天愉快地歡呼着。

隨即，他就看到兩匹馬在稻穗遍野的田間奔馳。

等他的視線移向丘陵的後面，剛纔過去的那群武士正遠遠地跟隨。

「不能讓他們抓到。」

運天兩隻脚猛踢着馬腹，催促着牠加快速度。

衝下山坡，祇不過十分鐘光景。

現在，運天距離那批盜匪，不過三十多丈遠。

——哦！很久沒有使過我的暗器了。

他從懷裡取出一個東西，含在嘴裡。

那是他的獨門兇器——暗針。

用力地吹了一口氣，白色物體「呼」地一聲，飛了出去。

「嗯！」那被射中的武士，痛苦地摸着眼睛。

運天加速追上了這匹馬。

在前面奔跑的那夥野盜，並沒有注意到有人在後面偷襲。以他們的功夫來衡量，那也是不可

大隊人馬趕到，異口同聲對着樹林大叫：

「躲在那裡？」

「出來吧！」

「要是有種，就來決鬥。」

運天沒有廻響。

而瞬間，林中拋出一個白色的球體。

那球正好擊中馬腹，噴出紅色的火燄。

接着又是一個，再來了二個……

頓時，紅烟迷漫，茫茫一片。

人和馬都癱瘓的躺在地上。

運天衝出了樹林，直奔草原而去。

他一心一意渴望能追上他的主人。

那兩匹馬，正在遠遠的前面，並轡而馳。

他高興地笑了。

很清楚地。前面一匹是六郎太抱着秀也，後面一匹坐着一個年輕的女子，看樣子却不像是桂蓮公主，運天不免心裡納悶。

「喂！」運天的兩隻手，做成了個喇叭形狀能的事情。

接着，運天又攻擊到了殿後的兩位武士。

這時候，跑在前面的，已經聽到後面怪異的聲音，轉過頭來，運天和他相距祇五、六呎遠。

運天不讓他有思考的餘地，快速地把暗器吹向了他的臉孔。

馬隊立刻陷入了一片慌亂。

剩下的六匹人馬，分成兩隊，排列在道路旁邊，同時拔出了刀。

運天就從他們讓開的道路，閃電似地衝過去，一口氣跟他們相隔已有數丈之遙。

「甚麼東西！」有人大叫。

「等一等。」

他們拼命地追踪運天。

運天躲入了路邊的樹林。

這是誘敵入彀的戰法，等敵人經過，仍然可以從後面突襲他們的背部。

但他的行踪已經被發現。

，喊着：

「我的主人哪，我是運天。」

六郎太等都回過了頭。

「對不起！」運天向千早行了個禮，和六郎太併肩而行。

「終於讓我找到你了。」

運天第一句話就說。

六郎太看到運天滑稽突梯的樣子，笑了起來。

「你怎麼看到我們？」

「一言難盡啊！主人！」運天一味望着乖巧的秀也：

「他就是秀賴公的遺子吧！」

秀也看清楚了他的容貌，想起了一件大事似地拍着手說：

「哈！你就是在城裡跟他們打架的那個人，對不對？」

「你眞的看到了那時候的一切嗎？」

運天想到阿香說有人叫她的話，希望得到證實。

「是的，我看到了，我還叫過阿香。」秀也說：

「她爲甚麼沒有跟你在一起？」

「你會看到她的。她沒有一刻不想你，念你。」

運天雙手抱過秀也，緊緊地使他透不過氣。

六郎太不時地回頭，他總懷疑那些野武士會再度追上來。

「運天！是不是你把那批野盜扳倒了。」

「小事情，還提它幹嘛，哈……。」

運天眞的沒有把那事放在心上。

他覺得無限快樂的是：他能抱着秀也。

「唉！眞是天數啊！像我這樣出身卑微的人，竟然能夠把太閤殿下的後嗣抱在懷裡，三生有幸啊！」

他仔細端詳着秀也開濶而有大人氣的臉。

——這孩子就是跟別人不一樣。

復仇者

元和八年。

德川家康去世已經六個寒暑。

德川幕府徹底實施中央集權。

以江戶城爲中心的首都，大興土木，要建設成一座美侖美奐，氣勢萬千的城。

大小諸侯非常熱衷中央集權的實施，大夥兒都提供了相當的財力和人力，表示他們竭誠的擁戴。

因此，沒有血緣關係的諸侯，如果要反叛，必然孤掌難鳴，無能爲力。

而且江戶城就要完成的時候，幕府爲了加強地方的力量，使中央的權力更趨穩固，也命令諸侯在自己的領域築城。

伏見城、彥根城、長濱城、駿府城、篠山城、名古屋城、宅山城、高田城等都相繼一一完成。

他又想起了天下上人的話：

「命運祇是天數，要看他成長的環境，和自己選擇的道路。」

他再看看六郎太：

——他就是養育這個孩子的人。

心裡覺得舒暢萬分地吐了一口氣，然後對着正向他張望的千早說：

「我叫千里運天，早就把自己的性命交給了六郎太先生，從今以後要跟他共患難，同生死，請多多指教。」

千早這才簡單介紹了自己，心想：

——這個人做六郎太的部下，眞是最合適不過。

這時，六郎太又看到前面有隊人馬橫過，判定是野盜們的同夥。

因此，選擇了山峽這條路。

爲了建設江戶城，旗本武士也提供了大筆的財力和相當的勞力。

他們在湯島吉祥寺前開鑿了一條大渠，把水引到神田川，並在柳原的一端，築了一道堤防。

負責這個工程的旗本武士，是駿府城出身的，就把這一帶命名爲駿河台。

興池築城，使得江戶的土地暴漲。熱鬧的商業區幾至寸土寸金。在市中心區，過去不過二、三百兩銀一塊地，如今已達五百兩至一千兩。

日本橋也在這個時候，重行修建。

新橋長達二百三十呎，寬二十六呎，宏偉無比。

由這座橋到三條大橋，銜接東海的這兩旁，都種植着綠意濃鬱的松樹，整齊如同排列的軍隊，濃蔭掩映，成了行人休憩的最好天然涼亭。

去年——

將軍的女兒，正是由這條壯濶的林蔭大道經過，到了後水尾天皇領土，成爲了天皇的義女。

將軍秀忠代理太政大臣，他的兒子家光拜位左大臣，至於那些諸侯呢？情況是這樣的：

以福島正則爲首的諸侯，在幕府計劃徹底實施中央集權的時候，就大多數被廢除。

熊本的加藤忠廣，祇是苟延殘喘而已。

「飛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

那自然會使曾經打過天下，竭盡忠智的很多人心寒。

政治就是這樣的現實啊！

因爲，德川家的天下已經穩如泰山。

秀忠早就把這情勢看得一目瞭然，在春天就把位置讓給了他的兒子，自己搬到西丸去定居了。

世事變幻，眞是滄海桑田。

誰能說德川家的成功不是命中註定？

誰又能說德川家的登峰造極眞是命中註定？

事實上，家康不過是三河鄉下出身的一名武士。四十五歲那年，還是屈伏在豐臣秀吉麾下的一名臣子。豐臣過世，由於他的謹愼、忍耐、足

智、多謀，一舉滅亡了石田三成，逼殺了豐臣秀賴和兒子定湛，終於奠定了自己天下的基礎，而在七十五歲時把天下大權讓給秀忠。

秀忠自不是泛泛之輩。

他承襲了父親的機智，且更懂得權術的運用，剝奪諸侯的權力，使他們名存實亡，因而增強了幕府的權威。

秀忠的兒子家光，早就代理過父親的職位，實際掌管着政務，耳濡目染，很懂得變化萬千的政治手腕，却深藏不露，等着來日一展抱負。

他的性格剛烈，心地殘酷，敢作敢爲，無怪乎諸侯們無不憂心忡忡。

——果眞家光掌權，結果將會變成甚麼樣子，誰也不敢逆料。

家光知道父親的健康情形正日漸衰弱，他的二兄駿河幾次要探視父病，都被他拼命的設法阻撓。可見他的獨裁野性，連兄弟都不會放在心上，將來排除異己，事在必然。所謂天下太平，一言以蔽之，只是德川家的太平而已。

誠然，現在已經沒有了戰爭。

誠然，現在大家都過着安穩太平的日子。

但，祇要有一天不能絕對服從德川幕府的話，性命就會隨時被剝奪。

春天的時候，家光繼任大職，不是立刻頒行了三條政綱嗎：

一、家康所訂定的武家諸侯法規要更加嚴格執行。

二、徹底採行閉關自守政策，嚴禁天理教的傳播。

三、決不稍緩取締浪人及限制諸侯的統治權。

❀　❀　❀

太陽緩緩地從草原的末端升起。

政權的轉移永遠沒有改變武藏原野的平靜。

今天，仍然是個風和日暖的好天氣。

蒼茫的草地上有一條好長的道路。

那是由涉谷經過千駄谷、戶塚、瀧野川、西個原、平塚、箕輪……

古代八幡太郎義家向陸奧進軍的時候，曾經經過這條道路的涉谷古驛，有一位叫涉谷六郎鎭守府將軍平良文的第六世裔，把八幡太郎留在他的住宅，並請他在原宿龍岩寺前點兵。

因此，一直到今天，這地方還是稱爲點兵坡。

這時候，有一個旅行裝扮的人從坡上走下來。

「修禮——。」他招呼跟在後面的人說：

「你看看，武藏野這一幅海市蜃樓的景象，遠遠看來好像水天相連，可是，走近來……」

他用手指向前方變幻萬千的景物。

「是，的確。」後面的人，恭謹地站在他旁邊。

兩個人同時脫下了斗笠。

武藏野的海市蜃樓，和越中，築紫的不知名的火一樣，並不是實在的山光水色，而是一幅眼睛感觸到的幻景。春天，風和日麗，晴空無雲，很遠可以看到粼粼水波，儼若輕舟盪漾，隱隱約約，亦幻亦眞，美不勝收。

初次看到這一景象的人，一定會以爲那是隅田川，但當走近一看，水又隔着很遠的距離，眼前的是一片青翠的草地。

而愈往前走，水就愈往後退，你停下來，水也跟着靜止一線。在武藏野出生的人，對於這個景象，已經毫無稀奇的感覺。

「修禮，你記得嗎？」

「記得甚麼？」

「源後賴朝臣寫過一段詩呢？」

「可不是！」

說着，他就背了起來：

東方的路上
那不知名的水
若隱若現
靜靜地，靜靜地流動着。

「哈……好像有意挖苦我們兩的處境呢？」

忠輝自嘲地但却是樂不可抑地嚷了起來。

他是德川家康的第五個兒子。

二十五歲的時候，被廢除了一切官職，流放到伊勢朝熊山渡過三年，又被送到飛驒山裡面削髮爲僧。

這次，他冒着風險，秘密逃出來，要到江戶去。

忠輝的命運坎坷，是個很不幸的人。

其實也祇怪他自己吊兒郎當，怠於政事，不聽管教，才被流放在外面的。

當然，他的生活環境也不無關係，父親對他並不寵愛，連帶地那些部屬都卑視他，因而養成了他反抗而暴戾的性格。

忠輝是家康最卑微的女侍茶阿方生的，在他出生的時候，家康祇說了一句話：

「這個孩子不很可愛，不要他。」

這一句話，決定了這孩子的一生。

家康的部從皆川山城守把他扶養，取名千辰代。

家康一直以爲這個孩子死了，到了七歲才知道他仍然活着，就傳他入城謁見。

但見了他以後，仍然祇說了一句話：

「一張沒有人緣的醜像。」

但，骨肉究竟是骨肉。

忠輝在八歲的時候，接替松平原七郎康忠擔任了下總佐倉城的諸侯，一手撫養他長大的皆川山城守成爲了他的輔政官員。

不久，忠輝轉到信州川中島的四萬石的小諸侯。

因而，和養父的關係愈來愈疏遠。

山城守自己也有不是之處，他常常喜歡把一句嚴重刺傷忠輝尊嚴的話擺在嘴巴上：

「若不是我救了你一命，你怎麼會有今天，早就成了被棄的孤兒。」

忠輝的性格原本暴躁，而對於自己未能得到父親的寵信，耿耿於懷，山城守這樣老揭人隱私，自然任何有尊嚴的人都無法忍受的。

氷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終於有一天，二人意見不合，忠輝拔刀相向。

山城守驚惶地告訴家康，並添油加醋的擴大了忠輝的野暴品性，說他怠於政事，不肯採納諫言。

人都有一種潛在的自私心裡，家康又何能例外。

忠輝有百樣不是，也輪不到山城守來管束的。因此，這件事發生，反而山城守被流放於外。

慶長十五年，忠輝受封爲越後五十五萬石的諸侯，位於高田城。

在元和元年大阪城夏天之戰的時候，霉運終於降臨到了忠輝身上。

忠輝奉命發兵由越後到近江守山驛附近，軍隊後面跟着二騎人馬，帶領着十二、三人，這是德川部下長坂血槍九郎的弟弟十左衞門和伊丹彌藏。

這兩個人一路上高談濶論：

「哼！這年頭有啥好講的，連父親最不重視的孩子，居然成爲了五十五萬石的諸侯。」

「是嘛，其實根本不是他親生的，是個莊稼人的寡婦，給地方官犯了，在入召前就懷了身孕的。」

「哈……而且生的還是雙胞胎，他父親認爲不吉利，就說丟了算了。」

忠輝聽到了這話，氣得七竅生烟，連忙掉轉馬頭，親自把這兩個人斬殺了。

旗本方面並沒有深刻了解眞相，斷章取義的向德川家康報告說：

「忠輝有意反叛。」

家康即下令禁見忠輝。

他祇好把大軍帶領回國，居住於上野國藤岡。

聽到家康健康欠佳，爲了孝道，也該到駿府探望臥病的父親。

但，秀忠討厭忠輝，不准他接近家康。

家康去世，秀忠復假藉奉命取消忠輝的五十

「哦……」

「我出來並非是要向將軍求情。」

「那是——」

「我想殺他們。」

「哇！」修禮大喫了一驚。

「你知道嗎？從越後五十五萬石的諸侯，落到今天這步田地，都是他一手造成的。」

「啊！」

「反正閒着也是閒着，本來想把這些煩惱忘掉的，沒有辦法，總是忘不了的，何必這樣無聲無息地活着，不如轟轟烈烈的幹他一場。」

「……」

「修禮，你以爲如何？」

「這個……」

「別這個那個的吶。朝比奈源右衞門總是第一個該殺的，你說對不對？」

「正是。」

「被這傢伙滅的諸侯至少也有三十家。」

五萬石諸侯官職，並把他流放到伊勢朝熊山，再外放在飛驒山。

那時候，忠輝曾氣憤萬分，並向使者表明意向：

「不如自殺算了。」

使者中山勘解由驚惶地勸阻：

「主上保重，莫因此傷了兄弟間的和氣。」

忠輝公悲慟地說：

「求死也不能得啊！」

這是四年前的事了。

「修禮……」在武藏野的道路上，忠輝已經沒有了那份被逐的抑悶，開朗地說：

「我這次爲甚麼逃出來，你知道嗎？」

「我想，大概是懇請御三家向將軍求情吧！」

「哦，你也這樣想？」

「難道不是嗎？不過，聽說將軍近來健康不太好，心情沮喪，你這樣去……」

「呸，你錯了。」

「不錯！」

「像這種作惡多端的人，自己也會知道不可能善終的，知道我要殺他，也應該知道滿足。」

「主上，你能不能把聲音壓低一點？」

修禮對忠輝如此肆無忌憚，頗有點躭心。

但忠輝像豁出去了似的，一點也不在乎。

「修禮，事情到了今天，我還在乎這些嗎？」

「這並不是在乎不在乎的事，我打從出發的時候開始，就已經置生死於度外。」

「謝謝你的忠誠。」

這時候，篤篤的馬蹄聲逐漸接近。

背後，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子，騎在馬背上。

——有危險。忠輝心想。

馬飛也似地衝下了山坡，忠輝不自禁地想起了年輕時自己騎在馬上的英姿。

而在草原的另一條小道上，有一隊人馬在前進。花花的轎子，一看就知道是有別於諸侯的女人坐乘。

轎的前後，有隨行年老和中年女侍坐的紅色轎子，帶着彎刀的徒步武士簇擁而行，這種場面，是屬於二十萬石以上權貴人家的陣勢。

而在行列的後面，有獵鷹和獵箱，很顯然是要到駒場去打獵的。

駒場野是個官家的獵場，能夠到這裡來的，自然是跟將軍親近的女官。

——那麼，是不是「春日局」——家光的奶媽呢？

忠輝的揣測是不錯的。

明天就要繼任的家光，一夜之間，把奶媽的地位提得很高是可以猜想得到的。

因爲，家光能繼承三代將軍的職位，春日局的努力功不可沒。

家光的父母極端討厭家光，而溺愛次子忠長，這是婦孺皆知的事情。

曾經有人傳說，接替父親位置的就是忠長。

「退下！退下！」

侍衞在追擊，並大聲吆喝。

擾亂這個行列的是忠輝剛督見的那匹一個十二、三歲小孩騎在上面的馬。

這孩子在竭力拉住韁繩，遏阻馬的前進；但這馬却不聽指揮，直衝入了打獵人馬的行列，撞倒了一名侍衞。

「魯莽的傢伙！」年輕的旗本武士有幾個拔出了刀。

閃亮的刀光，刺激着馬的眼睛，似乎已經神智全失，瘋狂地跳了起來。

「你這個瘋子。」

「殺死他！」武士們面對着這匹無法駕馭的馬，個個束手無策，拼命叫喊。

馬背上的小孩，像毽子般的幾次被拋到半空中，再也受不了這樣的撥弄，趁機跳到地上，不住地向武士們道歉：「請原諒我，這畜牲不知怎麼搞的，拉也拉不住。」

家光奶媽處心積慮地多方阻撓，四處遊說，最後並曾跑到駿府哭訴家康，才得到家康的承諾，立位家光。

可以想見，從明天開始，家光奶媽的權位將是無可比擬的。

今天，家光敦促他們，忙裡抽閒到獵場去獵鶴鶉。

從江戶城到這裡，路途相當遙遠，坐在轎子裡面的春日局沿途哈欠連連，頻頻欲睡。

「不法之徒。」

侍衞的這聲喊叫把她徹底地叫醒了。

是敵人嗎？

她的神情很緊張。

在家光沒有就職以前，謠言仍然紛紜不息，主張廢家光而立忠長的聲音，到處散播着。

——該不會有人會暗殺自己吧！

這是家光奶媽時常掛心的事情。

她緊握着放在腿上的雙手。

他滿臉通紅，好不畏怯。

雖然頭髮蓬鬆，樣子狼狽，但却長得明眸皓齒，很逗人喜愛。他穿一件筒袖衣服，腰間帶着一把小刀，看得出是個貧農人家的子弟。

「不必多言，小鬼，你知道嗎？轎子裡坐的是春日局。」

「跪下吧！」

武士們咄咄逼人的叫着。

但這小男孩沒有跪下去，反而問他們：

「春日局是……」

那神態鎮定凝重，不像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也不像是個農家子弟。

「你這個膽大的小鬼，連春日局都不知道！」

「……」

「就是家光的奶媽，知道吧！」

「……」

這時候，轎門打開了。

「把那小孩帶來吧！」家光的奶媽招呼着。

小孩走到了轎子面前。

家光的奶媽刻意地審視了一番小孩的臉，問：

「你的父親應該是很有名氣的武士吧！叫甚麼名字？」

「我是一個棄兒，根本不知道父親的名字。」

「棄兒？……是眞的？」

「我從來沒有說過謊話。」

「那麼你的名字呢？」

「秀太郎。」

「姓呢？」

「沒有。」

家光奶媽對這個孩子的氣概，心裡由衷地喜歡。

「那麼是誰扶養你長大的？」

「……」

小男孩緘口不語。

「養育你的人，一定身份不凡吧！」

「……」

「你的長相，很有諸侯家少主的風儀，養育你的人，必定很有地位，是不是？」

「不是，」男孩搖着頭說：

「是個浪人。」

「哦！是嗎？」

家光奶媽很不相信的一笑。

「非常抱歉，因爲我的騎術不好，使你們受到了驚擾，我祇有請你們原諒。」

「這樣就行了嗎？」

「如果妳不寬容，我祇好走開。」男孩坦然地說。

「是個很倔強的孩子。」

家光奶媽喜歡地看着他笑了。

少年領悟了那是善意而諒解他的表情，他行了個禮，轉身想走。

「你這小鬼。」一位侍衞抓住了他的肩膀。

「要抓我嗎？」少年求援地望着家光奶媽。

「秀太郎，跟我到城內去好嗎？」家光奶媽很捨不得這個孩子。

「城內！是將軍府嗎？」

「是啊！我替你跟將軍說兩句好話，做個貼身近衞，等你長大成人，也許會成爲諸侯。」

「我不要。」少年搖頭。

「爲甚麼？」

「我不喜歡做服侍人的事情。」

「哦！爲甚麼？你是個男子漢，應該開創自己的前途，我是將軍的奶媽，自信可以讓將軍用你，是別人，我還不肯這麼做呢？」

「……」秀太郎仍然搖着頭。

「你。」家光奶媽看他強硬而猶豫的樣子，眼睛陡地瞪得好大的說：

「你說，你的父親是豐臣家的武將，對不對？」

「……」

「怎麼樣？」

秀太郎有些迷惑了。

他沒有想到，春日局突然改變這樣一種盛氣凌人的姿態。

她原就是一個精明而銳利的女人，才能在城內明爭暗鬥的政治漩渦裡屹立不移，連三代將軍秀忠的夫人都要讓她三分。

對於這個乳臭未乾的孩子，委實有些招架不住。

「不知道。」秀太郎有點心虛，但態度仍然不甘示弱。說完，掉頭就想走。

侍衞們把他圍住了。

「嗯！」一個侍衞拔出了刀：

「夫人，要不要把他殺掉？」

家光奶媽斬釘截鐵地搖着頭。

「活捉他。」

「遵命。」

別看這孩子還沒有脫掉童稚氣味，却能反覆自如地玩着刀。

當他們圍上來要抓他的時候，赤手空拳的下級武士，有兩三個被他傷了臉。

家光奶媽看到這情形，心裡直在想：

——這孩子一定有不平凡的家世，養育他的人也絕非等閒之輩。

秀太郎

在離此約莫十數丈遠的樹林裡。

忠輝主僕二人把這裡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修禮！」

「在！」

「要不要援救那個小孩？」

「主上。那是家光奶媽春日局的行列，犯得着嗎？」

「不管這些，如果是春日局更好。」

「可是，萬一讓人看出……你，事情就糟了。」

「他們不會想到我在這裡出現的。」

修禮的這一句話，忠輝頓時感到一陣悸痛。自己再怎麼說，也是家康的孩子，爲甚麼會落在今天這樣喬裝密逃？

三代將軍是自己的哥哥，家光是自己的侄兒，還有甚麼值得顧慮的呢？

——難道我就不能開創自己的命運，而要屈身於他們之間嗎？

「修禮！」

他愈想愈不是味道。

「主上。」

「你看看，我要做一件很漂亮的事情給你看。」

他走出了樹林。

修禮喫驚地阻止他說：

「主上，我求你，看在我、守郎、藤森和小孩的份上，務請三思而行。」

「不！不要攔阻我。我想隨意走動走動。」

忠輝看到前面奔過來一匹馬，那是秀太郎騎的。

「那邊有匹馬來了。」

修禮非常了解忠輝言出必行的性子，再也不阻攔他。

忠輝跳上了馬，雙腿緊夾馬腹，疾馳而去。

修禮等人也跑到了樹林外面。

不旋踵間，忠輝衝到了「春日局」的行列。

「是甚麼人？」

「你們這許多人，圍住一個小孩是甚麼意思？」

忠輝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嚴詞詰問。

「你是幹甚麼的？」

「抓人哪！」

「甚麼東西！」

侍衞們亂糟糟地起哄，一個個緊握着白刃包圍着忠輝。

忠輝沒有回答他們的話，把手伸給了站在地上的秀太郎，一把將他抱到了馬上，從容地掃了侍衞們一眼，揚長而去。

「抓住他。」

侍衞們的喊叫徒勞無功。忠輝已經走得遠了。站在樹林裡渴望忠輝平安歸來的修禮，這才放下了不安的心。

坐在轎子裡面的家光奶媽，早就看出來那是忠輝。雖然她很氣憤，不該把這相貌不凡的男孩攫走。但等待衞長來到轎前，跪下告罪的時候，却哈哈放聲大笑。

「他不是你們對付得了的。讓他離開也好。哈……」

「……」侍衞長被她的笑聲弄得如墜五里雲霧中。

家光奶媽這才說：

「你們連松平忠輝公都看不出來了嗎？」

「哦，對了，就是他。」

「那是錯不了的。沒有人能逃過我的眼睛，他就是潛行外出的忠輝公。」

「這事情不是很大嗎？」

「當然，他爲甚麼要在這個時候到江戶城來，一定大有文章？」

「嗯，那是一定的。」

「看到沒有？」

家光奶媽手指着樹林：

「那蹲着的一定是忠輝的部下，把他們逮過來，我要問他們口供。」

「是。」

侍衞們爭着要立功，快速地跑向了樹林。

修禮等看到忠輝的馬朝另一條大道上邁進，原正在收拾東西，去追隨他們的主人。沒想到侍衞們擋住了去路。

一陣廝殺，侍衞行列裡面有七人被殺，守郎和藤森同樣命喪黃泉，負了傷的修禮踉蹌遁逃，總算閃躲開了侍衞的追擊。

這時候，忠輝已經把那匹性子暴躁的烈馬馴服，奔跑了好一陣子，停了下來。

「這裡安全了吧！」他問坐在背後，緊抱着他腰的小孩：

「你的家是——？」

小孩沒有回答，望着他的眼睛充滿了無限的驚訝。

「爲甚麼這樣看着我？」

「太像了。」

「像誰？」

「眞像，簡直就是一模一樣。」

「你說，我跟誰一模一樣？」

「我叔叔。」

「你叔叔是誰？」

「是我叔叔把我養大的。」

「他叫甚麼名字？」

「秋月六郎太。」

「是個浪人嗎？」

「正是——。」

「有這樣的巧合？」

天底下相像的人很多，忠輝對這件事情沒有多大的興趣。

「我要走了。」忠輝跳下了馬。

小孩子的眼睛，一直沒有離開過忠輝的臉。

「謝謝你來救我，這份恩情我永遠不會忘記。請問你的尊姓大名？」

「你不必問，我是個名亡實存的人。我的名字在五年前就遺忘了。」

忠輝向他告別，但走了兩步，又回過頭來。

「你剛說撫養你長大的人叫秋月六郎太？」

「是的。」

秀太郎望着他的背影，說了一聲再見。

——跟叔叔一樣，是一位不平凡的武士。

坐在馬上的秀太郎高興萬分的笑了。

有豐臣血統僅存的孤兒，現在被稱爲秋月秀太郎的已經在成長中。

❀　❀　❀

甲州街道往西經過高井戶驛站沒有多遠，有一座佐須村。因爲有一座浮岳山深大寺在這裡，又叫深大村。

這座創立在天平五年的深大寺，它的來由是這樣的：

聖武天皇時代，有位名叫右近的人，因爲嗜殺成性，而選擇了打獵爲生。

有一天，右近在路邊救了一個不省人事的女子，等她醒過來，才知道她孤苦伶仃，無處可去，祇好把她留在家中，不久這叫阿虎的女子，就成了右近的太太。

有一回，右近出去獵魚，不小心掉進了湍急的溪流，差點魂歸西天，他聽從妻子的勸告改了行業。

沒多久，兩人生下了一個女孩。

在女孩十五歲那年，有一個叫福滿的少年時常來跟女孩幽會，他們知道了這件事情，非常氣憤，而在附近大水池裡面突出的陸地上蓋了一個小屋子，讓女兒住在裡面，以杜絕福滿的窮追不捨。

福滿對這女孩子，一往情深，祇有每日苦候在岸上傷心落淚，並祈求上蒼能幫助他。

也許眞是他的虔誠感動了神明，不久，果眞有一隻大烏龜漂起在水面，福滿興高彩烈地匍匐在龜背上，終於見到了女孩。

久別重逢，那種滋味祇有身歷其境的人才能體會。

右近夫妻知道這回事，認爲他們既然兩情相悅，就決心成全他們的好事。

福滿這小倆口如膠似漆，恩恩愛愛，很快就生了個孩子，並奉父母之命，剃度爲僧，到中國學習到大乘法相後回國，就創立了深大寺。

古代的深大寺有十二宇，其中大伽藍因爲毀於兵燹，如今祇剩下蓋着茅屋的本堂、庫裡、大師堂而已。

大概在兩年以前，有一個浪人帶了一名小孩，不知從甚麼地方來到這裡，住在後面的草庵裡

面。

浪人對孩子的管教很嚴。

不分晝夜，不論晴雨。

連村子裡的人都認爲，一個祇十歲的孩子，接受這樣嚴苛的訓練，實在太過份。

確實是，秋月六郎太對於秀也，遠超過任何師父對待子弟的嚴厲。

他練功，修德……

連阿香和千早都禁止和他親近。

也不准千里運天跟他住在一起。

現在，阿香住在京都。

她所期待的是：桂宮蓮子並沒有死，有一天能回到這裡。

千早回到了鎌倉的老家，獨自過着寧靜的生活。弟弟小太郎音訊杳然，不知身在何處。

她每個月都要到深大寺來一趟，認爲那是她生活裡面唯一深具意義的事情。可是，她每次懷着莫大希望來到，迎接她的六郎太，却總是以冷漠相待。

至於千里運天究竟在那裡？自己既沒有說，六郎太也就不予過問。

他隔不兩三天，就會來一趟。而且，要帶來豐富的菜餚，成包的米糧。他認爲：一個勤練功夫的孩子，營養是不能缺少的。

運天看到六郎太命令秀太郎，手裡拿着木刀，在草庵前的土地上，橫衝直撞，左刺右劈，很擔心這孩子體力喫不消。

——是否有點過份嚴格？

運天爲了學習秘密的功夫，也曾經經歷過比這更嚴厲，也更刺激的訓練課程。

對於豐臣家的唯一後嗣，要他成大器，自然是必需經過嚴格考驗的。

可是，顯然屬於母親系統的秀也，身體瘦小，看似弱不禁風，不時可以看出他強忍磨鍊表現於臉上的痛苦。

運天的心裡，不免有些難過。

大概在二十天前吧！

六郎太突然告訴運天，暫時要到外面去一趟，把秀太郎交給了運天。

運天的同情心立刻表露在行動上。

「少主，你也該心情放輕鬆點，我來好好陪你玩一陣子。」

秀太郎却不是運天想像貪玩的孩子，他還是照着六郎太安排的課程，勤練不輟。

但今天——

秀太郎一早就騎着馬出去了。

如今日近西山，却還沒有看到他歸來。

運天急了。

——該不會發生意外吧！

他在清渭湖堤上等着。

——如果有個三長兩短，我怎麼向六郎太交待呢？

他心急如焚，來回踱步。

少頃。

疏林處有個人影。

但沒有騎馬，而且戴着女用斗笠。

那是千早小姐。

運天算算時間，是千早該來的時候了。

「千早小姐！」運天老遠就招呼着。

千早揚起斗笠打着招呼。

等她走到運天面前，徐徐吐了一口氣說：

「你站在這兒幹甚麼？」

「少主騎馬出去了，到現在還沒有回來。」

「你不該讓他單獨跑出去的。」

千早直接地責備運天。

「不！他騎馬出去，我一點都不知道呢？」

「秋月先生答應了嗎？」

「這……糟糕的就是六郎太不在家。」

「哦……他到那兒去了？」

千早好失望地等着運天的回話。

運天也不知道六郎太究竟去了甚麼地方。

他想把千早背負的東西接下來。但抬起頭來

運天却認爲，那是他對主人的一分忠誠。這樣漂亮溫柔的小姐，對自己的主人如此心誠情眞，是很值得敬佩的。對千早盡一分心，也是對六郎太盡一分意。

不過，他也曾問過六郎太，關於這份感情的事。

六郎太的答覆非常沉重，他說：

「我也許根本沒有娶妻生子的命運。」

「那是爲甚麼？千早小姐很愛你，你們是最理想的一對，不是嗎？」

運天似乎很生氣。

六郎太仍然搖着頭說：

「我這一輩子跟女人無緣。」

「甚麼話？」

運天不但氣憤，而且很傷心：

「不要自己折磨自己吧！」

「運天，你也不想想，我對自己的身份還有疑問，那兒還能想到結婚？」

，千早的臉色泛白，當他的手碰到千早身體的時候，運天感到一陣滾燙：

「千早小姐，你身體不舒服？」

「有一點點，不過不很嚴重。」

「不！燒得不輕。」

「大概是今天天氣暖和，又趕了這麼遠的路，體溫才上升的。」

千早卸下了肩上的東西，正要起步的時候，身子卻搖晃起來。

「這樣子不行。」

運天跑到千早的前面。

「我背妳吧！」

「不用了。」

「沒有關係嘛！也沒有人看見。」

「謝謝。到草庵裡讓我休息一會，就會好的。」

千早的性子很倔強，而且以自己的小姐身份，再倦怠也不會讓運天背在背上的。

他話裡所包含拒絕的意思非常明顯，運天如果再追根究底，就是自討沒趣。

但，在運天心裡，千早是打着燈籠都找不到的好女孩。

現在，他細心地照顧着千早。

「妳暫時要住在這裡吧！」

千早很不想回答這句話，眼睛飄飄地看着遠方。

「秋月先生，究竟會到那裡去了呢？」

「大概是到秩父山去練劍了吧！」

「有那麼高的武藝，還要……」

千早眞想不通。

而且爲甚麼要選在明知自己要來的時候？

本來，千早並不是柔弱一型的女孩子。但，自從認識了六郎太，她女性特有的纖柔就會毫不隱飾地暴露出來。

在島原分手的時候，六郎太曾經說過：

「從我生下來，似乎就已經註定了我這一生坎坷的命運。」

千早也感染了這份坎坷似地，變得很柔弱了。

到了深大寺，天色已晚。

進入了草庵，運天很快地打點了房子，讓千早能早一點休息。

然後，他進入厨房，調理晚餐。

千早今天帶來了很多海鮮，那是運天最拿手的料理。

「秀太郎這麼晚，怎麼還不回來？」

千早根本無法休息，很不安地走進了厨房。

「是呀！我也正擔心，以少主騎馬的功夫，走夜路是很困難的。」

「再等一下，要是還沒有回來，恐怕你要去找他一下才行。」

運天的心情越發地沉重了。

古宅行

因果循環。

當秀太郎想回深大寺途中，被一股突如其來，誰也無法意料的噩運所阻。

秀太郎告別了救他的忠輝，心裡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

天色近晚，暮靄四合。

他深知自己還沒有單騎摸黑夜行的本事。

他也知道運天會憂心如焚地在殷殷等待。

雙腿緊夾着馬腹，急沖沖地朝深大寺疾馳。

但，當他走到一片濃密的松林。

馬的前脚陡地躍了起來。並長嘶了一聲。

——嗯，奇怪。

他下意識地覺得有些詫異。

馬不動了。

再怎麼踢牠的肚腹，仍然一動不動。

他抬頭一看。

——瞬間。

在樹梢的尖端，有隻類似蝙蝠大的黑影，正疾速地移動。

眨眼，那黑影飛到了另一棵樹上。

「啊！」

秀太郎無意間發出一聲尖叫。

的確不錯，是一個人。

——正在修練密探的功夫。

曾經聽過運天述說密探秘聞的秀太郎，對此門功夫的見識略知一二，也曾泛起學習的興趣。

屏氣凝神的往上一看，那個黑影又飛過另一棵樹梢上。

身體上沒有附着翅膀的人，是不可能有如此玄絕飛行術的。

——而出現在眼前的景象，却難以令人置信。這使他心中如火般的燃燒，全身血液沸騰着，久久不能平息。

——我也要下一番工夫來習練，相信也能學得到的。

秀太郎心裡很興奮的默想着。

——一轉眼間，在樹上的那個黑影不見了。

以前秀太郎曾向運天要求過，露幾手密探的功夫讓他開開眼界。可是運天却以不屑的口氣回答：

「不值得你看的。」

六郎太也曾說過：

「密探這門功夫並不屬於武藝性，你應用心向劍道這方面認眞學習，努力求進步才對。」

——但雖如此，秀太郎仍下定決心要學習這門技術。

當秀太郎一勒緊馬韁，要使馬衝出時，那團黑影迅速從樹上跳至地面。

秀太郎立即又把馬拉住，坐騎被突如其來的黑影所驚嚇，發出嘶嘶的叫聲。

這時很清楚的看到黑影的裝扮，他全身包裹着黑布，只露出一雙銳利的眼睛。

黑衣人說：

「你已看到我的修練，是嗎？小鬼。」

「是啊，我全看見了。」

「既然讓你瞧到，我就不能饒恕你。」

黑衣人以粗暴的語氣威脅着，接着又向前逼近。

但秀太郎面無懼色一點也不害怕的問：

「密探修練的功夫，是不能看的嗎？」

「小鬼，你已經曉得我是個密探。」

「如果不是密探的話，是不會有那種飛行術的。」

在交談中，秀太郎對黑衣人所表現的態度有點厭惡。

能判斷得出此門玄奧功夫的人，對武術一定是有相當成就的人，一般人是無法探知的。

「小鬼，你多大？」

「十歲。」

「我還以爲十四、五歲。」

黑衣人再逼進一步，說：

「不是普通老百姓的孩子吧！與同年齡的小孩比較之下，胆量顯得太突出。」

「……」

「你把你的臉，轉過來讓我仔細瞧瞧。」

於是秀太郎靜靜地坐在馬背上，任憑黑衣人打量着。

但兩人之間被枝葩所擋，而月光又爲濃密的枝葉所遮，以致林內的光線不太明亮，使黑衣人不能立卽辨出秀太郎的容貌。

過了片刻之後，黑衣人突然的驚叫一聲。

「……，嗯！」

而後仍然繼續默默地打量秀太郎的黑衣人，又喃喃的低語：

「絕對錯不了的。」

此時的秀太郎似乎察覺到有危險要發生了，想以馬蹄踢倒黑衣人後逃脫。

但是在這一剎那間，他的身體如羽毛似的，輕盈的被拋向半空中，再跌落到地面。

然後黑衣人又慢慢地趨前接近他。

勇敢的秀太郎，雖被攻倒在地上，但他對敵人的攻擊，仍存有戒備的心的。

他從腰間拔出小刀，冷不防地向黑衣人刺過去，但詭譎的黑衣人迅疾的一閃，跳到了旁邊。

以十歲的孩兒而論，這一擊的刀法造詣是相當高超的。

「嗯，劍法挺不錯。」

黑衣人以內行人的眼光，吐出激賞的話。

「成爲大人物的胆識，和一切條件，都已具備在身。」

凶惡的黑衣人面對着有胆量，能臨危不亂的秀太郎，心中產生了佩服之感。

「我猜想你必定是位世子，且與豐臣秀賴公有關係，是嗎？」

「……」

「請世子把刀收起來，我不是敵人，且要擁戴世子打倒德川幕府的人。」

「……」

連哄帶騙的黑衣人，態度自負而狂妄，不由己的伸出很難看各有三根手指的雙手。

「……」

直視黑衣人的秀太郎，睹此情景，心中剎時想起甚麼似的，專神的在回憶着往事。

——三根手指的男子。

在記憶中似乎曾見過此人。

在南端的島上，母親抱着他逃入荒山中，但不知爲何？母親却突然的失蹤不見，於是由這個外貌不揚的人帶至海邊。

當時自己曾吵着要母親，而這個男子告訴他，母親已經死了。可是，自己仍不相信，認爲母親必定還活在世上。

於是秀太郎想逃離他去尋找母親，但很不幸地被發現，接着又被打罵，那個時候他發現那個打他的人只有三根手指。

當時心裡不免產生厭惡感，對此人手指不全的印象記憶猶深，至今仍未忘記。

——就是他。

秀太郎確信着。

——殺害母親的人就是這卑鄙的傢伙。

秀太郎這時才恍然大悟的想起，秋月六郎太奮不顧身的救他脫離了魔掌，且教他學劍術，目的也是使他日後能報母親的血仇。

而殺死母親的仇人，如今活生生地出現在眼前。

面對這樣一個人，怎不令人心痛呢？秀太郎幼小的身軀與純眞的心靈，已泛起了昂揚的鬥志。

「……」

口裡蠕動着想說些甚麼，但由於過分的興奮，連話都講不出來。

咋舌的發出不屑之聲。

不要以爲那是小時候的事，他會忘得一乾二

大阪城裡爲了救你父親脫離火窟，而所受到的嚴重灼傷。」

說完之後，七兵衞把包裹臉上的黑布，拉下來。

秀太郎看到的是一副被火焚燒焦爛不平的容貌，恐怖得令人不敢正視。

「世子，不要怕。請仔細的看清楚。」

七兵衞好像覺得這張面貌很值得誇耀似的，又大聲接着說：

「當時在大阪城裡出現一批冥頑不靈的亂兵，到處殺人放火，使大阪城頓時變成一片火海，我想獨自闖入燃燒的火燄中救你父親，東尋西找之下……，終於在宮中一處的樓閣上，見到秀賴公與你祖母淀君太夫人，正想殺身成仁，我奮不顧身跳入火海中救出你父親，然後逃脫到一座沒被火波及到的倉庫。

「那時候，已經是沒有人能爲秀賴公效忠了。」

淨。

但他總會想起來的。

黑衣人爲了完成他的陰謀，絞盡心思連哄帶騙的誘惑秀太郎，希望他對自己能有好感，信賴自己。

若能得到這個小孩的話，要招募幾萬的兵馬，都不成問題的。

在這兒能遇見他，相信絕非偶然的。

也可以說，是天意的安排。

「世子請靜一靜。」

七兵衞改變原先凶暴的態度，很恭敬的跪在地上。

「世子，我叫七兵衞，在大阪城裡是親眼目睹主君秀賴公被德川家康傾覆的最後目擊者，我所說句句實言，我願向神明發誓，表示自己的眞心。」

「別說了，我不會受騙的。」

「既然世子不相信我的話，我就讓你看看在滔滔不絕地敍述，好像是眞的一樣。

其實不然。

當時秀賴公與他母親，是被大野修理和速水甲斐守等人保護之下，才安然的逃到山里帶曲輪的糧食倉庫，並且派遣使者向德川幕府，提出投降議和的條件。

本來家康要接受，並讓秀賴公居住在高野山。

可是，井伊掃部守直孝與安藤對馬守重信兩人，在會談中密議：

「如果讓秀賴公活在世上，日後仍會有禍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乾脆叫他切腹自殺算了。」

然後就派人發砲打死傳遞投降信息的使者。

秀賴公獲悉此事後，很明白的知道這是暗示要他自殺的意思，就這樣與他母親一起成仁了。

實際上，當時的七兵衞是要帶秀賴公的孩子，年僅七歲的國松，在逃出城的途中爲人發現，被追至火海中，才燒成如此醜陋的模樣。

連國松也逃不過惡運，被德川的部下逮捕，送上了斷頭台。

七兵衞仍繼續說：

「世子，你父親在臨死之前秘密的召見我，說：『在京城桂宮中，有個國松的弟弟，名叫秀也。你要養育他成人，爲豐臣家雪恥，奪回權位。』任何人聽到這悲傷欲絕的請求，都會爲之落淚的。」

七兵衞爲裝出回憶當時的情景，眼睛眞的潤濕一片。

秀太郎聽了這些話不免感動，他雖是個很聰穎的孩子，但對於一個狡猾人的感人謊言欺瞞下，信心似乎有點動搖了。於是將刀放下。

——敵意似乎已消失了。

七兵衞雖然巍然跪在地上，但對於秀太郎的動作完全看在眼裡。

「世子，我七兵衞一點私心都沒有，只有聽從主君的遺言，一心一意的到處尋找你，想扶養你長大成人，消滅德川，恢復豐臣的天下，這種

堅定不移的決心，天地可鑒，請你相信我吧！」

說後，很誠敬的把頭磕至地上。

「那麼我問你吧！」

秀太郎仍保持警戒心。

「你爲甚麼要殺害我的母親呢？」

「你說甚麼？」

七兵衞猛然的抬起頭，否認的搖着。

「殺害你母親的人，是追你們母子至島原山中的德川密探，而不是我。」

「是眞的嗎？」

「我發誓絕無半句虛言。當時我冒着生命救出正發高燒的世子，而今對忠心耿耿的七兵衞，竟認爲是殺害母親的仇人，怎不令人痛心呢？」

「……」

「世子，你能在這裡與我見面，正是你亡故的父母在冥冥中安排的。」

「……」

秀太郎咬着嘴唇，一直注視着七兵衞。憑這張臉孔就算他所說的話是眞的。我也不喜歡他。

——好吧！我回深大寺與六郎太及運天叔叔商量看看。

秀太郎決定後，說：

「我住在深大寺，你要想成爲我的部下，就跟着我來吧！」

「哦！」

七兵衞的眼睛裡，跳躍着喜悅的神采。

「是深大寺的和尚把你藏起來的嗎？」

「不是。」

「那麼你跟甚麼人住在一起呢？」

「是一位武藝高強，從你手裡面把我救走的六郎太叔叔。」

「啊！」

「還有一位密探千里運天叔叔，也跟我住在一起，保護我。」

七兵衞的臉色陡地變了。

他很不服氣地說：

「好了，可以走了吧！」

秀太郎收刀入鞘，正想躍上馬背，七兵衞趁其不備，反扣了他的雙手，把他逮住。

——這是不得已的手段。

七兵衞心裡嘀咕着。

❀　❀　❀

山丘上面有一幢古宅。矮籬高牆，層層圍繞着。

古宅和圍牆之間，古樹參差，蔓藤伸展，烘托着一股陰森森的寒氣。

很顯然，它已經久歷風雨，飽經滄桑。

也很顯然，它有過輝煌燦爛的歲月。

七兵衞挾持秀太郎回到此地，先把馬拴在樹幹上，硬抱着秀太郎進入古屋。

現在，這幢大宅的面貌才能看得清楚。原來那是幢被火焚燬過的龐大建築，由於久無人住，院子裡雜草叢生，隱隱迷漫着一層瘴氣。

北邊有一幢獨立的白色屋子，屋門緊閉，却沒有窗戶，可能是往昔藏置武器的倉庫。

「阿紋……不在嗎？」

七兵衞大聲叫着，但沒有回音。

他用力打開笨重的大門，踏進了黑漆漆的屋裡，把秀太郎放在床上，然後點燃了燈光。

這個房間大概有十坪左右，空蕩蕩的除了一張桌子，和放在角落裡的棉被，甚麼也沒有了。

七兵衞把秀太郎綁在木柱上，自己離開了。

因爲秀太郎被點了睡穴，又抹了催眠的藥物，很長時間都沒有甦醒過來。

沒多久門打開了。

走進來的是一個女人，穿着束袖的衣服，大約有四十多歲的樣子。在燈火照耀下，臉色顯得蒼白。

她很疲乏地走近秀太郎。

「……」

她的眉頭緊皺，走到桌邊，從竹籠裡拿出糕餅來喫。

經過了一個時辰，少年有了微弱的喘息。

女人站起來，再度走近他。

「哇！」

她喫驚地趕緊撥亮了燈火，仔細地看着秀太郎。

——好一副貴族般氣質的不凡長相。

她驚嘆着。

但眞正使她驚訝的不是他的相貌長得好，而是很像她心裡的另外一個人。

「嗯，確實太像了。」

她用很低的聲音自語着。

——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她眞有些迷惘了。

——難道眞是秀賴公的孩子？是國松君以外的另一個嗎？

她眞渴望着能揭開這個謎底。

「快醒一醒！」

她雙手撫摸着秀太郎的臉。

秀太郎的眼睛睜開了一下，瞬間又合在一起。

她很急，急着得到一個答案。

——天下巧合的事情雖然很多，但不會這樣巧得叫人難以置信。

「醒來呀！快醒來呀！」

她用很大的力氣搖撼着秀太郎。

秀太郎輕輕地「嗯」了一聲，却仍然沒有張開眼睛。

她一聽到秀太郎有出聲，更緊張起來了。

「你喝下這個。」

女人趕緊從竹籠拿出一個竹筒，打開栓子，然後放到秀太郎的嘴旁，把竹筒的甜酒倒進口中。

過了片刻之後，秀太郎終於張開眼睛甦醒過來。

「哦！你醒了。」

女人微笑着說。

秀太郎這時才發現自己被綑綁於木柱上。

「那個卑鄙的傢伙不是人。」

他咬牙切齒的咒罵。

「……」

女人一直注視着生氣的秀太郎。

「妳也是與那個壞人同夥的嗎？」

「……」

她仍默默的看他。

「捉我來這兒，要做甚麼呢？」

「我也不知道。」

女人終於答腔了，且又拿着甜酒示意秀太郎喝下。

秀太郎搖着頭拒絕，說：

「把繩索解開，我要回去。」

以示威的語氣命令她，且還直瞪視女人。

「不是我把你綑綁的，我也沒有辦法替你鬆綁。」

「我要回去了。」

秀太郎大聲的嚷叫，拼命的扭轉身子想把繩子弄斷。

但那是不可能的。

「安靜一點，等主人回來之後，我來懇求他釋放你，好嗎？」

面對這個女人，秀太郎很厭煩。

「妳也是一個壞蛋，是吧！」

秀太郎使盡全身的力量大聲的叫。

「壞蛋？」

女人從嘴中迸出這句此話，並把眼光移到別處。

然後以冷嘲的語氣，說：

「是啊！主人每回殺人刼財時，我都在旁邊看着，當然我也是一個壞人。」

「趕快解開繩子，讓我回去。」

秀太郎又邊叫邊扭轉着。

「我不是說過主人還沒有回來以前，繩子是不能解開的，怎麼這樣不聽話呢？」

「我不會認輸的。」

他又大聲的吼起來。

這時，手指不全的七兵衛回來了。

秀太郎將眼睛轉向七兵衛，很厭惡的瞪着他。

女人說：

「七兵衛，你要把這個孩子怎麼處置呢？」

七兵衛說：

「由今天開始，這位世子就將成爲我們的主君。」

「唷！」

女人覺得很意外地。

「阿紋，妳不能有怠慢的行爲，世子將來是一國之主，天下的大人物。」

「那麼這個孩子是……？」

「妳以前在大阪城裡服侍淀君太夫人，難道妳沒注意這個孩子的面貌與秀賴公長得一模一樣嗎？」

「啊！這孩子是眞的……」

女人仍半信半疑地問着。

「不會錯的，他是桂宮公主與秀賴公所生的孩子。」

「哦！是嗎？」

七兵衛與阿紋交談一陣之後，把眼光朝向被綁在柱上的秀太郎。

「解開繩子。」

秀太郎吼叫着。

「你若安靜點，隨時會解開的。」

七兵衛猶豫不決地回答他。

「阿紋拿酒來。」

「甜酒買回來了。」

「甚麼？」

七兵衛聽到後，猛然一巴掌的打在阿紋臉上。

「好痛哦！」

「妳這賤人，我像喝甜酒的人嗎？」

「密探是禁酒的，但最近你已嗜酒成性，難道還要繼續如此糟糕自己嗎？」

阿紋以溫和的口氣說着。

「不要胡說了，趕快到城裡買酒去。」

「我不要。」

阿紋堅決地拒絕。

「妳這不聽話的女人。」

七兵衛衝近阿紋身體，揪着她的頭髮，猛力把她推倒在地上，阿紋悲痛而無奈的哭了起來。

但她仍不向惡魔低頭。

七兵衛更加凶暴，拳頭像雨點般打在阿紋身上。

秀太郎目睹這殘忍無人性的一幕，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氣，大聲的喝止：

「住手！」

此時的七兵衛似乎也累了，把阿紋推倒在地上，倒在床上就呼呼大睡。

遭受毒打的阿紋，仍勉強的起身整理衣服，對秀太郎說：

「在這裡，這種現象早已司空見慣，不足爲奇，幾乎每天都有。」

過了一會兒，七兵衛醒來睜開眼對着秀太郎說：

「世子，你是不是答應我的要求？」

「……」

「我把繩索解開後，在三天之內，不要離開這兒。」

「……」

秀太郎仍不應聲。

「我把小刀還給你，你可以找機會下手殺我，若是受傷的話，算我輸。隨你到任何地方或是回到深大寺都可以，我都不會阻止你。但是，你若不能傷到我，就要用我爲軍師，共同計劃如何打倒德川，當天下的大人物，世子可以答應我嗎？」

「……」

「怎麼樣？」

「好。」

秀太郎口裡答應着，心中想着我定要收拾你這傢伙。

「阿紋，把他身上的繩子解開。」

被命令的阿紋好像心有不安，一邊看着七兵衛，一邊看着秀太郎。默默的走近了柱子。

七兵衛把刀丟還給恢復自由的秀太郎，並說：

「從樓梯上去，就可看到你要休息的地方。」

秀太郎於是從阿紋手中接過燈，就爬上樓梯。

「哇！」

無意中大叫一聲。

原來樓上堆積着許多武器。這些武器，是七兵衛這幾年來潛入諸侯家偷盜來的。

阿紋拿一條棉被也跟着上來，並偷偷地告訴他：

「世子，那個傢伙很厲害，不會有機會讓你偷襲的。你暫時還是老實點，再伺機逃走。」

可是秀太郎沉默地坐着，沒開口講話。

阿紋又繼續說：

「世子，我曾經在大阪城宮中服侍過你祖母淀君太夫人，我不是壞人，絕不會虧待你，所以你還是安靜點吧！」

「……」

「那傢伙不是人，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鬼，你想要收拾他，就等於自找死路。」

「……」

阿紋說完之後就下樓去，聽到七兵衛的罵聲：

「你在上面胡說甚麼？混蛋！」

初生犢

早晨。

在寧靜的深山裡面。

沒有風聲，沒有鳥鳴。

一切都是靜悄悄地。

高聳的山脊，被乳白色的雲霧籠罩着。

霧是迷濛的，山也是迷濛的。

少頃。

一個孤獨的人影，出現在這個天剛破曉茫茫山野中。

他穩練凝重。心無旁騖地踏着濕潤的土地，踽踽而行。

片刻。

東方天際泛起了魚肚白的曙光，太陽緊接着冉冉地從地平線上升起。

雲逐漸地散了。

霧也逐漸地消失。

這個獨行客的前面，有一棵大樹橫阻在路上。那是很早以前，颱風肆虐山野所留下的痕跡。

一陣晨風吹過。

「好冷啊！」

戴草笠的武士，覺得山林中襲來一股咄咄逼人的寒氣。

不錯，在奧秩父山中確已是初冬了。

武士沿着溪谷坡地，走到了一座觀音堂前。

晨霧已然消失，向遠處眺望，可見碧綠青翠，壯麗的群山。

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妙法嶽，後面是御嶽山，更遠的一座是笠取山通到中州路的雁板嶺。

在這些重疊交錯的山巒後面是獨立的甲武信嶽。

置身在群山環抱的勝境，可能體會出山色的雄偉。

這時——

有一縷淡淡的青煙，從前面山腰中，緩緩地上升，可能是燒木炭的火窯。

而在飄升的青煙之上，群鳥振翼翱翔，幾隻伶巧的小猴，在樹上跳來跳去。

武士佇下了腳步。

摘下斗笠放在胸前，看着這樣的良辰美景，心裡不禁想着：

——造物者眞是太神奇了，還有甚麼比大自然更深奧莫測的呢？

他儘管如此自感飄渺，卻沒有一天終止過對大自然的挑戰。

宮本武藏就是這樣一個永不屈服於人的武士。

爲了使自己的劍術修鍊到上乘之境，到處流浪，經過五十多次最激烈的決鬥，沒有不把強敵制服，沒有不得到勝利歸來。

雖然如此，他還是不能滿足，仍然繼續磨鍊，以期劍術與人格修養達於盡善盡美之境。

即算此刻身處在美麗靜寂的山林中，武藏並沒有專心欣賞美景，他以銳利的眼光搜索着四周。

突然，他靈敏的觀察力已感到背後的觀音堂有異樣的氣氛，顯然是有人在那兒。

武藏一轉身，全神貫注地凝視着觀音堂。

如果裡面的人能體會出他武藏的存在，必然是身懷絕技的異人。

於是武藏假裝若無其事，從觀音堂前走過。

瞬間。

「唷！」

這聲音正是從觀音堂傳出來的。

武藏走了幾步後猛一回身，說：

「要比劍的話，就出來吧！這是我求之不得的。」

此時觀音堂的格子門已開了，走出來的是一個約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

仔細一看，一張帶有稚氣的孩子臉，應是十七、八歲的少年。

身上的衣着很髒，若不是腰間繫着兩把刀的話，倒像個普通老百姓。

看到對方意外的年輕，武藏有點失望。

因剛才聽到他所發出的聲音，以爲是個壯年人，遂問：

「你是在這裡修練武功嗎？」

「不是。」

少年斬釘截鐵的回答。

「我是路過此地，要回鎌倉的漢家小太郎。他在熊本城與姊姊千早分手後，一個人四處流浪習練武藝，才鍛鍊成今日強壯的體格。

「來吧！」

小太郎用伶俐迅速的手法拔出刀，架在胸前。

武藏不甘示弱地，用炯炯有神的目光注視着他，說：

「你太年輕。」

「甚麼？武功的比試還有年齡的分別嗎？」

小太郎氣急敗壞的追問着。

「你的劍法嫌嫩，不夠老練，……用不着比劃，勝負早就已經註定了。」

小太郎聽到武藏講這些輕視自己的話，不由得面色漸漸發紅。

「你不要以爲我年紀輕，就蔑視我，我絕不饒恕你，報上名來吧！」

「宮本武藏。」

聽到這名字的小太郎，更加生氣地說：

「你是宮本武藏嗎？」

「正是，你既已知道我的名字，應知難而退，把刀收起來。」

但小太郎仍不理會的搖搖頭。

「既然是宮本武藏，我更應該向你挑戰。」

武藏冷冷地一笑。

「可惜，你年紀輕輕的，爲何如此不愛惜自己的性命？眞是悲哀！」

「別說了，若對自己過分的自信，反會招致失敗的，……，宮本武藏算甚麼東西。」

小太郎憤怒的握着刀在空中比劃着。

「要我殺掉這麼勇敢的年輕人，實在不忍心。」

「拔出刀來，別只說無用的。」

小太郎將他的刀舉到頭頂上。

武藏一看此情景。

——雖不是登峰造極的境界，但已修練到相當的程度，而且天分很不錯，於是問他：

「你是出身武功世家的嗎？」

「我父親是織田信長的弟弟，織田左衞門佐信次。」

「喔！」

武藏知道織田信次是傳自信長的傑出武將。在大阪城爲了刺殺德川家康，單槍匹馬闖入二條城，却事機敗露遭到殺身之禍。

——哦！他原來是織田家的後代。

因而他才敢貿然的，向天下無敵者挑戰。

面對着少年的武藏，突然間心裡產生微妙的想法。

十二歲時，他懷着一股不爲人知的自卑感，悵然的離開家鄉。

武藏是播州英賀的鄉士，養育他長大的是赤松家的後裔新免無二齋。他也是個棄兒。

當時無二齋是在備前邑久郡的山中行走，突然聽到阿彌陀堂傳出陣陣的嬰兒哭聲，好奇的走進一看，是一個用破布包裹的嬰孩。很明顯的是被無情父母所遺棄的。從包裹的破布推測，其父母是在山裡生活的貧民。這種人在一般百姓的眼中，身價連討飯的乞丐也不如。

無二齋看到枯瘦如柴的嬰兒還沒死，有氣無力地哭號，覺得很可憐。且他又無妻無子，於是就抱回去養育。

武藏直到九歲，才知道自己的身世是如此卑賤。

那是無二齋忍不住武藏粗暴的性格和行爲，在責罵時無意中透露出來的。

「你是個山民的棄兒，難道眞的不能改變一下你的性格？」

這句話對年少的武藏而言，是個很大的打擊。

從那一天起，武藏變得沉默寡言，一副陰鬱的樣子，一反從前的伶俐開朗。

無二齋看到養子如此陰沉寡歡，以爲是在反抗他，更加的憎惡，以致成爲水火不相容的父子。

有一天無二齋使用小刀工作時，武藏把身體靠在柱邊，以譏笑的眼光注視着養父，二齋見到養子的眼神，心中的怒火油然而生。

「你那是甚麼態度？」

把小刀當作飛鏢，向武藏射了過去。

武藏把頭一閃，小刀只射中柱子。

無二齋看到武藏臨危不亂的神色，更加的生氣，說：

「像你這山民的孩子，活在世上是有害無益的，我要殺掉你。」

話說完後，衝進屋裡，拿了一把長刀出來。

其實無二齋並不是眞要殺他，只是嚇嚇他而已。假若武藏肯跪下承認錯誤的話，是會原諒他的。

可是武藏不但不肯俯首道歉，反而跑到附近的禪寺，從此以後再也不曾踏入家門，這是十二歲時所發生的事。

——我是個可憐的棄兒。

想起自己淒涼的身世，武藏的心底裡油然湧起一股堅定的鬥志。

十三歲的那一年，曾與新當派的高手有馬喜兵衞決鬥。

武藏於短短的時間內，打倒勇猛的有馬喜兵衞，這就歸功於他自己不屈不撓的鬥志。

——「靠自己的力量成爲天下無敵者，絕不依賴別人的幫助」，這就是武藏畢生奮鬥的目標。這種意志是在離家時就底定了的。

到今天，他一日未曾稍懈地繼續在奮鬥。

雖然在十三歲時能將一流的武人置於死命，他不只是有異人的天賦，且還有不尋常的鬥志。

事過三年，亦就是他十六歲的時候，又跟但馬國一位身高六尺三寸的大力士秋山比試，同樣地，也是一刀置敵於死命。

正是——武藏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劍魔，這是由於他低賤出身的潛在報復意識，和反抗心理所造成的。

換句話說，就是因爲身份卑微不能與高地位的名人並列，所產生的自卑感激發了他不屈的鬥志，在劍道方面，刻苦磨鍊才有的成就。

眞劍比武——是不論身份高低，只憑眞實本領才能獲得最後的勝利。

武藏曾向京師有扶桑第一名手之稱的吉岡道場挑戰。首先在洛外運台野打跨家長清十郎，並且還滅其全門，這種殺人如麻近似瘋狂的心理，也是起於自卑感的作祟。

年後，武藏寫了一本「五輪之書」，說：兵法之道，號稱二天一流，鍛鍊數年始有著書之意。

時值寬永二十年十月上旬，年約六十歲左右出生播磨的武士—新免武藏源玄信，爬上九州肥後的巖殿山，參拜天並在觀音菩薩前祈禱着。我從幼年立志學武功，十三歲時與新當流的有馬喜兵衞比劍，十六歲時和但馬國秋山比武，此兩次的決鬥皆贏得勝利。以後就浪跡天涯，與各方的武林高手做了六十多場的比劍，所向無敵，場場勝利。此是十三歲至二十八、九歲間所經歷的。沒有無比信心的人，寫不出這樣的文章。也只有眞正天下無敵的劍法，纔敢於如此自誇。

古今中外能得到劍聖的美譽，而又有天下無雙的劍技是不乏其人的。可是從來沒有人敢如此的誇耀自己，自稱爲天下無敵。由此可知武藏自十三歲起就有如烈火般的鬥志，爲了爭取勝利不惜犧牲短暫的青春，沉浸劍道的研究。

雖然獲得無數的勝利，但仍無法彌補其低賤出身的自卑感，於是他繼續不斷的在找尋武功高強者與己較量，用以掩飾內心潛在的自卑感。

他一輩子就被這樣的宿命所支配着。

現在——

面對織田左衞門佐信次的孩子，武藏心裡燃起殘忍的意識是必然的現象。

年輕人誇耀的說出他父親的名字，武藏對這種態度，是忍無可忍的。

——織田是甚麼東西。你以爲有左衞門佐信次這樣的父親，就了不起嗎？

武人是靠腰上的一把劍，而不是炫耀自己的身世。

武藏以炯炯有神的目光，看着小太郎。

「好，就讓你死吧！」

武藏狠狠地瞪視着小太郎。

「笑話，少誇大。宮本武藏要在這裡被打敗的。」

小太郎漸漸的逼近着。

武藏往後退了一步。

剎那之間，從腰間拔出刀。

武藏握刀於胸前，上半身傾斜的站着。

大約過了幾分鐘。

他那炯炯有神的雙眼，慢慢地閉合着。

瞬間——

小太郎用力的抵抗由武藏散發出來的劍氣。

突然小太郎腦裡頓成一片空白。

從武藏那冷峻的眼神所表現出的敵意，似乎要把小太郎吞噬掉。

「看劍！」

武藏大叫一聲，整個身子跳起來。

刀與刀相碰發出的刺耳之聲，在山中廻盪…

小太郎能夠抵擋得住武藏的攻擊，其本身的功力可說也經過相當的修練。

——吉岡傳七郎與佐佐木小次郎都喪命於此招——

兩人相距數尺之遙，面對面僵硬的站着不動，同樣地全身充滿着鬥志。

剛好此時——

對面的山腰中，有個肩背着竹籠的人影，敏捷地向此地走來，看到這場打鬥的局面，情不自禁的叫出一聲。

「啊！」

是一個年約十七、八歲的年輕女子，身着長至膝部袖口鑲紅邊的衣裳。一雙圓亮的大眼睛看起來很有活力，上唇微翹着，是個銳敏的女孩。

「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是報仇還是比武呢？」

像隻弱小的動物在窺視着兩隻猛獸的鬥爭，喃喃的低語着。

谷底是條很清澈的小溪，女孩在溪中的岩石上移動着，找尋小武士。

「哦！在那兒。」

發現之後，趕緊從石頭上跑到對岸。

小太郎向下滾落時，被勾在一棵距谷底有一丈高的松樹上。

如果不是落到那棵松樹的樹幹上的話，早就粉身碎骨於谷中。

女孩爬上大岩石的上面，墊起脚尖舉高雙手，想要把小太郎從樹上拉下來，因高度不夠以致無法辦到。

「哎喲！只差一點，我想到了。」

女孩子趕忙的解開腰上的布帶，打得結套上小太郎的小腿，想把人拉下來確是件困難的事。

她拼命地用力拉着布帶，頓時滿身汗水。突然「嘶」的一聲，是樹枝斷裂的聲音。

小太郎的身體連樹枝一起掉落，壓在女孩的身上。

高大的武士往後一跳，舉刀至頭頂然後用力砍下去。

小個子的武士受到突如其來的攻擊，敏捷的往後一退，躲開了高大武士的狠招。

「啊！」

這一聲是由閃避攻擊的武士所發出來的，女孩子不約而同地也叫了一聲。

原來——他已掉落到深不見底的山谷裡。

女孩如做惡夢般的眼看武士由山上滾到山底，她原希望坡上的小松樹能勾住他，沒想到那些松樹還是力不勝荷地讓他滾落下去。

得勝的武士，探頭察看着，視若無睹的收起刀走了。

「你這不得好死的畜生。」

女孩子憎惡的咒罵着。

「以大欺小，沒甚麼了不起的。」

女孩以鎮定而敏捷的動作，撥開灌木，手抓樹枝一步一步慢慢下到谷底。

被這麼一壓，女孩幾乎喘不過氣來，在岩石上動彈不得，但她仍奮力的掙扎着，拼命的把小太郎的身體挪開，然後慢慢的爬起身叫道：

「好痛喔！」

她輕輕地揉擦疼痛的膝蓋。

在用力掙脫的時候，腰間的衣帶被扯破，使得青紫紅腫的肌膚裸露在外，腿部的也因衣褲撕裂呈現於外，在這杳無人煙山林世界，她並不以爲意。

休息了一下，然後探頭看看旁邊暈過去的小太郎。

「還沒醒呀！」

定神一看後，趕緊走到溪邊含了一口水，再回到小太郎身旁，毫不猶豫把嘴放在小太郎的嘴上，將口中的水吐進他的口中。

然後用手掌拍在小太郎的面頰。

「你這個人，醒醒吧！」

沒多久小太郎半睜開眼睛，看到有個年輕女孩在他面前，很快的將她推開。

「妳要幹甚麼？」

被推倒的女孩生氣的說：

「我想盡辦法救你，你不感激救命之恩，反而以此態度對待我，這種行爲是不能饒恕的。」

忍着全身疼痛勉強站起身的小太郎，環視着四周。

「這是甚麼地方？」

口氣好不高興地。

「是甚麼地方……你沒眼睛看嗎？」

這個女孩也很不客氣的還話。

小太郎仰頭一望，才想起剛才發生的事情。

「我怎麼還活着呢？」

呆呆地陷入了沉思。

「笑話！掉到松樹上被松枝勾住，才撿回一條命。如果不是被松枝幫忙的話，早就上西天了。」

「是嗎？」小太郎不太相信的看着女孩。

「哦，勾在松樹上是不會死的。」

「你這個人太自大了。」

女孩很不服氣的應着。

「我爲了要把你從樹上拖下來，費盡了心思，你也不知道……，如果不灌水給你喝，至今你還不會醒的。」

「妳用嘴含水灌在我嘴裡嗎？」

小太郎吃驚的問着。

「妳太不懂禮貌了。」伸手想抓住女孩。

她本能而機警的跳開，咒罵着：

「你這笨蛋，不知好歹的傢伙。」

小太郎想移動脚步。

「啊！」

身體實在痛得難受，趕緊用雙手扶住岩石。

——看你那付德性，眞好笑。

女孩一看到小太郎那種痛不欲生的表情，心又軟下來了。

「……不想成爲武功的高手，就不會有如此的下場——」

她又靠近小太郎身體，說：

「是不是很痛？」

小太郎仍嘴硬的說：

「小事情，沒甚麼要緊的。」

小太郎勉力支撐着身體走動。

「啊！」

又一次倒在岩石上，好像全身的骨頭都散開了似的。

「不行就是不行，不要逞強。」

女孩子猶豫的抓着小太郎的一隻胳臂，放在自己的脖子上。

「慢慢站起來吧！」

有了女孩的幫助，小太郎終於站起來了。

「謝謝妳。」

小太郎很客氣的向女孩道謝。

頭一次聽到他的道謝，她笑了。

「我叫阿松。」

「是樵夫的女兒嗎？」

「不是，是個沒父沒母的孤兒。」

「棄兒？」

「是啊，當時的印象雖然模糊不清，但我仍舊記得。」

她回憶着當時的情形，母親緊緊的抱着她流淚。不知甚麼緣故看到母親悲傷的哭泣，自己也跟着哭了；然後在不知不覺中睡着了，等到自己醒來，發現自己已是在山林中的木屋裡。

因爲見不着母親，她哭得更傷心，這時有個駝背的老年人走進屋子，嚇了她一跳。

這個叫和平的老者，是秩父長者僱用看管山林的。

爲了防範山猪的侵襲，在山林作物的附近佈置很多追捕的陷阱。有一天，他不在木屋裡時，有人留下了這個小女孩，連一個字也沒有留就走了。

和平看她可憐又可愛，就把她當孫女般疼愛地養育着。

阿松在和平的呵護下，日子一直過得很快樂，不幸的是她十二歲那年，老人去世了。阿松痛苦地忍耐了一個月，決心拿出勇氣，在山林裡繼續孤獨的生活。

到目前爲止，阿松祇下山過三次，那還是在和平健在時候的事。

有一回，和平帶她到秩父長老的家，看到壯麗的旁舍，熙攘的家人，她的心裡反而不習慣地恐懼，還是在山林好，與樹林間的猴子、松鼠等玩耍，來得有趣味多了。

她十五歲時，阿松被山下的人欺負。

那是，秩父長者的管家到山中巡視，見到年幼孤單的阿松可欺，頓時萌起邪念想要污辱她，但阿松不從，拼命的反抗，才能免於被辱的厄運。

從此以後她發誓再也不到山下。

小太郎得到阿松的幫助，喘息了一口氣說：

「哦！是這樣的。一個人在山上不寂寞嗎？」

「不是，現在不是一個人了。」

阿松解釋着。

「在附近的小庵裡住有一位武士。」

「有武士？」

小太郎覺得奇怪，又問阿松：

「爲甚麼有武士住在那兒？」

「這我就不知道，是個不太愛說話的好人，雖然甚麼不說，但我送去食物時都會很高興的向我道謝。」

「那他在那兒做甚麼？」

「在小庵裡打坐……有時一出去三、四天不回來。」

「叫甚麼名字？」

小太郎認爲那一定是到山裡來修練武功的人。

「不知道哩！」

「甚麼？連姓名也不知道？」

「我向來稱他爲武士先生，你若想見他的話，可以到小庵去。」

「好吧！」

小太郎站起身又感到一陣的劇痛，不禁叫出了聲。

「你靠在我肩膀上就可以走了。」

「不要，你去撿隻樹枝當拐杖用。」

阿松無可奈何的只好去尋找樹枝。

過一會兒，她果然拿着樹枝回來了。

「謝謝！」

小太郎從阿松手中接過樹枝拄着後站起來，客氣的謝着。

「很不好意思向妳請求，能不能讓我住在妳的木屋裡，明天再走？」

「當然可以呀！我爺爺的棉被還在。」

由於他們的年齡相近，兩人很快的就談得很投機。

一會兒——

他們穿過了一片針葉林，呈現在眼前的是一片草原。

小太郎和阿松坐在一塊舖有乾草的草地上，似乎能感覺到草下的地溫。

「啊……」

突然阿松站起來，指着前面的山坡。

「有武士在那兒走。」

小太郎伸着腰時，也看到對面樹林的空曠處確實有個人影在移動着。

——那是甚麼人？

小太郎再仔細的觀察，立刻眼睛裡泛起一片希望的神采。

——那個人是永遠都無法忘懷的。

流浪了多少無以數計的歲月——時常出現於腦海中的武士。

無論甚麼時候，小太郎總認爲他是個勁敵，且必然會再碰到而向他挑戰。

——不會錯的，他就是秋月六郎太。

盲者杖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秋月六郎太離開深大寺後，就隱居在秩父山。

十年前，他曾經來過此地。

從十五歲開始一心一意磨鍊劍法，曾經有七年之久，他不曾一步離開過秩父山。

像一個孤獨的囚犯。

他忍受着無邊的寂寞。

他忍受着間歇的苦痛。

他也忍受着肌膚遭到的必然折磨。

和他爲伍的，祇是山間的清風，林間的鳥語，和飄浮的雲，茫茫的霧。

天賦的優異資質，加上勤勉不輟的苦練，六郎太終於練成了盲目斬殺飛鳥的絕技。

那是一種神乎其技的功夫。

眼睛緊閉，就能憑着第六感飛刀斬殺凌空的

飛鳥。

在草庵裡，他就露過這一手，那是腰斬了千早給他縫製的一襲衣服。

六郎太雖然自知那是神妙的一絕。

但他的空虛和惆悵並沒有得到任何補償。

每每看到自己斬殺的雁鳥，他不但沒有喜悅之情，反而覺得更空虛。

——難道我七年的蟄居生活，目的祇是爲了要殺一隻小鳥。

當時的六郎太，像忽然參悟了武林界的種種，就決心下山過流浪的生活；但來到南端的島原時仍不能悟到他活在世上的目的與意義。

往天草島的途中，意外的碰到豐臣家唯一的遺孤秀也，六郎太毫不遲疑的將他領養下來。

六郎太把秀也改名爲秀太郎，以最嚴苛的方法來訓練他，把全副精神放在秀太郎的身上，讓他成爲自己一生奮鬥的最大希望。

秀太郎也很聽話的依照六郎太的方法，拼命地接受指導，但是六郎太心靈上依然覺得空虛。

因此——

將秀太郎託付給運天看顧，他又來到秩父山裡。

從小獨自漂泊於世上的六郎太，來到山中隱居的目的，是要領悟獨居孤思的生活。

他靜靜地站在十年前斬殺飛雁的地方，面對着白茫茫的瀑布沉思着。

——那時的我與今日的我，不知有何不相同？

一個人自己問着自己。

——我還是我，並沒有足以告慰的進展。

今天六郎太離開小庵，想回深大寺看看。

日子一久，就免不了對秀太郎、運天和千早有所思念。

——在這個世界上，竟然有人讓我牽腸掛肚，也許就是最大的收穫，難道這就是我所追求的？至少此時，已經沒有空虛的感受。

素有深山窮谷之稱的奧秩父山，在通往甲州的古道上，必須穿越過西邊的雁坂嶺。

甲州人稱此谷道爲秩父口。

六郎太趕了一天的行程才走完秩父口，於次日黎明時才走入甲州街道上。

他想在黃昏前抵達武藏野的平原，因而脚步放大，加快速度。

在往武州西界險坡上的小佛嶺的途中，他一直沒有停下來喘氣休息過。直到小佛嶺的小茶店才想到肚子餓了，吃了一碗小米飯做午餐。

茶店的老嫗倒水給他時，問：

「雖沒見過你，但看你外表變像習練武功的人。」

「習練武功者又如何？」

「是不是很高強呢？」

「看對手而定，可以說強，也可說弱。」

「你救不救人？」

「……」

老太婆又繼續說：

「剛才有一個盲女被壞人搶走了。」

「盲女？」

「事情是這樣的，兩天前有位盲女來到這裡，因爲肚子痛，我老太婆慈悲爲懷，就好心的留下她並且照顧她，讓她歇在這兒……說實在這位盲女長得眉清目秀，而單單眼睛瞎了，讓任何人見了都會覺得惋惜。」

「是不是很年輕？」

「大概三十歲左右，在江戶很少看到那麼秀麗的容貌，可能在京都才有那樣的絕色美人……，在旅途中她故意把泥巴塗在臉上，顯得很難看的樣子。如果是天生的瞎眼，無話可說。據說她盲目的原因，是在西國的島上被壞人推落谷底，而當時身邊携帶一個幼子也被壞人搶走了。」

聽到這段話的六郎太，心裡不免一怔。

「那個女人叫甚麼名字？」

「這我就不知道哩！只說她是在京裡長大，說不定是生於公卿世家的。」

炎勘兵衛，交情頗好，但這個人也是一個大壞蛋，盲女很可能被帶到那裡去了。」

六郎太又繼續追問着：

「老太婆，那個女人有沒有提到被搶走的小孩，今年大約幾歲？」

「她說今年剛好十歲。」

「是嗎？」

六郎太點着頭，緩緩地站了起來。

「好吧！我去救她。」

「謝天謝地，若碰到那逆子時，斬他一條腿或手臂都沒關係，給我狠狠教訓他一頓。」

「看情形而定，說不定我會殺掉他。」

「哦！沒關係，留在世上作惡多端，倒不如早結束他的罪孽。將來若與他相遇於九泉之下，我會告訴他是因果報應的結果。」

老太婆像看破了一切，誠摯而哀痛地說出心裡的話。

六郎太邊走邊想，這位老嫗是明理的人，她

老太婆回憶着說：

「她說要到江戶尋找被壞人搶走的孩子。她很肯定的說，她的小孩必定在江戶。……其實造成這次變故都怪我不小心，無意中把她臉上的泥巴擦掉，恰巧碰到我那嗜賭成性，遊手好閒的不孝子回來，見到這美麗的女子，像野獸般的壓不住卑劣的慾念。」

「……」

「天亮時，我醒來起身一看，他已把破布塞在女人的嘴中，要拉走那女人，我當時心憂如焚，急忙上前欲攔阻，想不到這個逆子却把我推倒在地上……」

老太婆眨眨她的老眼以很痛心的口氣，說：

「我和畜生的母子關係到此已斷絕了。」

「武士先生，請你去追我的孩子，把那可憐的盲女救出來。」

「救人是不成問題的，但不知去處。」

「我那畜牲和在府中宿做傳馬次立的總管的能獨自一個人在荒山野外開小茶店，胆子還眞是不小。

——在西國的島上被壞人推至谷底的女人的孩子，今年剛好是十歲。

——是不是？

有一種預感掠過心頭。

——可能是秀太郎的母親？

記得曾經問過秀太郎，他是否記得與母親分開的情形，但秀太郎說當時的情形完全不知道，等到醒來時已在一個難看的人的背上。

六郎太知道那難看的人，是個臉部被燒焦且兩隻手各有三根指頭的人。

是個名符其實的壞人。

當時運天聽到秀也的話，隨即脫口說：

「那個傢伙就是缺少指頭的七兵衛。大阪城逃出來的浪人，他一心一意尋找秀賴公的遺兒，後來將桂宮蓮子推落谷底且拐走幼兒，他的目的是想撫養世子成人，挾豐臣遺孤以令天下。」

若那位盲女果眞是桂宮蓮子的話，任何一個有是非、憐憫心的人，都會去搭救的。

同時六郎太又想到：

——如果這個盲女是秀太郎的母親的話，冥冥中是有意在安排甚麼呢？

這個茶店的老太婆豈非神明的使者：

反正六郎太覺得，從秩父山中下來，回深大寺的途中，會碰到這件不尋常的事，絕非偶然的。

❀　❀　❀

府中宿。

這時已成爲甲州街道二個重要的驛站，遠在平安王朝時代，曾因有位武藏的國府居住在這裡面盛況一時。

雖至西北朝時期，國府的名聲式微了。但鎌倉和兩毛信越却爲此地的爭奪而戰，由此可見這地方的重要性。

兩毛信越要攻擊鎌倉，相同的鎌倉也想併滅兩毛信越，於是此地就成爲兩者必爭之地。

但自天下歸德川統轄後，戰亂已成爲歷史陳跡，此地又與其他驛站一樣，變成了商旅必經的交通中樞，形成另一種熱鬧景象。

簡單點說——

德川幕府制定的驛站法令，可以說開啟了交通政策的新紀元。

操縱這裡交通事業的，是一位擁有百餘名工人和數十匹馬的生意人。因爲他是獨家壟斷的買賣，個個驕橫，人人兇蠻。

府中一帶，過去有個放馬的牧場，以飼養駿馬而馳名，所以在這裡早就有了馬匹買賣市場，加上養馬馴馬的工人，這個生意人就形成了一股惡勢力。

當然，最主要的是他和幕府之間，有相當的默契。也可以說幕府就是他的靠山。

幕府無論是行旅或是軍備，都需要很大數量的馬；那時候，祇有這個牧場的馬最爲出衆。所以官方特地從信州請來了十三位馬工，每年還編列預算，定額補助馬場相當數字的金錢。

任何勢力祇要跟幕府攀上關係，他自然可以目空一切，不把別人放在眼裡了。

今天——有很多上身打赤膊的工人，騎在沒掛馬鞍的馬背上，排成一列，毫無忌憚地在道路上奔馳着。

「閃開！閃開！誰要擋在路上，當心踢死。」

無法無天在路上嚷嚷着。

行人見此情景，趕緊讓開路。但是有位年紀大的老人，當要躲至路旁時，因行動遲緩，不小心的碰到石頭，跌倒在路上。

「哎喲！」

口中發出驚懼的聲音，想很快的爬起身來，但身不由己，老者欲起身之際，後面的馬匹已蜂湧而至。

頭一匹馬迅疾的躍過老人的頭上，使得老人驚嚇的緊抱住頭，趴在地上。

接着第二匹馬正要躍過老者的頭頂上時。

「呀——」

不知從何處傳來吆喝的一聲，那匹馬受了驚嚇，前蹄揚起，使馬上的工人連捉住馬鬃的機會都沒有，摔倒在地上。

連連續續滾落下好幾個人，而能機警的抓住馬鬃不掉在地上的人只有兩個。

「畜牲！是你這窮浪人。」

最前面的那個工人爬起身來，咬牙切齒的咒罵着。

剛才的吆喝聲，是由右邊茶店前坐在凳子上的一位武士——宮本武藏所發出來的。

那些工人氣急敗壞的怒罵着：

「是那個畜牲，不要讓他脫逃。」

一個工人不知從何處找來一根長木棍，大叫着：

「非把你打成肉醬不可。」

他將六尺長的木棍一揮。

這一瞬間，動手的工人嚇呆了。

只見頭上的斗笠搖動了一下，木棍的一端已莫名其妙的被那個武士抓住。

工人們拼命要奪回棍子，但是棍子如同用釘子釘牢在石板上，一絲也無法拉動。

「甚麼事？五郎八。」

瞬間，跑來四、五個工人，身上都帶着傢伙。

這時武士把他抓住棍子的左手往前一推，那個五郎八像着魔般，「啊！」的一聲，跌倒在地上。

這時又有工人在叫：

「幹甚麼？」

「有膽量就出來吧！」

工人們七嘴八舌的謾罵起來。

宮本武藏慢慢的走到工人面前，說：

「才六個人，不夠看。」

「你說甚麼？」

「把所有的工人統統叫來吧！」

「少誇口。」

工人很不以爲然的頂撞着他。

「好久沒打過架，手有點癢了。如果幾十個人一起上來的話，倒是很過癮的。」

宮本武藏說完，哈哈大笑起來。

他這樣自大的態度，使那些工人看在眼裡，如同火燒心一般的憤怒到極點。

雖然這些粗人把打架不當做一回事，但碰到武藏這樣狂妄大胆，倒是第一遭，不免有點心寒胆怯。

說一、兩個人嫌少的話，倒是可以採信的。但開口對付幾十個人都不成問題，這語氣簡直就不把這些人放在眼裡。

而當他講這話却是一本正經的樣子，絲毫不像故意誇大賣弄。

——你以爲我們是甚麼人？

這些工人是不怕死的一群，如受輕傷的話，頂多用泥巴塗塗就沒事了。尤其是跑馬時摔壞一條腿，也要一個人獨自爬上馬背，否則是要被人恥笑的。

——好啊，你這狂妄的傢伙，非把你碎屍萬段做牧草的肥料不可。

因過分的憤怒，那六個工人氣得話都說不出來。

武藏摘下他的斗笠，說：

「怎麼？不敢打了。」

這完全是輕蔑的嘲笑。

他跨出兩步，手裡拿着棍子，走到工人面前。

這時候——那些工人像瘋子般亂喊，以生銹的刀向武藏攻擊。

但武藏却輕輕地用棍棒擋開。

頓時，那把銹刀斷成兩截。

「哇！」

工人們並不因此而退却，反而如猛獸般地向他撲過去。

武藏以伶俐的動作快速的跳開，掄棒飛舞，工人手中的刀、棍都被打落了。

「嗚！」

「哇！」

「呀！」

不同的驚叫聲從工人們嘴裡嚷出來。

那些工人不是倒在地上，就是抱着腦袋在痛苦呻吟。

武藏一個人獨自站在路中央，威風凜凜環視着被打敗的工人。不一會兒，又跑來十幾個裸赤上身的工人。

——會變成怎麼樣呢？

茶店和旅舘的人目睹這一切，每個人心裡莫不暗地叫好，但看到十幾個人來勢洶洶，同時也爲武藏捏一把冷汗。

而武藏卻毫不驚惶，鎭定地等待。

後來趕到的工人們，見到他們的伙伴個個被打得鼻青眼腫，暗想亂殺亂砍決非勝敵之計，於是商量採取包圍戰術，把武藏團團圍在中央。

「喂！等一等！」

這時候，一個穿着華麗的男子，對工人們大叫：

「這裡是街上，要打架幹嘛不到馬場去！」

「你這位武士，我叫燒玉助五郎，是炎屋的一個小頭目，到馬場去比武，你不會反對吧！」

「入鄉隨俗，一切聽你的。」武藏哈哈大笑：「不過，人是不是少了一點，再來個兩倍三倍的，怎麼樣？」

「不要說大話，待會兒有你好看。」

那些工人領先向着馬場走了。

在街上看熱鬧的人，愈來愈多，爭着要看這場武鬥的結局。

人走了，街上變得死寂一片。

一輛轎子悄悄從街角出現，轎子後面跟着一個圍黑巾的男人。

「嗯！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呀？」

轎夫們熟悉這裡的情況，發現杳無人跡，停了下來。

「人都到那兒去了呢？」

「莫非將軍的行列要來？」

「眞是沒有看到過的事情。」

他們兩個正咕嚕着沒完，那男的不耐煩地大叫：

「喂，幹嘛呀！趕快到宿府中。」

轎夫沒理會地，很好奇地走進茶店。

「喂！有人在嗎？到底怎麼回事？」

屋子裡祇有一個生病的老年人，一五一十把這裡發生的事情告訴了他。

「哦，都到馬場去了。」

「甚麼事呢？」

「打架，聽說有個武功驚人的武士，打傷了十幾個工人，燒玉大哥嚥不下這口氣，把他帶到馬場去，非打死他不可。」

「哦，好戲，這是一場精彩的好戲。」

這兩個轎夫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轎子停在街中間，飛也似地跑向馬場去。

「嗤！這兩個傢伙。」

後面那個男人沒有轍地跺着脚，伸手打開轎門，大聲說：

「沒有辦法，我們祇好走路了。」

坐在轎子裡的是個女人，穿一身粗布衣服。她樣子很疲累，却並不因此影響到她眉宇間的高貴，她正是桂宮蓮子。

經過了幾年流浪漂泊的黯淡生涯，臉色有些憔悴的蒼白，瞎了的眼睛也有些下凹。憑着她生存的毅力，能夠從島原千里迢迢來到武藏，已經很不容易了。

——如果孩子沒有死的話，一定在江戶。

這是她能夠用一根拐杖，顚沛跋涉而不覺得勞累的最大信念。

這種念子心切的堅忍情操，祇有最偉大的母親才具備的。

有人說：女人是弱者，等到女人變成了母親，她就是最強悍有力的人。

桂宮蓮子的遭遇，就是最好的證明。

別看她從轎子裡走出來那副弱不禁風的外表，內心却是堅強如鋼。

她相信——

兒子就算被帶到了陰曹地府，神明也會庇佑他的。

那是她自己經過了幾次刼難，都能安然渡過所建立的不移信心。

「快走吧！」

那男人催促着她，且推了她一把。

拐杖「彳亍彳亍」地怎能跟一個未曾失明的人相比呢？

那壞男人並不諒解她、體貼她。

他就是小佛嶺茶店老媼說的逆子，名字叫仙次。

當仙次企圖汚辱她的時候，她並沒有強力的反抗，祇是說：

「你要是無禮，我祇有咬舌自殺。」

她知道拒絕或反抗都會弄巧成拙。

獸性的男人就是不喜歡屈服於強硬。

「這兒是甚麼地方？」

蓮子向壞人問。

「這裡是府中宿的驛站，與妳想去的江戶只有十里路而已。」

「是嗎？」

「我們現在要去拜訪此地的交通運輸頭目炎屋勘兵衞，請求他幫忙。如果妳聽話，他會送妳到江戶。」

說完之後，很猙獰地一笑。

走過拴有十多匹馬的一排馬廐，在約六十來丈遠的前方，座落一棟茅屋，地方人都叫它「足利舘」。

從前關東管理足利氏要舉兵攻打多摩河北的時候，就駐屯於此，且以此爲指揮所，因而才有「足利舘」之稱。

現在這棟房子已成爲頭目、管理工人，和運

輸馬匹的住所。

甲州街道是開拓於十年前。

當時勘兵衛是強盜的一份子，有一次去攻擊一家富豪時，頭目因騎馬不愼而落馬致死，於是勘兵衛假傳的王旨說遺言中指定他繼任頭目。

但也有另一種說法：勘兵衛謀殺頭目後自立爲王。

無論如何他已成了頭目，就發揮他的政治手腕，囊取馬場和馬市的權利，成爲不可一世的「大人物」。

將軍府欲拓寬馬路，還得借用勘兵衛的力量，才建設了本町、番場、新宿、八番宿、京所等道路，這麼一來更增加了勘兵衛的威勢。

身爲代官（地方上最高官員）對他尙且要禮讓三分。

現在仙次帶着盲女來到屋前的大門口，以大嗓門呼喚了幾聲，但裡邊一片寂靜，可能都到馬場看熱鬧去了。

經過一段時間後，有個婢子從院子走出來。

「喔！是仙次嗎？」

「好久不見，久違了。頭目呢？」

仙次急促的問着。

「在另一間屋子裡，我替你通報一聲。」

「不要了，我自己去。」

仙次抓住盲女的手，說：

「不要像老太婆那麼慢吞吞的，行嗎？」

話剛說完，就用力把她拖進院子。

院子裡邊有涼亭、假山、水池等雅致的佈置，在水池邊蓋了棟房子。

屋內床上躺着一個人，正由小田原來的妓女爲他在渾身按摩着，此人就是勘兵衛。他的額頭上有處刀疤，他原本醜惡的相貌更加的難看。

「頭目，很久沒來向你請安，我是小佛嶺的仙次。」

壞蛋趕緊跪在庭院的地上磕着頭。

「你在甚麼地方？怎麼到現在才出現？」

勘兵衛很不客氣地詰問着。

「我回家孝敬老娘。」

「不要說謊話了。」

「不，頭目這是眞的呢！」

「呸！像你這種人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的。這次來一定沒有甚麼好事。」

勘兵衛以不屑的口氣奚落他。

「頭目——」

仙次逕自跨入走廊，說：

「我想請頭目您鑑定一件貨色。」

回頭指着桂宮蓮子給他看。

「開甚麼玩笑。」

勘兵衛生氣了，一口痰吐在仙次的臉上。

「那只是個盲女而已。你看我炎屋勘兵衛是專門撿破爛貨的是嗎？」

「頭目，您再仔細的看一看。」

仙次仍不氣餒的慫恿着，並且把盲女拉進走廊裡。

勘兵衛一直盯着盲女的臉，發出很滿意的聲調：

「嗯！」

仙次覺得很高興，說：

「頭目，我可以進來嗎？」

「可以。」

勘兵衛應諾着並向按摩的女子說：

「阿米，帶那個盲女去洗澡。」

阿米先搜查蓮子的身體後，說：

「是的。」

一邊就拉着蓮子的拐杖，慢慢地走了。

勘兵衛琢磨了一會，把眼睛轉向仙次。

「頭目，聽說有人在馬場打架呢？」

仙次以爲勘兵衛不知道這回事。

勘兵衛却不在意地說：

「唉！最近這些年輕人，實在不像話，以爲不打一架，就顯不出自己有能耐似的。」

接着，咳嗽了一聲，壓低了嗓子。

「你從那兒撿來這個女人？」

「頭目中意嗎？」

「我是說你從那兒撿來的？」

「撿來，哈……那裡這麼便宜事。她是甲府一位富翁的親戚，我費了好大一番唇舌才把她騙來的。」

「你又在胡說八道。」

「不！頭目，這回是眞的？」

「算了！你那胡說八道的本事，是從出娘胎就帶來的……不過，話得說回來，確是一件上等貨色哩。」

「哈……就是嗎？」

仙次聽後開懷地大笑起來。

修羅草

蓮子洗過澡，換上一件漂亮的衣服。佛要金裝，人要衣裝。

這會兒的蓮子，不僅滿臉的疲憊樣子已經烟消雲散，而且也顯得綽約大方了。

這時候。

足利舘前面突然傳來一陣嘈雜的聲音。

哦，是那些趕到馬場的人潮回來了。

小頭目燒玉助五郎走在最前面，到了門口，禮貌地伸出來一隻手說：

「在這裡。請！請！」

被引進屋裡的是宮本武藏。

非常意外的是那些被打敗的工人，一個個畢恭畢敬地跟在後面。

武藏進了客廳，助五郎三步併做兩步地跨入了庭院。

「頭目。」

他叫了一聲，沒有回響。却不敢貿然推門進去，因爲有一回他莽撞打開門，頭目正在作樂，被狠狠地訓斥了一頓。

助五郎把臉貼近門縫。

果然裡面又坐了一個女人。

——好像是個上等貨色，不知是從那裡騙來的。

正想拉開紙門看個清楚。

「助五郎！」

勘兵衞却從倉庫的窗戶裡在叫他。

那倉庫據說是金銀財寶的儲藏室，除了勘兵衞以外，沒有人可以進去的。

「不要像隻野貓似的，鬼鬼祟祟在門縫裡瞅個沒有完，那個窮浪人怎麼樣了？」

「就是爲了這個來請示頭目。」

「哦，怎麼樣？」

「頭目……你以爲那浪人是誰？」

「不會是天神吧！」

「跟天神差不多，是宮本武藏。」

勘兵衞半信半疑地看着他。

「是眞的嗎？」

「不會錯的。由西國流浪到這裡來的萬太，說他曾經見過宮本武藏……，在十年前有日本全國第一色鬼之稱的佐佐木小次郎和宮本武藏，在一小島上比武，結果爲武藏殺死了——那時以小船載武藏去小島的就是萬太。」

「哦！原來如此……宮本武藏與你們打鬥，打輸是理所當然的……。助五郎你是想延請他擔任我們的保鏢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的力量猶如猛虎添翼，更加強狠，對付柳生道場綽綽有餘。可是那個宮本武藏雖然武功如此高強，但不知是否願意做爲我們的保鏢。不過要想盡辦法好好的款待他，請他長時期的留下來。那樣一來，就可向外宣傳我們有宮本武藏。」

助五郎滔滔不絕的述說着。

「好吧！馬上去跟他見見面。」

說完之後，勘兵衞就來到客廳裡。頓時爲當前景象嚇了一跳。

在客廳的牆壁上掛着一幅火燄不動明王的畫

像，站在畫像前的武藏手提大刀，那樣子好像是等待火燄不動明王由畫像走出來，而一刀將他殺死，並且全身充滿着威武不可侵犯的氣勢。

勘兵衞屏氣凝神的站在那兒，一直注視着武藏的背後。

這時武藏放下刀，回轉頭看到勘兵衞就問：

「你是主人嗎？」

「是的。」

勘兵衞全身好像癱軟着有氣無力的回答。

「我叫勘兵衞，請多多指教。」

他面對着無法對付的強人，就以對待將軍府的大官的態度，低聲下氣向宮本武藏回話，那是他慣用的卑鄙的手段。

武藏將長刀歸鞘後就坐下來問：

「這幅不動明王的畫像是從何處弄來的？」

「是一個富豪讓給我的。」

武藏很懷疑這句話的可靠性，不過沒有揭穿。

「是一幅名貴的作品，要好好的保存。」

「如果你中意的話，就送你吧！」

勘兵衞認爲以此來巴結他，是很值得的。

「不，我並不想要它。」

武藏像看透勘兵衞不良的居心，說後就看看客廳的四周，又說：

「是座富麗堂皇的屋宇。」

「這裡叫足利舘，以前是關東管領足利將軍的官邸。」

勘兵衞很炫耀，很自豪。

但武藏仍以冷淡的眼光看他，說：

「想雇用我爲保鏢增加你的威勢，是嗎？」

「保鏢？你說得太難聽，像你這位鼎鼎大名的宮本先生能光臨寒舍，可說是我的榮幸，……請你當自己家看待，隨你意住多久，都很歡迎。」

「既然如此，恭敬不如從命，在此打擾一夜。」

「別說一晚，甚至一個月或一年都很歡迎的。」

說完之後，勘兵衞帶武藏至房間休息，然後在走廊上告訴侍女說：

「不要有怠慢之處，若他有需要的話，妳可陪他睡覺。」

❀　❀　❀

武藏直睡到黃昏時才醒過來，伸了個懶腰，自言自語地說：

「一個默默無名的飼馬工人，如今却成爲足利舘的主人。這種運氣實在讓人很不服氣，也是件多麼可笑的事。一個平庸的看馬工人，能一躍爲足利舘的主人，那我武藏只要憑着這一把劍，不是也能得到高官厚祿嗎？」

走出房間來到廊上的武藏，看着灑滿月光的庭院。

這種富麗堂皇的氣派和面貌猙獰的勘兵衞，實在很不相稱。

——有威勢就能過豪華的生活，豈有此理。

武藏的心底，憤憤不平之氣，油然而生。

如果不是在抑制住心中的衝動，而聽任狂暴的脾氣發洩的話，可能會把周圍的東西完全搗毀。

武藏年輕時，就因任性常做出很多不合理的事來。但到了四十幾歲的今天，却再也不會那樣狂放不羈了。

但若讓他心裡覺得極不平衡時，那就很難逆料了。

現在——武藏心中就萌出了要殺勘兵衞以洩心中之憤的意念。

「……嗯！」

武藏對自己如此荒唐的想法，不禁漠然地一笑置之。

——我來江戶的目的，是爲了要與柳生但馬守比劍，一較長短，怎麼會有殺與我不相干的人的念頭，爲甚麼？

這時——，好像從茶亭那兒傳來陣陣的爭吵聲。

「……」

武藏放輕脚步慢慢地走過去，茶亭有扇紙門倒下來。

他看到勘兵衞正要欺侮一個女人的一幕。

爲了一逞獸慾的勘兵衞，却不知武藏已站在茶亭外的庭院中。

「停下來吧！主人。」

被他這麼一叫，才恢復理智的勘兵衞說：

「喔！是宮本先生。」

他看到武藏的出現確實有點害怕。

「以你的威勢與名望，還有不順從你的女人嗎？」

武藏以開玩笑的語氣說，無意中看到坐在床上的女人側面，立時吃了一驚。到今天爲止，武藏未曾被女人的美貌所吸引過。

他並不是對美與醜的觀念不會區別，而是怕爲美色所迷惑。

武藏看到的那張側面的神態是少見的，眞像是鬼斧神工的一件雕塑品。

那張側面有種說不出楚楚動人之感，使人乍見之下，心裡不禁自然而然產生憐憫之心，雖然她的外表落魄樣，但仍冲淡不了那分高貴氣質。

「主人！」

「是。」

「我不要那幅不動明王的畫像，你將這女人給我吧！」

宮本武藏大膽的向勘兵衞要求着。

「宮本先生，這只是一個盲女，怎能與你相配？」

「主人是不願意給我嗎？」

勘兵衞聽到不悅的口氣，全身不由己地顫抖着。

「不！不！並不是不答應。」

「那我帶走了。」

「是！是！」

勘兵衞在不得已情形下祇好勉強答應。

武藏走進茶亭，拉住盲女的手說：

「從這兒走。」

他落落大方地把蓮子帶到自己的房間，才仔細的看了盲女的面龐，說：

「想必妳一定是出身王公世家吧！」

「……」

「是因爲感到羞辱而拒絕回答我的話嗎？」

「……」

「如果妳不說話，就別怪我視爲盲女來對待妳。」

蓮子沉默了一段時間，才開口說：

「能在逆境中撿回生命而活到今天的我，對甚麼惡劣的環境都能忍耐。」

好高雅的措詞，好高雅的神韻，使得武藏更有打破沙鍋問到底的興趣。

「難道說即使身體遭人污辱，妳也不說出妳的身分來嗎？」

「是的。」

「那麼我問妳，過去妳爲甚麼要隱瞞妳的身分，一直忍受這種恥辱呢？」

武藏懷着萬分同情地問着。

「爲了找我的孩子。」

「妳自己的孩子？」

「是。」

「喔！找自己的孩子。」

武藏聽了蓮子的話，也聯想起了自己的身世。自己也有母親，但是他被狠心的遺棄於山中；而別人的母親，爲要尋找孩子，而甘心受苦、受辱。

「妳不會是遺棄妳的孩子後，才後悔要找回他吧！」

「不是，天底下那有母親遺棄自己的孩子的道理呢？」

——就是有的。我就是被我母親遺棄的。

武藏的情緒突然變得激動。

蓮子又接着說：

「我相信總有一日會和被拐走的孩子見面，

無論我會變得多麼落魄都無所謂，我只是爲尋找孩子而活在這世上。如果將來我孩子知道的話，他必定會原諒的。即使淪爲乞丐，我仍是他的母親。身爲人子的兒子對母親的愛心，應該體會得到的。」

「……」

武藏無話可答。

第一次……有生以來看到如此堅強與愛心的母親。

武藏仍默然不語。

「喂……」

蓮子以看不見的眼睛在尋找武藏。

「如果你能發慈悲的話，請你帶我到江戶好嗎？」

「……」

武藏還是不說話。

「懇求你。」

蓮子以合掌的姿態向武藏祈求着，那種眞誠的動作，讓武藏看在眼裡，心中都覺得陣陣刺痛。

「好，我答應妳。」

「啊！」

蓮子高興極了，從木然的眼眶中流出喜悅的淚水。

「眞謝謝你。」

「如果知道在江戶的甚麼地方，我送妳到那兒去。」

「不，在江戶只是我自己的猜想而已。」

武藏覺得很驚訝而且迷惘：

「只是憑妳的想像嗎？」

「是……，要是還在人世的話，我相信他一定在江戶的。」

蓮子以很有把握的語氣說。

「是否還活在世上？」

「他的身分若被人知道的話，是無法活在世上的。」

「那麼妳還相信他活在世上嗎？」

武藏用懷疑的口氣問着。

「我相信。因爲有股力量在牽引着我找尋他。」

——多麼令人感動。

武藏突然覺得自己是多麼渺小了。

「和孩子分開是——」

「在大阪城被燒的第二年。」

「那一年小孩幾歲了？」

「三歲。」

「那不是像大海撈針一樣嗎？」

「但是在大海中必定有那根針。」

「以妳那雙看不見的眼睛來撈嗎？」

「是的。」

——哦！母愛竟是如此的偉大。

武藏情不自禁的嘆口氣。

這時候紙門外似乎有個人影。

武藏向他開口：

「主人！」

「……」

「在外面的是主人嗎？……，我現在改變意念要去江戶。」

於是武藏站起身來，將大小刀插在腰間，向蓮子說：

「我們走吧！」

在紙門外面的勘兵衞，嘴中默默的咒罵着。眼睜睜的看他們離開。

——你這畜牲，竟將我手中的上等貨搶走。

一反以往卑恭的態度，却祇在背後才敢開腔。

「頭目。」

走過來的是助五郎，眼睛向上盯着，問：

「武藏把盲女帶走了，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都是你這混蛋惹出來的禍。」

勘兵衞將滿腹的怒氣全發在助五郎身上。

「要不是你帶武藏來這兒的話，怎會有這種事呢？」

「是。」

「不是甚麼是不是的問題，還不趕快召集所有的工人，你想武藏只有自己一個人，且身邊還帶着盲女，我們這麼多人手攻擊他，不怕殺不了他，我堂堂的炎屋勘兵衞要成爲殺死天下第一劍的人。」

「頭目。」

助五郎搖着頭說：

「對方是個棘手的人物……，在馬場上咱們二十個人都無法動人家身上一根汗毛。何況只是爲了一個盲女，何必小題大作呢？」

「你說甚麼盲女一個？你又知道甚麼？」

勘兵衞憤怒的一巴掌打在助五郎的臉上。

「怕得連我的命令都不聽，給我滾出去。像你這種膽小如鼠的傢伙，不配當炎屋的小頭目，……沒人在嗎？」

手下的人看到頭目如此的憤怒，大家互相注視着不敢出聲。

「跟我來吧！一齊去殺宮本武藏。」

經頭目這麼一嚷，這些手下曉得事情糟了。武藏的神勇，在馬場上他們是有目共睹的，平日狐假虎威的神氣，都不知跑到那兒去了。

「你們這些胆小鬼，怕武藏怕到這種地步，好吧！願意的跟我來，我發給你們每人一支洋鎗。」

那些人聽到頭目說要發洋鎗，露出驚訝的表情來。

雖然武藏的武功很高強，但他仍抵擋不了洋鎗的。

「頭目，我跟你去。」

一個人說出，大家都爭先恐後說要去。

於是勘兵衞安排他們在院子裡抽籤，由倉庫搬出十幾枝洋鎗，抽中籤的人發給一枝洋鎗，抽不到籤的人發給一把刀。

「好了，讓你們見識見識我勘兵衞打仗的方法，要殺死武藏是輕而易舉的事，……」

勘兵衞很有把握的說出一大篇道理，向工人們炫耀着自己是多麼的足智多謀。

這些工人信以爲眞的。

「知道嗎？依照我講的方法決不會失敗的。」

於是三十幾個部下跟隨着勘兵衞，一行人浩浩蕩蕩出發了。

「喔！將有一場大鬥爭要發生。」

婢女在後面看到這情形後，逕自步入屋裡。

「仙次兄，你到底怎麼了？」

婢女驚嚇的問。

「沒有甚麼？我最不喜歡打架，我只聽到第一劍宮本武藏的名字就怕了。」

「不過仙次兄，這件事還不是因你帶來的盲女所引起的嗎？」

「所以叫我用性命來換回盲女，絕對辦不到。」

兩人說完，婢女走進了房間，仙次進了院子。整個院中一片黑寂，只看到一個人影站在那兒。

嚇了一跳的仙次，仔細觀察站在月光下的那個人，是穿着一套小袖子裝的浪人。

「你是誰？」

仙次聳了聳高肩膀，好像要打架的態勢。

「剛才婢女叫你仙次。」

「那又怎麼樣？」

「我再問你，你母親是不是在小佛嶺開小茶店？」

「不必要的事不用問。」

仙次有些奇怪，却很不耐煩地說。

「你母親交代我，即使殺掉你也沒關係。」

「甚麼？」

仙次睜大眼睛，說：

「開玩笑，那個老太婆我要和她斷絕母子之情。」

「你這個混蛋！」

浪人走進走廊，發出極端不滿的怒叱。

仙次見他走近，心想要往那裡逃。

記得那是在西國熊本城下曾經被一陣波浪般攻擊自己的那個絕代高手的名字，却從這賭徒的口中說出來，覺得很意外。

「是眞的嗎？」

六郎太半信半疑追問着。

「我發誓絕無半句虛言，爲了此事頭目帶着大批人馬已追上去，可是看來凶多吉少，……」

不等仙次講完，六郎太已走到院子裡。

——無論是武藏或是任何人，反正我非救回盲女不可。

❀　❀　❀

在皎潔的月光照射下的武藏野，像海般一望無際，顯得很寂靜的原野裡，只有一條馬路漫長地向前延伸着。武藏牽着盲女以很慢的速度前進。這條路以前是新田義貞攻進鎌倉所經過的路。但現在大部份的旅人都繞道甲州街，因而這條古道變得人煙稀少，顯現出一片荒涼的樣子。

——由這裡一直往前走，可能通到分倍河原

「你若想逃的話，我就殺你。」

這句話本身就蘊含了殺氣，仙次兩脚發抖，全身無力地有點支持不住。

這時那浪人狠狠地問道：

「盲女被藏在甚麼地方？」

被六郎太銳利的目光所懾，仙次虛脫般坐在地上。

「喂！我在問你那個盲女怎麼樣了？」

「他帶走了。」

「甚麼？被帶走了。」

「是的。我認爲她太可憐，想懇求頭目送她到江戶。」

仙次假腥腥面無愧色的說。

「我不聽你的鬼話。我要問的是那個盲女被誰帶走了？」

「是宮本武藏。」

「甚麼？」

秋月六郎太以爲聽錯了。

。武藏心裡如此的想。

新田義貞奉了護良親王的令旨，在元弘三年五月八日於上州新田郎生品神社舉旗發兵，向武藏野進軍，與北條軍隊在這裡交戰。

「月亮好像很皎潔。」

坐在馬背上的蓮子，以失明的眼睛往上空看了一下後說出此話。

武藏詫異地回過頭看着蓮子，說：

「妳好像不是全部在黑暗世界裡過日子？」

「是的，我心靈裡感覺得到光明。」

蓮子又往天空看了看。

「月亮好像在那一邊。」

她的手指所指的方向正是月亮所在的地方。

「是的。妳說得很正確……如果在江戶能請到高明的醫生來治療，可能有恢復眼力的希望。」

「是的——」

蓮子似乎感到月光穿進她的心，全身覺得很暖和。

——如果眞能恢復我先前的眼力那該有多好，以這雙失而復得的眼睛看我的孩子，正是我夢寐渴望的。

她那種興奮的神情，武藏看得很清楚。

——確實美麗絕倫，她一定不是普通武士的妻子。

想到這裡，武藏心中湧起莫明的喜悅。眞渴望着把她從馬背上抱下來，舒坦地在草地上一親芳澤。

「妳是在京裡出生的吧？」

他終於壓抑住了心裡的衝動。

「……」

蓮子沒有回他的話。

「無論如何，妳是在高貴的家庭裡長大的。」

「……」

蓮子沉默依然。

「其實，我並不要查問你的身世。像我這樣沒有教養的人，對於妳這樣氣質特異的女子，是

沒有甚麼邪念的。妳的家庭用甚麼方法培養妳，妳爲甚麼會變得如此高貴，我都沒有知道的必要。哈……祇曉得一心修練劍法的我，這一輩子也不會有這個緣份。」

武藏第一次在女人面前，表露了他自知的謙虛。

蓮子聽到這些話，也感覺無限溫情。

「你和德川家有沒有關係？」

一個不學的人，總會把美麗女人跟權勢拉在一起的。

「你不要擔心，我是一個被丟棄在備前山中的賤民的孩子。十二歲的時候，就跟養父吵嘴，負氣離開了家。到今天爲止，浪蕩了大半輩子，既無妻兒子女，也無親朋好友，天下歸屬於誰，跟我也是風馬牛不相及。所以，德川家跟我毫不相干。」

蓮子很相信他的坦誠。

在保持了一陣思考之後，大胆地說：

「我就是桂宮蓮子。」

武藏楞了一下。「桂宮！妳就是桂宮殿？」

「是的。」

——哇！原來她就是桂宮的公主。

——她是前朝天子弟弟的王女。

——像如此尊貴的人，今天竟然變成了盲女，浪蕩天涯在找尋自己的孩子，可能嗎？

「那麼妳所要找的孩子是——」

「豐臣家所留下唯一的男孩。」

「難道是秀賴公的遺兒？」

桂宮蓮子深沉地點着頭。

武藏不由自主地顫慄着。

廿多年來，他從來沒有緣份跟身份高貴的人，相識在一起，因而形成了他的自卑，他的狂妄。

現在，這個劍魔却有幸和秀賴公寵愛的桂宮公主相遇，且近得能聞到她的髮香，聽到她的呼吸。

——這是天意嗎？

武藏似乎明白了大自然的一切。

也明白了冥冥中主宰安排的一切。

——難怪我第一眼看到她，就有有生以來第一次被女人吸引的感受。

以前，在他的心裡，女色是污穢的，是低俗的，是羞恥的，特別是對於一個天下第一的武士。

此刻，他的原則要重行考慮。

他甚至聯想到。

——一向被視爲賤民的棄兒，如果能和天子的姬妾結爲夫妻，該是很有趣的事。

——這個女人如此信任自己，那也許不會是一場不可能的幻覺吧！

武藏巨大的軀體，頓時像火燒一般。

風之禱

但是——

武藏內心所萌起的這一陣邪念，像雲霧般地被馬蹄聲所攪混了。

那馬蹄聲愈來愈近。

「喔！原來是那些工人。」

武藏輕蔑地笑了。

一百個、兩百個，甚至更多，他也不在乎的。

「對不起！」

他向蓮子招呼，自己躍上了馬背說：

「你抱緊我，忍耐一下吧！」

他使勁把馬腹一踢，直向分倍河原的方向奔馳。

在數十丈遠的那一群人，原本在摸索着亂闖，找不着武藏的方向。

這一下，武藏的馬蹄聲正好給了一個信號。

最前面的勘兵衞嚷着：

「在那兒，不要讓他逃走，趕緊兩路包圍，用洋鎗對付他。」

工人們加快了速度。

勘兵衞過去做過野盜，他高明的馬術常常使

他的部下驚爲神奇。

祇一會兒功夫，這些烏合之衆，慢慢接近了武藏。

他們把火藥裝上了鎗膛。

勘兵衞的心裡很焦急，他用兩脚緊夾着馬，擧起洋鎗作瞄準的姿勢。

而他的目標不是武藏，却是盲女。

騎馬急速行進的時候，要想很準確地命中目標，是件不太容易的事。

勘兵衞屏住呼息，咬牙切齒地扣動板機，「呼」的一聲，鎗火噴出了槍口。

果然，盲女並沒有倒地。

對於勘兵衞來說，這一槍沒有擊中目標，正如同自己的性命冒了一次險。

武藏却冷笑了。

而且，他加速地跑到了河邊。

岸邊正好停了一條船。

「公主，我必須把妳抛到船上，希望妳摸索着切斷繫船的繩子，趕快把船划到河中。」

於是，馬在河邊放慢了步子。

「啊！」

他一轉身，兩手一擧，把蓮子丟到小船上。

這是一個極其快速而準確的動作，除了武藏，不會有人能如此乾淨俐落的。

蓮子摸出刀子，割斷了繩索，船划向河心。

武藏立刻掉馬回頭，直奔勘兵衞的行列。

「哇！」

祇聽他震天一呼，正擧起洋鎗却來不及扣射的勘兵衞頭上挨了一刀。

一聲令人寒慄的慘叫聲，這個威風一時的馬工首領，已是身首分開，頭顱被抛向半空中。

身上沾滿了勘兵衞血液的武藏，仍像猛虎般撲向後面的工人群。

那些工人見到頭目被殺的慘狀，大家正不知所措，又見武藏殺氣冲冲的衝來，一個個膽戰心驚，沒有人不魂飛魄外。

一陣撼人心弦的哀號聲傳開了。

「哇！」

「啊！」

「嗚！」

瞬間，已有幾個人死在刀下，他們雖然人多勢衆且還帶有洋鎗，但派不上用場。

武藏揮動着大刀，縱橫於追趕的工人左右，一連殺死十幾個人後，其餘的都已逃之夭夭了。

定睛一看！

「還以爲有一兩個強硬的對手，原來都是些草紮紙糊的。」

——不過癮！

他跳下馬，走到河邊，正要洗滌染滿鮮血的刀——這時一聲鎗響，武藏的左肩好像被鐵棍打了一下，感到很痛。

「哎喲！太不小心了。」

武藏回頭察看樹林中的動靜。

——有了。

武藏不像個受了傷的人，仍然敏捷的衝向林邊，當隱藏在樹後的突擊者想要逃走時，武藏已很快的追上來。

「你這笨蛋！」

大聲一喝，手一揮把他劈了兩段。但仍消除不了他滿腹的怒氣，再橫掃一刀，把腰部也切成了兩半。

一直咬緊牙根，忍着傷口疼痛的武藏，叫出一聲。

「太大意了。」

的確這種輕敵的想法，給他帶來了傷痛。

幸好子彈僅僅穿過肩膀，若是射進體內，要取出彈頭是要相當費事的。

但是經過了一段時間，左臂竟然無法動彈了。

他趕緊撕下左肩的衣服，以嘴咬着布用另一隻手包紮傷口，突然間，武藏又聽到一陣急速的馬蹄聲朝此而來。

「是個有勇氣的人。」

他將丟在砂地上的大刀再度撿起來，做出預備迎戰的姿勢。

馬上人雖然看到了武藏，還是不以爲意的跑過來了。

「喔——是保鏢嗎？」

武藏見來者是個浪人，就冷言冷語的諷刺他。

對方在離他約有一丈多遠的地方，停下了馬。

「是宮本武藏吧。」

「正是——你是炎屋僱用的保鏢嗎——是不是也要來送命呀！」

「我和炎屋是沒有牽連的……聽說你帶走一位盲女呢？」

「讓她逃走了。」

「到那兒——？」

「沒有回答你的必要。」

在月光下注視着坐在馬背上那個浪者的面貌，突然像想起甚麼似的，大叫一聲：

「我覺得好像在甚麼地方見過你。」

不回答他的話。六郎太挺直上半身環視着周遭。

「喂！我跟你說曾與你在甚麼地方碰過面，怎麼不回答我的話？」

武藏氣得叫出來。

「喔！」武藏好像又想起來了。

「對，是你……我並沒有忘記那件事。如今能在這兒碰到你，也是我日夜所盼望的。」停了一下又接着說：

「是的，你叫六郎太。」

劍魔的武藏遇見好敵手，不由興奮得連自己的傷痛都忘却了，說：

「好，當時讓你巧妙地逃脫了，那是因爲天色黑暗幫助你，但今夜有月光，月亮會幫忙我的……來吧！」

武藏將剛才殺過十幾個人的血刀提到面前。

可是六郎太仍無動於衷，毫無備戰的神情對他說：

「我來此的目的是要找尋被你帶走的那位盲女……我再請問你，你將她藏在甚麼地方？」

「你有甚麼理由要找那位盲女？」

「……」

「那你與盲女曾認識嗎？」

「不，不相識。」

六郎太急忙的否認。

「那麼你爲何要找她？」

「因爲我知道她的身份。」

「身份？你怎麼知道的？」

「……」

「她是曾受過豐臣秀賴公寵愛的桂宮，你知道嗎？」

這話是武藏說的。

六郎太聽到以後，不禁的吃了一驚。

「哦！你是親自聽她本人說的嗎？」

「正是——。而且我想娶她爲妻……我不能將她交給你。」

「你說甚麼傻話！」

六郎太很不高興的說。

「你所說的傻話是甚麼意思——一個沒沒無聞又無一官半職的武士，是不能娶公主爲妻的，難道社會上能原諒嗎？」

六郎太凌厲的質問着。

「這是當然的事情……但是——」

「但是甚麼？」

「先前她雖是秀賴公所寵愛的宮姬，可是現在却變成如同乞丐般的盲女。」

「照你所說的，那她答應作你的妻子嗎？」

「要她作我的妻子是我武藏的心意。我爲了完成自己意志，決心做到底。要殺你也是上回的誓言……將刀拔出來，做個一見勝負的決鬥吧！」

武藏說完後，漸漸地逼近六郎太。

六郎太本能地往後退了一步，眼光直盯着武藏，說：

「你受傷了嘛！」

「像這種皮肉之傷，對一個武士而言，是算不了甚麼的。」

武藏輕描淡寫的說。

「但依我的看法是重傷並非是輕傷。」

「少囉嗦，拔出你的劍來。」

武藏將身體一抖，做出一種示威的動作。

在月光下的六郎太又往後跳開了六、七尺遠。

但是武藏仍繼續向他逼近。

以六郎太的心情，是不想和受傷的劍魔比劍的。

對方是個拼着性命爲武功而活下去的人，而我對生命的意義仍茫然不知。若眞的贏得這場勝利，心情也是不會開朗的。

六郎太一直往後退。

相反的，武藏却一直逼上來。

僵持了一段時間，武藏因爲肩部的傷痛，他的殺氣漸漸的減弱了。

六郎太就是在等這一刻的來臨，他像飛鳥般躍過武藏的頭上。

「往那兒逃！」

武藏大叫一聲把手裡的刀用力一掃，但落空了。武藏認爲自己的這種舉動太愚蠢了。

因肩膀所受的重傷而要用這樣猛烈的動作，是很喫力而難勝任的。

六郎太像旋風一般的跑到停馬的地方，然後縱身一躍騎上馬背就走了。

六郎太一直注意陸路上而忽略河面上的動靜，是他的一大失策，他總以爲武藏是用馬載蓮子逃走的。

六郎太由河岸到堤防上，然後沿着古道奔馳，心想追上蓮子，只是時間上的早晚而已。

這時靜坐在小船中任河水漂流的蓮子，突然地聽見馬蹄聲。

蓮子的心裡以爲他是武藏。

——他把那些壞人擊退了。

用失明的眼睛朝着蹄聲的方向默禱着。

——請保佑我的孩子在世上平安無事。

——讓我們母子很快團圓。

在小舟上如此虔誠祈禱的母親，以這種偉大的母愛，說不定會感動上蒼指引她一條尋子的路。

❀　❀　❀

被手指不全的七兵衛捉來的秀太郎，躺在儲放着很多武器的倉庫中，突然爬起來叫了聲：

「……母親。」

他似乎覺得母親坐在他身旁。

其實他並沒有睡着，所以也不是做夢。

要用甚麼方法來殺死樓下那個壞人以逃離此地——正做此想法的他是無法安然入眠的。

秀太郎對記憶中母親的容貌是模糊的。她的聲音同樣也想不起來。

畢竟太小了。

對一個三歲的孩子來說，是不容易留下很深刻印象的。

但，秀太郎却在心靈上時常感覺得到母親的

但是——

馬蹄聲却一直向前奔跑着。

——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蓮子急忙抓住船舷站起身來。

她想，目標顯着點，較容易引起別人注意。

——但是錯了。

蓮子知道那只是個路過的陌生人，她失望的又坐下來。

想起與她同病相憐的小船，不知將會被漂流到何處？心中有難過的感慨。

蓮子自失明後心靈似乎愈來愈靈敏，推測武藏不會再來了。

——也許，那位武功高強的人，祇是爲了救危險中的自己才出現的，如今早已功成而身退了吧！

自己的命運還是要由自己掌握，祇有一個人孤單的流浪來尋找失落的孩子了。

蓮子合着雙手向神明祈禱——

存在。

尤其是他潛意識在呼喚着母親的時候，母親的影子就會似眞地漸漸擴大。

現在，他就眞的像看到了冥冥中母親似的。

「母親——」

他顫抖地呼喚着。

而且簌簌的熱淚沿着兩頰落了下來。

他拼命緊咬着嘴唇，抑制着哭聲。

不知不覺地，他睡着了。

過了好長一段時間。

……樓梯處傳來輕微的脚步聲。

上樓的是曾經在大阪城裡當過貼身女侍的阿紋。

她手裡拿着燭台，用燭光照亮了秀太郎的睡臉。

「會着涼的。」

她把自己身上的睡衣脫下，覆上秀太郎的身體時——

她楞住了。

——可憐的孩子，睡覺還在哭哩！

女人究竟是女人。

在極不願意的情況下，委身於醜陋的七兵衞，生活過得很不正常。

可是，母性的慈愛是女人的本性。

「……孩子……」

阿紋輕輕地拍着秀太郎。

他却醒了。

「你哭了嗎？」

「我是不會哭的。」

他竭力否認自己流過眼淚。

「不要隱瞞我。一個人悲傷的時候，哭是很自然的事情。」

阿紋有所感地嘆了一口氣，接着說：

「是想起了母親嗎？」

「……」

「唉！小時候，我母親死了，我也會偷偷地跑到沒人看見的地方哭。」

「……」

「可是，現在竟然變得一副鐵石心腸，連殺人的場面也無動於衷。」

秀太郎偷偷地瞧了阿紋一眼。

——那都是那手指不全的壞人害的。

阿紋冷靜了一下自己，再看了秀太郎。

「你眞是秀賴公的遺兒嗎？」

「……」

「還是聽別人告訴你的？」

「……」

「我曾經服侍過你祖母，也應該算是你的部下，所以，我必須對你盡點力，這是應該的。不過……那個惡魔性子殘暴，很難對付。」

「……」

「看到你流淚的臉我很難過。」

「啊！」

「我必須用事實告訴你，我是要幫助你。」

「哼！」秀太郎不屑地一笑。

「你不要不相信。」

「怎麼樣幫助我？」

「當然是幫你逃走。」

「眞的嗎？」

「我絕不說謊話。」

「可是——」

秀太郎搖着頭仍不相信。

「如果讓他知道妳放我逃走的話，你準沒命的。」

「不要擔心那一點……反正你非逃不可。」

「但我和他有約定只要能殺了他，我就能離開此地的。」

「那是辦不到的。想要殺甲賀七兵衞無異於雞蛋碰石頭，比登天還難。——今晚他可能回來得晚，我可以開門讓你逃跑。」

「不要緊嗎？我離開之後妳是否有生命的危險？」

「你這樣的關心我，我是很感動的。快！快！」

說完後，阿紋帶着秀太郎下樓去。

如今秀太郎能得到善人的幫助，這是不是離此約有七里多遠的多摩河上的失明的母親，向上天祈禱的結果？使兵器倉庫的鐵門打開？

首先阿紋走到外面，看看月光照映下的四周。——很安全。

阿紋立即回頭叫：

「世子——」

秀太郎聽到阿紋的呼喚，才踏出門外。

能夠走出房裡到外面，是幾天來日夜所企盼的。秀太郎放鬆地做了一個深呼吸。

「唷！從這一邊——」

阿紋帶着秀太郎繞到倉庫後面的馬廐。

「啊！花吹雪。」

秀太郎再度見到他的愛馬被繩子拴在馬廐裡，很高興的跑過去。

而這匹馬看見幼主，也表示很親切地把臉貼近。

「世子，你把我的手反綁在背後，綑在這兒，那麼我就有話可以向他解釋。」

「多謝了，阿紋。」

秀太郎從阿紋手中接過繩索，然後將她的雙手綁得很牢固。

「趕快走啊！」

阿紋坐在地上，催着秀太郎趕快走。

「好，那我就走了。」

秀太郎爬上了馬背。

「妳這種救命的恩情，我不會忘記的。」

「世子，希望你將來成爲一個有用的人。」

阿紋強忍着欲哭的悲傷，但是淚水仍不斷的從眼眶中流出。

「那麼再見吧！」

秀太郎騎着馬走了。

阿紋默默的祈禱神明來庇佑他。

——不要再碰到七兵衛，希望能夠平安遠離。

馬蹄聲逐漸傳遠了，但阿紋還在哭。

她覺得好像是救自己的孩子脫離虎口的樣子，心裡會有這樣的感受，自己也覺得很意外。

可是，這是多年來首次流自肺腑的淚水。

這種感人的情懷，只有女人才能體會得出，男人是無法瞭解此種感人的眼淚的。

……馬蹄聲已聽不到。

「好了，我可以安心了。」

阿紋自言自語的說。

「即使我被殺死也無所遺憾了。因爲我那混濁的心靈已回復到純潔的境界中——」

這句話正說明了她內心蘊含的良善。

生死之間

在多摩河北岸—狛江林的西邊，有一座和泉玉泉寺。

那是有上百年歷史的古刹。

黎明時分，廟裡必定鐘鼓齊鳴，磬聲、木魚聲和唸經的聲音交織一片。

但，最近却聞或夾雜着敲石頭的聲音。

住在方圓的百姓都有點奇怪。

——莊嚴肅穆的寺廟，怎麼會有這樣的聲音？

原來寺裡一個月前來了一位年輕人。

看他的外表，很像個乞丐；不過，看他的相貌卻又非尋常。濃眉大眼，鼻樑筆挺，眉宇間流露的堅強意志，和炯炯銳利的眼神，看得出是會成大器的。

他來自異鄉，成爲古刹食客的第二天，就孜孜不息於巨石的雕刻工作。

「這是幹甚麼用的？」

來寺裡燒香的信徒不免要詫異的問他。

「看下去吧！慢慢就會知道的。」

過了一個月，果然，佛像的胚子形成了。

「啊！」

原來他是雕佛像的。

這座玉泉寺供奉的是藥師如來，至於年輕人雕刻的是如來，或者是觀音菩薩？還是地藏王菩薩？沒有人能夠猜得出來。

新六郎也從來不告訴別人。

新六郎這個名字是廟裡的住持告訴人的，要不然也不會有人知道。

有一天，天還沒有亮就起來了，等太陽初升，金光灑滿寺院的時候，他停止了工作，到多摩河邊去洗臉。

這一帶—砧村毗鄰的狛江，因河流沖積，土地肥沃，自古就人烟稠密。爲甚麼會叫狛江村呢？根據吾妻鏡這本書的記載是這樣的：

源實朝當將軍的時候—在承元二年，有個自稱狛江入道的人，帶了五十多名部下，攻進了威光寺。不久，建築了規模宏大的寺院，也吸引了各地來此的遊客，使他的威儀四播，遐邇聞名。

威光寺指的是長尾山那座古刹，在武藏野一帶氣勢非凡，確實無人不知。

因爲狛江入道在此落脚，子孫繁衍，世代相傳，使得其他落戶的農人，在緬懷這一段歷史的時候，臉上都覺得有幾分光彩。

雖然他們祇是殷實的農夫，由於資力豐厚，在農閑時自己打製了刀、矛等戰爭利器，訓練民勇，以防患外敵的侵襲。

因此，德川幕府對他們一向寬大爲懷。

新六郎來到此地，大家都對他以禮相待。

此刻，他走向河堤，不停地跟人們以手示意，但沒有人看出他的武人氣質。

新六郎正要從河堤上走下河邊，突然看到—

「嗯！那是甚麼東西。」

禁不住濃眉緊鎖起來。

相距有十幾丈遠的下游，有條小船被蓬雜的葦草所攔住，而停在那兒。

小船裏倒臥了一個人。

新六郎趕緊跑近一看。

「是個女人！」

假使他不下水的話，就無法抓住小船，因此大聲的叫着：

「妳這個女人是怎麼樣了？」

不只沒有回聲，連動也沒動一下。

「會不會是死了呢？」

新六郎不管三七二十一，跳入了冰冷的河中。水位雖已深及他的腰際，但他却毫不在意的走到了小船邊。

「喂！」

這時躺在船上的女人，稍微動了一下。

「還活着。」

新六郎撥開葦草，把小船倒轉過來，拉着繩索拖到了岸邊。

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小船拖到河灘後，他雙手把女人的身體翻轉過來，面朝上仰躺着。

新六郎看到了女人的面貌，驚異地叫出了聲：

「啊！」

這並不是由於他對這張面孔很熟悉。

而是在溫暖的晨曦照射下的面貌，雖略帶着蒼白的氣色，却掩飾不了她那高貴的氣質，和神聖不可侵犯的端莊。

新太郎想，這決不是普通的女子。

簡直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新太郎下意識的這樣揣摩，也是這樣遐想。

過了相當時間——

新太郎一直茫然注視着女人的容貌而不知所以。直到女人的嘴唇微微蠕動着，才恢復意識回到現實，然後雙手抱起她，離開河邊往村裡走，且邊走邊想：

——今天能救這樣一位尊貴的女人，恐怕不是尋常的事情。

——說不定對我追求的理想有特殊意義。

新太郎的原意，是想把玉泉寺院中的巨石，刻成他理想中觀音菩薩的雕像。

在回村落的途中，所碰到的村民，都以好奇

的眼光盯着新六郎背上的女人。

「是怎麼一回事呢？」

村民七嘴八舌的圍攏起來，議論紛紛。

「是甚麼人！」

同樣莫衷一是的傳述着。

新六郎心想，只要有人看到這個相貌不凡的女人，也必定與他同感，認爲是菩薩的化身。

當時村上的一位長老正在河堤上散步，新六郎特意繞路到那兒。

「老人家，你看看這個女人的面貌。」

「嗯！」

長老抬起頭看了一下，且應了一聲。

「你看她像不像觀世音菩薩？」

「嗯！」

長老起先以爲是個女屍，但一看之下，知道不是，心情才安定下來。

「你說她……」

「很像吧！好像是一尊菩薩。」

被新六郎這麼一說，長老覺得新六郎那樣走火入魔的態度，比剛見到的女人的面貌來得更可怕。

「正是……你究竟在那裡救起她的？」

「她是躺在被擱淺在岸邊的小船上。」

「喔！這麼說是昨夜由上游漂流下來的？」

「不是一個尋常的女人……說不定是上天贈給我的。」

新六郎沾沾自喜的說。

「新六郎，你不要自以爲所講的是對的，將來會不會惹起麻煩？」

「你說甚麼——像菩薩般的面貌——只會帶來幸運，不會有災難的。」

新六郎很憤慨的離開了。

老年人目送着他的背影，搖搖頭走了。

當老者走過岸邊，果然看到了葦叢中的小船。

「哦！是躺在那條小船上的。」

這時他才恍然大悟，想到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恰巧路上傳來一陣馬蹄聲。

從疏林裡走出來的是六郎太。

他爲了要找蓮子，東奔西跑，在天亮的時候來到了這個村子。

雖然同樣的陌生，同樣的毫無線索，他不能不盡最大的努力，讓她們母子團圓。

宮本武藏，在武藏野的河邊擊潰了炎屋那群人，盲目的蓮子，大概不會逃到太遠的地方。

——必定是隱藏在這附近吧！

他心裡這樣想着，也這樣希望着。

六郎太來到河堤上。

「老先生。」

很禮貌的叫住前面那位長老。

「我很冒昧的請問你，是不是看到過一位失明的女人？」

整夜沒睡的六郎太，神色顯得有點疲乏，且表情也不太好。老人內心吃了一驚，很快搖搖頭。

「不，沒看到那樣的女人。」

——我說過吧！新六郎你馬上就會有災難的。

老年人自信不幸言中的嘀咕着。

但六郎太對老年人的曖昧神情，心裡頗有點懷疑。

「老人家，你不要隱瞞我。我有非找到那個盲女不可的理由……如果你看到的話，就告訴我吧！」

「不，我甚麼都不知道。」

老年人還是不理會六郎太的話，急匆匆想趁快離去。

「喂！」

六郎太銳聲一喝，說。

「你那種吞吞吐吐的態度分明是在說謊話。練劍養成的那種剛烈的語氣，把老者嚇呆住了。

「我是爲了那個盲女的幸福而尋找她的，如果你知道她在那兒，請你告訴我，好嗎？」

老年人先平定紊亂的心情，才含糊地說：

——說不定這位浪人不是一個壞人？

——我是否做錯了一件事情呢？

即使做錯了，可是已經來不及了。

武者所騎的馬已經遠颺，再叫他的話，也不可能聽得到自己的聲音。

一個小時過後，六郎太又灰心地停住了馬。

「白費了時間。」

六郎太自言自語的說。

現在所到的地方，是調布。

六郎太對這一帶的地理環境，是很熟悉的。一個身受重傷的武士，要帶着一個盲女，能讓他們藏身的地方，這方圓數里似乎甚少可能。

整片都歸德川幕府直接管轄的地方，對於身分不明的異鄉人是不能讓他逗留的。尤其是官方管制得很嚴格，若有甚麼嫌疑的事情，人民就得很快去報告官府。

其實——

六郎太是在調布被養育長大。

「就是那隻小船。」

用手指着河面上的那條船。

「昨夜流到這裡來的，可能被人帶走了。」

「被甚麼人帶走呢？」

「是一位武士。」

「是甚麼樣的武士？」

「像個野武士——不過樣子長得很魁梧。」

——又是他，被宮本武藏又搶先一步帶走了！

六郎太如此判斷。

「剛才我講話語氣粗暴，是逼不得已，對不起……那位野武士是不是騎着馬？」

「是的。」

「是朝這方向走嗎？」

「不錯。」

六郎太立刻往堤防上走去了。

老年人站在那兒，目送着六郎太的背影。

——奇怪啊！

他歪着頭想不出所以然。

那個時候到處是無人耕種的土地，地方人對如何繳交稅租的事一無所知。

據說調布的地名，是從前的人們在多摩河畔曬布，將之奉貢於朝廷而得來的。

但到現在這種行業已後無繼人，僅僅在鄰近的多摩村留存有一處，那地方叫染屋。

由於甲州街道的開建，使得這個地方成爲幕府守護江戶的要衝。

——說不定在多摩村。

六郎太將馬倒轉過來。

頓時六郎太的腦海中想起位於多摩村內的那一座染屋——八幡社。

這座神社是全士修練者的集中地，武士若來到關東，必定會到此地的。

它的正確名稱應該是染屏山神宮寺玉藏院，當代七世權大僧都法印源海，據說在此地有很大的權力。

幕府對這一位大僧都法印，實在要禮讓三分，不敢過分的壓抑。因當時全士內的修練者多達二十多萬人，所以幕府不敢過分的管制這些人，否則會對幕府有所不利。

八幡神社是建築在椿森玉殿裡。

六郎太抄捷徑直往椿森玉殿。

在山門前下馬的時候——

剛好遇到十幾名修練者從裡面走出來。

與他們在山門處擦身而過的六郎太，感覺背後有股強風。

——是個很不吉利的預兆啊！

果然，一眨眼，修練者已排成了一列橫隊。個個虎視眈眈地盯住六郎太。

「……」

六郎太不免緊皺着眉頭。

他並非害怕，而是不知這爲甚麼。他們要擺下一個這樣網狀的陣勢。

這確實使他很費疑猜。

——不是吧！

這語氣正暗示他們的那種沉着。

「我先請問各位，你們把我看成甚麼人？」

六郎太確信他們是誤會，同時想起了一件事情：

——難道我眞的酷似松平忠輝公不成。

這是在熊本城，從幕府的目付源右衞門那裡聽到的。那時候，六郎太根本沒有想到這事的眞實性；但，此刻，他從心裡認定，這誤會是從此來的，禁不住笑着對他們說：

「我知道，你們把我當成了松平忠輝公，對於一個密探，這實在是不可原諒的輕率。」

六郎太慢條斯理地說：

「雖然面貌相似，我們之間却毫不相干，祇要你們再仔細的瞧瞧，一定會分辨得出來。」

密探們對他的話毫不理會。

而且包圍的陣式愈來愈緊了。

因誤會而引起的干戈之爭，一瞬間就要爆發。

六郎太漸漸不耐而惱怒了。

過了些時，他才明瞭這些人根本不是修練者，而是幕府派出來的密探。

六郎太確實沒有看走眼，那些人的動作舉止跟修練者根本不一樣。

「難道我有甚麼地方，叫各位覺得懷疑嗎？」

六郎太實在無法忍受這樣毫無道理的沉默。而且，他也很珍惜自己的時間，才先說話了。

這時候，從隊伍裡面走出來一個人，沒頭沒腦地告訴六郎太：

「要你的命。」

從他們有所爲的表情，和說這句的語氣，很顯然是看錯人了。

「我叫秋月六郎太，絕沒有絲毫隱瞞，請你們仔細地看一看。」

這個名字倒眞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

可是，他們的臉上却毫沒有認錯人的驚訝，反而表示着「你騙不了我們」的沉着。

「你還是自己覺悟吧！」

——爲甚麼頑固到如此的地步？

他憤慨地說：

「非把我當成忠輝公要殺我不成？」

密探中的一位年輕人冷冷地說：

「如果不是忠輝公而只是面貌相似，但我們寧願錯殺人，也不能放過，這是不得已的。」

「世上那有這種蠻不講理的事？」

六郎太終於火冒三丈：

「太不講理了。你們這種無法無天的行爲太令人——好吧！」

六郎太下了決心要和這些密探力拼到底，他從來沒有如此的抑制不了自己。

當密探們從錫杖上拔出刀來，六郎太的心情更是憤怒到極點。

這時，六郎太努力抑制心中的怒氣，凝聚全身的心氣如冰般的冷靜，以靜待動。

——要把你們這批亡命之徒全部消滅掉。

如此的計謀者，並非他對自己的劍法有絕對把握。

而是在強敵的包圍下，無法找機會逃，非生即死的情勢逼出來的下策。

如果不消滅他們的話，自己是會喪命的。

六郎太依然空手站在那兒，觀察敵人是要用甚麼方法來對付他。

這些密探都以所擅長的架勢，把刀提在身前，全身散發出咄咄逼人的劍氣，像毒蛇的舌尖般殘忍地欲把人吞噬。

——從他們的架勢來看，還是由柳生道場所派出來的密探。

六郎太曾經在熊本城領教過柳生派獨特的飛猿劍法，却被他的夕陽劍所擊敗。

當時那四名身手不凡，武功高強的密探，曾叫六郎太陷入招架不住之境，幸好日落西山，才讓他有機會逃脫。

武藏就因這一仗而對他刮目相看的。

但現在。

他的謀略是左腳向後跨出一步，再把拔出來的刀置於身後，讓敵人無法窺視他的刀。

不過，六郎太的上身暴露，顯然已呈現破綻。如果一對一地撕殺，無疑是最佳的誘敵之計。問題是，對方的一字陣線，同時十幾個人都可能蜂湧而上。

這種陣法實質上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的一戰，非在萬分危急的局面，鮮少使用。

因爲，它的危險性相對地增高。

那些密探們看到六郎太這種怪異身法，認爲是在利用自己被攻的剎那，以他的武功施以金蟬脫殼。

其實，那是劍道中的眞實秘招。

也就是把天地之間，瞬息視爲眞空狀態，以應付身臨的處境。

劍法秘笈中有云：

修練功夫的要訣，講求心神合一。能在不求勝利的心神下獲得勝利，謂之離勝

六郎太却無法從密探的架勢，判定是甚麼招法。

唯一可以察悉的是這一干人同樣武藝高強。

他之所以空着兩隻手，是期望面對的敵人能先出招，好摸清他們的底細。

同時，也可以隱藏自己的實力。

——白刃織成的一條線，離他大概有六尺遠。

六郎太慢慢地倒退到山門下。

這是一個最利防守的立脚點，只是面對正面的敵人，而不虞左右的夾擊。

時間一刻比一刻緊迫，氣氛一秒比一秒緊張。

但六郎太仍然沒有拔出他的劍。

他這樣臨危不驚的精神，對於這些密探，却認爲是傲慢的顯露。

「由我來。」

一位密探終於沉不住氣，直向六郎太逼近。

他所持的刀尖上下搖動，六郎太心裡有數，準備沉着應戰。

。已臻於離勝之境的人，可至天下無敵。若以刀致勝的話，雖可變化無窮，並不能每戰必勝而維持長久。所以要把無極變化和心神溶爲一體，修練到出神入化心無旁騖的境界，就能達到劍外無人，人外無劍的雙忘領域。

另外在「武術要集」中也有記載。

六郎太的左半身好像被人砍到了。而出手的敵人也確實認定擊中了他的目標。

但，六郎太迅即閃開了身子，瞬間衝入了敵人的包圍陣勢。

他立刻反攻。

以寡敵衆，這是很危急的一瞬。

而當敵人把刀舉起，要揮下來的時候，幾乎祇差一張薄紙的厚度，就要命中六郎太。

六郎太疾如旋風般地閃開了。

一眨眼，他的刀却已從敵人的腹部劃過了。

「哎喲！」一聲尖銳的驚叫，自敵人的口中發出。

身上染有同伴血液的密探們，心中燃起了熊熊的憤怒之火。

——非將他碎屍萬段決不甘休。

於是，改變了包圍的態勢。

這是六郎太早就預料到的。

但，七、八個人同時移位，是兵家的大忌。

因爲，無論如何避免不了漏洞的暴露。

果然，六郎太趁着一個空隙，閃電般跳了過去。

他巍然挺立，在如此喧囂的戈刃氣氛中，却能心如止水。

祇有從小在孤獨環境裡長大，並獨自修練武功的六郎太，才有這種處變不驚的定力。

在他的心裡，密探們的陣勢，正如大自然風、雨、雷、電的變化。

用劍來刺殺風、雨、雷、電，是不會得到直接反應的。而對付壓境的強敵，却能一如面對自

然，這樣的功夫已臻出神入化的境界。

直到目前，六郎太並未介入眞刀的比鬥。他更沒有向任何人挑戰，連武藏對他的激將，甚至也有意地迴避。

在他的意識裡面，劍術不是爲了殺生而存在的。

但在必須保衞自己生命，或伏義以救人助人的時候，那是天意也能諒解的。

「我要出手了！」

距約六尺遠的敵人，在陣勢變化完成之後，開始發出了警告。

「……」

六郎太依然鎭靜如恒地退了一步。

「嘿……」

剛叫出聲的敵人，使出了凌厲的第一招。

「啊！」

「喲！」

同時兩聲呼號。

同時兩人倒在地上。

祇瞬間功夫，連連殺死了四個密探的六郎太停止了攻擊。

而且疾速地回到了山門底下。

剩下的六名密探，目睹六郎太不凡的身手，暗忖着是眞的看錯人了。

但，密探所必須具備的武士精神，決不能臨陣脫逃，就算戰至一刀一卒，也要力拼到底的。

而且，他們必須堅持奮戰下去的理由，並不是由於他和忠輝公的面貌相似，是他們剛碰面的時候，就曾經跨口要收拾六郎太的性命。

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生命和信守同樣價值，怎能怠忽。

更何況，他們的伙伴已有四人喪身在六郎太的刀下。

六郎太早就看出了他們的野心，也早就洞悉了他們的慾望。

——難道這是我捨身之地嗎？

六郎太總是要從最壞的結果設想。

事實上，他每次陷入危機四伏的境地，就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情勢一直僵持着。

敵人不動，我也不動。

敵人若動，我就先動。

這是六郎太堅持的原則。

一個小時過去了，這是雙方耐力的最好考驗。祇有一個忍耐不夠的冒失鬼，才會先出手的。

勝負的裁決，有時候就取諸於雙方的耐力。

經常獨自在山林裡忍受寂靜生活的六郎太，凝神而坐兩三個小時是習以爲常的事；因此，對於今天的戰鬥，他胸有成竹，勝券在握。

相反的，那些密探的功夫，是從武場修練的，他們的身手並不遜於六郎太，但以耐力而言是無法與之比擬的。

終於有人耐不住沉默的局面，開始出招攻擊六郎太，但六郎太略微一動，將敵人的刀接住，引離陣形，同時在他腹部橫掃一刀，就使敵人倒在地上了。

六郎太看都不看一眼，仍集中精神等待另一人出招。

接着左邊也有個密探伺機要攻擊六郎太。

但在這時候，却由殺手們的背後傳出吆喝的一聲。

「停手。」

一看之下，原來是個頭戴着斗笠的和尚。

他慢吞吞的走到六郎太和密探們的中間。

「鈍刀和利刀同是殺人的利器—無論功夫有多好，但性命一旦丟掉就無法再找回……怎麼樣，大家要殺對方之前，且先看看躺在地上的屍體，剛才還是個活生生能說能走的人，而今却變成甚麼都不會的死人，然後腐爛生蟲，消失於無形……怎麼樣，請各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吧！」

和尚很不客氣的訓斥一頓。

——天下上人。

「那你現在成了幕府所要逮捕的人犯嗎？」

「這是很寃枉的……就因爲我和松平忠輝公面貌相似，就想置我於死地，我眞想不通。」

「喔……」

天下上人聽到六郎太的話，卽仔細看看他的相貌說：

「你和忠輝公長得確實很像。」

這時正有一個前額覆蓋着瀏海，手拿着一隻拐杖的老人，從神社裡走出來。

大約有九十來歲的年紀，身着白衣白褲的瘦小老年人，恐怕剛才打鬥的情況他都已看得一清二楚，也許因自己無法排解而不敢出面。

「近來如何，上人……已有二十年沒見過面了。」

他很熟悉地跟天下上人招呼。

從前他和上人確實是推心置腹的好友。

和尚笑笑說：

「哈……，雲海，你還活着。」

六郎太喘了一口氣，把刀放下。

那些殺手們也往後退開了。

他們認爲這個和尚並不是等閒之輩，他是一個深藏不露的奇人。

流星劫

天下上人看着密探如獲大赦迅速撤走，乃對六郎太說：

「我來做你們的和解人。」

「眞是不好意思。」

六郎太很客氣向和尚致謝。

那些殺手雖已消失不見人影，但仍不會就此善罷干休，還是會繼續加害他的。

「並不是我好勝而引起爭鬥的。」

「我知道……那些修練者好像是假的。我想八成是幕府的密探，你認爲怎麼樣？」

「可能是——」

「我曾經與你約過定要活到一百歲，還有十三年。難道你忘了？」

說完後，卽把眼光轉向六郎太。

「是位武功很傑出的年輕人——」

「既然你看到剛才的打鬥情況，怎麼不阻止呢？」

被稱爲雲海的老人搖着頭，感嘆地說：

「在人類的世界裡，要消弭鬥爭是不可能的事。要鬥就讓他們鬥吧！與我不相干。」

「話是不錯……，但那些修練者是幕府的密探。」

「是啊。德川家康命令本多正純秘密組織一黨，他們的任務是要查察諸侯的動靜，爲了消滅對幕府不忠的諸侯，這些人不擇手段，像毒蛇般的冷酷無情。這位年輕人很不幸的亦成爲他們攻擊的目標。」

然後老人將和尚和六郎太延請到神社後面的小庵中，請他們吃些點心，並且一直注視六郎太，說：

「從你的臉形看，內心一定非常孤獨。」

「這位老人家自以爲會看相，其實能獲得他稱讚的人是少之又少，所以你不要介意。」

和尚在一旁開玩笑的說。

「我的壽命不會很長吧！」

六郎太好奇的問雲海。

「是嗎？……迷失了人生的方向，而毫無意義地生活的時候，必定會招來殺身之禍的。因爲每次的打鬥不一定會有人排解。」

雲海回答了六郎太的話，又把視線轉移到和尚的身上。

「你這回到關東來，是爲了何事？」

「是你弟弟叫我來的。」

「喔！是天海——」

雲海想不出弟弟叫他來的原因，便偏着頭再問：

「是爲了甚麼事把你請來的？」

幕府施政他都有權力過問了。

現在在幕府內最有權勢的就是大僧正天海。所以說他是宰相，並不算誇大。

一般人只知道他出身武門世家，他的眞正身分就不太清楚了。

「他究竟是那兒人？是甚麼樣家庭？」

這個問題經常在幕府中傳問，可是一直沒有人能述說清楚。

天海的哥哥就是眼前這位雲海老人。

六郎太覺得這兩位老者都有說不出的內涵，令人欽敬。

「要在江戶蓋七堂伽藍。」

雲海不以爲然冷笑了一聲。

「是天海那個傢伙想出來的？」

「就是想仿照太古代桓武天皇，以平安城爲皇城，且以比叡山爲帝都鎭護的型式。在江戶城外有座忍岡丘陵，人都說是江戶的鬼門，如果把七堂伽藍神廟建在這裡是非常合適的。」

「這是不可能的！以人性而言，權力慾與物慾、女色二者比較之下，前者要強烈得多，爲了爭奪權力，甚至能不擇手段殺害父兄的。」

「你是說——」

和尚指着六郎太說：

「這位年輕人的面貌與現任將軍的弟弟很像，就因爲這樣，才遭致一群密探的攻擊。」

「將軍的弟弟不是忠輝公？」

「正是。」

「喔！」

雲海再仔細的看看六郎太。

「眞的和東照大權現有點相似。」

雲海對家康的面貌是很熟悉的。

「你知不知道你和忠輝公很相似？」

「我完全不知道。」

六郎太搖着頭否認。

「咦！等一等。」

忽然雲海想到甚麼似的，閉起眼睛。

「爲了要在江戶興建一座七堂伽藍，找我來共同商量籌劃。」

天下上人很輕鬆地把建造七堂伽藍的計劃說了一遍。

雲海老人的弟弟——

是德川家康在臨終時，唯一聽到他遺言和託付的大僧正。

家康是在元和二年四月十七日逝世於駿府城。當時在場的大臣只有天海一人，而把他的遺骸埋葬於久能山的也是天海。

那時在德川幕府掌握實權的，不是武將而是南光坊天海，家康對天海所提倡的山王一實神道和台宗三諦深奧的意義，推崇備致，故對他非常禮遇。

天海是個學識淵博，長於辯才的人。

家康成爲將軍之後，無論甚麼事都要與天海商討策劃。

如此一來，大僧正天海不僅是法門領袖，連和尚以參予者的觀點侃侃而談。

「那就慘了。爲了蓋日光神廟諸侯已供奉不少的錢財，而今又要在江戶蓋七堂伽藍，諸侯不是又要出錢出力嗎？那怎麼喫得消？」

雲海老人憤憤不平。

「——可是比戰爭要好得多，因爲百姓不會身受其害啊！」

「不！不！你想錯了。諸侯所捐奉的錢還不是從百姓的稅金抽出來的，到時人民以甚麼爲生呢？……要把第一代將軍視爲神明來供奉，也是件不容易的事。」

雲海喟然的道出心中語。

從他的語氣可知，他的性情與天海迥然有別。他對幕府的權威好像沒有甚麼興趣似的，而且毫無畏懼的批評。

「雲海坊，天下是不是不需要將軍和諸侯，只要有百姓和商人就能過太平的日子呢？」

和尚以開玩笑的口吻打趣着，又繼續說：

然後，他「嗯」了一聲。

不知想到甚麼，睜開眼睛再度看看六郎太，問：

「你對自己的出身知道多少呢？」

「記得養育我長大的老年人曾告訴我，我的父祖代代是浪人，我也認爲自己是武藏野的後裔。」

六郎太以沉重的心情，回答雲海老人的話。

他回憶着在他武藏時，有個年老的婦人突然的來探視他。

當看到他時，就莫名其妙的哭起來，說：

「你是出生於能成爲天下領袖的家庭……」

無意中洩露這句話，六郎太曾一再追問着，老婦人偷偷的又告訴他：

「世子，你確實是德川幕府先生的孩子。」

——我是將軍家康的親骨肉。

知道了這件事以後，六郎太的確吃了一驚，但是他仍堅守自己的意志，毫不動搖。

那時家康在關東一役將敵人石田三成殲滅後，就名符其實的成爲天下的統治者。

若此人眞是我的生父，我也沒有必要承認。

六郎太心中這樣想，是因爲如果他眞的是家康的兒子，爲甚麼會由一個蟄居於武藏野的老僕人來養育長大呢？這是他百思不解的事。

六郎太把心中的疑問說出來給老婦人聽。

她很悲傷的說：

「將軍是怕爲了繼承的問題，而會發生種種的陰謀和鬥爭，才把你安置在這裡。當時爲了生下你，使得江戶城發生了驚人的鬥爭，而且死傷了一千多人。」

「那是爲甚麼？」

少年的六郎太聽到老婦人的話後，整個臉色變得很蒼白。

但是老婦人不再回答他的問話。

六郎太想繼續追問下去，看到老婦人一副無動於衷的樣子，才停止了問話。

後來六郎太再也未曾對任何人提起過。

心裡想，既然自己是個被人遺棄的孩子，無論自己的生父是家康或是一個野武士，都與自己無關。

自己像野草那樣的，在武藏野長大，如今也只有像野草那樣活下去——

因此到今天爲止，仍過着孤獨的生活。

家康生下的孩子，一般人民所知道的有：信康、秀康、秀忠、忠吉、信吉、忠輝、義直、賴宣、賴房。

雖然生爲將軍家康的兒子，但也有其鮮爲人知的內幕。

信康和秀康爲其父親家康所殺害。

秀忠雖然繼承第二代將軍，但在家康的眼裡是個愚笨的人，父子的感情並不太融洽。

忠吉和信吉在年幼時就夭折。

忠輝因拂逆父親的旨意，而激起家康的憤怒，不僅撤銷其封號，且還被軟禁。

在所有的孩子中，只有義直、賴宣、賴房三人是家康所最疼愛的，因爲他們是家康於六十歲後所生的么兒，而且他已經掌握住天下的大權，因此家康像對待孫子般的疼愛這些年幼的兒子。

六郎太風聞了德川家的內聞後，心裡想：

——我不要做爲家康的孩子。

他內心裡產生如此的想法，是勢所難免的。

到今天爲止，六郎太仍一直未承認自己是家康的孩子。

單單是過去就有朝比奈源右衞門曾派人要殺害他，理由也是與松平忠輝相似。

——說不定？

六郎太心裡疑雲重重。

當時曾想和忠輝見個面，但那只是一時的好奇，和興之所至，隨即也就淡忘了。

而今再三的—遭遇密探的攻擊，六郎太覺得很憤慨。

——難道身爲將軍的弟弟，也不能放過嗎？

「那是你的推測吧！」

「不，這是有根據的。可是已成爲過去，再提起來也沒有用的。」

「照你這麼講，這位年輕人就是家康的孩子了。」

「事實是這樣的，哈……」

雲海和尚好像很高興的大聲笑了起來。

「嗯！」

和尚搖搖頭，向六郎太說：

「你被那些密探攻擊不無道理。家康的孩子在外面徘徊流浪，幕府自然是有戒心的。」

「你是說我對德川家有甚麼害處嗎？」

「並不是有害處，只是太醒目而已。」

「只是醒目就要趕盡殺絕，爲甚麼會如此的殘暴呢？」

「此理古今中外皆然，身爲天下的統治者，大都爲權慾所矇蔽，而易剛愎自用，就拿源賴朝如此寬宏大量的人，爲了天下之尊，還不是殺害兄弟血肉相連，應該彼此和睦互相幫助才對的。

難道爲了鞏固自己統治天下的地位，就不惜殺害親兄弟嗎？

這眞是人間最殘忍的事，六郎太對這種暴逆的手段，滿腹怒氣無法容忍。

德川家要使後世的子孫，代代保存權勢，綿延不絕，這是人情之常。但是要以抹殺個人的意志和自由來達成自己的權利慾，這種偏激思想對六郎太而言，絲毫不曾在他心中萌起過。

一個人活在世上，是不是應該享受人類的自由呢？

現在雲海一直盯着六郎太，且自言自語的說：

「是對雙胞胎。」

「你說甚麼？」

和尚覺得很納悶，就追究雲海。

「六郎太與忠輝公長得如此酷似，很可能是雙胞胎。」

無反叛意識的弟弟九郎判官。以我們身居草野的流浪人，是無法體會得出箇中道理的。好像一片山野，他們不但不會爲山野的美景所吸引，反而一心一意的奪取它，不然的話他們是不會干休的這就是所謂的政治—這樣才能夠居高臨下，觀察萬事萬物的一切動靜……對你來說，確實是災難。要怎麼辦才好，雲海？」

「我也不知道……如果遭遇災難且必定要喪命的話，這也是前世註定的無法逃避的罪孽。」

六郎太在一旁靜靜的聽他們兩老的對話。

「我的事情請你們兩位放心……只是有一件事想懇請幫忙。」

六郎太站起身來，停頓一下後又繼續說：

「目前我在深大寺養育一個少年，其實他是豐臣秀賴公的遺兒，原以爲已不在人世的母親桂宮蓮子，現在我又知道她尚活着，忍着兩眼失明的痛苦，仍要來江戶找尋他失散多年的孩子，而且很可能的在這附近。

「如果二位聽到這消息，麻煩派人將那可憐的母親送到深大寺來。」

六郎太很誠摯的向他們懇求着。

兩位老年人聽到如此感人的話，道：

「會的——」

「我會照你的吩咐去做。」

兩人同時都答應了六郎太的要求。

❀　❀　❀

在同一天。

深大寺也發生了變故。

這一天，秀太郎依舊日行六郎太所規定的事，運天說：

「今天我運天陪你。」

他站起來，就從馬廐牽出一匹馬。

讓運天和千早操心了幾天才回來的秀太郎，他並沒有告訴他們被斷指的七兵衛擄去的經過，只含糊的說：

「到鎌倉去了。」

運天和千早兩人都信以爲眞，相信秀太郎到鎌倉的千早家去。

——無論如何，一個年紀小小的孩子騎着馬到鎌倉，走那麼遙遠的路途，的確使人掛心的。運天對秀太郎這種奔放不羈的行動，很不安心，但對秀太郎的勇氣却很佩服。

——從今以後，要更加的留心。他若要騎馬外出，我定要在旁陪伴。

運天決定在六郎太回來以前，形影不離地跟隨在他身邊。

但是秀太郎却認爲沒有必要。

「我一個人去就可以了。」

運天是不能由着他的，但却換了另一種方式。

「你是不想和我賽馬嗎？」

「好，來啊！」

秀太郎無可奈何的答應他。

兩人在千早的目送之下，騎着馬向原野奔馳。

已是日落西山時分，千早站在小庵的後門，

等候着他們歸來，但過了一段時間，仍不見他們的蹤影，千早只好轉身返庵內。

她那張秀麗的臉龐在斜陽的照射下，顯得更美更吸引人，同時也看到她那股寂寞的神情，毫無掩飾的流露在眉宇間。

突然——

千早回過頭看了周圍一下。

認爲附近有道奇異的眼光在窺視着她——是不是錯覺？

她不當做一回事，又繼續走向庵內。

事實上並不是她的錯覺。

當她走進庵內，看見裡邊的情景時，頓時嚇了一跳，有個全身穿着黑色衣服的男人，站在庵裡。

「你是甚麼人？」

千早抑制心中的驚慌，像個會武功的女子，勇敢的看着對方。

「無緣無故私闖民家，不覺得太魯莽無禮嗎？」

對方却默然的盯着千早。

千早無意中發現對方的雙手各只有三雙手指，心中不由得打了一個寒顫。

「……」

單看他全身穿着黑色衣服的外表，就讓人害怕了，如今再加上殘缺不全的雙手，使人乍看之下還以爲是個鬼怪。

那雙像毒蛇般銳利的眼光環視着屋內，沉默了許久，才緩緩的開口，問：

「這裡是秋月六郎太的住家嗎？」

「是的。」

「那麼千里運天也在這兒吧！」

「有。」

「世子是不是回來了？」

「……」

「就是豐臣秀賴公的遺兒。秋月六郎太和運天是否在保護他？」

「……」千早仍默然不語。

「守護世子是我的責任，因此今天我來此的目的，是要接回他的。」

「你說甚麼？」

千早狠狠的瞪了他一眼。

「我們這裡只有一位叫秀太郎的少年，並沒有甚麼秀賴公的遺兒。」

「不，不……世子前幾天沒有回來，是因爲他住在我那兒……，爲了恢復豐臣家的天下，我要招募全國有志之士，共同擁護世子爲盟主，所以我來接他並且照顧他。」

千早對他如此肆無忌憚的狂言，心裡懷疑這個人精神是否異常？

想與這種狂人鬥嘴是沒有用的，就心平氣和的跟他說：

「今天只有我在家，等秋月六郎太回來後，你再來吧！」

「秋月六郎太在一個月前就出去了，不知隱

——碰到我，該妳倒霉。

伸出雙手再度抱起千早，臨走前又想到甚麼似的。

「喔！對了。」

從他自己身上的草袋中掏出筆來，沾着口水，在牆壁上的一幅山水畫上，寫下：

我向千里運天宣佈：

我七兵衞曾光臨此地並帶走一位美女，近日中我會再來接秀賴公的遺兒。

七兵衞留

——哈！千里運天看到，定會氣死。

他心中暗自洋洋得意，然後像風般的消失了。

大約過了半個時辰，傳來一陣疾速的馬蹄聲，直通深大寺來。

正是六郎太。

繞過深大寺本堂的六郎太，看到草庵內漆黑一片，心裡想：

——出去了。

藏在甚麼地方，這我早就查明過了，……世子與運天大概是騎馬出去。」

「……」

「我想運天是不會把世子交給我的。……我祇有和運天比個高下……然後再帶走世子。」

「……」

千早不願再說下去，轉身想從後門出去。

但在這一剎那，七兵衞無聲無息的跳到床上，從千早的後面襲擊，連抵抗的機會都沒有，千早就倒了下來。

七兵衞把倒下來的千早抱住，心中興奮極了。

看到千早那白皙的臉頰，引起了他野獸般的慾念。

——我先來佔有她，然後再找運天一決雌雄。

於是放下千早，迅速跑到屋外觀察四周的動靜。

「嗯」了一聲，又回到屋內。以冰般的眼神端詳着千早那張人見人愛的面龐。

他覺得很奇怪。

或許在他離開深大寺的一個月期間，運天帶秀太郎到鎌倉去了。

但是，當他點燃燈火，六郎太嚇了一大跳。

赫然的看到掛在牆上的山水畫，留有七兵衞的名字。

——七兵衞。

——哦！就是那個手指不全的七兵衞。

頑冥不靈的七兵衞仍千方百計的找到這裡來了。

他沒找到秀太郎却擄走了千早，這狂妄的歹徒是不可饒恕的。

「這個傢伙！」

六郎太咬牙切齒的走近山水畫，看清了他的筆跡。

隨即，六郎太反身走出，騎上馬走了。

——不知道要往那兒走？

心中猶疑着，一時無法做決定。

於是他閉着眼睛想想附近的地形，有甚麼地方能夠允許密探藏身。

「好！向南邊出發吧！」

他一邊喃喃低語，一邊揮着馬鞭走了。

這時。

天空星光閃爍。

一顆流星戛然而落。

——那是否正是這位薄命人的象徵呢？

無心劍

黃昏時刻，運天和秀太郎仍沒有回到深大寺。

當他倆正在原野並肩疾馳時，碰到了一件令人非常意外的事。

事情是這樣的：

松平忠輝偷偷地從軟禁的地方潛逃，將軍府知道了這個消息，立刻做成了一個決定。

——祇有把他暗殺。

源右衞門接到了這個秘密指令，很快召集了將近一百名密探，分別佈署在各個通衢要道，明察暗訪地探尋他的下落。

六郎太在染屋八幡社，遇到的那一批，就是其中的一組。

如今運天和秀太郎也有同樣的遭遇。

就在他倆掉轉馬頭，要回深大寺的時候——在附一片毗連的森林裡面，有條通往鎌倉的古道，忽然間六個蒙面人擋住了去路。

前面的秀太郎很快拉住了馬韁。

「有甚麼事情嗎？」

他的口氣已很像個大人了。

密探們見到秀太郎的時候，大家都心照不宣地點了點頭。

因爲，發現松平忠輝來到江戶，正是由於有一個年輕的少年，衝進了春日局狩獸的行列。

那位少年儘管穿着平常，却有一種異乎常人的氣質，而使得家光的奶媽喜愛萬分。

更重要的是他的勇氣和劍法都令人驚訝。

當時，家光奶媽就要帶他回江戶的，出人意外的這孩子一口回絕。

「不喜歡聽人使喚。」

那氣派顯然不是普通人家的子弟。

而當問到他父親是不是豐臣家武將的時候，他滿身野勁，連回答一聲都似乎不屑。

家光奶媽回到春日局，一直對這個孩子念念不忘。

同時，她把孩子的相貌告訴了源右衞門，並懇切地表示：

「希望你的部下在發現他的時候，無論如何想辦法弄到江戶來。」

因此，秀太郎和忠輝一樣，也變成了密探們追尋的目標。

——正是他。

——跟春日局說的模樣兒完全一樣。

密探們如獲至寶地大家交換着興奮的眼神。

「我問你有甚麼事？」

秀太郎心裡很急，而且對密探們不回答他的話，很是氣惱。

運天看到他滿不在乎的樣子，心裡很不安。

以一個從事過密探任務的人，對於面對着的六個蒙面人，自然是啞巴喫湯糰。

——可能是密探。

運天心裡在分析着。

他是多麼機警的人物。

不等密探們回答秀太郎的問話，他就抄到了秀太郎的前面說：

「我們是中野長者的族人，身家清清白白，沒有甚麼值得懷疑的，讓我們走吧！」

運天還故意裝着一副笨拙的樣子，祇希望能趕快走開這是非之地。

——秀太郎嘴上無毛，萬一闖下禍端，是無法向六郎太交差的。

運天心裡一直忐忑不安。

中野長者是生存足利時代的富澗人家，在中野所建造的櫛比屋宇，氣勢相當豪華，有人曾進去過，走了兩天兩夜還摸不到出路。

儘管如此，他們家却擁有兵力。

當時的關東覇主對他們是很謙讓地。武藏野的農夫同樣地尊重他們。

——那是一股很大的潛在勢力。

覇主都有籠絡的意念，以作爲自己的政治資本。

這個時候——

運天靈機一動的說自己是中野長者的族人，心裡那些密探聽後必定會放他們走的。

不過，這些密探已事先查明中野長者的族人中並沒有這樣一個少年。

「這位少年好像是前次頂擾春日局的那個孩子吧！」

首先有個蒙面人衝口而出的問着。

「你說甚麼？」

運天心中不由己的吃了一驚。

他從沒聽過秀太郎提起此事。

「沒有這回事，或許你們搞錯了。他決不會做出這種目無法紀的事來。而且我一直跟隨在他身邊，可說形影不離……。」

「你不要隱瞞了。我們並不是要處死他……只不過是受春日局的託付，要帶他到城裡，他若乖乖的跟我們走，相信是有益而無害的。」

「對你們的好意，我們是很感激的。但是——」

運天進退兩難不知如何是好。

突然，秀太郎說：

「我不要到江戶城。」

「這就難辦了。他本人拒絕你們的好意。」

運天說。

「那請你們下馬吧！」

這些蒙面人邊說邊採取包圍的陣勢。

——不行。世子一旦被帶進江戶城，他的身份必會暴露，那時說不定就性命難保了。

運天還是首次遇到這麼困難的事，可是對方的態度堅決，該如何應付呢？

雖然對方是密探，必要時他們仍會不擇手段來對待一切，這是上面所允准的，身爲密探的運天，自己就有過豐富的經驗。

——到底要怎麼辦呢？

年紀僅有十歲的孩子，要他一個人獨自行走，是不可能的。

運天心中祈求神明的庇佑，希望有奇蹟出現。忽然間心生一計，那就是在秀太郎的坐騎臀部刺上一刀，好讓秀太郎逃走。

但是對方却不使他有這種下手的機會。因爲其中兩個密探就站在運天和秀太郎坐騎的中間。

「下馬吧！」

被他們這麼一吼，運天無可奈何只好下馬了。

運天望着馬背上的秀太郎，搖搖頭表示事到如今，只有將就點。

同樣的秀太郎臉上也是一副無可奈何的表情

，但就在這剎那，運天終於看到有機可乘。

他反身一跳，拔出小刀，在秀太郎坐騎的臀部刺了一刀，果然馬因受刺痛，猛然仰起前脚要向前衝出去。

部分的密探因爲怕被馬踢到，本能的閃避了。同時，運天躍過那些密探的頭上，心裡並祈禱着，而且還將他的小刀橫掃於密探間。

那些密探看到秀太郎已衝出去，又氣又惱的想：

——太大意了。

各人不約而同的拔出刀來，其中三人連忙跑進密林，騎上馬追趕下去。

運天心裡很着急的祈求着神明的庇佑。

——願以縮短我的壽命來救世子的性命。

雖然運天發出猛烈的攻擊，但沒學過劍法的他，只能像鳥般的跳來跳去，以混亂密探們的陣勢而已。

「這個傢伙原來是密探。」

那些密探從運天巧妙的身法，已看出了他的身份。

「密探的工作，早在幾年前已洗手不幹了。」

運天留下這句話後，很快的逃走了。

他奔跑的速度像風般的迅疾，簡直無法看到他的人影，只能看到經他所踐踏的草叢在那裡搖晃着。

另外三個殺手放棄追趕運天，急忙衝到藏馬的地方，騎上馬，也向秀太郎逃走的方向追去。

——喔！

運天也是跟隨秀太郎所奔跑的方向前進着，聽到後面馬蹄不迭，難免心裡有些慌亂。

——如果秀太郎有甚麼三長兩短的話，我祇有以死請罪了。

的確，老天在有意和我過不去。

同樣的秀太郎也拼命的鞭着馬全速飛馳，不一會兒，已衝進市集的街道上，這時有頂轎子緩緩從前方走來。

陪伴在轎旁的是住在和泉玉泉寺裡，想雕刻觀世音菩薩神像的新六郎。

轎中坐的人，正是蓮子。

新六郎聽到了蓮子悲傷的心事，就決定要陪她到江戶來找她的孩子。

蓮子對這位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如此的熱誠，很感動的接受他的好意。

心裡想天無絕人之路，才出現了這位善人肯幫助我，這都是上天的保佑。

於是新六郎僱了一頂轎子，帶着蓮子向江戶城出發。

「哦！是個很勇敢的少年在跑馬。」

他怎會知道，這少年就是他所要找的人。

兩個抬轎子的轎夫看到有匹馬遠遠地跑過來，覺得有危險，就在要閃避的時候，前面的轎夫不小心在路旁的小溝滑了一跤。

秀太郎吃了一驚，想要捉住轎子，但爲時已晚了。那頂轎子已連翻帶滾的掉進水溝裡。

「對不起。」

匆忙留下了一句話，秀太郎像劍般從轎旁馳過，其後有三匹馬追過去，尾隨又跟着三匹馬也以很快的速度馳過去。

「怎麼這樣不小心呢？」

新六郎跳到了水溝裡面，問：

「這位女士，沒有關係吧！」

等他從轎子裡把她抱出來的時候，才發現她已經昏厥，可能是頭部被撞擊，受到了震盪。

這個時候——

轎夫大聲叱呼着：

「哇！那個小孩遭到了攻擊。」

眞的，在黃昏的夕陽下。

秀太郎被人從馬背上攻下來了。

新六郎把蓮子安頓好了抬起頭來。

那景象也正呈現在他的眼睛裡。

「眞是太殘忍了。」

他很不服氣地認爲不該凌辱那樣一個小孩子。

蓮子醒過來了。

「妳振作起來吧！」

新六郎附着蓮子的耳朵輕聲地叫喚她。

秀太郎像是一個圓球，在草地上滾了幾圈才爬起來。

瞬間，他已握住了腰間的刀柄。

在擾亂春日局行列的時候，他有用刀的經驗。不過，那時候的對手都是武藝平平的侍衞。

而現在——

面臨着是慓悍的密探。

就算一對一，也沒有勝算的把握。一個對六個，怎敢貿然迎敵。

秀太郎正處在千鈞一髮的逆境，但他面不改色，毫無所懼。

——我是豐臣秀賴的孩子，要我向德川的密探臣服，哼！談也不要談。

他雖然年幼，脾氣却剛烈不撓。

這是否對他有所助益呢？

密探們一直注視着秀太郎凜然不屈的神情。

——如此英武，必定是名將的後裔。

——要擒拿到手，不動刀是不行的。

殺手們都拔出了刀，以刀背向着秀太郎。

「小孩子，憑你這樣反抗是不會有結果的，到時候，喫虧的是你自己。」

「……」

秀太郎的澄澈明亮的眼睛，射出了令人折服的光芒，但却緘口不語。

「你要是不聽話，打斷了骨頭，別怪我們心狠手辣，那是你自己逼我們做的。」

威脅他的密探把刀舉到頭上，找尋下手的機會。

秀太郎安定如恒。

——這樣年輕的小孩，竟能不受周遭事物的影響，實在很不簡單。

那樣子，眞像一尊神明。

有一種潛在的威嚴，決非別的同樣年齡的小

孩子所具有的。

由他身上所散發出來的神氣，使這些殘忍的殺手，不敢輕易的下手。

「我要出手了。」

大聲的吆喝着，但他仍無動於衷的站着。

「嗯！」

被一個僅有十歲左右的少年無言的抗意所震懾，這些殺手再也忍受不了這種無形的壓力，全身血液沸騰，有蠢蠢欲試的衝動。

「呀——」

其中的一位密探大聲吼叫，同時舉起大刀毫不留情的往秀太郎頭上揮下來。

剎那間——

秀太郎幼小的身體像野鳥般的，從地上騰空跳起來。

「嗯！」

出手的密探的右臂似乎受到攻擊，從口中發出不服的哼聲。

秀太郎掃出了一刀，確實已擊中敵人的右臂，於是大聲喊：

「看到了吧！」

同時的他跳開了五、六丈遠，再把刀握於胸前。

「的確是個很棘手的人物。」

其中一個密探脫口而出。

被秀太郎擊中的那位密探的武功，在這群密探中是好的。出乎意料的，他竟第一個被這個小孩擊倒。

同夥不但不同情他，反而認爲他剛才的那招刀法太過份了。

既然指示是活捉的，若打斷他一條腿，或缺了一隻手，又怎樣對春日局交待？

「同時下手吧！」

密探們想打掉他手中的小刀，先要有個人繞到背後攻擊。當秀太郎反身要防衛的那一剎那，再由前面夾擊他，才能打落他手中的小刀。

——不如此的話，是無計可施的。

假使不愼打斷他的任何一隻手，也是不能成功的。

所以密探們隨時在轉變陣勢。

突然間，秀太郎感到背後有股騰騰殺氣，漸漸地轉動了他的身體。

對準秀太郎背後的那把刀，也跟隨着他而轉動。

正要出手的剎那——

秀太郎不等他突擊，猛然的把身體往地上一蹲。

「喔！」

秀太郎靈敏的直覺，已感到敵人的陰謀，在閃避的時候，砍下來的那一刀，果然發生了偏差。

秀太郎絕不讓這大好的機會溜掉。

他像一隻小動物在草地上快速的轉進，然後跳近敵人的脚旁。

「嗄！」

敵人很吃驚的想要跳開之際，但已來不及了，秀太郎橫掃過來的一刀，已斬到他的膝蓋上。

身爲密探却如此的被擊中，是多麼丟人的事！

而且，已經有兩個人受到了傷害。

這樣一來，還空了一個缺口，使秀太郎有了逃脫的機會。

於是秀太郎拼命的向前衝跑，但還是逃不出密探們的夾擊。

當他跑了約一百丈遠，後腿挨了一拳，像小狗般的跌趴在地面上。

——我很不甘心。

正欲爬起的時候，他的手臂已被扭在背後，連反抗的機會都沒有，立刻被皮帶綑綁起來，一動也不能動。

「太費手脚了，眞是得來不易。」

密探們很氣惱的叫着，且報復似地踢了秀太郎一脚。

秀太郎雖被擒住，但仍不服氣地回頭瞪着密

「……請問？……」

她終於開口說話了。

「是不是一個小孩子的叫聲？」

「不錯。有幾個蒙面人捉住了一個小孩，在蠻橫無理的爲難他。」

新六郎的口氣還是憤憤不平。

「你說的那位少年，大約有幾歲？」

「十來歲吧！」

「啊！」

蓮子的臉上驚疑交集，豁地站起身來。

「他的臉上有沒有甚麼特徵？」

「天色黑了，看不太清楚。」

蓮子的希望受到了挫傷似地，臉上的光暗了下來。

但心裡却盪漾着不寧靜的漣漪。

新六郎看出了她的淒苦，說：

「我想不會是妳的孩子。他很像做錯了甚麼事情，才被抓的。」

探，說：

「既然被你們捉到，要宰要割隨你們的便。」

「唷！好不容易逮到，怎能殺掉你呢？」

有個密探冷笑的說。

「像你這樣勇敢的小孩，在芸芸衆生中是難得一見的，可說是奇才。你到底拜誰爲師？能學到如此高強的武功？如果你肯再接再厲練武的話，定可稱霸天下，何不去追隨德川家，至少將來也能成爲諸侯。」

秀太郎聽到這種甜言蜜語，不但不爲所動，且還向他吐口水。

「你這個不知好歹的傢伙！」

秀太郎又被狠狠的踢了一脚，並倒在地上。

這樣粗暴而無人性的行爲，站在遠遠路旁的新六郎和轎夫看得一清二楚。

蓮子的意識已全部恢復。

她傾聽到外面的聲音，知道有甚麼事情在發生。

「或許不是這樣的。」

蓮子很認眞地抓住新六郎的衣袖，說：

「你所講的那些蒙面的武士，是官方的還是浪人呢？」

「不太能肯定……大概不是浪人吧！」

在他們的交談時，突然傳來一陣被人捉住小孩的反抗和叫罵聲音。

「太沒有禮貌了。」

蓮子聽到後，不由地叫了起來。

「啊！那個聲音？」

可能是做母親的本能，突然地聽見那一喊聲，心中像被刀刺了一樣。

「秀也！」

這一聲「秀也」傳進秀太郎的耳朵，聽到有人喚着自己的名字，不由己的轉回頭想尋出呼喚自己的名字的人。

但是仔細一想，來抓我的這夥人，並非普通的武士；因此自己是豐臣秀也的身份，必須隱瞞絕不能洩露。

「秀也！是秀也嗎？」

連續地傳來女人的呼喚聲，秀太郎狠心的咬住嘴唇，佯裝着若無其事似的。

殺手們雖也回頭瞧了蓮子一眼，但察不出所以然，命令秀太郎繼續往前走。

秀太郎一邊走一邊想。

——叫我名字的那個女人，會是誰？

記得知道自己乳名的女人——

只有阿香和自己的母親，如果是阿香的話，應喊我世子才對的。

——啊！

秀太郎的身體忽然間顫抖不已。

——難道是我的母親嗎？

想到這裡，秀太郎再也走不動了。

「不走！」

被人用力的一推，雖然再度重新跨出步伐，但他覺得背後似乎有一股力量牽引着他後退。

殘燈

過了好一會兒。

天漸漸黑下來的時候。

運天才快馬加鞭地趕到這裡。

「請問你是否看到一個十歲左右的孩子，騎着馬經過這兒呢？」

新六郎指着黑暗的那一邊，說：

「被人帶走了。」

「被帶走？……是不是一群蒙面人帶走的？」

悲痛而急切地，沒有等到答案，就向前奔過去了。

蓮子聽到有人的叫聲，趕緊地問：

「你是不是——？」

當這句話脫口而出，運天已衝過去二十多丈遠。

突然間，他全身癱瘓似的坐在地上。

——不會是我的母親吧！

秀太郎堅決地否認自己的想法。

假如他沒有否認的意識，要離開此地是很痛苦的。

——我的母親已經不在這世間了……至於呼喚我名字的聲音，大概是來自另一個世界吧！

經過幾分鐘後，秀太郎被密探們放在馬背上，但他忍不住的回頭看了一下。

可是天色已黑了，甚麼也看不清楚。

——如果她還活在世上的話……

秀太郎又在腦海中幻想着。

——將來我們母子必定有相見的一天。

想到這裡的秀太郎，眼淚不禁奪眶而出。

而這一方的蓮子。

「被帶走了。」

聽到這句話，蓮子幾乎想哭出來。

——他就是秀也，準沒有錯的。

她很有信心的把手壓住激動起伏的胸口。

「眞是太遲了？」

他發出絕望的聲音。

「被這群蒙面的密探帶走，一定是凶多吉少……」

那夥人並不是普通的人物。身爲密探的運天太清楚了，想到此他不禁地流下眼淚來，但他仍抑制哭聲。

——世子——

在心中不斷地喊着秀太郎的名字。

——你絕對不能認輸，即使被送進江戶城也不能屈服。

——世子，你是豐太閤的孫子。

然後運天才緩緩地站起來。

腦海中想到身着白色衣服的秀太郎，被人綑綁於斬首台上的情景——

「太無法無天了！」

想到這幅殘忍的情景，運天猛然的又往前奔去了。

在奔跑之際，運天看到前方有匹馬從遠遠的地方向這邊奔過來。

一邊趕路，一邊注視着前方的馬匹，運天不由得身體像發燒似的燙起來。

他整個人迷迷糊糊的，也不記得自己是用甚麼聲音喊出喉嚨。

他急忙的舉起雙手，衝到馬匹前面。

是六郎太。

「是運天嗎？」

六郎太老早就看見他這唯一的患難之友。

運天看到六郎太時，馬上合着雙掌跪在地上，像拜佛一般。

不知是喜抑是悲，眼淚不斷地由眼眶流出。

「到底是甚麼回事？運天快說，你這樣不把人給急死。」

六郎太趕快跳下馬背，氣得連話都說不出口。

「運天，究竟出了甚麼事？」

被指責的運天抬起頭，說：

——必定是一夥的。

「運天——」

「是——」

「秀太郎由我來設法。」

「一切就拜託你了。」

「不過，你也有應該要做的事。」

「遵命，不知道是甚麼事？」

運天滿臉疑惑的問他。

「千早被手指不全的七兵衛擄走了。」

「甚麼？」

運天大吃一驚。

「那個惡魔似的七兵衛，現在出沒於武藏野嗎？」

「可能在這附近……我想大概是要來擄秀太郎的，恰巧秀太郎不在，所以他一不做二不休乾脆擄走了千早。」

「好啊！這個畜牲，讓我遇到就有他好看。」

運天咬牙切齒的憤怒到極點，恨不得將他剁成肉醬。

對方可說是與他從小一塊兒長大的朋友，對七兵衛如此的憤怒還是生平第一次。

六郎太又跨上馬背。

「那麼千早的事就麻煩你了。」

六郎太留下了這句話，匆匆忙忙向江戶出發。

——上蒼保佑。

運天望着六郎太的背影，在心裡向神明祈禱着。

自己，所要做的任務，也是不能拖延的。至於你七兵衛所藏身的地方，我運天還會不知道嗎？即使你逃到天涯海角，我依然能找到的。

運天對這附近的地形，可說是瞭如指掌，再熟悉不過。於是他考慮了一下。

——好！

決定後，他也走了。

有人說蜜蜂能夠知道幾里路遠的花，而密探的能力也是和蜜蜂相距無幾的。

在同一時刻——

千早被關在曾經監禁過秀太郎的倉庫中。她被綑綁在倉庫裡的柱子旁邊。如果七兵衛要汚辱她，她定要咬舌自盡以保持清白。

七兵衛可能將她視爲一件藝術品而慢慢的品賞，在綑綁後，就出去了。

千早遭遇這種橫禍，全身發着燒，她的頭感到疼痛難支，不多久說不定會暈眩。

不過她雖身心俱受煎熬，但並不氣餒，心裡總認爲會突然出現光明。

自己若被像鬼般的人汚辱，那種噁心她想都不敢想。

千早從幼年時代就憧憬長大後的生活。她是個有理想的女孩。

她曾毫無目的地縫成一件衣服，幻想將來穿着這衣服的人是自己日夜所盼的意中人。

當六郎太突然的出現於她眼前，心裡想：

——對，這個人就是我日夜所思的意中人。

雖再度與六郎太分離，但只要他倆有緣的話，必定會有達成願望的一天，千早就是堅持這個信念而活得很愉快。

她曾經許下願要把自己的身體奉獻給六郎太，而今怎能讓這個畜牲來玷辱呢？就是死，也辦不到的。

忽然——

鐵門慢慢的被推開了。

千早含淚的眼光望着鐵門，偷偷進來的是阿紋。

放走秀太郎以後，她怕遭受七兵衛的毒打，就躲起來，不知藏身到甚麼地方，等七兵衛不在，她才溜出來。

她知道這座倉庫裡藏有七兵衛所盜來的金銀珠寶，內心燃起了貪婪之念，偷偷進來想盜取些珠寶。

阿紋本以爲沒有人的倉庫，却突然發現柱子旁綁了一個人。

阿紋嚇了一大跳，正想奪門而出時，突然發現所綁的是個女人，她才放下心來。

——七兵衛這個鬼東西不知從那裡拐誘來的，大概是玩弄過後要賣到青樓吧！

阿紋詳細觀察被綁住的女人。

是個很有氣質且年輕貌美的女子，阿紋不由得被吸引，走近她的身旁。

「喂！妳是甚麼人？」

「……」

千早毫不懼怕的，默默地看了她一眼。

「妳是不是被七兵衛污辱過了？」

不知爲何，阿紋對這位美麗的女人覺得很嫉妒。

她並不是因愛七兵衛而嫉妒被綑綁的女人，而是見到年輕的女人使她想到自己的人老珠黃。

「我在問妳有沒有被污辱？聽到了沒？」

阿紋生氣的，抓住千早的肩膀使勁的搖晃着。

千早仍不理會她的盤問，把頭轉向另一邊，無意的回答了一句。

「我已經有丈夫了。」

表示着自己已是有夫之婦的女人。

「那又怎麼樣？」

「有丈夫的女人，若被別的男子污辱還有勇氣活下去嗎？」

「那麼妳的意思，是說未曾受污辱？」

阿紋好像放下心了。

——如果七兵衛污辱過她的話，他不但不理采我，而且會殺死我的。

阿紋很快的解開千早身上的繩索，並且催促的說：

「妳要逃到那兒，就趕快走吧！」

「……」

千早望着剛才很不友善的女人，一轉眼又變得這麼好心的對待自己，感到莫名其妙，不知葫蘆裡賣甚麼藥，心理矛盾地站起身來。

突然間覺得頭很暈，急忙抓住柱子。

「快！快走。」

在這緊張的時候，七兵衛已赫然站在門口。

阿紋仍不知情，一味要將千早拖出去。

七兵衛憤怒的眼光一直瞪着阿紋，大聲一吼。

「阿紋！」

她聽到這突然出現的吼聲，心驚膽顫的趕緊退縮到牆角邊。

「我擄來的人，妳一個一個的放走。」

「……」

「妳……」

阿紋全身顫慄不已，張着嘴想要說甚麼，但是舌頭好像被牙齒咬住，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七兵衛接着狂笑一陣說：

「像夫妻一樣共同生活的女人，要殺妳是於心不忍的，但妳居然敢背叛我兩次，這就非殺不可了。」

阿紋面對着七兵衛凶煞的表情，全身無力的

「阿紋，妳慢慢的唸經吧！我會讓妳很愉快的死去。這是我對妳最大的慈悲。」

「請饒恕我吧！」

阿紋伏在地上，仍苦苦的哀求着。

就在這凝滯的剎那——

七兵衞覺察到外面有人，而且不只一個，或兩個，好像有好幾個人走近這個倉庫。

他連忙收起手裡的針劍。

蹤身一跳要關上鐵門，却已經遲了一步。

有一根長矛用力的刺進來，七兵衞迅速的反身一閃，大聲問道：

「是甚麼人？」

「出來吧！」

十名蒙面武士很整齊的站在倉庫外面，七兵衞瞧了一眼，毫不膽怯地說：

「哦！你們是將軍府的殺手吧！」

果然不出他所料。

「侵入諸侯府的兵器庫，盜走武器的人是你滑倒在地上。

「要殺我嗎？」

她顫抖的說。

「被自己養的狗咬到，是無法原諒的。」

七兵衞邊罵邊趨近阿紋。

阿紋合着雙手，懇求的說：

「原諒我吧！不要殺我……」

「妳若想活的話，到天國去唸經吧！」

七兵衞已走到阿紋的面前。

「不可以。」

忽然，千早出口制止他。

「妳少插嘴。我們的事不要妳來管。」

「如此向你求饒的女人……你若殺她，這不是男子漢大丈夫所應有的行爲，即使有不可原諒的理由，你也要有憐憫之心才對啊！」

千早理直氣壯的質問着。

「少在這兒唸經！」

七兵衞不理會她的話，就從腰際拔出針劍。

吧！今天終於讓我們找到了，出來吧！」

本來幕府的殺手到這裡來，是爲了尋找松平忠輝公的。但無意中發現此地藏有兵器，這是意外的收穫。

七兵衞幾乎不相信這是他們探察到的結果。——這些人並不是單純的密探。

七兵衞下定決心要和他們力拼到底。

殺手們採取包圍的戰術，團團的圍住，使七兵衞站在門口一動也不能動。

正前方長矛直向他刺來，這時七兵衞才從身上拔出針劍，以很巧妙的身法像毒蛇般的捲住長矛。

對這種針劍的招式，密探們是首次嚐試到的。

他們放棄活擒的念頭，改變原有的架勢，以銳利的殺氣圍住七兵衞。

「你們這些不怕死的傢伙，看看我的厲害吧！」

七兵衞全身充滿了鬥志，大聲吆喝着。

密探中有個人趁七兵衞不備，跳起來掃了他一刀。

他總以爲傷到了七兵衞，但七兵衞却像巨鷹似地騰空飛起，躍過他們的頭頂。

他的輕功使得密探們瞬間噤若寒蟬。

更可怕的是，跳起來的那一剎，針劍刺向了那掃出一刀的密探。

幾乎像是閃電般的，七兵衞又突然地消失了。

密探們趕緊衝向門口。

但七兵衞已跑上了樓。

轟地一聲巨響。

整座樓梯被七兵衞推落了下來。

阿紋和千早兩人藏在柱子的後面，屏住氣息，目睹這場打殺的局面。

「哈……」

七兵衞似瘋般的狂笑起來。

「喂！你們聽着，我這裡有一百二十支洋鎗而且已上子彈……所裝上的火藥是能夠炸毀整座

他很快的拆走在樓上窗戶底下的木板，露出一個大洞，把一尊大炮推到了洞口。

爲了預防萬一，七兵衞老早安放一尊能擊出五十二個火藥的大炮在樓上。

這尊大炮是由海外進口的，且炮架能自由的旋轉移動。現在他把炮口瞄準那座密林。

當那些密探跨上馬背之際，他用力的一拉引線。

頓時炮口噴出熊熊的火焰，發出轟然的一聲巨響。

——那些人馬被這一擊，必定是粉身碎骨，身首異處。

「哈……知道我的厲害吧！」

發出狂笑聲音的七兵衞，從倉庫樓上跳下來，迅速跑到密林，發現還有四個密探沒死，狠狠的從地上爬起來。

「絕不會讓你們留活口回去。」

陰森的一笑，然後拔出針劍。

江戶城……，僅僅的十個人就想要對付我甲賀七兵衞，眞是太可笑了！回去報告將軍府多派些人來吧！否則，是沒有辦法對付我哦！」

一面說一面拿支洋鎗向敵人開了一鎗。

站在門口的一個密探被擊中了，搖搖晃晃地倒在地上。

「嗯！太疏忽了，弟兄們躲起來吧！」

殺手們邊喊着，邊急忙逃到隱蔽的地方去。

「哈……你們若要活命的話，趕快回去叫將軍帶一、兩萬軍隊來吧！」

——無計可施。

殺手只好乖乖的撤退。

密探們想，要在短時間內運走這些武器彈藥，是不可能的，於是先小心翼翼走回藏馬的密林再說。

可是——

七兵衞是不會這樣輕易地，讓這些密探平安無事的回去。

兩個密探看到七兵衞的出現，爲了自己的生命，不能不使盡全身的力氣和他拼命到底。

可是七兵衞搶先一步的以針劍刺進一個人的喉嚨裡，然後又抽出針劍快速的刺上另一個人的胸部，僅餘的這兩個密探，相繼就死在殘酷的七兵衞手下。

七兵衞得意的望着那些橫臥地上的屍體。

這群密探無意的出現，等於給七兵衞試放大炮的機會，自己卻成了可憐兮兮的犧牲品。

「嗯！看樣子我可以向江戶城發出一炮，讓德川幕府嚐嚐我的厲害。」

他自言自語的又大聲的狂笑起來。

在這同時，阿紋扶着千早逃離了倉庫，朝着與七兵衞相反的方向走了。

怎麼會帶着千早一起逃出，阿紋的舉動簡直不可思議。

或許是感激千早阻止七兵衞下手的那份救命之恩吧！

經這一巨響的爆炸聲，不僅傳遍了附近的人家，連在原野奔跑的運天也聽到了。

「——奇怪，這是甚麼聲音？」

運天像野兎般豎起耳朵聽着。

「那種聲音，明明是大炮嗎？」

也沒有戰爭發生，怎麼會有這種聲音呢？

他毫不猶疑的，以很快的速度朝着聲源奔去。

運天心中猜測七兵衞必定藏身在這附近。

——七兵衞這傢伙，的確有放大炮的膽量。

他很靈敏的聯想到。

最近將軍府派出很多密探到武藏野來，說不定是與七兵衞有關連的，這是很可能的事。

——是不是這傢伙放了一炮，藉機逃走呢？

因爲運天想到七兵衞向來有搜集武器的野心。

過了片刻——

運天來到這座密林，看到那些七橫八臥於地上的人馬屍骸。

直覺判斷，這炮彈是對面倉庫射出來的。

血腥座

秀太郎單獨坐在一間佈置講究的客廳裡。

一路上，他絲毫沒有恐懼，也沒有蓄意反抗。

現在，雖然穿着華麗，食有佳餚。他的心裡却一點也不快樂。

照顧他生活起居的，是裡面的一些上了年紀的侍女。

秀太郎很能適應環境，遵守這裡的一切規矩。但，他却不輕易開口回答他們嘮叨不休的問話。

當他被帶進大廳的時候，就碰到一個老侍女。

「啊！挺像諸侯人家的世子嗎？」

老女侍講的聲音很小，秀太郎却聽得清晰。

——我本來就是豐臣秀賴的兒子嗎？

秀太郎心裡嘀咕着。

老侍女忍不住問：

運天很快潛入了草叢，並匍匐着慢慢接近那棟建築。

門仍然好好地掩着。

——千早是不是被關在裡面呢？

運天眞希望着能有奇蹟出現。

他仔細察看了四周的環境，靜悄悄地繞到另一個方向去了。

嗨！牆上有個很大的洞口。

——那不是放置大炮的倉庫嗎？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攀緣着爬了上去。

爬到了窗戶邊緣，撬開格子窗，跳進了倉庫。

果然，那裡堆積着很多不同的武器。

但此刻，他沒有那份心情，祇想到六郎太交給他找千早的任務。

跑下樓。

偌大的屋子祇留着一盞將熄滅的殘燈。

「你父親是甚麼人？」

秀太郎正眼都沒看他地說：

「默默無聞的浪人。」

「難道沒名沒姓嗎？」

「是啊！」

「會不會是個式微的王侯公卿？」

「……」

老侍女哈欠連天地走了。

有人在時，嫌她們講話嚕嗦，沒有人在時，這樣大一座客廳，實在有些寂寞難耐。

他盡力壓抑住自己。

對於一個十歲出頭的小孩，實在忍不住對這個陌生環境感到驚訝和好奇。

他站了起來。

——走動走動也是好的。

這時候，走廊却傳來了一陣脚步聲。

接着，紙門「嘩」地一聲被拉開了。

進入客廳的是一位身材魁梧的老年武士，秀太郎直覺地感到是個粗人。

在秀太郎的對面坐下來，就一直注視着他。

無疑的，經過一生風霜，眼睛裡所蘊含的威嚴之氣，是要讓人肅然起敬的。

不要說像秀太郎那樣沒有見過世面的年齡，即使一位青年，也會有幾分膽怯。

「你今年幾歲？」

秀太郎並沒有回答。

——是個性子倔強的孩子。

老武士立刻換上了一張笑容的面孔。

那種溫和慈祥的笑，叫人覺得他是一位心地良善而敦厚的長者。

「聽說你叫秀太郎？是你的本名嗎？」

「……」

「另外還有別的名字嗎？」

「……」

「難道你不願意告訴爺爺？」

「……」

「不要害怕，我是柳生但馬守宗矩。」

「哇！」

秀太郎從心裡驚叫着。

他曾經有一回問過運天：

「在當今的日本，甚麼人的武功最高強？」

運天毫不猶豫地告訴過他：

「當然，無論是武功、人格、見識，各方面都首屈一指的，除了柳生但馬守宗矩，是不做第二人想的。」

啊，這個人竟然就坐在自己的面前。

秀太郎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興奮。他竟然能瞻仰到武功最高強的人。

但，同時，他也有淡淡的憂戚。這個人究竟會對他怎麼樣呢？

因爲，他提起了運天的另一段話：

「世子，無論柳生但馬守的武功有多麼高強，既然是將軍的武術指導老師，也就是我們的敵人；不錯，他的武功是高，可是，依我看，唯一能夠對抗而把他打倒的，只有我們的秋月六郎太。」

但馬守久久注視着秀太郎。

「怎麼啦！你好像認識我？」

「是的。曾經聽過。」

「那就好。既然聽過，我就不必隱瞞，聽說你的武功勝過練劍二十年的武士，這是一件相當不簡單的事情。我由於好奇心的驅使，才來看你的。很想知道你的劍法是跟誰學來的。」

「……」

「你不要提心弔膽。我到這裡來，不是以德川家部下的身份，而是自己學劍一輩子，很少聽過像你這樣年少，却成就非凡的人。你儘管回答我的話，絕不會給你添麻煩。」

秀太郎對這些話，心裡有說不出的感動。

——像他這樣的長者，總不會撒謊的。

於是，他說了：

「是秋月六郎太。」

「啊！」但馬守咀嚼這個名字，覺得很陌生地說：

「那個叫秋月六郎太的武功，你親眼看過嗎？」

「沒有看過……可是他的武功比你柳生老先生更高強。」

「哈……說得好。」

但馬守發出的笑聲，出奇的愉快。

「我想和秋月六郎太比劍，你說誰會贏？」

「柳生先生，你一定會輸的。」

秀太郎大聲的說。

「這可不一定的，沒比過劍你怎會知道？」

「那是一定的。秋月六郎太是天下第一高手。」

「好吧！就這樣……那麼你是在甚麼地方被秋月六郎太收養的呢？」

「……」

「這句話你怎麼不回答？」

「……」

「聽春日局說要帶你去江戶，你拒絕她是表示你是不願成爲德川家的部下；或者你認爲在深山修練武功要比當一個諸侯更有趣，是吧。」

「……」

秀太郎仍不答他的話，默默的沉思。

看到秀太郎這種無言的反抗，但馬守忽然從腰間拔出小刀一擲，秀太郎本能地往後跳開約五、六尺遠。

「嗯，好功夫。」

但馬守立刻收起刀插入鞘內，頻頻稱讚秀太郎動作敏捷迅速：

「十歲大的孩子能學到如此傑出的功夫，可以說是天才。」

但馬守說完，站起身來跨入走廊，正欲往裡面走的時候。

「但馬守老爺……」

從背後傳來一陣呼喚聲。

他回頭一看，有個老侍女直向他走來，是剛才觀察秀太郎的那位婦人，待走近但馬守面前才說：

「那個小孩隱藏他的身份，不肯吐出半言半語。」

一邊走一邊聽的但馬守，說：

「是嗎——到底有甚麼事？」

似乎有些不耐煩的反詰她。

「老爺，像這種小事情你不會看不出來吧！」

「守山女士。」

但馬守以一種穩健且有感激的口吻說：

「假使說那位少年是出身於對德川家有恩怨的家庭，那也不會造成甚麼威脅吧！」

「……」

「再說天下已經平定了，是能夠維持一百年、二百年或綿延不絕，這誰也不敢斷定的。而今竟對一個十歲的小孩疑神疑鬼，可以說是小題大作。如果那個少年眞是豐臣家的血統，在經過十年後昭示天下人，是否可以立即集合一萬名的士兵——再說三百名的諸侯已立誓要效忠德川家，也沒有甚麼不滿的情緒。即使有區區萬把兵馬，要是反抗德川家，豈不是自找死路，這事你大可放心。」

老侍女聽了這番道理，心裡總還是不舒服，她實在是無知的。

但馬守逕自走進房裡，思考了一會兒，想着把他的貼身侍衞找來。

「東吾——」

「老爺，叫我。」

紙門打開，東吾立刻來到。

他大約四十歲左右，是柳生道場受密探訓練段數最高的一位。從他進入這個道場，但馬守就看準了他是個可造就材，始終追隨左右。

「你有沒有聽說過秋月六郎太這個浪人的名字？」

「是——？」

花房東吾猶疑了一下，才道：

「啊！有了。」

「怎麼啦？」

「老爺——」

東吾神情很緊張地說：

「幾年前，本道場的弟子相馬只四郎等五人，跟隨幕府的朝比奈源右衞門，進入熊本城爲人所殺，我記得殺這些人的武士是叫秋月六郎太。」

「……嗯。」

但馬守微微的點了點頭。

想起那事，當時朝比奈源右衞門到江戶來，還向他道歉的說：

「太疏忽了，以致讓那些武士喪命，眞對不起。」

——但馬守聽到這消息後，很驚訝地方上也有如此超人的高手。

東吾一說，他記得曾經有過這回事。

「喔！對了，殺死相馬只四郎一行人的武士，就是浪人秋月六郎太。」

但馬守嘆息的說。

「老爺，那個人又發生了甚麼事？」

東吾滿臉疑惑的問着但馬守。

「……」

但馬守的眼光一直往上看着，不知想甚麼，過了半晌才說：

「東吾，有沒有人知道豐臣秀賴公年幼的情形？」

但馬守突然莫名其妙的問出這句話，使東吾丈二金剛，傻呼呼的猜不透但馬守的心思。

「是的——」

東吾覺得很納悶，困窘的答不出話來，支晤半晌才道：

「我想最好是請教那些看着秀賴公長大的那些人。」

「那麼奶媽也可以吧！」

「再好也沒有了。」

「不知道那位奶媽是否還活在世上……你就找找看吧！」

「遵命。」

東吾說完後，隨即退出去了。

但馬守獨自一個人在房裡沉思着。

想找出親見豐臣秀賴公長大的人，帶他來看看這個少年，一定會有眉目的。

——說不定這個少年是桂宮生的。

但馬守有這種疑問，是追想自己弟子爲秋月六郎太所殺害，而聯想到的。

那一年——

桂宮母子逃難到西國，然後在熊本城附近突然的行蹤不明。

——秋月六郎太可能是個假名，說不定他是大阪城裡有名的武士，或是草野間的隱士。爲了道義上的責任，接下桂宮的孩子，並發誓養育他。

如果眞是這樣的，處理這個少年倒眞叫人頭痛。

因爲，確實是秀賴公的遺兒，幕府必然的要斬草除根，以杜後患。

但馬守所承擔的，不祇是指導將軍的劍法；誅滅民間反叛的意念，指揮密探追捕不忠於德川幕府的人，才是他更重要的職掌。

目付朝比奈源右衞門，是公開執行這個任務；但馬守却在暗中做這件事情。

徹查秀賴公遺兒的下落，就是但馬守負責的。

——假使這個少年眞是秀賴公的遺兒？

而在剛剛交談的時候，但馬守對他不凡的氣質，和倔強不認輸的性格，留下了太好的印象。

但馬守必須面臨一個很矛盾的抉擇。

因爲，像這樣器宇超凡，而有膽有識的人，萬人之中也很難覓到一個呢？

單獨坐在大廳裡面的秀太郎，他並不知道自己正在危險的陷阱邊緣，久久的靜寂，使他心裡泛漾着煩躁和不安的情緒。

——逃走吧！

猛然，他有了這個想法。

秀太郎站起了身。

察看隔壁房間並沒有監視他的人，再從紙門看走廊的動靜，同樣沒有人影。

這是個很好的機會。

他幾乎高興得想跳起來。

他解下腰帶上的小刀，看準了承塵的活門，連射了兩次都沒有中，第三次終於成功了。

手緊拉住了腰帶，迅速地爬上去。

這是運天教他的。應付危急使用的循逃術。

密探的招術原是一個練武者所不取的，那是旁門左道；因爲有過被七兵衞強擄的慘痛教訓，運天才強迫他學了這一手。

果然今天派上了用場。

他爬上承塵，立刻把暗門恢復原狀，然後看定了去路，向棟樑上走過去。

秀太郎笑了。

但馬守得到秀太郎不見了的報告，秀太郎已經潛匿到一個小房間。

這座屋子，原是三年前被貶職的福島正則住的。

剛愎自用的福島正則自己設計的這個房子，氣派夠大，建築也精，要在這裡找出一個隱藏的少年，可眞不容易。

一般而言，諸侯家都有很多的部下和佣人。

但福島正則被貶，樹倒猢猻散，偌大的個宅第，裡面已是空空如也。

幕府的官員們，經常會來此秘密集會，屋外戒備森嚴，平常呢？在這個屋子裡，除了春日局派來的一些婢女，再沒有別人了。

今天。

但馬守帶來一位密探。

他們進入大客廳，就勘察這屋子的結構、佈置，據而推斷少年可能逃亡的途徑，可是並沒有結果。

隱藏在一個不被人注意小房間裡的秀太郎，

但人都希望能脫逃危機，而往往在危險的時刻，會湧起很多美夢和幻想。

沒有多久。

走廊上眞的傳來了幾個女侍回房的脚步聲。

秀太郎屏住了呼吸，靜待房外的動靜。

「休息吧！」

「祝妳今晚有個好夢。」

「明天見。」

一陣喧嘩過後，侍女們都回到自己的房間。

他的心砰砰地跳動着。

爲甚麼獨有這個房間的女侍還沒有回來呢？

秀太郎的眼睛直盯着那扇紙門。

房子裡面是漆黑一片。

獨有走廊上亮着一盞灯，但灯光很微弱，人在灯下走過，紙門上連影子都是模糊的。

少頃。

有單獨細碎的脚步聲。

一個影子慢慢地映現在紙門上。

他祇等待着夜暗的來臨。

——也許這排房子是侍女們住的，要不然，怎麼連一點脚步聲都聽不到呢？

而秀太郎所在的屋子，顯然是下級侍女住的，除了一個梳粧鏡台和一張小桌，甚麼也沒有。

他剛跳下來，躲進這個房間的時候，是藏在堆於棉被的櫃子裡。

現在，他却大膽地坐在床舖上。

在他的心裡面，油然地有一個信念出現。

——女人都是溫柔的。

——女人也都是富同情心的。

在他所遇到的女人裡面，母親、阿香、千早都是很慈善而溫柔地，連那個和七兵衞在一起的阿紋，也對他表現了女人特有的同情品性，並協助他逃脫了虎口，甚至連自己都可以不顧。

因此，他渴望着又一次奇蹟會在這個房子裡發生。

也許這想法是很天眞的。

紙門被推開了。

「啊！」

侍女打開門，嚇了一大跳。但她立刻就鎭靜下來。

那是一個年輕的侍女，年輕得像阿香，像千早。

秀太郎連一點恐懼都沒有。

這是上天對他善意的安排，如果換一個別的侍女，情形可能就不一樣了。

還有秀太郎的運氣不錯。原來這個侍女是福島正則一位部下的女兒，其實她是奉父親的命令潛藏在此的，目的是爲要消滅朝比奈源右衞門，而替主人福島正則報仇的。

她的名字叫政代。

她抑制內心的驚慌，將紙門輕輕地合上。

想起老侍女守山曾囑咐過她們，有個身分不明的少年被密探帶來這兒，一時疏忽被他溜走了，可能隱藏在房屋的附近，大家要留意。

發生了這件事以後，派遣了許多密探層層包圍在屋外，有如佈下了天羅地網，要想逃出去，眞是困難重重，即使是長了翅膀，也很難飛過去。

——眞可憐，遲早都會被抓到的。

在她沒回房前，政代邊走邊思索着，才慢慢走到自己的寢室。

很意外的發現他竟隱藏在自己的房內。

政代先點亮了燈，再坐在秀太郎的前面。

「你爲甚麼要逃走？」

政代以很溫和的語氣問他。

「我不願被帶進江戶城內。」

秀太郎理直氣壯的說。

「爲甚麼不願意呢？」

「不要就是不要。」

「這不是能令人折服的理由。」

政代仔細地打量着少年的容貌。

正如老侍女守山所形容的，果然氣宇軒昂，氣質出衆，而且面臨這樣生死關頭，依然神采奕

「可是你能告訴我，爲甚麼討厭將軍府嗎？」

「……」

秀太郎警覺地看了她一眼，把視線移向床舖，嘴巴却仍然緊閉着。

「如果有甚麼顧忌的話，就不要說好了。」

政代以很柔和的眼神看看秀太郎。

終於秀太郎抬起頭來，說：

「我的父親是被德川滅亡的。」

「是嗎？果然不出所料。」

政代現在一切都明白了。

「所以你不願意被帶進江戶城，是吧！」

「是的。」

「你有沒有打算爲你父親報仇呢？」

「……」

「生爲一個男子漢，若是沒有爲父親報仇的意志，就不配爲人子了。」

政代的眼光炯炯有神的發着光芒。

「我是一個女人，爲了要替主君雪恥，於是奕，無畏無懼，那不是一個平常少年所能做得到的。

政代啞然良久。

秀太郎同樣一言不發。

「難道你對將軍府有甚麼成見？」

政代還是追問他爲甚麼不願意去江戶。

「……」

「我想是這樣的。」

政代微微笑了一笑，繼續說：

「我早就看出來了。因爲，我自己也很憎惡將軍府的一切。」

「……」

秀太郎有些心動了。

「你躲在這裡，算你運氣好。本來，我是沒有辦法掩護你的，要是查到的話，連命都保不住。這些，我早就看開了，一切祇有認命，因爲我們的目標是一致的。」

「……」

喬裝隱瞞自己的身份混進來，何況你是個男子，更要有替父親報仇的意志，才不愧爲一個武士。」

政代很誠懇的說出了自己內心的話。

「我要做一個英勇的武士。」

秀太郎豪放的回答着。

「武士——？」

政代皺着眉頭，問：

「是想先成爲武士，然後才要爲父親報仇，是嗎？」

「不，我只要做一個武士。」

秀太郎牢記着六郎太的教誨，並不因政代的熱情而動搖自己的意志。

六郎太曾經教導秀太郎：

「應該忘記自己是豐臣秀賴公孩子的身份，而努力開拓自己的將來，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無論你有多尊貴的雙親，但現在你是爲一個窮浪人秋月六郎太所養育的孤兒，與那些野武士的孩子並無多大差別的……，你必須承認自己是窮苦無名的秀太郎，這一點你要牢記在心。」

因此每當六郎太不在家時，秀太郎就特別用心的苦練劍法，等自己長大，要以腰間的一把劍行於天地。

現在聽到這個女人口吐眞言，覺得很不耐煩的站起來。

「啊——你想往那兒走？」

「我要出去。」

「說甚麼？你瘋了。」

政代很詫異的，趕緊拉住他。

「你現在出去，是會被抓到的。剛才我說的話，如果你不中聽的話，我向你道歉好嗎？只不過是試探你有多大的勇氣而已。」

政代邊說邊想。

——他必定是有所戒心，所以才不敢把內心的話洩露出來。

夜深——

但馬守獨自一人靜悄悄的，來到侍女們所居

他很快的將紙門打開，輕輕的跨進房內，再把紙門關上，然後直盯着床舖。

奇怪的是床上的人沒有睡着。

以當時的規定，侍女們在就寢時要點一盞燈火，以分辨睡者的臉孔。

但馬守首先以很低沉的語調，說：

「起來吧！」

瞬間——

掀開棉被的侍女，手中拿着匕首，向但馬守攻擊。

但馬守很輕易的抓住侍女的手臂，將匕首奪下來。

「妳叫政代吧！」他聲色俱厲的問着。

政代知道對方是但馬守，很絕望的低下頭來。

但馬守以銳利的眼神看她，說：

「妳以爲我們甚麼都不知道嗎？這是妳的短見。老早就查出妳的身份來，妳父親是福島正則的部下，爲了想刺殺朝比奈源右衞門，而叫妳化

住的地方。

屋裡屋外，密探們都搜遍了，沒有找到秀太郎究竟從那裡逃走的痕跡。

但馬守很沉不住氣。

——該不會栽在一個少年手裡吧！

他雙手交錯在胸前，來回踱着方步。

無意中看到了承塵的活門。

——喔！就是這裡。

這時他才恍然大悟。

——原來他也學習過密探的功夫。

但馬守胸有成竹地走出客廳，來到侍女們居住的房子。

一個經驗豐富的密探，連敵人緊張恐慌時所發出的呼吸，都可以憑靈感察覺到的。

從每間寢室傳出來的鼾聲，都很正常。

但是——

但馬守突然在一個房門外停住脚步。

——這個房間並沒有鼾聲，人可能還沒有睡。

裝到這裡來當侍女。」

「……」

政代身爲一個弱女子，想要爲主人報仇是件很困難的事，而對方並不是一般的普通人，這點她是深深明白的。

於是她佯裝着不知情的樣子。

「那是另一碼子事，妳把那個少年藏在那兒？」

但馬守看政代不肯回答，就走到壁櫥拉開紙門一看，果然秀太郎酣睡在裡面。

因過分的疲憊，難怪他睡得如此香甜。

被但馬守輕輕的抱起來，秀太郎這時才醒來，立刻做出反抗的動作。

「是武士的孩子。」

經但馬守這一聲色俱厲的指責，秀太郎的手脚緊張得微微顫抖着。

但馬守把秀太郎放在床席上。

「既然不願像醉人般地被綑綁，那你就以堂堂正正的風度走吧！」

但馬守的話無異就是命令。

對方是個身手不凡的大人物，秀太郎只好乖乖的屈服。

但馬守看了政代一眼，說：

「政代這是妳自取的。妳自己應該有個打算。」

臨走之前，留下了這句話。

「我們走吧！」

催着秀太郎，但秀太郎仍站着不動看了政代一眼，而她也望着秀太郎。

「……」

「……」

滿腹的言語這時是無法說出來的，秀太郎只講了一句。

「謝謝妳。」

短短的一句話，表示着內心無限的感激。

政代想要回覆他的話，可是如同骨梗在喉，

——我將是這把匕首的第三個殉葬者。

想着，她就端莊地坐在疊蓆上，雙手捧着閃閃發光的匕首。

「父親，我究竟不是一個男孩，沒有完成你所交付的使命。」

新敵

早晨的原野。

一條小路上，兩個人併肩而行。

戴斗笠的是雲海。

另一個是秋月六郎太。

他們似乎各有心事，脚步緩慢。等錯身而過的農夫走遠，他們才走了十幾步，但相距卻已有二、三十丈遠了。

風在吹，蟲在叫。

他們兩個不能永遠沉默。

「你還沒有跟千早結爲夫妻？」

久久不能啟齒。

政代只默默的走近秀太郎身邊，且將他的衣服弄好。

然後，秀太郎跟着但馬守走出去了。

但馬守的步伐走得很慢，秀太郎跟隨在後面注視着他的背影，覺得好像一座大岩石。

這時的政代低下頭來，靜靜的聽着他們離開的脚步聲。

漫長的二十年生涯，對她而言太黑暗了。

她再度拾起床舖上的匕首。

——這是父親親手交給我的。

——爲了實踐父親的遺言，我必須用它結束我的生命。

父親的話仍然響在耳邊：

「如果我有男孩，是不會把爲君主復仇的重任交付給妳的。政代，不要讓父親失望。」

父親接着就切腹自盡了。

母親步着父親的後塵也壯烈成仁。

雲海先開口。

「我認爲自己是個無妻命的男人。」

「這句話未免太武斷吧！」

「也不知道爲甚麼？我總覺得自己壽命不會太長，好像無時無刻不在走着一條死亡的道路，就像現在吧！」

「那也並不重要，即使你死了，千早還是可以嫁給別人做老婆的。」

「……」

「不要祇爲自己想，人家可是對你一片痴心，一掬眞情，給一個軟弱的女人一些憐憫，也是修德積善的事情，何樂不爲？」

「……」

「如果你眞的一年後喪命，對於千早來說，她也許認爲已享受到了人生的情趣。說不定會生個孩子，她會爲你守節活下去。」

「……」

六郎太眞想挖苦他兩句，但欲言又止，接着說：

「這種事情改天再談吧！」

「嘴巴閉着也是閉着嗎？」

「我實在沒有這份心情。現在，我們的任務是要把秀太郎找回來。」

他是從運天口裡知道秀太郎被擄的。

本來想去江戶，最後決定到椿森御殿和天下上人商量。

聽了六郎太的話，雲海即席把情勢分析了一番：

「目前將軍府的密探組織，有兩大派別。一派是但馬守訓練出來的武士，另一派是服部半藏指揮的密探，上回跟你在山門交手的那干人是屬於後者，把豐臣秀賴公遺兒擄走的也是這夥人吧！」

六郎太第二次聽到服部半藏這個名字。

他是因伺候家康，建立了很大的勳勞，家康賜給他一棟寬廣的宅邸，在江戶城的西門，並且

，麾下有三百多個訓練有素的密探。

他的威望在江戶是很令人膽寒的。

他的部屬，大都是伊賀出身的子弟，經過二十幾年的勤修苦練，每個人都是技高一籌的密探。

「如果被他們抓去，想要救回來，實在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雲海老謀深慮，但這句話却一點不誇張。

六郎太早已把秀也看成自己生命的一部份，甚至遠超過自己的生命。

「哈……」

雲海笑了。

「你笑甚麼？」

「年輕人就是這樣意氣用事，勇而無謀，命眞的送上了，又救不出人，划得來嗎？」

「我不管那麼多，救人要緊。」

「和尙，你就帶他到江戶城吧！」

雲海知道自己無能爲力，把這個責任一股腦兒推到和尙肩膀上。

天下上人沉思了好半晌，才說：

「服部半藏這個人，我跟他倒是有點交情，帶你去見見他也好，我想還是先會見天海，可能的話，我請天海出面，也許可以幫上這個忙。」

就這樣決定了。

翌日，黎明時分。

和尙和六郎太跟雲海告別，朝着江戶出發了。

「雲海昨天把江戶的情勢分析得很清楚，在這樣的情況下，你打算怎麼樣救他？」

「我也不知道。」

「這……」

「我祇認定，這是我的責任，如果我不養護這個小孩，誰能負責？」

「嗯，口氣倒是很豪壯。」

「難道你懷疑我的能力？」

「那倒不是，不過……」

「不過怎麼樣？」

「這跟你的生活目標豈不大相逕庭？」

「這話怎麼說？」

「一個遭到人趕盡殺絕的孩子，與你又是非親非故，你要冒着生命危險，和勢衆力強的將軍府做對。的確，你了不起，是英雄，是大丈夫。可是，退一步設身處地的想一想，這樣做會有希望嗎？」

「如果你是豐臣家的遺臣，養育秀賴公的遺孤，以謀恢復豐臣家的天下，師出有名，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但事實不是這樣，你本身既對人生失去意義，又沒有政治上的目的，付出這樣大的代價，豈不是多餘？」

「貴和尙，你錯了。」

「甚麼！我錯了。」

「你完全不瞭解我的心意。我祇想把秀太郎扶養成一個堂堂正正的人。我要求他連豐臣秀也的身份都要忘掉，如果他們是以豐臣秀也的名義抓他，我要拼到底。」

六郎太態度激昂而帶着氣憤。

「難道你眞的沒有想到，把他看成豐臣秀也，而讓他繼續發展下去。」

「我沒有這個意思的。」

「將軍府裡也有伏義執言的智謀重臣，並不只有二、三個而已，我們可以請這些人幫忙，使豐臣秀也還能活在這世上啊！」

他們兩人熱絡的交談着，外人絕對聽不出他們的話意，很可能會以爲他們祇是在瀏覽原野風光。

❀　❀　❀

過了約兩個時辰。

有兩個人從岔路跨入馬路上。

那是千早和阿紋。

她們千方百計才避開像毒蛇似的七兵衞，逃到這裡來。

千早一直發着高燒，走不動，幸好阿紋一路上攙扶着才勉強撐到了現在。

來到路上，阿紋看看周圍的地形，希望能找

「無論如何，我們要走到有人居住的地方。」

阿紋扶着千早，兩人繼續向前走去。

「妳對我這個陌生人，爲甚麼要這樣熱心的幫助呢？」

「這……我自己也不明白。」

阿紋故意以冷淡的語氣來回答她的問話。

走走停停，大概走了一百多丈遠，來到一個三叉路口。

在叉路的中央，有座小廟，裡面供奉着三隻表示不聞、不問的猴子。

正要經過小廟前的時候，突然間從小廟後面走出來一個人，他就是令阿紋擔心害怕的七兵衞，像陰魂不散的站在她們的面前。

阿紋一看到他的出現，趕緊抱住千早且大聲的喊叫。

七兵衞却裂開嘴似笑非笑的說：

「要到那裡去？阿紋。」

七兵衞佯裝很友善的態度問她。

到一匹馬。

七兵衞是一個很頑強的人，沒有人能比阿紋更清楚了。無論你逃到甚麼地方，也不能安心。即使天涯海角，他也是鍥而不捨的窮追，直到抓住才肯罷休。

「啊！眞需要一匹馬。」

阿紋很着急的自言自語着。

坐在地上的千早，喃喃的叫出腦子裡所記住的名字。

「阿紋女士。」

「嗯，甚麼事？」

阿紋回頭看着千早，她只是一味的搖頭表示：

「妳不必着急了……我想他大概追不到我們的。」

「不，妳不曉得那個傢伙像獵狗一般，嗅覺特別靈敏。」

阿紋想到他，身體就不由得又顫抖起來。

她趕快扶起千早，說：

「……」

阿紋害怕得全身發抖，連氣都喘不過來，狠狠的瞪着他。

「喔，方向是往江戶的路嘛……你們到江戶幹甚麼？」

「……」

「兩個人是不是要去賣春？」

七兵衞面帶嘲笑的表情，實在醜陋到極點了。

「無論如何，都不能放過我嗎？」

「當然囉，連續反叛我兩次。」

「連我都會反叛你，是因爲你作惡多端。你怎麼不捫心自問，如果你有點良心的話，應該立即放下屠刀，回頭向善才對啊！」

阿紋苦口婆心的勸導着。

「少在這裡囉哩囉嗦，到閻羅王那兒唸經吧！」

「七兵衞先生。」

阿紋誠心誠意的喚着他，接着說：

「你一生中能盡忠侍奉你的人，也只有我一個人。如果你有改過自新的想法，我阿紋從今天起作你的妻子，重新來服侍你……並不是我怕死才講出這種話來，因爲我自己也是個沒有去處的落難女人，本着同是天涯淪落人，同病相憐的看法，不嫌棄的服侍你——聽我的話吧！七兵衞你不是很需要我嗎？」

「哈……」

七兵衞發出陣陣的冷笑。

「要做我妻子的女人是在這兒，但不是妳，她比妳年輕七、八歲，不僅漂亮又有氣質……比較之下，妳眞是痴人說夢話！」

「你這個鬼東西。」

阿紋咬牙切齒的咒罵着。

「對，我是鬼，而且是個想要獨霸天下的鬼。」

說着，七兵衞漸漸的逼近她。

阿紋本能的立即推開千早向後倒退着。

千早蹲在地上，說：

「不可以，你不能殺她。」

阿紋發出悲鳴的聲音，正想反身逃走時，七兵衞握着針劍，猛然地向她背部刺去。

「啊——」

阿紋發出悽慘的叫聲，兩手前伸成弓狀，整個人往後仰，「噗」一聲摔倒在地上。

「該死的賤人。」

七兵衞一邊漫罵着，在她肩膀上踢了一脚，隨即拔出劍。

他露出猙獰的一笑，把針劍插入刀鞘，想走近千早身旁時，忽然——

「七兵衞！」

背後有人叫他的名字，回頭一看。

「喔！」

相距約百步遠的地方，運天已直挺挺的站在草地上。

心裡一直祈禱神明保佑的運天，很幸運的找到這裡。

這不是偶然的，以前七兵衞和運天曾經爲了學得追蹤的技巧，而接受過嚴格的訓練，如此一來兩人都同具有敏銳的觀察力。

「哦！是運天，你終於來了。」

七兵衞對運天的鬥志比對任何人都強烈。

「七兵衞，你這個畜牲。」

運天——對他老友的這種不仁行爲，非常鄙視，用一種很憎惡的眼光瞪着他。

「甚麼叫畜牲？我只不過是朝着我的理想邁進而已。」

「是朝着地獄的方向邁進嗎？」

「運天，你不是要我的命吧！太可笑了。」

「彼此已經到達能分明是非的年紀——當一名密探，並不是爲了個人的利益，而不分明是非的捨棄眞理，你知道嗎？」

「你不要在此囉嗦，有膽的話，咱們來比個高下吧！」

以密探的身法而言，百步與十步遠的距離相形下是毫無差異的，只要能迅速的移動且使出絕招，是能制服對方的。

七兵衞立即從腰間拔出針劍，緊握在手中。

而運天不知道在想甚麼，兩手空空的，以緩慢的步伐徐徐的走近七兵衞。

「嗯！」

七兵衞像惡魔般的散發出殺氣，問：

「你把我七兵衞看扁了嗎？」

運天很坦然的說：

「並不是看輕你。」

「那麼——你那不在意的慢步走法，是甚麼意思呢？」

七兵衞大聲的吼叫着。

「七兵衞，你沒有時間和我決鬥。」

運天冷言冷語地譏諷他。

「你說甚麼？」

「哈……你不是搜集很多的武器嗎？」

「這又與你何干？」

「你的確是一個神通廣大的妙賊，即使要使用那些武器，至少也要有一千名士兵。但是憑你這種人，想召集十個人也是有困難的。」

「別胡說，運天你是怕與我分出勝負嗎？」

「不是，我只是仗義而已。」

「不必多說了。」

七兵衞站好架勢，已準備向運天出手了。

他使用的針劍好像會散出一股魔氣似的，如果說是一般會武功的人，看到這種魔氣定會楞住而不知所措了。

但是運天根本就不當作一回事。

至於對七兵衞的針劍，運天也不把它放在心上。

因爲，他看透了七兵衞心裡的弱點，正在策劃着另一個對付七兵衞的最好武器。

「七兵衞，我要告訴你一件很嚴重的事情，因爲，我們是青梅竹馬的老友，不能不說。」

的。

他甚至明明知道，運天是在恐嚇他、蠱惑他，但他仍像狂人般急速的衝回去。

「千早小姐。」

運天望着七兵衞離遠，才趕快跪在地上說：

「請原諒我一時的疏忽，這可說是我運天一生中最大的一次失策，才使妳遭受七兵衞的綁架。」

「……」

千早一看到運天的出現，懸在心中的一塊石頭才放下來，不知要說甚麼話才好。

「喔——是怎麼啦？」

運天抬起頭來，發現千早的身體有些異狀，趕緊伸出雙手一摸。

「哎喲！好燙。」

把運天嚇住了。

這時千早手指倒在地上的阿紋說：

「我不礙事的。趕快救那個人……」

「甚麼事？」

「你所貯存的那些足以炸毀江戶城的火藥，現在正有一根引火線漸漸地接近它。」

「甚麼？」

「如果我的計算沒有錯，再過一個時辰，那些炸藥就會付之一炬。」

這一招出乎意外的靈驗。

七兵衞既驚異運天察悉了他的秘密，又爲那些軍火果眞爆炸，感到很不甘心。

「七兵衞不要再猶豫，以我的脚法，一個小時趕回去來得及，你恐怕很難辦到啊！」

七兵衞眞的六神無主。

「快回去吧！七兵衞。」

攻心爲上，運天這一計，確實攻進了七兵衞的要害。

「好，運天，記住，這筆帳咱們以後再算。」

他騰雲駕霧似地跑了。

——白白送掉那些武器，是永遠無法再找到

她有氣無力地要求運天，又繼續說着：

「是她救我出來的……她是代替我被殺的…如果有救的話——」

「我知道了。」

運天迅速跑到阿紋的身旁，把她扶起來。

雖還有微弱的氣息，但要挽回她的生命已不可能了。

「喂——振作點。」

運天在她身旁大聲的叫。

「有沒有甚麼話要講？」

阿紋這時很疲弱的睜開雙眼，以呆滯無神的眼光望着天空。

「……啊！」

張開沒有血色的嘴，說：

「……母親——」

「母親怎麼啦！」運天大聲的問。

「是母親……在叫我……我要在母親的身旁安靜的活下去。」

「哦！」

運天情不自禁的流下同情的眼淚。

或許她的出身和生活原本可以很幸福的，可是却被無可奈何的命運作弄，從此結束她的一生。

「好，你從此就可以安靜的與母親生活在一起。」

「……是的。」

輕輕的點了一下頭，就瞌起眼睛與世長辭了。

千早踹跚的走到阿紋的身旁，把她兩隻手擺到胸前。

「阿紋女士，妳施予我的恩情，我終生難忘。」

她靜靜地膜拜着阿紋的遺體，突然昏倒在地，不省人事。

「哎呀，不得了。」

運天趕快抱住她，嘴裡發出口哨聲。

瞬間，從草叢裡跑出一匹駿馬，是秀太郎的愛馬花吹雪。

旗本武士的整排房屋像魚鱗般櫛比矗立。

那是江戶城內城西門的一棟巍峨壯觀的建築，墨綠的大門，更顯得它風格獨特。

它的右邊是千島淵，左方是碧藍澄清的弁慶堀潭水。

江戶城裡的人都稱它爲「半藏門」，因爲裡面住著的就是服部半藏。

德川幕府分佈在全國的密探，有八成是服部半藏所指揮的。

這個組織一叫伊賀組，或伊賀者，但也有人稱它伊賀同心，和甲賀者一樣，歷史已很悠久了。

在伊賀、大和、近江三國交界的山林裡，有個地方叫大和津川鄉，很多慕名者都跑來山地習武，南北朝的時候，就已經名傳遐邇。

這裡山川縱橫，風景峻偉，有一股磅礴浩然之氣。

在這裡，武林黨派衆多，各有所宗，各有所妙。

因而，彼此勾心鬥角也是必然的事。

也因爲它靠近首府京都，文風鼎盛，學術薈萃，在這裡的武士也不同於別處。他們都能以智取勝，並不會依賴武功。

刀光閃閃的戰爭固有，背地裡的智鬥更朝夕不息。

世世代代從事訓練密探工作的，是伊賀者與甲賀者兩大組織。

在天正年間，伊賀國約有三百多名密探，都是由服部半藏領導。

天正十年六月——

織田信長在京都本能寺，被明智光秀殺害，當時德川家康正率領少數的部下前往泉州堺，聽到這消息後，德川家康立即想返回關東。

但是時勢緊急不容延緩，於是他採取走捷徑的辦法，即從大和經木津川的上流，近江信樂至甲賀山中，再從伊賀到伊勢，這是一條山路。

在這條荒蕪人煙稀少的山路中，常有強盜成群結隊的出沒。

尤其——

伊賀的上柘植，向東行約三里半的鹿伏兎山路，更是危險無比，幾乎每半里遠就有一團強盜群埋伏。

那時能夠鎭壓住山賊，且令他們不敢明目張膽的妄所欲爲，就要歸功服部半藏所指揮的密探。

服部半藏護送德川家康，使他能安然的抵達關東，這個功勞是很大的。而當時的服部半藏並不是家康的部下。祇是僱用他而已。從此，家康即很激賞他的勇猛，也因此收他爲自己的部屬。

在這裡，有再進一步說明密探的必要——

日本戰國時代爲了應付社會需要，訓練了很多密探。根據當時的記載，密探的應用在亂世的時候是很廣泛，而且深具功效的。

那個時期，諸侯們爲了保存自己的權位以稱覇於世，就必須想盡辦法使用權謀來維護，所以也是造成密探盛行的原因之一。

有一部史書中有段記載——

在正親天皇時代，當天皇的王權日漸式微時，各地諸侯紛起反叛，而美濃、尾張等地的盜賊也趁火打劫，蜂湧而起襲擊鄰近的村里，搶奪財寶，擄走良家婦女及老幼。

當時的強盜集團中，有一夥最囂張跋扈的，圍擊一個村里，且潛入一家豪富的房屋，整棟房子靜悄悄的，只有一位年輕女人正在廚房裡作粥。

這些盜賊藏身在附近，窺視着那個女人。

對於盜賊藏身附近毫不知情的女人，也不因爲家人不在而踰越禮規，還是用慣常的方法，規規矩矩的態度。她用一雙筷子夾起鍋內的米粒，然後放在鍋蓋上，再以手指壓壓米粒，來試探稀飯煮爛與否。

這些盜賊親眼目睹到如此禮貌的情景，於是心想此戶人家必定是有教養的家庭，甚麼都沒搶就默默地離開了。

拿古代的盜賊和現在的盜賊相比較，無疑是迥然有異的。他們看起來很注重義氣。這可能就是所謂的「盜亦有道」。

因爲這一些野武士對於密探的修練，建立了特異的風範，所以諸侯很樂意使用這批人。

密探所擅長的絕招，是在山林裡奔跑如行於平地，夜晚行動亦一如白天樣敏捷。密探與平常的武士之用於戰場上的效果比較下，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這點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譬如服部半藏所指揮的伊賀派密探，曾很多次在戰場上創下殊功的紀錄。

如今雖然天下太平，但德川幕府爲了偵查各地諸侯的動靜，這種密探組織還是能發揮很大作用的。

❀　❀　❀

風和日麗，氣候宜人。天下上人和六郎太兩人緩緩地步入「半藏門」。

有兩個矮小相貌平凡的男子，將他們帶入書房。

六郎太望着他們的背影。

——不是普通的密探。

默默的在心裡猜測着。

當兩人來到書房時，天下上人伸了伸懶腰坐下來，說：

「當將軍實在不太自由……你看，城廓內外這麼多密探、警衞着安全，也監察反叛者的行動，否則，他就會寢食難安。可是，我們却能悠哉遊哉，逍遙自在，眞是快活極了。唉！人生長也不過兩萬多個日子，最後誰也免不了一死……」

六郎太看到門外閃過一個人，却祇晃了一下，就無聲無息地走開了。

過了一會。

門拉開了，走進來一個外表看似年邁的老者。他跛着脚，眼睛很精明。

等他坐下來，才看出不過四十來歲。

幹密探這行工作太久，殫精竭慮，用智施謀

，是比一般人更容易蒼老的。

「喔！是貴和尚——久違了。」

服部半藏笑容滿面的寒暄。

「半藏，你越來越像你父親了。」

和尚哈哈大笑着。

本能寺發生流血事件，把家康護送到關東的，就是這個服部半藏的父親—老服部半藏。

天下上人跟他父親交情彌篤，所以，他小的時候就認識了這位父執和尚。

少頃。

和尚把六郎太正式向半藏引見，而且很坦率地說：

「曾經殺過你幾個部下，柳生道場出身的一批，也不是他的對手，糟糕的是他的樣子太像松平忠輝公，說不定以後還會遭到你部下的襲擊。」

半藏用心地聽着。

一個密探，耳朵跟眼睛同樣訓練有素。

半天，他才問：

「不知道來此有何貴事？」

「聽說你的部下抓到一個少年，有這回事嗎？」

「……」

「這年輕人想把他帶回去。我想你一定知道，他藏在甚麼地方？」

沉靜半晌，半藏淡漠地表示：

「你們是要我把少年交還給他？」

「不！」

天下上人即刻否認：

「祇知道他關在甚麼地方就行了。」

「我一定要奪回他。」

這是六郎太補充的。

半藏瞧了六郎太一眼，沒有任何反應，却不聲不息地出去了。

「不祇面貌跟父親一樣，脾氣也是無分軒輊。」

看到老友的後嗣，有今天的成就，天下上人

這句話是有些沾沾自喜的。

「如果要跟伊賀組首領的半藏來決鬥，不知道會有怎樣的結果？」

六郎太心裡想的祇是把秀太郎帶走。

他沒有考慮過服部半藏父親的神猛，也不在乎面對這個世界上強力的敵人。

天下上人正思索着如何回答六郎太那個意念。

半藏又人不知鬼不覺地回來了。

「是那個叫秀太郎的嗎？」

「正是——」

「他是因爲闖入春日局狩獵的行列，才要逮捕他；沒想到春日局對他很喜歡，要把他帶到江戶城。這少年不但悍然拒絕家光奶媽的善意，而且逃走了。春日局一直耿耿於懷，在發佈命令要追踪他，這個任務很自然到了我們身上。」

「現在他人呢？」

六郎太迫不及待地問。

「讓但馬守先生帶到他的道場去了。因爲，他的功力不凡，要查明他的身世。」

「但馬守！」

天下上人和六郎太同時交換了一個訝異的眼神。

半藏故意把眼睛望着窗外，但他的表情却早已看清楚了：

「好像不是一個普通身份的少年嘛！」

和尚祇有佯裝着若無其事把話岔開：

「半藏，抓一個還祇十歲的小孩子，是不是小題大作呢？」

說完就起身告辭：

「對不起，太打擾了。」

他們正要走出書房。

「請等一等。」

半藏陡地叫住他們，且一直注視着六郎太轉過來的臉孔。

「松平忠輝公到江戶的事，你知道嗎？」

「不——」

「他在江戶這段時間，你的行動恐怕要受點影響，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

「多謝了。」

站在庭院外仰望天空的六郎太，腦子裡面立刻湧現一個概念。

——這是我的一個勁敵。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八月一日　初版

命運嶺（上）

作者：柴田錬三郎
譯者：譚繼山
發行者：陳明章
出版者：南京出版公司
台北市新生北路二段一三三巷21號
電話：五五一八五〇七號
劃撥：一〇七七九九號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四四七號
印刷者：文萃印刷公司
定價：七十元 九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法律顧問：朱盛淇律師
住址：臺北市秀山街一一〇號
電話：三三一一五六